



嘉
大衆

北京圖書局
 ★ 1953.7.17 ★
 期刊庫

號 月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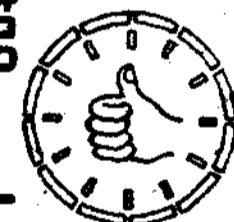
B.H.B. 雙馬牌雨衣



式樣第一
 質料第一
 — 各大公司均售 —

國際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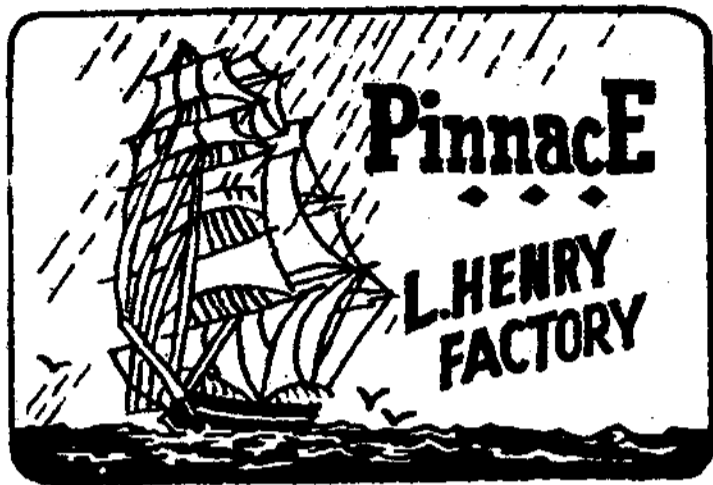
修表 貴族
 鐘表 第一
 特快 第一
 修表



新在界級下店靜安路五十五號A

大衆出版社印行 吳下阿蒙





雨衣領袖

帆

加
蘇
蘇
蘇

衣
雨

蘇
蘇
蘇
蘇

質料優良

大方華貴

興利記雨衣商行總出品

電話 〇五六一



品質高超 与众不同

友生染織廠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電話 97825 坪

筆水來自

見生

書寫流利
得心應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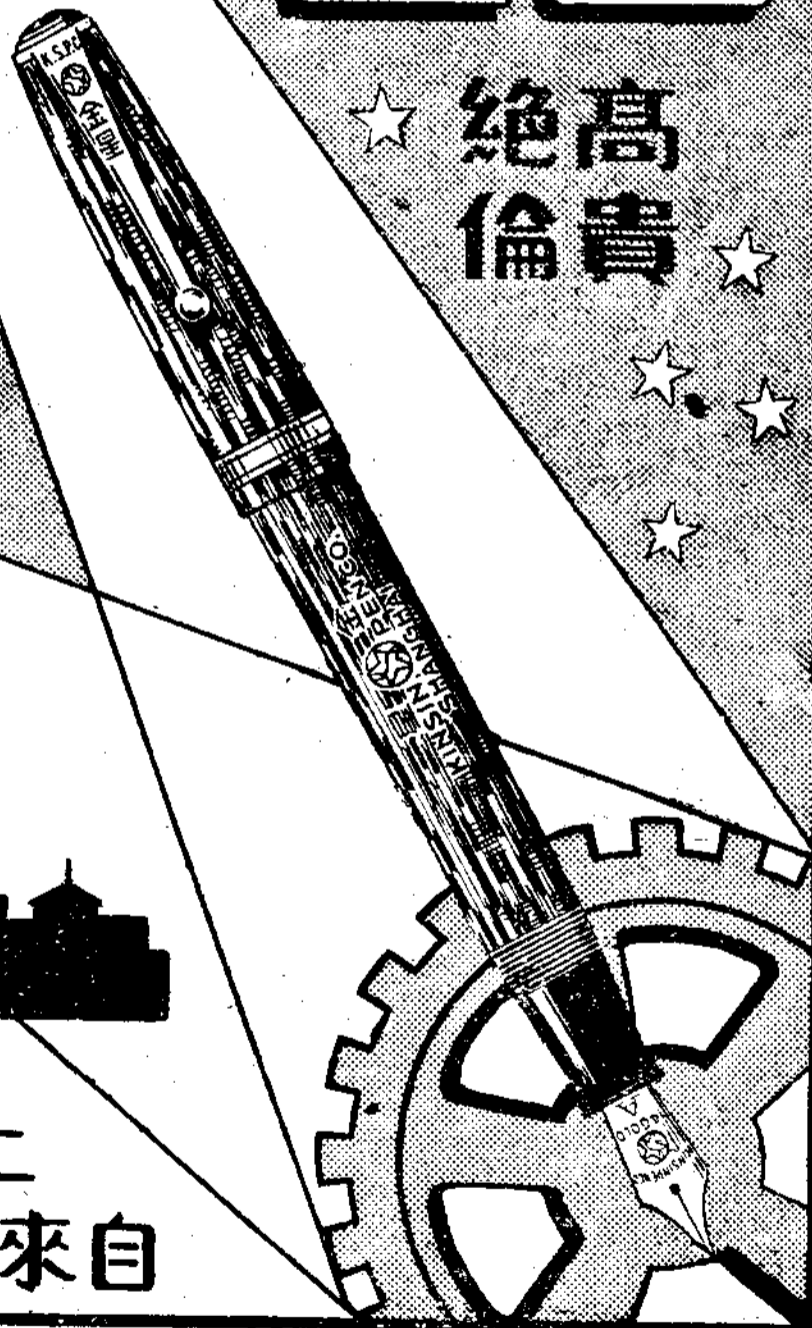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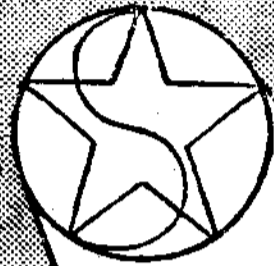
絕倫
高貴

名國筆

本外埠各大
公司書局文
具商店均有
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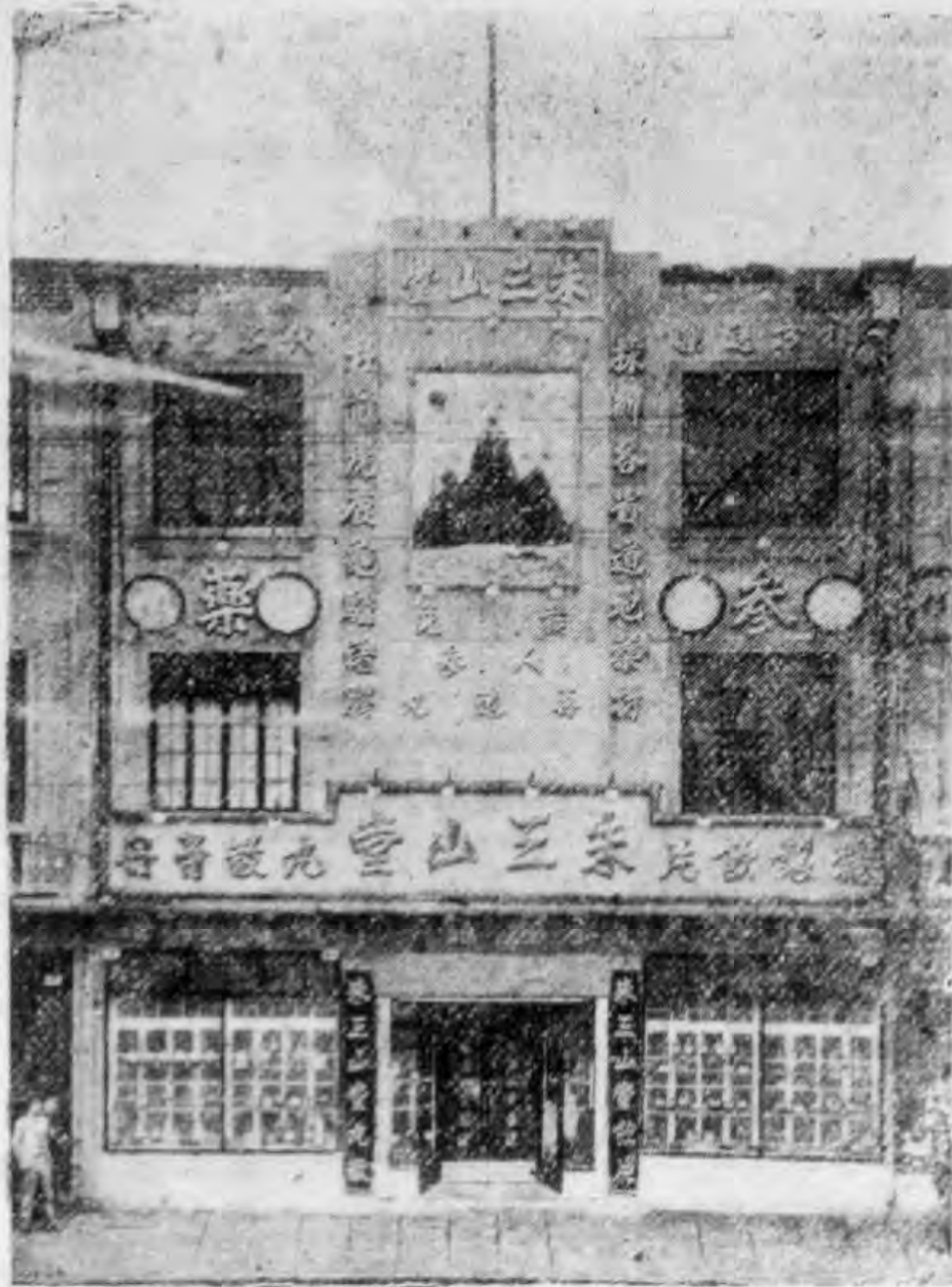


星金海上
廠造製筆水來自



朱三山參藥號

上海南市老北門西首



租界電話八〇八三二轉

本堂出品

人參再造丸

烏雞白鳳丸

諸葛行軍散

時疫十滴水

痧氣臥龍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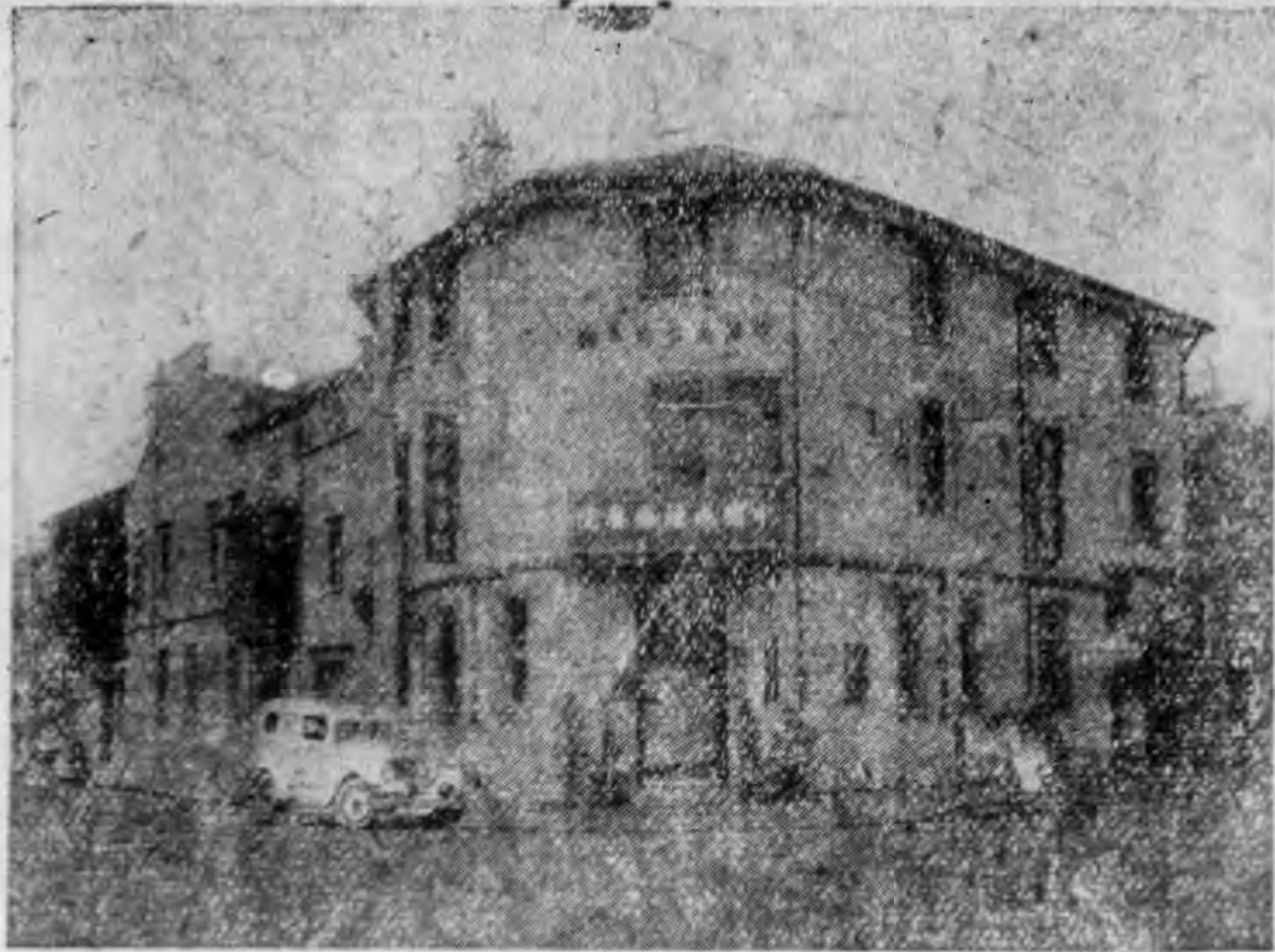
虔脩六神丸

精製猴棗散

痧氣辟瘟丹

◀ 藥煎客代 · 藥送方接設特 ▶

中國戒煙療養院



海上唯一戒煙樂府

本院專門戒除一切癮毒管理嚴格
負責斷癮

分 住戒 走戒 出診戒

設備貴族化 收費平民化

檢查體格不論因病或戲弄成癮均
能施以個別戒法可緩可速保證澈
底戒絕

抗毒速戒八日戒絕

院長金學高醫師

院址 辣斐德路馬浪路口

電話 八七四〇九 詳章備索

新都飯店

永遠站在時代的尖鋒上。

年輕，新型，使人滿意。

中午：

爵士午餐

辦了半天的公，理該有一回休息，爵士午餐，能給你最高安慰。自己跳舞，又可看人家跳舞，至於音樂悠揚，菜餚豐富，猶其餘事。

12.30—2.30

下午：

君子茶座

閑來無事，到君子茶座間去尋些刺激，菲列濱音樂，熱女郎唱歌，S & W 咖啡，還有中西美點廣式小吃……

3.00—5.30

華晚貴宴

全滬華貴的漂亮餐，房，惟新，都，有古，代，別墅，現，代，廳，西，廂，各，種，風，味，各，式，設，備，各，種，廚，子，最，講，究，料，侍，應，猶，稱，第，一。

新夜都譚

Abie Santos
and His
Midnight Serenade

每晚十時開始供應

外筵送席

公館難市中心較遠，不妨打一個電話去叫，出來吃，一樣，完全能使你用具，口味，滿意。

· 新新公司大樓 · 電話 97200 · 98010 ·



大衆七月號目次

民國三十二年
七月一日出版

彩色銅圖四頁	插圖	▽
別居記	短篇小說	▽
女人萬歲	予且	(一三)
小說夫人(中)	呂伯攸	(二七)
良心的故事	包天笑	(三六)
女孩兒們	張葉舟	(四五)
三行淚	秦佩珩	(五五)
一局彈子戲	楊赫文	(五七)
隱痛	陸雲伯	(六四)
素心蘭(一一)	程育剛	(六六)
國故新知	顧明道	(七四)
周易保民學	唐文治	(八一)
儒道墨學說自序	胡樸安	(八三)
何澄	景耀月	何蒼回
參攷資料	葉清芬	吳兆元
標準草書千字文	于右任	(八五)
佛學研究	范古農	(九〇)
什麼是佛學	散文筆記	▽
快教夫婿貸封侯	張一鵬	(九五)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每冊十元
存款預約優待八折

編輯兼發行人 錢須彌

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三六弄四號

大衆出版社 電話九一一三三號

大沽路三八三弄四號

國光印書局 電話三三七四三

南京路慈淑大樓五二八

商社書報發行所

電話九二二三三四

外埠總銷處

五洲書報社

求益書社 春明書店

百新書局 中西書局

東新書局 滬西書局

外埠特約獨家經售處

漢口圖書文具社

大衆圖書雜誌供應社

南京新中國圖書文具公司

南京新華書局

鎮江華林書局

太倉文明書室

南通新生書局

徐州大華書局

杭州西蒙書局

平湖大業書局

蚌埠新新書局

蕪湖勵學文具商店

天津金剛公司影刊部

煙台開明書局

濟南興隆文具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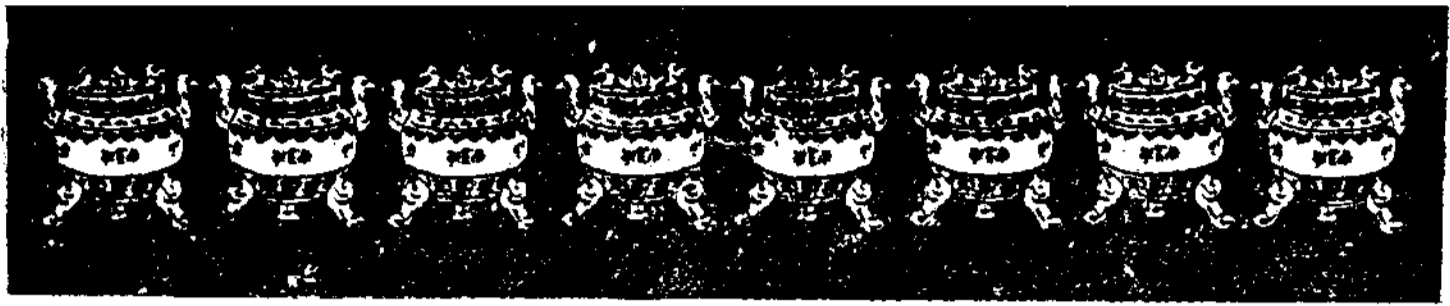
天津法界金剛新書業

北京國民雜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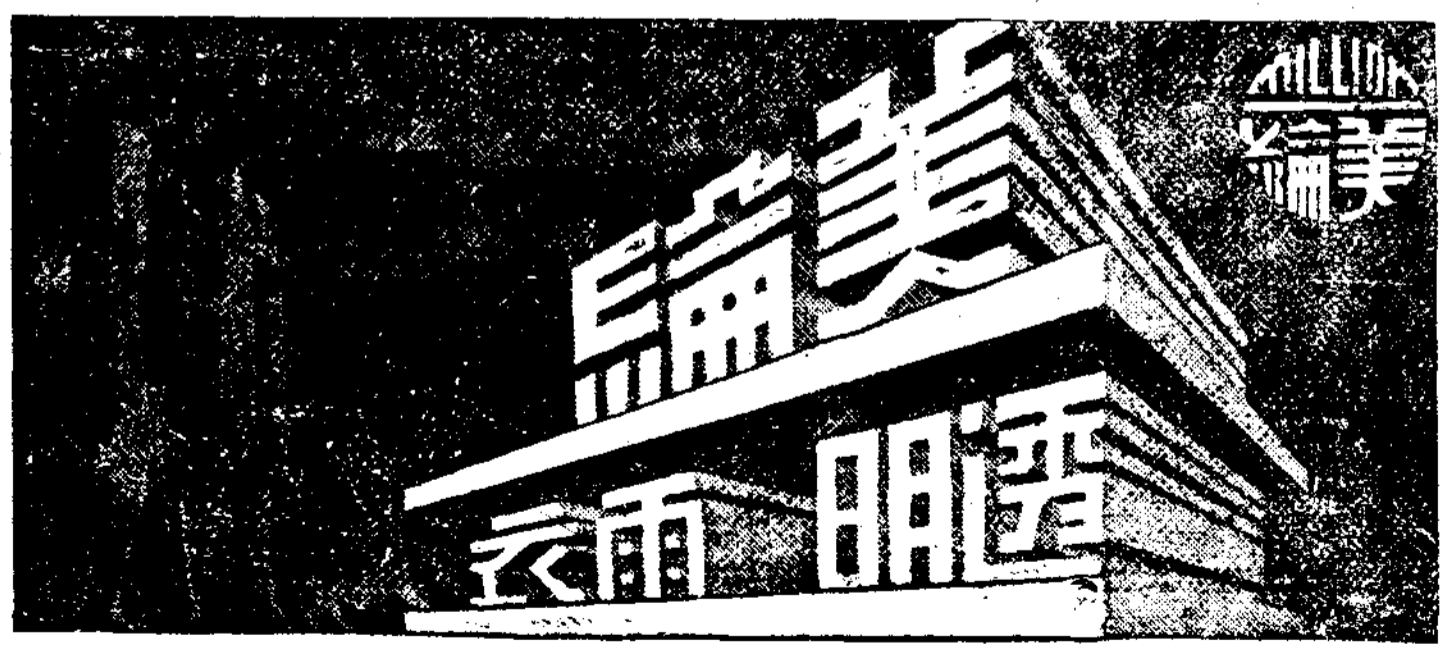
廣州文化書局

青島文源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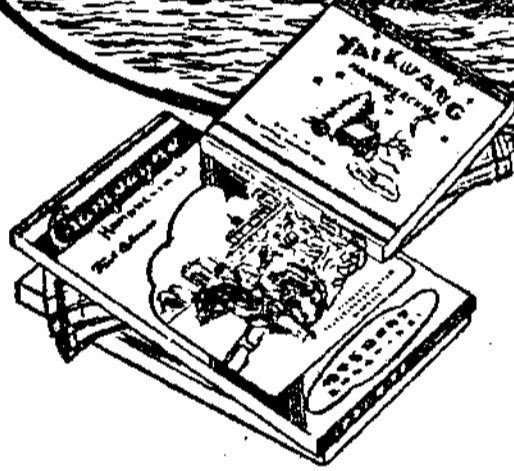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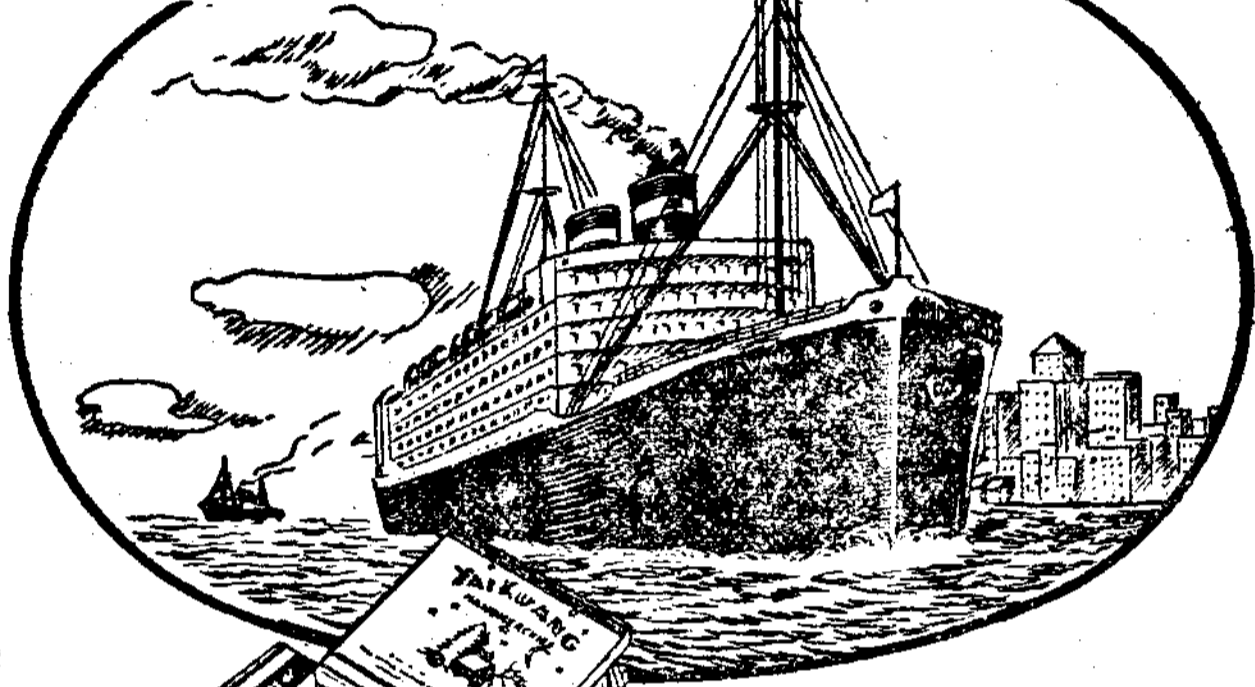
新中國圖書公司



名世 作界	京塵影事	咖啡館	拈花記	七重天	寫劇的基本技巧	重見光明	花經	老人經(二)	夏令預防瘧疾種種	關於吃的常識	大眾應知之防毒淺識	水之科學	關於阿拉斯加	上下古今譚	觸髀之什	望絕自紀(二)	崇禎末葉紙幣的計劃	試談『版本』	夏之頌	遺山樂府	不知老之將至齋隨筆	
	蔡夫人			長篇小說		戲劇	黃岳淵					史地與科學										
	錢士	張恨水	程小青	包天笑	姚克	羅明	顧仲彝	周瘦鵑	徐傳霖	衛鷹	陸新球	孫籌成	徐余	嚴懋德	安納	譚正璧	屈彈山	穹樓	楊之華	白華	周越然	張一鵬
	(三三)	(三〇九)	(三〇〇)	(二八五)	(二七九)	(二七一)	(二六〇)	(二五六)	(二五一)	(二四九)	(二四五)	(二四三)	(二三七)	(二二九)	(二二六)	(二二七)	(二〇八)	(二〇六)	(二〇三)	(二〇〇)	(一九七)	



亞光手帕染織廠



亞光手帕
質精耐用
高尚仕女
愛不釋手

亞光牌 香檳牌

標商



冊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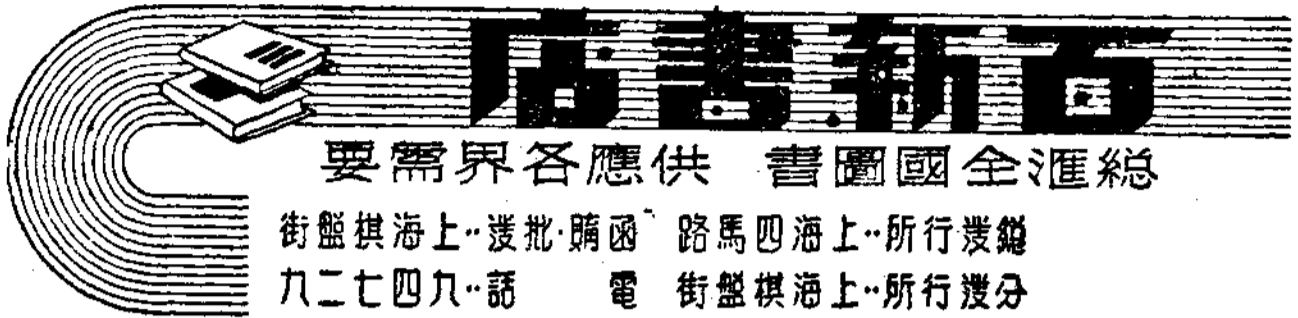
TRADE



MARK

YA KWANG HANDKERCHIEF FACTORY
SALES OFFICE: 430 CHEKIANG ROAD SHANGHAI CHINA TEL 97801

號〇三四路江浙海上所行發



要需界各應供 書圖國全滙總

街盤棋海上·發批·購函 路馬四海上·所行發總
九二七四九·話 電 街盤棋海上·所行發分

……號行，司公，關機大各，家業實，家行銀

品需必大兩上檯字寫室公辦

玻璃底板橡皮脚

白銅排齒形紙夾

潔白道林紙便條

左手接打電話

右手執筆記錄

紙張絕不移動

增進工作效率

各大公司

各大書局

各文具店

均有

代售

新百案頭便條架

大方！

美觀！

為最新型的
本最新型的
年最便利的
度最實用的

文房用具

案頭便查機

親·友·同業

檢查便利

有關係各機關

一按機鈕 立即查得

通訊處和電話

構造精巧

分別彙列此機

長八吋 闊四吋 共容地名一千戶

電木 底座 瀆漆 鋼面 十分 美觀

售代家獨店本



配零以可·紙用條便

中國銀器公司



陳寶昌製銀器廠出品

中國電銀器皿

餐 具 · 茶 具 ·
 品 質 高 貴 · 煙 具 ·
 式 樣 新 穎 ·
 饋 贈 親 友
 名 貴 極 上
 酒 樓 家 用
 富 麗 喬 皇

已採用陳寶昌製銀器廠出品之各大酒家

上海

金門大酒店，新都飯店，新都西餐廳，新新
 酒樓，大東酒樓，京華酒家，新華酒家，東
 亞咖啡室，百樂門舞廳，法倫斯夜總會。

香港

金龍大酒家，英京大酒家，金城大酒家，太
 東酒樓，澳門金城大酒家。南京龍門大酒家
 。渣華郵船公司所屬四大郵船所用之全部中
 式電銀餐具。

面 對 宮 舞 樂 仙 號 三 三 四 路 寺 安 靜

八 二 三 七 三 話 電

陳夔龍先生及其墨寶



陳夔龍先生

庸庵尚書

，高齡八十七，不廢吟詠，恆以近作交孫籌成先生轉付本刊發表，爰印玉照，以志景仰。



孫成翁先生

孫軍卅周誕我紀念記



正

戎愷培成尚武風孤節叱咤冠江東而今袍澤凋零甚少憶昆池劫火紅雲揚風起大旗飄首日營門柳萬條故亭將軍休夜獵不堪重上瀟陵橋當日談兵破楚門無澤戰士無人存孫沈金鎖空著瑟廢壘秋階別薛痕鶴樓一別歲云徂海水全吞七十二沽莫向中原浪逐底祇因教戰說孫吳

余嘗官下邳有年矣此上為孫相近時行一乃

舊吳使者陳夔龍甫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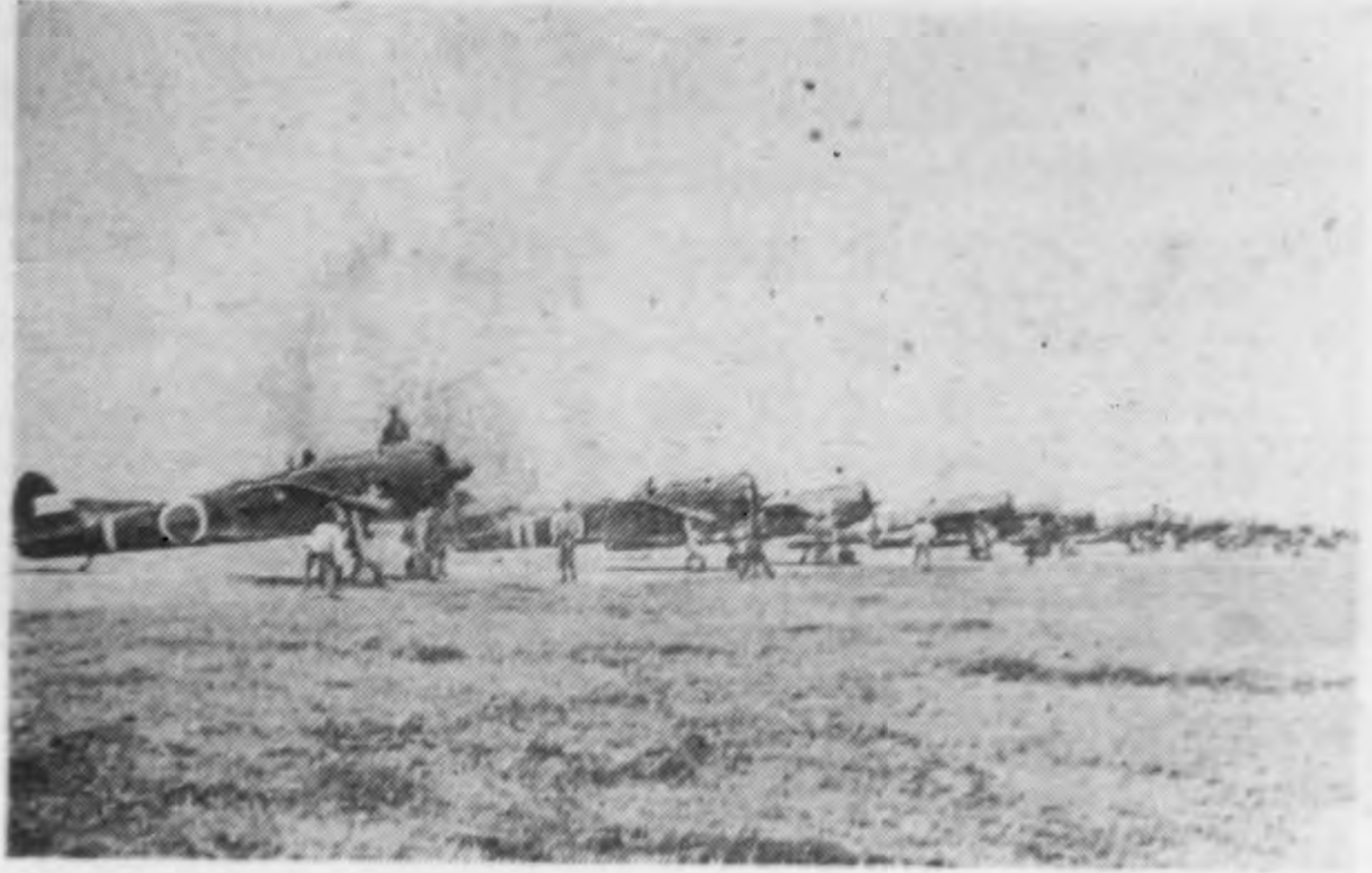
陳夔龍先生墨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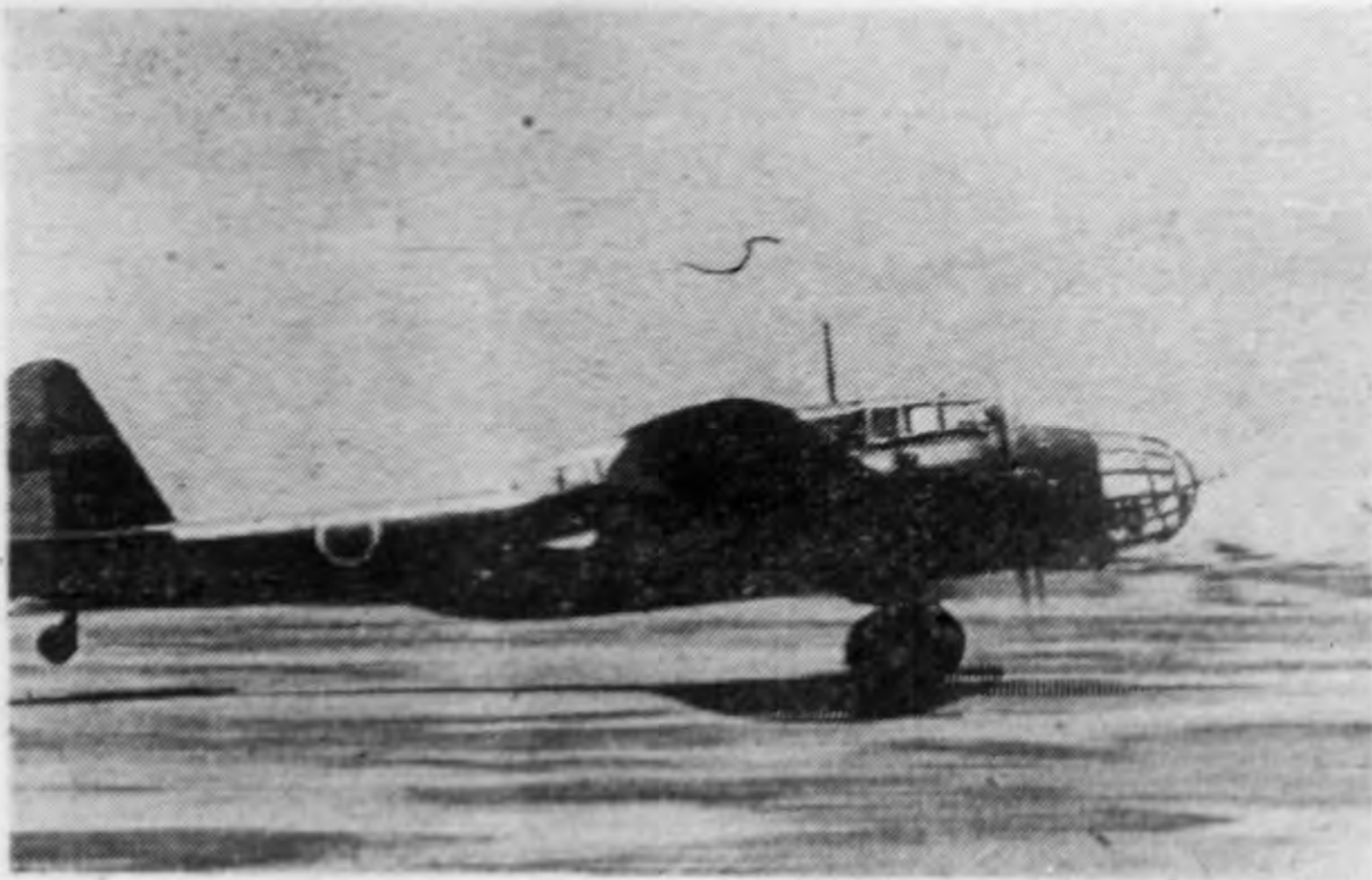
程小青先生畫扇

△程小青先生畫筆△
程小青先生不僅以小說家名，（執教東吳甚久。）更以畫家名，雅有新羅筆意，斯為近作也。

◁ 勢姿鬥戰之隊部空航軍陸本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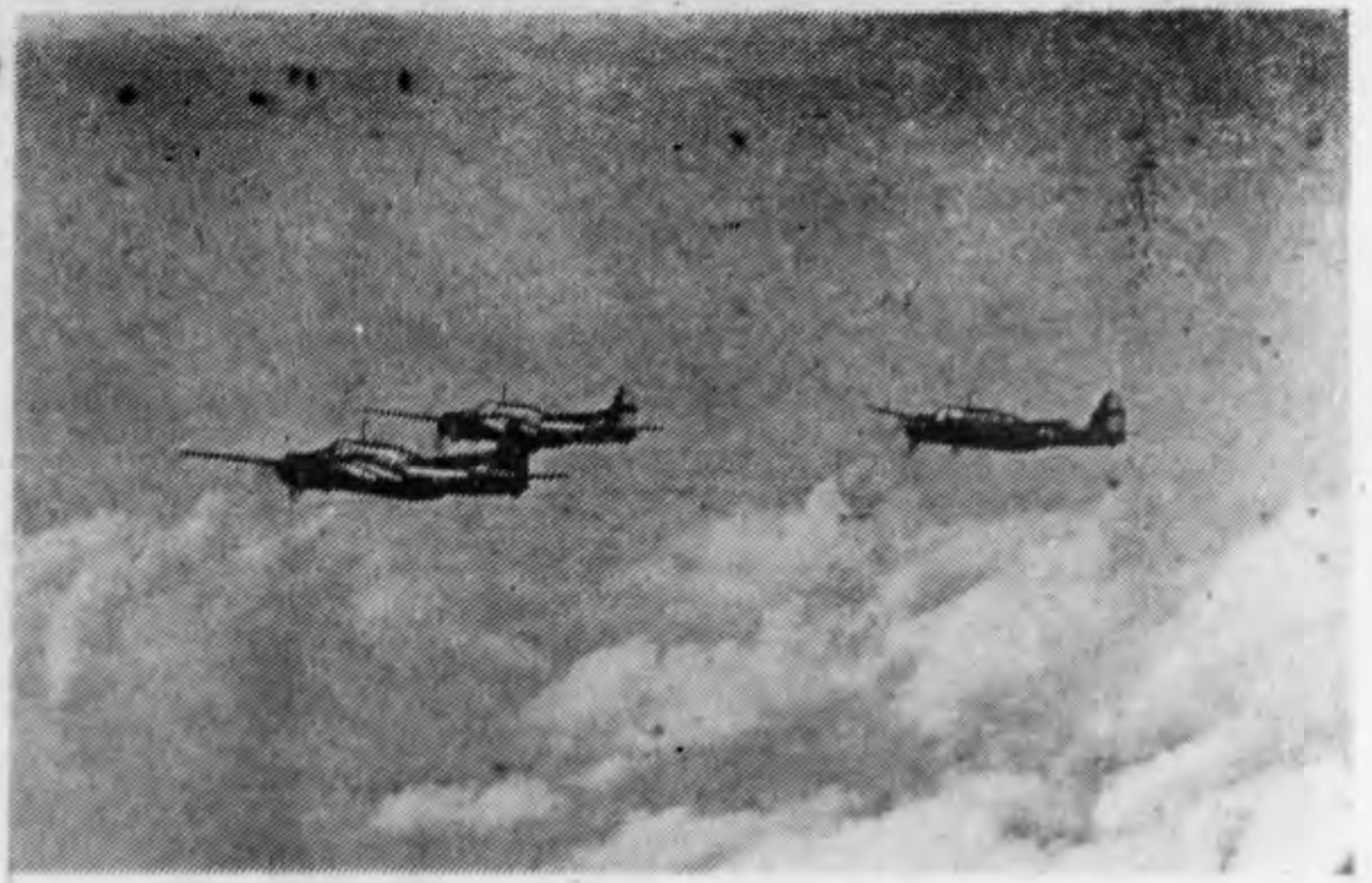


▽準備出動△



▽出動△

轟炸美國遠東根據地



將近進攻目的地之時



美空軍基地被炸以後

一函而來其面遠近
亦莫不為之
為部兒慧性前為
道深如公為如
至道也
日云多々々
之乃一
少以觸
教之

清內府藏王羲之書札

客車

飛達

98289

三輪

出租部：

一：福煦路
八六三號

二：環龍路
七十七號

三：北京路
七九〇號

四：戈登路
七十三號

五：姚主教路
一四九號

六：愚園路
九七二號

七：愛多亞路
二二〇號

八：康腦脫路
四四五號

製造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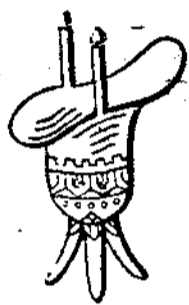
本製造經驗

為各界服務

機師經驗豐富機械
設備齊全代客製造
修理保證滿意無論
大小修理定期檢驗
及裝配零件一律負
責保用

特點

貴客車輛如委敝廠
修理在修理期內可
借敝廠車輛暫用庶
免貴客興「出無
車」之嘆



網
腋
汗
衫

金
爵
牌

909

一 舉 成 名

景 綸 衫 襪 紡 織 廠

榮 譽 出 品

別居記

予且

誰都喜歡戀愛，誰都要結婚。

結了婚之後，一個「內和外」的問題便於無形中生出來了。說得明白點，就是男子主外，女子主內。但也有女子不善於主內的。

趙太太的情形正是如此，換句話說，就是她家裏的事，她並不喜歡做，她把孩子交給了王媽，王媽走了以後，便感覺到生活之不適合了。

趙太太這個家無論如何總是個快樂的家。不幸這快樂却產生在王媽的手裏。有了王媽，孩子也笑了，家庭裏也齊整了。飯菜也適口了。他們從外面歸來的時候，不必照料自己的「吃」「住」和「孩子」。還可以各做各的事，不做事還可以談笑，不談笑還可以雙雙的走出去看電影。

「王媽走了好些時，家裏弄的不成樣子了。」趙太太時常這樣嘆息着。但是她平常並不歡喜王媽，她常說她太任性，不把太太放在眼裏。如今走了，趙太太反覺得她的任意，倒確有可贊美的地方了。

她記得王媽走的那一天是個下午。王媽出門之

後她就和趙先生檢點東西，她並不是疑心王媽偷了她什麼，實在是因爲平時把什麼東西都交給了她，自己的東西，反而不知道放在什麼地方。她今天開始收拾，真是一個茫無頭緒的人，做一件茫無頭緒的事。連那最簡單的治家原則，叫：「什麼東西應該放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應該做什麼事。」她都不知道。她收拾東西心裏是沒有計劃的。她好像是一位剛剛死去妻子的丈夫，一切的衣物，向來都是歸妻子料理，一旦失去了妻子，自己便毫無辦法了。她的收拾東西，實際的說並沒有整理的意味在內的。她是「睹物思人」，兩行眼淚就忍不住掉下來了。

這時候趙先生正哄着孩子，他一眼看見妻意懶心灰的坐在箱旁的小椅子上。他說：

「收拾的怎麼樣了呢？看這些東西，還零亂的放着。」

趙先生笑着這樣說。趙太太一句話也沒有回答。

時鐘已經報了六點了。

趙先生道：

「你忙了半天，大概很疲倦？」

「誰說不疲倦？」

趙太太拿出手帕來在額前抹了一把，順便地擦

去了眼眶中的淚。

「疲倦的身心是做不好事的，你看時鐘已經到了六點，我們的晚飯還未曾預備咧！」

真的。趙太太聽了這句話，不覺心下一驚，自己只顧收拾東西，却把燒飯這件事給忘記了。但是趙太太怎麼能造飯？她記得有一次王媽請假回來遲了一點，他們的一餐飯就始終沒有弄進嘴。她的日記中還有很沉痛的記載，叫：

「悔不當初少讀幾本莎翁戲劇，洗衣燒飯等才較漢姆來得王子更為重要咧！」

日記中的話終究是「話」而已。記過了就忘記的。如今趙太太雖然想到以前也會發過恨去學習洗衣燒飯，結果還是空有此心。現在自己滿腔憤恨，於實際却是毫無補益。趙先生的話倒又說出來了。他說：

「還是先到菜館中吃餐夜飯，回來再收拾罷！」

趙太太不說話，她的兩眼望着自己三歲的女兒，她覺得孩子很可憐，原先是跟王媽睡的，今晚怎麼辦？在平日，這時候孩子的飯，已經吃上嘴了。今天：

「我們吃遲點不要緊，總不能餓着孩子。」

一片慈愛的心腸使她抱起了孩子，勉強的向趙先生笑了笑，接着說：

「我們聽爸爸的話出去吃飯罷！」

趙太太一面答應了丈夫出去吃飯，一方面就想起來。自己總不能這樣滿身灰塵走出去。就是在平時，也得收拾收拾方好走出去的。照她身體的情形看，最好是睡一覺。因為收拾東西已經疲倦之極。自己又乘了一時的熱情抱了孩子。現在將孩子放下的時候，真是懶得出去了，還談什麼化妝，但是時勢的需求，使她不得不收拾收拾走出去。面前一個丈夫，一個孩子，無論如何，總不能讓他們挨了餓？

趙太太抱着一番愛丈夫和愛孩子的心，勉強地換上衣服洗了臉，隨便地敷了一點脂粉。又向那些凌亂的東西望了望，真是一肚子的不高興。

「看什麼呢？吃過了飯再說罷！」

砰的一聲，趙先生便關上了那扇房門。他們帶着孩子一同上了街。

在往常，他們也許是笑容滿面的。今天却不然。他們心裏都不舒服，誰也沒有笑臉，就是孩子也吵着要媽媽抱。

媽媽在精神和體力兩方面，都是十分疲倦。抱孩子本來不是她願意的，可是如今沒有了王媽。自己已不抱怎麼行？她將孩子抱起的時節，心裏就覺得不對。她想在家裏抱抱孩子是沒有什麼的。馬路上

「人家會想到『怎樣不把娘姨帶出來呢？』她覺得孩子十分的重，越抱越吃力。那步履就慢下來了。趙先生在前面走着不耐煩。他說：

「讓我抱，電車裏擠得很呢！」

趙太太正想丈夫說這一句話。丈夫居然說了出來。她笑向孩子說：

「讓爸爸抱罷！」

但是孩子那裏肯。爸爸不是王媽，沒有和她像王媽那樣的親熱。她拒絕。趙太太向着孩子把臉一沉，孩子的小嘴一咧，看樣子是要哭的。爸爸却不由分說將她抱過去，哇的一聲，孩子就真的哭起來了。

這真是一個難堪的局面，在趙先生和趙太太都是同樣的想着，同樣的怒容滿面。同樣的藏滿腹的氣惱，但是沒有地方發洩，孩子是無罪的，誰有罪？大概總是那王媽了。

「坐電車嗎？」

「這樣子能坐嗎？」

孩子還在哭着。要依趙先生的性子，真要把她攢在地下，但是如今在街上，這個脾氣便不能發。他們連哄帶罵把這哭的孩子帶到了左近的餐館中，孩子方纔住了哭。趙先生已經好像是一隻戰敗的雄雞。一直把臉沉着望着趙太太。趙太太心裏真難過

，她想趙先生自結婚以來，還沒有像這樣的對自己，今日如此，使人太難受了。如果不是在餐館中，她一定可以哭出來，現在只好含了眼淚，望着天花板。

「吃點什麼菜？喝酒嗎？」

侍者帶笑的問着。驚醒了趙先生。他問：

「吃點什麼？」

「隨你的便！」

「酒真是不能不喝的，太悶人了。」

趙先生發了一個感慨，接着把菜一樣樣的點下去。

他所點的菜，盡是下酒的菜，趙太太是不大要吃的。孩子却吵着要這樣要那樣。趙先生一個人自斟自飲，時作遐思。這一餐飯真是吃的太不愉快了。趙太太好像是一位客人，半天吃這麼一點，她全部的功夫都花費在照料孩子上，她想真不能使她再哭了。這是在餐館內，不在家中。

「你在想什麼？」

趙先生擎着酒杯，笑着問她。

「不想什麼。」

「外面吃飯到底沒有家裏面舒服。」

趙太太接着嘆了一口氣。

半天。她說：

「平時，孩子晚上是吃粥的，今天沒有粥，反而由了她的性子吃了這麼多的雜食。我們隨便一點不要緊，就是她……」

「你也隨便吃一點，我們也不再要多的菜，免得她吃多了生毛病。」

「當然沒有吃粥好。」

「今晚的粥是吃不成的。我們就去買個麵包罷！」

他們胡亂的吃了一點，就出了菜館。孩子聽見有麵包也就沒有再哭，他們像是做了一件日常例行的事，一點愉快也沒有的買了一個麵包回了家。

那一屋子凌亂的東西還是那樣凌亂的放着。趙太太一見就頭痛。孩子在大哭大鬧之後繼之以大吃，又得了麵包，回來就抱着麵包睡了覺。這原來是王媽的事，替孩子脫衣服，照料她入睡。今天由這位精神上飽受刺激的母親做了。

趙太太忙着照料孩子，那裏有功夫再收拾東西，等到她好容易把孩子哄睡着了之後，自己不覺得就有點餓起來了。她在菜館中原是沒有吃什麼飯的，就是趙先生也只是喝了大量的酒。他回家來半天，酒意已經消散了。他說：

「外面吃飯，到底沒有家裏舒服。娘姨究竟是少不了。明天……」

「明天我決計到薦頭店裏去找。」

「你想我們今天在菜館中吃了什麼，錢倒是花的很多。菜館中一餐的錢，在家裏足夠用五天。」

「並且我還沒有吃飽！」趙太太笑着這樣說。

「真的，你吃的太少了。你只顧照料着孩子。」

你以為我吃飽了嗎？」趙先生也笑着說：「我只是喝了一點酒呵！如今酒意已經消了。我倒也有點餓。要是王媽沒有走……」

「怎麼樣？」

「我就叫她去叫兩客蝦仁麵了。」

「娘姨多得很，何必記着王媽？我明天一定自己去找。」

「不過今晚的不便利，還是我們忍受的。」

「只有一晚不要緊。」

「我們已經花了這些錢，何在乎一碗蝦仁麵，

沒有王媽，我自己不會去嗎？」趙先生說着自己便

出了門。

趙太太便又望着那些凌亂的東西發呆了。

一一

趙先生回來，臉上挂着笑。

一會兒功夫，那送麵的夥計，大呼小叫的把麵

送來了。他一叫不要緊，却把孩子吵醒了。她嚷着

要吃麵，麵包也被攆到地上。疲倦的母親無奈地又替她穿好衣服。顯然的，這一餐麵吃的不舒服，愉快都被那送麵的夥計和孩子的哭鬧趕走了。

趙太太有什麼快樂？她是一點快樂都沒有的，她只希望孩子睡覺。

孩子果然又睡覺了。趙先生在吃過麵之後，只靠在椅上拚命的抽着煙。趙太太說：

「這些凌亂的東西怎麼辦，收拾過了再洗臉罷！」

趙先生伸了個懶腰說：

「東西且等到明天再說。」

「明天？明天你要上寫字間，這些東西還是我一個人來收拾。」

「那麼這樣罷！」趙先生慢慢地說：「我們此刻且先把東西統統推到後間去，明天一早你趕緊到薦頭店裏喊個娘姨來，叫她下半年閒下來慢慢的整理罷！」

趙太太的厄運是要來的，她只抱了找一個王媽第二的空希望，薦頭店裏找人真是太難了。第一個來了嫌事多。第二個來了，趙太太又嫌她太呆笨。第三個費了好些周折方雇來的。伶俐固然是十分伶俐，可是又嫌趙太太家中局面太小，油水太少了。接在後面的真像走馬燈一樣，老的，少的，漂亮的

，醜的，乾淨的，髒的，老實的，兇的，全都試過。結果，只是空添了趙太太許多的麻煩。趙先生一大串的唉聲嘆氣，菱菱的哭鬧以及趙太太暗地的悲傷罷了。

「不用娘姨罷！」

這句話趙太太說過好幾回。她也下過幾次的決心。結果，事實告訴了她有六重痛苦。其一，自己得清早起來買小菜，因為趙先生要看管孩子，便就誤了他的辦公時間。其二，客人來了，自己不能分身出去買香煙，弄點心，電話叫貨又不能按時送到。其三，換下衣服送到洗衣店裏，既多費錢，亦太不方便。其四，出門要擔憂爐子熄掉，玩不盡興，匆匆便返。其五，孩子真是吃足苦頭，她本是小家庭裏的中心人物，現在却成了出氣對象。第六，夫妻不時吵嘴，也不時上館子吃飯吃點心。既損傷金錢，又損傷感情。

趙太太到了如今真是山窮水盡了。她嘆氣，嘆氣解決不了什麼？她啼哭，啼哭更解決不了什麼。趙先生也感到十分的不適意，他向人說：「娶妻總要會治家才好！」他起初只是偶然在人面前談起。趙太太聽了表面上慚愧，心裏真是生氣。後來趙先生索興變本加厲，在她的面前公然的責罰起來了。他有一條最嚴重的理由。就是一個男子結婚，為的

是要享受家庭中的樂趣。不能因為有了家庭，自己反而增加一倍痛苦。他說：

「你別看不起工廠裏的小工，他們早晨提了小籃子到工廠裏去做工。籃子裏有他妻子預備了可口的飯菜。到了晚上回來的時候，飯也煮好了，菜也弄好了，有熱的茶解渴，有熱的手巾擦臉。一切都很有妥貼。如此，她丈夫一天工作的疲勞，也就恢復了。他們也許有個孩子。晚間，在夫妻閒話家常之餘，還聽見孩子的歡笑。這纔是真正愉快的生活，也是一個人應該享有的生活。回看我們的……」

他不說下去，只是嘆氣。

趙太太在受了好些天悶氣之餘，怎樣能聽這些話？在丈夫還沒有說完的時候，她的淚珠已經在眼中轉。等到話說完的時節，心裏真像受了萬把刀的鑽刺，不由得大放聲大哭起來了。

她知道丈夫總有一天要說出一娶妻總要會治家纔好。她想不到丈夫說自己還抵不上一個小工，她還抵不上一個小工的妻子。她覺得十分的痛苦，就將痛苦都化作一陣陣的眼淚。

趙太太的眼淚平時也許會勾起趙先生之情感的。在平時，也許哭的時候有一種楚楚可憐的狀態，可憐的裏面也許藏着美。今天她是一點美都沒有。就是有趙先生也不會細看。許多天的操勞，那如花

似玉的趙太太化成了黃臉婆，黃臉婆又能得到什麼人的憐惜？

趙先生毫不遲疑的走出去，屋子裏就只剩下了趙太太和孩子了。趙太太要是因氣而哭，如今氣的對象已經沒有了。要是想拿哭來得着人家的垂憐，又有誰垂憐她？孩子也是一個要人垂憐的人，她也哭起來，冀得媽媽的垂憐。

趙太太雖不能垂憐孩子，至少她自己却止了淚。孩子到底是自己生的。好些日來已經做了出氣的對象，真是太對不住她了。她拿了一點糖果給她，叫她止住哭。自己坐在妝臺前，楞楞地想着，這個小家庭，空氣真是太惡劣了。丈夫不能體諒妻子的苦衷，在妻子痛苦紛來，百感交集的時候，他竟掉頭不顧的走出去。

「他是一個無情無意的人！」

一縷強烈的思想，從她腦中閃過去。可是閃過之後，就消滅了。趙太太不是一個天良泯滅的人，自己的無能實在是破壞這家庭裏幸福的原素，但是自己無法使無能變為有能，又更不願聽人家說自己無能的話。

「丈夫倒也不是一個絕對無情無意的人。」

她的思想又漸漸地轉為緩和了。她記得自己跑了多次薦頭店之後，丈夫曾經叫公司裏茶房喊過娘

姨的，而且還叫過好幾次。在每次都失敗了之後，他又說過：「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丈夫曾經節省了個人的用費，來幫助自己「儂娘姨」——「上菜館」以及替菱菱「買麵包餅乾糖果」，他又得着什麼？不過是「麻煩」——「嘔氣」——「啼哭」——「吵鬧」以及生活的「不適宜」和「不安定」罷了。他不是一個不把金錢看重的人，現在的時代又是一個「物價飛漲」的時代。當他打開賬簿，眼看着米價從七八十元漲百二三十元，煤球自六七元一担漲到十五六元一担，他的精神是多麼的銷沉。再想到每月食米從六斗增至九斗，煤球從兩担增至三担半，那些手帕襪子鋼筆手錶以及紡綢襯衫等一件件接連的缺少，又叫他心上怎樣不難過呢。

想到此處，她不禁流下了幾滴淚，把恨丈夫的心思完全寄在這眼淚上，讓它飛散太空，消滅而無餘了。

天色漸漸黑下來，自己還是沒有燒飯。今晚丈夫不在家，連出門吃飯的機會都沒有了。趙太太準備拿剩下的餅乾麵包給孩子做晚餐，自己決意的餓一頓。

她開了電燈，坐在妝臺前，看着自己的一雙手，已經變粗了。指甲中也有灰塵滿藏着。她靜靜地坐在那裏除去指甲中的灰塵，趙先生就在這時候走

進來了。

他手中拿了半個大的麵餅，另外一包打開，裏面是一些燜肉。他非常冷靜的說：

「要避免麻煩，省得費事，又經濟，又實惠，又簡便，就是吃這一種東西。」

趙太太看不慣這種大麵餅，實在和那些菜館中的食品相差的太遠了。她看見丈夫走進門，她心裏已經沒有一點氣惱存在。她說：

「這是黃包車夫吃的。」

「是呵，黃包車夫是人，我們也是人。我們和黃包車夫，在腸胃組織方面，並沒有一些兒兩樣。」

他用刀割下一塊，把肉夾了些放在餅的上面。遞給趙太太，趙太太雖然接着，並沒有吃下去。趙先生却很簡單的把餅撕下一塊，嚼了兩嚼，就吞下去了。他說：

「現在我們不能坐在家中來做「守株待兔」的工作了。我們要生活，要安定。這些都不是逃避了現實而能得到的。現實是不能逃避的。我們雖然有美麗的幻想，但我們不能死在幻想上！你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這些你都該明白。」

他又吃了一塊餅，趙太太無奈也只好吃了。趙先生說：

「吵鬧不是一個辦法。我們是萬物之靈，不能自相殘殺，毀去一個快樂的家。」

趙先生說時發出一點苦笑。他真是一點兒也不快樂。趙太太說：

「這都是我帶累了你，我覺得深深對你不住。」

趙先生道：

「現在用不着談到你我。我們要看事實。王媽不會再回來，是一件事實。我們再找不着王媽，也是一件事實。我們飯吃不上嘴，也是一件事實。你不是沒有本領的人，但學的不是這一套。沒有學過，馬上不能做好，當然也是一件事實。我走出去我就想，想着王媽也許會回來的，可不知道是那一天。像王媽那樣的人，也許會找一個來，但也知道是那一天。我們自己不說，放在我們面前的孩子是吃苦已經吃够了的。我們和她都要安定的生活着……」

「都是我不好！」趙太太放下了她的麵餅。「我真不配住在這個家庭裏。」

「這都是憑着一時情感說出來的話。我們都是做父母的人。換句話，我們已不是孩童時代，該用一點理智的。你是不是氣我？」

「我不氣你！」

「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你走過了我就想，想看只有我對不住你的地方，沒有你對不住我的地方！」

「不氣？」

「不！」

「那這塊麵餅就吃下去罷！」

趙太太無奈地吃下去那塊餅。接着說：

「我想這總不是個持久的局面。」

「夫婦是以白頭偕老為原則的。記得我們結婚時，人家這樣的祝賀着。我們自然也該這樣的想，這樣的做！」

「有原則也應該有個例外。」

「例外？」

「例外就是我得離開你！」

趙先生就突然笑起來了。他說：

「你說的是離婚？」

「也許就是！」趙太太臉上很莊嚴。

「爲了什麼？」趙先生又吃了一塊餅。接着說

「你不氣我，我也不氣你，我們沒有絲毫的意見。爲了什麼離婚？因爲走了一個王媽？」趙先生一逕地笑着。

趙先生雖然笑，趙太太的淚水却又流下來了。

趙先生立刻收了笑容楞楞地望着她。她擦了擦眼淚

道：

「你不要誤會，我決不是氣你和怨你。也不是不喜歡這個家。越是沒有理由的說出離婚的話，我就覺得越是傷心，越是可憐。」

說時她就流淚流得更利害。趙先生道：

「不說罷！」

「這樣我真過不下，不但你不舒服，在我更覺得難過，孩子不用說，苦已經吃够了的。」

「離婚？」趙先生無聊的說着。

「離婚！」

「明天再說罷！」

「明天你又要到寫字間。」

「你忘記了明天是禮拜嗎！」

二二

禮拜的早晨，並不像是陰天，雲蓋着的天空有時也還放出一些日光。

他們夫妻兩個人都起得很早，雖然昨天晚上大家都沒有睡覺，可是也沒有說過一句話。今天還是趙太太先找趙先生說的。她說：

「你不要動氣，昨天晚上說的話都是從我心裏出來的。」

「就還是想離婚？」

「除去這一條路，更沒有其他。」趙先生道：「你也不氣我，我也不氣你，你我中間沒有絲毫的怨恨，爲什麼要說這樣不吉利的話。」

「不是吉利不吉利，實在是太麻煩太痛苦了。」

「難道你就不能忍一點，我是能忍的。」

「我們已經忍過不少時候，已往的經驗告訴我，這樣的生活真過不下去。你我不舒服就不去說它，菱菱呢？……」

趙先生點上了一枝煙吸着，半晌都沒有說話。

「你想想看！」趙太太更走進了一步。「我不愛你，實在是愛你太愛過分了。我總不能叫你每日愁煩。我也不能叫我自己做出許多不合式的事，使你看了難過。過去的好些天，你已經嚐過了。那是一種什麼滋味。就拿現在說，我連裝飾的時間都沒有了，我倒底給了你什麼樣的幸福，解除了你什麼愁煩。我要說也說不了……」

說時她心中一酸，那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珠子，簌簌地落下來。

趙先生原先以爲「離婚」不過是一時情感的激動，所以在昨天晚上就說「明天再談」，意思是講時間的推移可以改變她的心志。那知她今天說出這一番話，不但心志沒有改變，反而格外的強化起來

了。他想這個問題不容易解答。

他默默的想着。

趙太太道：

「我實在處於十分困難境地，否則我也不願說這樣不吉利的話。」

「爲什麼一定要離婚？」

「我……」

趙先生道：

「你說孩子吃苦吃够了。我們可以想個法子。」

「把孩子送掉？」

「我正在這樣的想着。」

「那我捨不得！」

「倘使離了婚？」

「那孩子自然歸我。」趙先生道：

「恰巧家裏就多了我這樣一個人，你未免太狠

心了罷！況且，你們的生活也很生問題。」

「我可以找事做。」

趙先生想想，自己不禁笑起來了。

「笑什麼？」

「我笑你把我和娘姨看作是同去同來的人。」

「這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的。你帶了孩子去，當然是不要娘姨

了。」

「我可以不要。」

「那不是有了我纔要娘姨，沒有我就不要娘姨。我不是和娘姨同去同來嗎？」

趙太太沒有響。趙先生又道：

「我知道你不要娘姨的原因。譬如你找個事，那地方原是供給膳宿的，多一個孩子不要緊，多一個我，可就不行了。你不是不要娘姨，乃是免除了僱用娘姨的麻煩，仍舊有用娘姨的機會。是不是？」

「你想的不錯，就是這樣的事不易找？」

「你也知道不易找？這樣的事當然不易找的。我們何不就目前已有的環境，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可以搬到公司裏去住。你一個人在這兒住，我可以時時來看看你。孩子呢，可以送到鄉下去由爸爸媽媽替我們養。這樣不就一切都解決了嗎？」

「不離婚？」

「不離！」

「我們不同居？」

「不！」

「這樣算什麼呢？」

「不同居，就是別居。我們夫婦還是夫婦。因爲我倆並非意見不合，爲什麼要取消夫婦名義？我

們現在的生活是感到痛苦的，我們設法解除痛苦。痛苦的癥結就是同居和多了這個孩子。這樣的解決，當然是非常恰當的了。」

趙先生這樣說着，趙太太只覺得他真是有情有理。不過有一個難點，就是這孩子送到鄉下，很有一點為難。她原是和婆婆意見不合纔搬出來的。她說：

「別居沒有什麼不可以，就是孩子送到鄉下，婆婆恐怕不願意。」

「不會的。」趙先生趕緊的說：

「爸爸和媽媽最喜歡孩子，況且，她還是他們的第一個孫女。他們不是不喜歡孩子，實在因為……」

「不喜歡我！」

「也不非這麼說，思想稍須有點不同罷了。」

「婆婆也是因為我不慣做家常的事……」

趙太太嘆了一聲。

半天。她又說：

「到底是誰送去？」

「當然是你送去。」

「我……」

「我不能爲了這件事向公司裏請假。不過你回去的時節，却不能說我們別居，一說出來，全盤的

打算，就會變成畫餅了。我今晚寫信回去，等到回信一到，我們就可以實行了。」

一切的事都是照着趙先生的意思做出來的，沒有一些扞格，也沒有什麼甜蜜，更沒有什麼悲哀。

趙先生果然搬到公司裏去住，孩子也跟着祖母在鄉下住了，趙太太也從鄉下回來了。仍在那原來的屋中住着。她沒有僱娘姨，也沒有找着事。不到四五天，她真是感受到異樣枯寂。

禮拜六的下午，趙先生笑嘻嘻地來了。在普通的問候寒暄之外，還送了她一些食品。

「喲！孩子也不在我面前，你還買東西來做什麼？」

「送給你吃的。」

「你太花錢了。」

趙先生不禁發出一絲兒笑，他想倘使不別居，一天花的錢就比這一些東西多得多了。但他不敢說，怕激怒了太太的情感。他說：

「我自己也要吃的。我想我倆枯坐着真是太無聊了。」

於是他坐下來打開了包。太太便跑到爐前把水燒起來了。他說：

「你缺錢用嗎？」

「不，那存摺上還有不少呢！」

「這幾天到外面餐館中去了沒有？」

「沒有！」太太的臉不禁有點紅。「我一個人，怪不好意思的。起初，我真怕自己做，後來坐着實在無聊，也就做了。」

「我在公司裏也常想到你，尤其是在吃飯的時候。後來我就自己向自己解說。一個人到底是容易的，可以出去吃，也可以自己燒。找娘姨也容易。」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還去找娘姨，還去受罪？」

「或者去買一個餅。」

「誰替我買餅？你三四天都不來看我一次。」

「你知道我在五點鐘之後，纔有空閒，跑來看你，豈不是大家又要在一起吃飯。今天是禮拜六，我下午是沒有事的。」

「今天你是可以在家裏吃飯的。」

「我們一同出去，好不好？」

「不出去，出去太麻煩，你看我還得換衣服，就在家裏吃罷！」

「當然你總不會叫我出去買餅！」

「不買餅，我們吃飯。」

說着她就揭起桌上小鍋的蓋，趙先生一看，果然是很好的飯。太太笑着說：

「我還不請你吃這個飯，我得重新煮一點請你吃呢？」

「太費事了。」

「不，我橫豎沒有一點事。」

「這幾天看了幾頁漢姆來得王子？」

「誰還有心看那些？每天只記得怎樣煮熟了吃。再有空閒就是想你了。」

她說時有點傷感，但傷感掩不了她的笑容。趙先生說：

「我在外面，一切都還好，只是晚間沒有酒喝，我不是不會叫用人去買酒的。但是我總想着，別人不喝，我一個人喝，未免太無聊了。外面到底不比在家裏，家裏晚間喝一點酒，真有無上的情趣。」

「今晚就在家裏喝點酒罷！」

他們交談着，覺得十分的快樂，好像久別的知己，一旦相遇。

在連續的談話，時光已移過去。趙先生拿了酒瓶出去買酒了。

吃飯中，他們像是久別的朋友，也像是新婚的夫婦。他們你推我讓的膩了大半天。兩個人都喝了一點酒。雖然桌上沒有什麼菜，可是比平時有菜，還要有味得多。

趙先生的臉，一陣陣地紅起來。趙太太的臉，亦復如是。

「吃過飯我們去看電影罷！」

趙先生說出他的要求，趙太太無條件地接受了。她覺得這是結婚以來最快樂的一刻。在吃過飯之後，趙太太很快的收拾了一切，便忙着敷粉換衣，和趙先生一同出去了。

這電影院離他們的住所不遠，可是他們已經好久沒有看電影了。趙太太今天心裏真快樂，她覺得自己已經沉醉在春的陽光中，雖然這是一個黑夜。

他們一同來到電影院，這時電影已經開場了。這戲究竟是什麼，他們共總不會知道。只看見那銀幕演映的是夫婦二人，他們都是少年。妻對於夫因為愛的緣故，對於夫服侍的無微不至。夫却仍舊在外面愛着別的女人。妻也正和趙太太一般在烹調上感着痛苦，但是她却並不畏難，她表演的不是做菜的技能，乃是她的愛心。

趙太太不禁笑起來道：

「你看她做事差不多和我一樣的困難。」趙先生說：

「我却比戲中的丈夫好多了。至少我並沒有愛上別的女人。不過愛上別的女人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也許比做菜格外難。」

？」

「不，做菜也並不難，倒是僱一個姑娘難。」

「倒底還是僱一個姑娘難，還是找一個愛人難？」

趙太太沒有答他的話，就相對着笑起來了。電影散場的時節，兩人並肩的在路上走着，小風迎面吹來真是令人神爽。

「回家嗎？」趙太太笑着問。

「我送你回去，然後再到公司。」

「你……」

「我怎麼樣？你難道忘記我們別居的契約？」

「你明天來不來？」

「怎麼能說定，我總覺得我們兩個人在一塊兒吃飯，增加了你的麻煩。」

「你這是什麼話？」趙太太不禁脫口說出來。

「等你找了一個合式的姑娘。」

「我真不想再去找了。我自己能燒，為什麼再要姑娘。」

她說時很柔媚。兩人不聲不響地又走了一程。

「明天來罷！上午！我決計替你預備幾樣可口的菜。」

「你太費事了。」

「不費事！我等你來，你知道我等你來已經等了幾天。」

趙太太說時更顯得和他親密。街燈微弱的光線下，雖然看不見她那雙希望的眼，從她的言語行動中却滿露着熱烈的企求。

「來麼？快點告訴我。」

「一定來。」

他們已經走到門首。趙太太一直望着趙先生上了車，她纔進去關上了門。

趙先生坐在車上，心裏真是有無限的快慰。爲什麼快慰，自己腦中也沒有明顯的答案。他好像會了一位久別的情婦。今晚固然是解了他的饑渴之懷，明晨還有無限的希望。

今晚，他睡在牀中，夢境真是非常甜蜜的。他夢見了自己已經創造了一個理想的家庭。趙太太已經不靠着用人，自己能將家裏的一切，佈置料理的井井有條了。孩子也從鄉下接出來，老年的父母也和自己在一起住了。趙太太是家庭的柱石，一切的快樂都是由趙太太一手造成的。他從夢中笑醒過來時，東方已經發白了。

他披衣下了牀，扭開了電燈，寫了一封信給他的父母兼問孩子過的怎樣，說這裏的父母都很記念她。他寫好了封起來。更不知自己是在醒的狀態還是夢的狀態中。但他却挾有無窮的快樂，抱了莫大的希望。自語着：「這不是夢，一切都可以實現的。」

僕人推開門，驚訝的說：

「趙先生，您起得真早呀！您難道忘了今天是禮拜日？」

「誰忘記？」

「那你今早定是去接太太，太太是今天從鄉下出來嗎？」

「正是今天！」

趙先生放下一臉的笑。僕人也很快樂地服侍他梳洗完畢，趙先生叫他僱了一輛黃包車。笑容滿面的出了門。

陽光已滿照到屋角了。僕人站在門前，一逕望着他那輛車如飛的走去。好像是告訴他：

「趙先生此去，一定是快樂的，那小別又重逢的太太，今日起又和他度着很甜蜜很適意的生活了。」

午節書懷

葉清芬誦先

佳節年來興趣無，強沽濁酒拌雄朱，病深誰蓄三年艾？刺激須知五毒圖。香可辟瘟爐熄火，粽能益智米如珠，汨羅淒切曹江喻，千古沉冤兩大夫。按葉先生係嘉興香宿，擅駢體文，雖年逾杖朝，（八十一歲。）仍癡讀書史，好學不倦。（籌成）



女·人·萬·歲

呂伯攸

(一)

雙眉緊蹙的鮑先生，論到他的收入並不算少，而且還有一個會賺錢的太太，爲甚麼每天老是擺着這隻苦瓜臉兒給人瞧呢？這是一般朋友們所猜測不透的。

那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有一天晚上，我從一個朋友的宴會中出來，剛走到新民路口，嗚嗚的警報聲響起來了，前面被一根繩子攔住了去路，我知道這是恐怖演習，只得停留了下來。

可是，夜漸漸地深了，酒又喝得相當的酩酊，到那裏去歇一歇脚呢？我立刻就想到了我的朋友鮑先生；他住在不遠的慈雲里，我幾次想去拜望他，一直沒有如願，今天這個機會，真是大賜給我的。於是，我就去找尋那慈雲里。

問了許多人，僥倖，總算給我找到了。我敲了幾下門，經過女僕出來詢問，帶我進了客堂，我把來意說明了，她便登登地走上樓去通報，可是，被又是一陣樓梯聲送下來款待我的，卻不是鮑先生，而是那從未見過面的鮑太太。

她是四十左右年紀的婦人，一雙閃閃有光的眼睛

，不時地從那玳瑁眼鏡框子裏瞧着人，把她那幹練的天才，完全顯露了出來。

「這位是……尊姓？」她向我鞠着躬。

「姓沈！我是打這裏路過，順便來瞧瞧鮑先生的——我們，都是十多年的老同事了！」我看着她滿臉堆着的疑雲，不得不加以解釋，「不知道鮑先生在家嗎？」

「哦，那麼，一定就是沈清心先生了！……他，在家，在家！」她一邊喊着鮑先生的名字，一邊又向我很抱歉似的，「不瞞沈先生說，我們這裏，常常有人來告幫，鮑先生做人又那麼的沒用，一次，兩次……不知道被人騙去了多少錢，所以，我不得不先走下來瞧一瞧！早知是沈先生……」

響到第三陣樓梯聲，那個雙眉緊蹙的鮑先生，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難得，難得！——潘媽，倒茶，拿香烟！」鮑先生招呼着我，很不自然地屢次望着他的太太，就在上首的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

「你瞧，你這人，怎麼不讓客人坐上首呢？這一點禮貌也沒有！」鮑太太像教訓孩子似的，竟當面開銷起來，「瞧，香烟灰，又是隨便讓牠落下來！——」

你，你這人……」

「嗯，你這人……」鮑先生訕訕地把落在他衣服上的香煙灰揮了揮。

「沒關係，我們一天到晚在一起，還講這些小過節？」我連忙勸解。

「沈先生，不是怎麼說的，雖然是知己的朋友，可是，主人總應當尊敬客人，這是一個七八歲的小學生，也受到過這樣的教育了，活了將近五十歲的人，難道連這一點也不懂！」她愈說愈有些憤憤然，「真的，沈先生，世界上像他那樣顛預的人，一定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來！」

「你……你總是這樣冤枉我，我……如果真是這樣的，怎麼還能夠在外邊賺錢？」鮑先生大約因為在客人面前，不得不大胆地抗議一下。

「哼，賺錢，你每個月賺了多少錢？千把塊錢，買不了一担大米，有甚麼稀奇！」鮑太太回頭又向着我，「沈先生，你想，這樣一個家庭，是不是這一點錢可以維持的，要不是我另外做些買賣，老實說，一家們早已做了瀉三了，還要「賺錢，賺錢」叫得好聽！」

「鮑太太的話是不錯的，不過，我們這批薪水階級：能够像鮑先生那麼賺到千把塊錢一月，畢竟還是由於他的那枝筆，能够起一點甩頭，否則……」

「哼，哼！你說他的文章做得好嗎？」鮑太太不

等我說完，就接了下去，「算了罷，他這幾句迂腐騰騰的東西，只有你們會佩服他，我真看不起！」——從前，我在當女中校長的時候，爲了歡迎王團長移防到我們縣城裏來，我曾寫過一封信，那是我親筆寫的，——傳來吉語，檠戟遙臨，萬里雲霓，歡竹雀躍。敬維新猷克壯，令望咸孚。作南服之屏藩，固北門之鎖鑰……我覺得這些四六句子，他就寫不出！」

「嗯，你這人……」鮑先生似乎有些生氣了，卻還是勉強裝着笑容，竭力想把談鋒轉一個方向，「沈，我昨天聽到一個消息，據說，我們前幾年同過事的吳子白，現在在北方很得意！」

「是的，我也聽得這樣說！」我閒閒地湊上了一句。

「你，只看見別人得意，卻不知道別人所以得意的緣故！」鮑太太突然地插了進來，「吳子白，從前我當女中校長的時候，他曾經擔任兩級的史地課，他不論對學生，對同事，都有手段，有機變，那時候，我就料定他會有出山的日子，現在，果然……」她又指着鮑先生，「像你，你只知道讀死書，所以，吃了三十年的筆墨飯，還是這樣吊兒郎當的！」

「別說了，世界上的人，誰都不錯，就只有我姓鮑的最笨腳……」鮑先生氣得只是一口一口噴着香烟，可是，再不敢說一句較重的話。

我屢次想把這種空氣緩和下去，不住地在腦子裏

搜索，要找出些空閒話來，阻止這對夫婦的衝突。但是，鮑太太卻不肯放鬆她的丈夫。譬如：我談到國畫展覽會，她便嫌憎鮑先生缺少欣賞藝術的趣味；我談到運動，她又嘲笑鮑先生的彎腰曲背，從來不知道鍛鍊身體……總之，我的心思完全是白費了。

我在這僵局中，急切地想立刻離開他們，但是幾次打聽他們的女僕，據說，演習還沒有完畢。夜是漸漸地深了，我只得老着臉皮，提出了願在他們那裏借宿一宵的請求。

「那……那……那……要問我們太太！」鮑先生瞧着他的太太。

「你對於這些芝麻綠豆大的事，就沒有一些主意！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情形下，難道可以把你的老朋友攆出去嗎？」

難為她，爲我費了不少麻煩，指揮女僕，把那間亭子間收拾了出來，給我做了臨時宿舍。

這一晚，我睡得很舒適，雖然在這個騷生的地方。不料，第二天天剛發亮，就給鮑太太尖銳的說話聲吵醒了。

「在這個時代，物價一天天的向上漲，你莫非還想靠着一枝筆過活？真是在那裏做夢！」

「請你不要鬧！我從小就知道讀書，讀書是我的老本行，此外……你要我改行，我怎麼幹得了！」是鮑先生悠悠的答辯。

「碰！」不知是甚麼東西推翻的響聲，「我嫁了你這樣的丈夫，真是活該！你不去打聽打聽，前街四十三號的何先生，他囤積白報紙，手頭積攢了十多萬；隔壁二十五號的李先生，他買賣西藥，更是賺得翻倒翻倒，他們也是讀書人，怎麼你就不會？我看你，自己不去動動腦筋，專靠我這個女流之輩過活，不慚愧嗎？」

「我實在，……不會做生意！……」是鮑先生哀求似的聲音。

「不會做生意，去設法掉幾筆款子來，總是比较便當的事；你給我在三天以內，去揮頭五千元法幣來，讓我再親自去出馬！……」

大約鮑先生已經答應了她的請求，這一場爭吵，才告了一個結束。我趁這時候，便起了床，吃了一些點心，就和鮑先生一起上Office去。在路上，他對我說：

「老沈，我……也許是活不長久了！」

「爲甚麼這樣消極？家庭裏吵吵鬧鬧，總是有的！」我明白他的心事，這樣勸慰着他。

「這不是普通的吵鬧，她簡直在逼我，逼我往死的路上走！……」

「她，也許對你的希望太大了，所以，她的心也比較急切一些……總之，她是好意……」我再來一次勸慰。

「唉，唉，你不知道！……唉，唉！……我們並沒有真的到了沒有飯吃的時候。……光是她的存款，首飾……唉！」他嘆着氣。

從這天起，我每天總看見他和同事們鬼鬼祟祟的，我猜想他，一定在執行他夫人的命令，開始在籌劃那筆五千元法幣了。果然，同時在同事中傳來的消息：這個借給鮑先生八百元，那個借給鮑先生五百元，甚至五十，三十的也有；鮑先生便變成衆同事的債務人了。

大家滿以爲鮑先生就會靠他太太的鴻福，發一筆大財的，不料一天天地過去，他緊蹙着的雙眉，竟格外地緊蹙起來。

他的神經漸漸地失了常態，他無端地會哈哈大笑，無端地會打着自己的腦袋喃喃地咒詛。

終於，有一天的早晨，我接到鮑太太的電話，報告鮑先生吞了安眠藥片自殺了。她的目的，是要我替他領取那筆公司的慰籍金，並且給他把留在公司裏的遺物檢出來，送回他的家裏去。

當我替他拾掇那隻寫字檯抽屜的時候，發見了這樣一張紙片：

妄作妄爲， 求榮反辱；
偷雞蝕米， 走頭無路！
自私自大， 目無丈夫，
有妻如此， 奈何奈何！

(二)

有一個時期，我和幾個無聊朋友，常常在夏子柳家裏打錢麻將。

這種玩意兒，我們並不在輸贏上作計較，只是在工作的餘閒，借此散散心而已。因爲，夏家離我們的辦公處最近，所以，每天我們一散值，總有幾個人不約而集的聚在那裏了。至於同局的人，每天也不一律；有時候人數不夠，夏君夫婦倆便得加入湊數；有時候人數太多了，又得一個個的等候着，以便輪流地候補。於是，那批游手好閒的年青人，便在這等候的時間，分組地幹起唱戲，喝酒，撩天……等把戲來，這個環境，委實是嘈雜透頂的。

這個局面，大約維持了半年多，直到深秋的來臨，範圍是格外擴大了，像我那樣的，幾個沒有家眷的人，竟在夏家搭了伙食，每天非鬧到深夜一兩點鐘，不會回宿舍去安息。

記得是一個西北風初次吹刮的日子，我們正在興高彩烈地喊着「發財」，「白板」，忽然從後門走進一個人來，爲了來者是我們這批年青人所需要的異性，何況是一個妖冶動人的，和我們一樣年青的異性，自然，使這間小客堂裏的每一顆心，都激動了起來。

「喔，又在找麻將了！」她打着一口道地的杭州白。

「是的，來坐坐啊！怎麼好幾天不見了？」夏太太忙站起來招呼她。

「回杭州去了一趟，昨天才出來！」她說得像一隻流鶯在囀。

一批年青人的眼睛，都緊緊地盯住了她，忘記了手中的骨牌。這間屋子裏，頓時增添了一種春天的活躍，不像是在這初冬的季候中。

「夏太太，請你介紹介紹呀！」一向以憨大出名的小黎，首先有些忍不住了。

「好的，讓我來介紹，這位是前街八號裏的邢太太，她不但是麻將同志，而且是好酒量。我和她，還是上個月新認識的，我想，她如果肯天天來玩玩，一定會增加一些熱鬧的。」夏太太說着，就把我們這批人，一一介紹了給她。

可惜，我們這批人，到底還是嫩臉皮的小子，經過了夏太太一本正經的介紹，大家倒反而催促起來了，竟連望也不敢向她望一望，只是默默地打着牌。

「我要走了！」邢太太很掃興地提出了這句話。「爲甚麼？多玩一會不好嗎？」夏太太挽留她。

「剛才，我進來的時候，大家嘻嘻哈哈地，興致多麼好！被我來一攪擾，害得大家悶聲不響，我又何必在這裏做討厭人呢？」邢太太噁起了她那鮮紅的小嘴唇。

「沒有的事！他們大家歡迎你還來不及，那裏就

會討厭！你別忙，讓我來試試看！」夏太太立刻轉向我們這批人，「你們是討厭邢太太呢，還是歡迎邢太太？請你們表示一下！」

「好，我們一同來喊口號！」小黎那憨大又鬧把戲了。他立刻跳上一張骨牌檯，舉起了一隻右手，喊着「歡迎邢太太！」同時，大家也不期然地跟着他喊起來：「歡迎邢太太！」

這樣，邢太太才微笑地在旁邊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這時候，大家多少瞭解了一些邢太太的簡性，才恢復了平日那種落拓不羈的常態，又開始了嘻嘻哈哈的談笑；其中一部分人，竟把那驀生的邢太太當做了對象。

在夏家的這副麻將牌中，有一張「五索」，背面上曾經染着一塊洗不去的黑污，一向大家都喊牠爲黑背心。這天，齊巧邢太太也穿着一件黑緞子的背心；大家便你也「黑背心」，我也「黑背心」地亂嚷。邢太太卻並不因此發嘆，只是笑得東倒西歪的，用她那雙水汪汪的媚眼，像機關鎗一般的亂射，直射到每個青年人的心裏。

一局麻將完了，大家重行扳位，夏太太推推邢太太說：「現在，應該輪着你來了，不要客氣哪！……」

邢太太倒是十分毫爽的，她說：「輪着我，讓我來就是了！只是，我輸了，錢是拿不出的！」她擺着

她那肥大的臀部，坐到牌桌邊，又問：「我坐在那一個位子上。」

「剛才，我替你扳的位，應該坐在南風位上！」我指着我上家那張「南風」骨牌給她看，她立刻就掉了一個座位。

我因為知道她是我的同鄉人，便也用了杭州的土白和她攀談起來；她呢，在我的那些同事們口中，居然偵探到我是姓沈，口口聲聲稱我為「沈先生」，並且說：「同鄉人，大家照應照應！」她的媚眼，向我一來一次的飛來，我實在有些受不住。

「你們在杭州，住在那一條街上？」我很想探聽她的家世。

「邢先生的家，不知道在甚麼地方；我嫁了他，就跟他到上海來了。至於我自己的家，我更加不明白，因為，我從小就在拱宸橋的堂子裏生長的……」她不顧忌地說着。

我這才明白，她會有這般活潑動人的功架，原來是在花柳場中受過一番訓練的，可是，她那大而坦白的作風，使我們這幾個人全佩服得五體投地。

「邢先生是做甚麼生意呢？他有了你這樣一位太太，真是好福氣！——唔，九萬嗎？……碰！」莊家的老李，忙得口眼手三者並用起來。

「他，是做綢緞生意的，人倒還不錯，不過，手頭太緊了，連我每天省不了的一口三西兒（酒的隱語

），也捨不得給我喝，這種人，只會在銅錢眼裏翻筋斗！」她瞟着媚眼，向我們三個人打了一個迴旋，「其實，一個女人，為甚麼要嫁人？嫁人，還不是要貪圖舒服。這種人，我真不希罕他！」

她坐在我的上家，打的牌又是那麼精明，到了一圈快要完畢的時候，還老是吃不到她的一張牌，我有些忍不住了，我說：「邢太太，你說邢先生手頭緊，你打出來的牌，也不能說不緊啊；直到現在，我始終沒有吃過你一張！」

「好，好，我給你一些甜頭嘗嘗！」她立刻把一張五索，送到我的面前，「這，你還不要吃嗎？」她笑得是多麼甜蜜。

嫩臉皮的我，倒有些訕訕地。

在最後一副牌上，到底由她大放了她一張「發財」，她很興奮地把牌一攤，立刻和下了一副六翻的大牌。她笑得像着了魔似的，把她的腦袋倒在我的臂上了，「這還用得着計算嗎？起碼有一千多和！」

我們只把所有的籌碼，都推到她面前去，然後，拿出現錢來兌付給她。她拿着錢，高興地站了起來，一邊走，一邊說：「對不起，我有了買酒的錢，讓我回家去喝一杯再來！」

這樣，在我們這班浪漫的青年中，又加入了這位浪漫的女同志。由於天天見面的緣故，大家謔浪笑傲地鬧慣了，再不像初見時的那麼靦腆。而且，不久就

將那張麻將牌的綽號，移贈了給她，大家管她叫「黑背心」。

那時候，我獨個兒住在夏家附近的一個亭子樓裏，還沒有結過婚，把自己賺來的錢，供給自己一個人用，手面是相當闊綽的。有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因為昨晚上在夏家打了一個通宵的牌，精神非常疲倦，便躺在床上打中覺。正睡得非常甜適，忽然給那房門「呀」的一聲驚醒了。首先衝進我的鼻子來的，是一陣濃烈的劣質的雪花膏香氣；我睜開眼睛瞧去，那站在我的床前的，正是那個身體苗條得像一條水蛇似的邢太太。

「啊，是你，你怎麼會到我這裏來？」我囁囁着

「我，不能來的嗎？你怕我來偷東西不成？她挪過她那肥大的臀部，坐在我的床沿上，「今天是禮拜，我一直沒看見你，心裏很記罣，所以，特地來瞧瞧你！」

「噢，謝謝你！，只是，這個宿舍裏，人多口雜，你單身來瞧我，總有些……」我不好意思再說下去。

「怕甚麼，難道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就不能在一起的嗎？我們是我們，管別人甚麼事？」她說着，一手已經從枕頭下面，掏出了皮篋子，「沈，你暫時借我幾塊錢，好不好？——實在，我們那位邢先生，

手頭太緊了，接連好幾天，不給我一個錢，紹興酒也好幾天沒得上口。昨天在家裏，偷出一包紙錠灰和蠟燭油，賣了些錢，滿想到夏家去翻本的，誰知又是全軍覆沒了！」

「可以，你要多少？」

「隨你！不過，要我還錢是還不出來的，你要甚麼代價品，只能在我身上找！」她和我愈挨愈緊，使我窘得感覺沒有地洞可以鑽下去，我只得一骨碌地從床上爬了起來。

「你先拿了這一點去，以後，我再……」我掏出五張十元紙幣，給了她，「停一會再見，你還是早些離開這裏罷！」

「嗯，你這裏還有酒！」她像獵狗似地找到了書架上的一瓶喝剩的白乾，非常天真地把牠取了下來，立刻打開瓶塞，嗅了一嗅，「好香！——有沒有下酒的東西？」

「也許有一包花生米，在那個餅乾罐子裏，你自己去找！」我懶懶地說。

她真的挖開了那個罐子，抓了一把花生米出來，一邊就這樣把她那股紅小口，對準了瓶口，喀啷地喝了一大口，「痛快啊，痛快！」她索性在窗口坐下來，笑迷迷地喝着，她不住地向我訴說她從前在妓院裏的光榮史，直到喝乾了瓶子裏的最後一滴白乾，她一雙水汪汪的眼睛，越發顯得水汪汪了。

「沈，你的床上，讓我躺一會，可以嗎？——我覺得有些頭暈！」她呼吸急促地望着我。

「請原諒，我要出去會一個朋友，時候已經到了，我們一起走吧！」我立刻跨出了那間亭子樓，她只得跟着我走下樓來。

第三天，我就搬了家，而且，每天下了寫字間，從此也不敢再到夏家去打麻將。

仲春時節，夏子柳先生因為患了一種不可告人的病，進病院去施行手術了。有人傳來消息：邢太太被夏太太當衆羞辱了一頓，並且打落了一隻門牙；現在卻由邢先生逼着她，回杭州老家去了。

(三)

孩子們從門口走進來，告訴我說：「十三號的那個章太太，她在每家後門上，貼上一張花花綠綠的紙頭，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我連忙跑到門口去看，果然，連我家門上，也貼上了一張深藍色的印刷品，中間有一個深紅色的大字，兩旁邊有兩行白文的句子：「相信主耶穌」「你和你的家都必得救」上方一條橫行的紅字：「你預備好了嗎？」這是耶穌教會裏舉行佈道大會的宣傳品。對於耶穌教的教義，我是根本不反對的；只是，這位章太太不管別人是不是教徒，——或者他是佛教徒，或者他是回教徒，竟這樣不問皂白地替人家貼上了

這張宣傳文告，我覺得多少總有些近於專橫的。

我也會聽人說起過，章太太是一個十分熱心的基督徒，但是，我從來也沒有機會和她見一次面。實在的，我渴望着，想從她那裏得到一些耶穌教的真理，或者也有可能去加入受洗禮的一羣中。

我正在這樣想着，從巷口那邊，齊巧走過一個中年婦人來，她腦後梳着一個扁扁的髻子，鼻子上架着一副玳瑁邊的大眼鏡，短襖長裙，裝束是非常的樸素。這時候，她手裏正拿着幾張貼剩的宣傳紙，一見我，就打着招呼：

「這位是沈先生嗎？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就是我們教會裏，從後天起，要舉行佈道大會了，我想請你去聽聽。沈先生，你要知道，現在這個世界，大家都在憂患痛苦中過着生活，這是甚麼緣故？這就因為我們犯的罪太重了。可是，有沒有方法避免牠呢？——有是有的，我們唯有相信主耶穌，我們才能免受這種憂患和痛苦！……」

「這是甚麼緣故呢？」我的確也很想聽聽耶穌教的真理。

「這在聖經上，早已預言過了，就像先知以賽亞所說，我們的主耶穌，他已經代替了我們的憂患，擔當了我們的痛苦（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四節），我們只要信心堅固，我們也不必恐慌，總有一天，我們都會走進新耶路撒冷去！」

我想了一想，立刻記起了近來我們共同感到痛苦的一件事，我說：「章太太，大房東前幾天來了通告，勒令我們全體房客，從下月份起，要增加百分之二百的房租。這件事，從你們教會的立場上看起來，覺得應不應該的？」

「當然是不應該的！大房東聽說擁着幾千百萬的財產，他還要在我們頭上搜刮，這是一種貪婪，我們教會裏是頂反對的——在十誡中的第十條，就是「不可起貪心」，所以，我首先發起，要組織一個房客聯合會，積極的去和他們交涉，要是不成功，再預備和他們用法律來解決。不過，我們信主的人，一切全憑主的意思，這幾天，我爲了這件事，正在多多的禱告，求主賜恩典給我們！」她欣欣然地表示着自己正在熱心地爲衆人服務。

「聽說章太太也是房客代表人之一，這幾天爲了這件事奔走，真是太偏勞了！」我也不自知地竟會向她這樣敷衍起來。

「那算甚麼呢！主說，人子到世上來，是服侍人的，不是受人服侍的。我們信了主，一切自然不能像普通人那麼講功利，我毅然地這樣做，是爲了正義，爲你，也是爲了我自己。經上也曾經說起過，——憐恤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蒙憐恤……爲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爲天國是他們的（馬太福音第五章。）我們這幾個當代表的，就是爲了憐恤衆房客，爲了

正義，天天在被大房東逼迫着，但是，我們不管……」
「這交涉，章太太看來，有成功的希望嗎？」自然，我也是衆房客之一，很急切地想知道這件事的結果的。

「我相信，這交涉是一定會得到勝利！不過，經上說，「富人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大意見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五節）世界上的人往往把財寶看得太重了，恨不得把別人所有的，一切都歸給他；我們的大房東，也就是這樣一個富人，結果怎樣，也只能聽候主替我安排！……」章太太引經據典的話，我雖然不能全懂，但是，從外表上看來，我可以確定她，真是一個虔信耶穌教的熱心人。

「爲了我自己，爲了全巷的房客，我都得向章太太感謝！」我學着她的口氣說。

「你不能向我感謝，我們同樣要求主的賜與，我們應該感謝主！」她說着，笑嘻嘻地向我說着「再會，」拿着一疊宣傳紙，預備走了，可是，臨時又回過頭來對我說「沈先生，你幾時有空，我陪你到禮拜堂去聽聽道理！」

「很好，很好！」我也向她說了一聲「再會！」從這天以後，我總算和她認識了，雖然沒有跟她到禮拜堂去過，我們見了面，總是用微笑點頭來招呼着。

我們巷裏的加租問題，爲了有房客聯合會在那裏

折衝着，一直沒有履行大房東片面的要求，時間卻已經過去了兩個多月了。

是附近猶太禮拜堂的鐘聲敲得最繁忙的一天，下午，我正拿起章太太硬賣給我的一本新舊約全書，在仔細地研討着，我覺得章太太平常向我們的說教和經上原來的意義，很有許多不大符合，她唯一的目的總離不了一爲我，可是，耶穌的精神，卻是一爲人一我，我因此覺悟到她的信耶穌，正像一般愚夫愚婦的信菩薩——這，當然不是耶穌教的本來面目！

我的思潮還沒有平靜下去，後巷裏忽然傳來一陣喧嘩的聲音，其間，還夾着幾聲女人的尖銳的叫罵，聽來特別的清楚，反正閒着沒有事，我便擱下了那本新舊約，踱出後門去瞧瞧。

那是從斜對過的十三號裏發出來的，也就是那位章太太的府上。她家的客堂，一向是轉租給一個姓胡的小商人的，因爲我的孩子，和那胡家的孩子是附近某中學的同學，所以關於這間屋子裏的事，知道得比較多一些。

總之，他們爲了物質方面的一些些上落，常常會很容易的引起口舌的；譬如：有時章太太少給了胡家一二張米麵票，對方當然要爭論，於是，一場吵架便開始了；有時，章太太缺少了一調羹的香油，趁便就在胡家的油瓶裏倒了一些來應急，齊巧又給胡太太看見了，於是，另外一場爭鬪又成立了。

幸虧，章太太是信教的，她在這個時候，會舉出聖經上的話，作爲下場，她說：「經上不是說過嗎？」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說，不要和惡人作對……只是我告訴你，要愛你的仇敵，要爲逼迫你的做禱告，這樣，就可以作天上父的兒子。（馬太福音第五章）」——我們要照着主的意思對付一切的人，所以，我不願和惡人或仇敵多爭論！」

這一天，他們吵架的原因，我雖然沒有知道，但是，我可以確定，一定又是章太太一時忘記了主的話，在和惡人或仇敵作對了。

我一直走過去，卻巧十三號的前門開着一條縫，而且，已經有了幾位鄰人，捷足先登地站在那裏參觀了，自然，我也不甘落後，連忙挨過去，補進了一個空檔。

「……今天，非得給我一句話不可！照你這樣今天挨明天，明天挨後天，是不是存心和我尋開心……」章太太怒氣勃勃地說了一大串。

「加租，我們本來爲了省些麻煩，已經答應加你十塊錢，總算貼補你的水電費，怎麼忽然又改口，要加一百塊一月？銅錢銀子，到底不是錫箔灰……」

「你難道不知道，大房東已經來了信，他們要加百分之二百的房租，我們不向你們照樣的加，難道要自己掏腰包，永遠替你們做牛馬！——我們做教徒的

，雖然處處照着主的慈愛行事，但是，我們以甚麼理由，要替房客賠償一筆房租呢！」章太太憑着她那淺薄的理解力，又把聖經上的話，歪曲地應用起來。

「我們何會要你賠貼過房錢，這裏全幢房子，連水電費，巡捕捐，每個月還不到五十塊錢，我們這間客堂，你就租了我一百元一月。況且，大房東加租，也僅僅是一句話，你們做二房東的，又何會照着付出去過？」胡先生也暴跳起來，「你不要拿聖經來作難我！耶穌教的教義，我也知道一些的。我先問你：教友們最起碼要遵守的十誡，你能够遵守幾條？主要你孝順父母，你曾經把你的婆婆逼回鄉下去；主要你不犯偷竊，你卻曾經偷過我們的香油，偷過我們的煤球……我更知道，耶穌教徒是不作興說謊的，你在那張房屋轉租執照上，把我們出的房錢，填了多少？……現在，我不和你多說，我們不妨到巡捕房裏去評評理，……去去去！」胡先生憤怒得聲音愈提愈高了。

章太太聽他數說着，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反而連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在樓上靜候好音的章先生，大約聽清楚了這交涉的經過，生怕事情要鬧僵，連忙趕下來，改換了一種苦肉計，再向胡先生進攻：

「胡先生，請你不要生氣！她不會說話，千萬要原諒！這一次想加一些房租，實在因為物價漲得太高了，我們受到了這種威脅，真有些生活不下去了。胡先生，反正你不在乎這一點點錢的——經上也說過：

「當愛你的鄰人。」（馬太福音第五章）你難道忍心看着你的鄰人餓肚子嗎？經上又說：「施比受，更爲有福。」你加給我們一些房錢，譬如施捨給乞丐們的；實際上得到更多的幸福，卻是屬於你的！」

章太太聽她丈夫這樣說，她也突然改變了態度，她說：「胡先生，我現在懊悔了，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雖然不好，你總得原諒我！」（大意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一節。）隨你的便，多少加我們一些就是了！」

胡先生並不理睬他們，只是半躺在一張籐椅上，欣賞着這一對無恥的夫婦演雙簧。

「胡先生，饒恕人總是要緊的，主耶穌不是要饒恕人到七十七次嗎？（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二節）以前我們這些過失，請你不要再提了！……」章太太繼續地哀求着，忽然回過頭來，看見了那扇開着一條縫的大門，和門外的我們這些人，她飛也似地跑出來，「碰」的一下，就把牠闔上了。

我回到家裏，隨手翻開桌子上的那本新舊約，正翻到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節：「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的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無可奈何花落去！△

▽似會相識燕歸來？△



小說夫人

中

當方夫人暫時放棄創作生涯的時

候，方先生甚為高興，常常偕同他夫人一同出游。夫人外貌既佳，內才又富，得妻如此，夫復奚憾？然而她夫人却懸念她自己的作品，總要自己的作品，出版以後，不脛而走，供萬人閱讀，方為快事。此次是用的自己真名，儘有許多同學，許多親戚，不知道我能寫小說，現在我的小說，居然單行本發行了，這豈不是一鳴驚人之舉嗎？

當時方夫人本想把她這一部長篇小說，送到某雜誌去，給某雜誌逐期發表。既而想：某雜誌上有許多老作家，人家只注意老作家，而未必注意於一個新作家。即使發表，好像我是依附於老作家之後，而提攜出來的。難道我不能獨立，必能要依傍人家的嗎？所以她是立志要發行一單行本，她覺得現在所發行的數種單行本，未必優於我，甚至有不堪入目的，而銷數却奇佳。可見一般讀者是喜歡單行本，我為什麼不印單行本呢？

她還想這部小說印成功後，要特別的精裝數十冊，皮面金字，十分考究。又要自己簽了字，送於要好的朋友。或者她丈夫方漱六的至好，要求也要一冊的，破格

也送他一冊，不過泛泛之交，或者不懂文學的人，那就不客氣不送他了。因為送他也是白糟蹋了，近來紙價高，印工貴，豈能那樣的浪費呀？

可是有一天，方先生從外面歸來，見他夫人容光慘澹，很有不豫之色，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凝神癡想。方先生是看得出他夫人心裏在不快活了，便也挨坐在沙發上去，握着她夫人的纖腕。

「芬！什麼事生氣呀！」

「你瞧吧！我的稿子由書局裏退還了。」夫人說話時，瑩瑩還有淚痕，可見她是失望之極了。

方先生一看，果然桌子上，有用報紙包的一大包的東西，想見這是他夫人心血結晶的作品，而也是好幾十夜虛度良宵，辛苦製成的產物，不免使方先生也憤慨起來了。

「豈有此理！」方先生罵道：「這些書買們都是俗物，他們都沒有眼睛，他們懂得什麼來？上海的出版事業，操在這班人的手中，該死不該死？」

方夫人只是雙蛾微蹙，低着粉頸不語。

「但是我聽得你說：你把稿子送給他們的時候，他們是極力奉承，還說了許多恭維的話，可是的嗎？」方先生問。

包天笑

「可不是？」他夫人道：「在我還沒有脫稿之前，他已委人來說，甚而至於說到請我幫忙的話。及至我送稿子去的時候，他也極力的恭維。他說：『夫人的大作，由做書局出版，這是我們的榮譽。』但是他到底把稿子還給了我，大概他的當面恭維是一件事，稿子的收受與否，是另一件事。我知道他們的當面恭維，是他們的口頭禪，也是出版家對於作家的一種交際技術。我知道他們對於我的稿子，也未曾加以細閱，因為我是一個無名作家，他們就蔑視我了。他不想想：我們寫這一篇稿子，也不容易，這是我們文人嘔心絞腦所成功的，他們太輕視我們作家了。」

這時方夫人恨極了，把高跟鞋在地板上蹬的震天價響，淚珠也隨聲而下了。

方先生極力勸他的夫人，向她說道：

「芬！我不是早就給你說了嗎？以你的靈心妙腕，潛心於著作，正可以借着文學，聊以自娛，何必每日殫思竭慮的寫那種小說，弄得自己很苦，他們靠着筆桿為生，賣文自活的人，不得不如此，只好受那班書賈的奚搗，你又何必如此呢？我勸你以後就放棄了小說家的夢想，也省得受他們的氣了。」

「爲什麼我要放棄呢？我偏不放棄！」夫人使氣地說。

「那末你怎麼辦呢？」方先生問。

「這一部稿子，我自信很慘澹經營的。從前幾篇不

經意的短篇，也登了出來，這是長篇，又用了自己真姓名，所以我是很費一番心思的。倘然說印出來以後，一定沒有人加以贊許的，我發誓也不信這句話。」他夫人很自信的如此說。

「我也深信你這句話。所以我說他們是沒有眼睛，而且也太覺欺人。」方先生道：「但是你現在有什麼辦法呢？」

「哼！我有什麼辦法呢？他既然不肯印，其權操之於他，我又怎能強迫他印呢？我現在只有把這部舊稿子攔起來，再寫一部新稿子。到了新稿子完成以後，也許可以連舊稿子一齊脫手，你不知道文壇上的怪現象正多着咧。往往有千辛萬苦，寫成一部稿子，自己以爲很得意的，及至拿出去後，動輒遭人家白眼。也有自己以爲並非精心結撰之作，忽然遇到一個人，賞識在牝牡驢黃之外，或是在報紙上經人一捧，或是借了你的題材演成戲劇之類，出於自己意想不到的交起運來，也是有的。」

「那末你把它攔在家裏，怎麼能交運呢？」方先生道。

「怎麼不能呢？」他夫人偏要強辯，她道：「告訴你吧！小說家的著作，往往神妙不可思議。常有那些新作家，寫成一部稿子，東也人家不要，西也人家不要，真是倒霉透了。忽然他以另一部稿子，廉價售於人家，印出來以後，忽然倒風行一時。那末從前沒有人要的稿子，大家又你搶我奪的向他要了。長袖善舞的書賈，甚而

至於把這個作家包去了，給他訂了一個條件，只許給他一個書局裏寫稿子，不許給第二家寫。也有的一部新書初出版，外面對於它的評論不大好，銷數也不多，忽然一個機會來了，說它是一部好書，便為社會上所崇拜，銷數也立刻打破紀錄，這都是常有的事，不足為奇。」

「不過，做小說家到底太苦了。」方先生擁着他夫人道：「嘔心絞腦，茹苦停辛，寫成一篇小說，所值幾何？他們出版家，給你一個字，一個字，算起來，有一個空格，就扣去你一個字。所出稿費，又極其低微，據說他們排字工人排一千字，比了你們寫稿子的人寫一千字，價值還要高咧。而你們還自命為文化人，供人利用，為人牽牽，試想一部稿子，售與人家，拿到了幾千塊錢，他們好像特別優待的了。你拿回來，買兩雙皮鞋，半打絲襪也不够。到底我們商界中人，只不過寥寥幾句話，五分鐘功夫，十萬八萬的支票，已經到了我手裏了。他們那班文丐之流，讓他們去鑽在故紙堆裏，吾妻慧人，何必與他們爭一日之短長，以致自苦如此呢？」

夫人覺得她的丈夫不是文學界中人，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呀。在他的眼睛裏望出去，最好我們寫小說的原稿紙，一一都變成為花花綠綠的鈔票。難道不知世界上除了財富之外，還有其它嗎？從前讚美文章之佳的，常說是言言金玉，字字珠璣，金玉珠璣，不比鈔票更好嗎？不過這種事，可與知者道，難為俗人言，她也不必與丈夫多所討論吧。

「噯！我倒並不為區區稿費呀！」夫人道：「文學我是性之所近的，小說我是素來愛好的，我難道因為受此打擊，我就擱筆了嗎？我既然抱了這個志向，不論受到了怎樣的挫折，我必定要貫徹我的目的，而至於成功。第一部小說不獲售，我便寫第二部，第二部小說不獲售，我便寫第三部，以至於第四部，第五部，第六部，一直寫下去，必底於成。」

「芬！你真有勇氣呀！」方先生道：「像你這樣立志堅定不屈，我想是無論如何，必可以成功的呀。」

方先生雖如此說，但是想這是多麼討厭的事呀？凡遇到夫人籠閉書城，潛心著作的時候，老是把他的擯諸門外，連這點伉儷之情，都被犧牲了。而且她是這樣的執拗，因為她的稿子，書局裏退回了，她從此一氣不復再寫小說，那倒是一件很好的事。現在她却非常志堅，一部不成，再寫一部，一直的寫下去，以底於成。在一個人的學問上說，原是應該的，而且應該加以獎勵的。可是講到夫婦閨房之樂，我實在有些喫不消呀。

方先生是在商業界一位很有手腕的人，他想：這班出版家，本來和我們一樣，也是商人。他們的所以不要吾夫人的稿子，大概是恐怕印出來要蝕本罷了。要是這部稿子印出來可以賺錢的，他們為什麼不要呢？吾夫人是一位作家，她不懂得商人的心理，我可不像她的糊塗呀。

方先生覺得比它那種事，還有十倍艱難的，瞬息之

間，也就解決了，何況像那樣的區區小事呢？於是他到了明天，決計去一訪那位出版商某書局的主持人了。

某書局營業至廣，他們的這位經理姓沈，他見了方先生的名片，很爲突兀。然而方先生在商界中是一位有名人物，當然也極爲歡迎。他心中想：這位方君來，必然商量什麼營業上的事，萬想不到他此來爲質問他夫人稿件而來的呢？

寒暄了一番，方先生便談起這事了。

「請問閣下！貴局所出版的許多書籍，也收外稿嗎？」

「怎麼不收外稿？」沈經理笑道：「我們是恃此爲業的，全靠陸續收取外稿，以供印行。雖然從前也有幾家書局，自辦編輯所，爲了覺得不合算，現在已是很少的了。」

「那末請問：有一位女作家名字喚作楊挹芬的，曾送了一部長篇小說來，不知先生曾否過目呀？」

沈經理想：這位方先生，完全是一個外行。我當書局經理的人，那裏去管他們男作家，女作家，長篇小說，短篇小說。但是方先生是有面子人，他來到必有原因，我們不能不敷衍他。

「實不相瞞。」沈經理笑道：「收稿的事，我是完全不知道的。因爲我們是外行，敝局中也請了幾位先生，專門審定外來的稿件。到了他們審定以後，要付稿費了，那就報告給我，我便開支票，付稿費，是我的

職司，至於書中內容如何？我向來從不寓目。現在先生既垂問到此，好在我們這位編輯主任，也在這裏，請他來問一問，便明白了。」

沈經理撇了一撇鈴，便進來了一位練習生似的。

「請杜先生來！」沈經理這樣吩咐他。

不一刻兒，這位杜先生來了。年約五十左右，臉上架有一副高度近視眼鏡，是一個瘦長條子，鬚髮是久不修了，一件袍子穿得發了油光。手裏拈了一枝香煙，走進來，對於沈經理點了一點頭，至於方先生呢？他不知道看見這個客？還是不會看見？他簡直理也不去理他。

「這一位是方漱六先生！」沈經理介紹道：「現在方先生來查問，說是有一位女作家名字喚做楊……楊……」

「楊挹芬。」方先生提醒他道：

「不差！楊挹芬！說是曾經送了一部長篇小說來，有沒有審定過嗎？」沈經理問。

那位杜先生半晌不語，似老僧入定一般，良久，良久，忽然說道：「有的！楊挹芬！稿子已經寄回她了。」

「是的！我知道的！」方先生道：「難道像那樣的稿子，貴局裏是不能收受的嗎？」

「這樣還不會成熟的稿子，我們怎能收受。……」這位編輯主任杜先生還要想說下去，沈經理却怕他還說

什麼不好聽的話來，便問道：

「方先生！這一位楊挹芬女士，想是令親吧？」

「不！這是內人。」方先生道：

「那我們真抱歉得很了，却不知就是方先生的夫人。」沈經理的確有些不安。

「內人年輕，却是性好文學，常在那裏寫小說。據說有好幾篇短篇小說，在刊物上登出來了，因此愈加鼓勵了她寫小說的興趣。新近寫了一篇長篇小說，倒也煞費苦心，據她自己說：如何如何的好，但我是一個門外漢，每天忙於商業上事。不瞞沈先生說：我是與書無緣的，倘然世界上的人，都是像我，你們出版家也就爲難了。但是內人却不如此，每日坐擁書城，倘有新出版的書，不論好壞，她總要購置一部。這回她所寫的長篇小說，滿擬貴局收錄印行，却不想退還了她，使她滿心不快。我今天來，要與二公商量，可否請貴局再寫一封信於內人，仍舊教她把稿子寄回貴局，重行審定一遍。」

方先生這樣說了，杜先生却怫然大不以爲然。

「已退還的稿子；怎能重行寫信去教她寄回呢？」

「且慢！我還有下文要上陳。」方先生說：「倘然貴書局以爲內人的作品幼稚，不值得出什麼稿費的話，那末這一筆稿費，由兄弟擔任好了。或者請貴書局把稿費批得略優一點，反正是兄弟出的，請你們規定多少稿費，兄弟悉數遵命就是了。」

「方先生！」沈經理比較是一個和氣的人，他道：

「你的意思很好！但是老實告訴你，我們對於稿費，倒並不注意。我們現在出版家所顧慮的，第一是紙張，第二是排印工，第三方及到稿費。計算起來，稿費還不及紙張排印工的費用十分之一咧。你想花了這樣大的本錢，而出版後銷場不好，我們豈不要虧本。所以我們現在倒不肯粗製濫造，像從前的一抓在籃裏就是菜，不管什麼作品，都拿來印行了。至於稿費一層，倘然是足以引起讀者興趣的稿子，我們倒願意出的，好在現在市面上所通行的稿費，也並不怎樣高。著作家願意他們的出品發表，像你尊夫人一樣的人很多，他們也很遷就，並不索什麼高價。方先生！我的意思，這一回就算了，倘然你夫人有第二部長篇小說，我們決計審定的時候，極力想法子。因爲第一部評論它不成熟，第二部當然要成熟一點，一切經驗都比較豐富呀。」

方先生想：我就是不要她寫第二部小說，而他偏要她寫第二部小說。聽他的意思，連紙張和排印工一切都要我擔任，他方肯印這部書咧。也罷！爲了我的愛妻面上，爲了我的性好文學的愛妻面上，博得她一點歡心，一切紙張和排印工，都是我來擔任就是了。我現在商業上收人很豐，假使花五六萬塊錢，購買一隻金剛鑽戒指，贈與吾妻，也是應當的事。可是她倒並不喜歡金剛鑽戒指，而喜歡那些將來預備給鹽店裏包鹽的出版物。那末她既花了心血，我就如了她的願吧。

方先生便把這層意思，給沈經理說了。一切紙張費

排印費，以及他夫人的稿費，都由方先生擔任，只要他們開出賬來，他照付就是了。不過名義上，還是要你們出版，而且由你們發行。最要緊的是瞞着他夫人，不能使他夫人知道她的這部小說，是她丈夫自己出資印行的，倘然被她知道了，那是愈增她心中的不快了。雖然是如此，但是這位編輯主任杜先生，還不以爲然。

「不過稿子倘然惡劣，即使自己出資刊印，也有關於出版家的名譽。人家說那樣的稿子，也貿然出版，豈不是審定稿子的人，是沒有眼睛嗎？」杜先生傲然地這樣說。

方先生本來就不滿於那位杜先生，覺得這個東西，面目可憎，語言無味，非常討厭。現在那位沈經理漸漸有點願意了，而他却橫梗在裏面，不肯答應。并且又把他夫人的稿子，說得那樣的不堪，更加使方先生生氣。他想：剛纔說她的稿子不成熟，情有可原，現在竟說她的稿子惡劣了，這教人受得了嗎？况且她辛辛苦苦的寫了一篇稿子，竟蒙了一個惡劣的名稱，那也很可憐了。在她丈夫面前，稱他的夫人作品惡劣，這是一個全不懂得禮貌與世情的人。方先生恨起來，忍不住要擱他一個嘴巴子，耐足了氣，冷笑了一聲。

「哼！我知道近來有些作家，要自己的稿子可以發行，先須與審定人接洽一下，也許送一點禮，恐怕我們內人不懂得那種手續，不會盡一點禮，所以杜先生說它是惡劣的作品吧？」

「這是什麼話？」杜先生跳起來道：「你這是侮辱人了。」

「我不侮辱人。你在人家丈夫面前，說他的妻子是惡劣作品，還不侮辱人？請你指出吾妻的作品中，那幾處是惡劣的地方，你且說出來。再則你杜先生不惡劣的作品，是那幾種，賜給我們，請教請教！」這時方先生也氣吼吼地站了起來，再進一步，簡直是要打架了。

實在方先生的話也很厲害，教他指出他夫人原稿上劣點所在，稿子已還了人家，他連那稿子中的情節已忘記了，那裏再指得出來。至於杜先生的作品，發表出來的實在很少，他只能鑒別人家的作品，而自己却沒有什麼作品發表，他實在是一個眼高手低的人。方先生在氣憤中，並不是有意說這話，可是這話正打中了杜先生的弱點。幸虧沈經理，不是那樣執而不化的人，他看那個情形不對，便出而轉圜了。

「好！杜先生！現在沒有你的事了，待我與方先生商量吧。」

沈經理把杜先生勸走了，然後與方先生開談判。談判的結果，所有紙張費，排印費，都歸方先生擔任，由書局裏開出賬單來，他答應先付一半，印好後再付一半。稿費依目前最高的價格，也由方先生擔任，但必須瞞過夫人，只說是書局裏送的。裝訂一切，都要美觀，不惜工本，其費也由方先生擔任。一切都使沈經理滿意了，但是沈經理還提出一個要求：

「這一回，我們為尊夫人經理印這一部書。」他說：「和印刷所接洽，以至於校對，編排，搬運，發行，都有一種手續。倘然別的書呢？由我們書局裏自行出版，一班同事中，也沒有什麼話說。現在這部書，名義上雖然歸我們書局裏發行，實際是你方先生自行出版。所以請方先生隨便付一點手續費，也叫同事們歡心一點，自然他們和方先生格外效力了。再有，杜先生是一個書獃子，但他所負的責任也很重。倘然一部書出版以後，讀者同聲稱許，他也是自鳴得意的。萬一那書出版以後，絕無好評，不但我們要怪怨他，而他自己也覺得不安。所以經他鑒定出版，而銷數很高的書，我們也提一點成頭給他，以示鼓勵。因此我勸方先生，對於杜先生也稍為點綴一下，你以為如何。」

「要錢是好商量的！」方先生道：「他不該那種神氣活現，說出一無禮貌的話。況且在內人沒有送稿子到書局來的時候，你們要她的稿子，還說了許多恭維歡迎的話咧，這是什麼意思？」

「是的！是的！要請方先生原諒！」沈經理陪笑地說。

於是方先生再付了一千塊錢的手續費，請沈經理為之支配。

到了明天，方夫人果然接到書局裏信，大意是：「前將大稿匆促付還，殊多冒昧，今請重賜一讀，實所至盼」云云。

國產胚胎素製劑

蒙生胚

用先天補物。

補後天虧損。

含有維他命乙一、磷、鐵、鈣、腦下垂體、賀爾蒙、肝膏等精密配製。故不僅有益於男女老幼之營養。且為唯一有效之合理大補劑。所謂用先天補物。補後天虧損。却病延齡。四時宜服。

主治：腰酸腿軟、神經衰弱、久不生育、血管硬化、返老駐顏、補助發育、益達腦力、亢進食慾。

新亞藥廠監製 藥房均售



良心的故事

張葉舟

——這是根據法國保羅布爾惹的原作「同謀」，從英國 Holder And Stoughton 書店出版的「法國名小說選」，加以轉譯改寫。（作者）

影，那裏去招回他的幽魂？

陶氏生前，我雖慕名已久，却並不與他相識；不過陶氏死後，我曾在杭州參觀他的遺作展覽會，使我在記憶中，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

「啊，去吧！向那隔絕娑婆世界的幽谷去吧！向那羣巖險峻泉水清冽仙草馨香的幽谷去吧！……」這是青年藝術家陶元慶夭折以後，一位愛好陶氏作品者的嘆息。

那一次我是偶然地從上海到杭州，又是偶然地去參觀了陶氏的遺作展覽；更是偶然地被我遭遇到了一件太難堪的事情；咳！咳！我將怎樣重述這個尷尬的故事呢？高超的藝術品永遠值得我們敬仰回味，但同時連想到這件可厭的事，我的「良心」就會感到極度的「不安」了！

——塵一般的往事，僅堪付諸嘆息；然而做成現在的嘆息，却是塵一般的往事……。（節引陶元慶氏遺詩）

「大地沈沈，蒼天冥冥，啊，元慶，那裏去招你的幽魂？平靜的湖水如鏡，翠黛的峯巒如屏，古道的夕陽如錦，長林的荒煙森森，儘朝朝暮暮，為你挑起畫興；西湖錢塘的流水，南北高峯的白雲，樹巔的啼鳥，草根的秋蟲，你們可知道他的蹤影？蘇堤的衰柳常此為你啜泣，葛嶺的風雨常此為你悲鳴！歸來呀，元慶！」這是陳嘯空先生的悼詩，在我們的藝術家長眠了已十四年的今日，此情如昨，但陶氏已永遠不得歸來，去得無蹤無

影，那裏去招回他的幽魂？

那時候正是春天，西子湖畔一個可人的季節。

這一天的日間，我細細地參觀了陶氏遺作展覽會，「賣輕氣球者」是一幅水彩畫，從畫中的一線一色，可以想見賣輕氣球者的神情和輕氣球一樣的輕飄。「燒剩的應天塔」，是一幅故鄉景物畫，滿紙顯露潑刺的筆調。

「落紅」是一幅小小的靜物，酒瓶中插着一朵凋殘的大紅花，取材簡潔而樸實。「北平廣安門」所給我們的感覺，是嚴森又冷酷！「墓地」用稚弱的線和色，來表現牠的哀涼，含有

我現在很願意告訴你們這個故事，假使你們是站在我的立場，你們究竟是怎樣的處置呢？這裏決意將故事主角的名字暫時更改一下，反正你們是並不認識這些人……。

「落紅」是一幅小小的靜物，酒瓶中插着一朵凋殘的大紅花，取材簡潔而樸實。「北平廣安門」所給我們的感覺，是嚴森又冷酷！「墓地」用稚弱的線和色，來表現牠的哀涼，含有

但陶氏已永遠不得歸來，去得無蹤無

我現在很願意告訴你們這個故事，假使你們是站在我的立場，你們究竟是怎樣的處置呢？這裏決意將故事主角的名字暫時更改一下，反正你們是並不認識這些人……。

「落紅」是一幅小小的靜物，酒瓶中插着一朵凋殘的大紅花，取材簡潔而樸實。「北平廣安門」所給我們的感覺，是嚴森又冷酷！「墓地」用稚弱的線和色，來表現牠的哀涼，含有

無限的慘淡，與難話的感傷。「父親負米歸來的時候」，滿畫都是寒色冷錢，但並不過分陰寒。「湖濱」，結構雖單純生硬，春色已將突破畫面出來了。「處處聞啼鳥」，為陶氏絕筆，那天真的個個的御着旗袍的姑娘，牽着金絲毛犬在清晨的郊野散步，野樹的綠色，實在可以浸人心脾，那些無拘的筆觸，似乎描出了好鳥的鳴叫。

書面畫也有幾幅極佳：「大紅袍」的製作，據說為着參考對照強烈的色彩，一天晚上故意去看舊式的京戲，睡後重行起床，在一個破信封的背面作稿，直到天明，自認為第一幅；照這樣經濟的筆墨，生動的色彩，外形，誰也不能否認他。「徬徨」的意義，表現得「恰到好處」。「往星中」呈顯一個夢一般美的世界。「監獄」的幻像描得非常新穎。「墳」的情調頗含死的氣息。「若有其事」是一幕恍惚的憧憬。「鼻涕阿二」另有一個傾向，富於平面的情趣……

你們看，我真是一個細心的「參

觀者」？到了黃昏時候，我回到湖濱旅館，坐在洋台上，去記錄我對於陶氏遺作參觀所得的印象。

突然，從樓下有一對「情侶」，喧笑着慢步上樓來了，那女子的聲音十分熟悉，已使我吃驚了一下，而聽到了她那毫無顧忌的談話，我不得不連忙停止記寫，離開了洋台，掩進自己的房間中，並且將門關上了。不久，她倆也到了洋台上，是女的先開口說：

「唉，好人！我做夢也想不到，會和你在這旅館裏，過着這麼溫柔的時刻啊！並且，還有十八個鐘點，因為我決定改乘明天正午的快車……」

「我也從來不敢這樣夢想過，我更想不到你能够釋放你自己，使你享受自由？……但是，我們也該小心一些，回到房間裏去呢！比較穩當……這洋台上太不穩當了，我們或者可以撞見人……」

「撞見誰呢？在這裏眺望着湖濱，同看着夕陽，是多麼的好啊！……」

「方才踏進旅館的時候，依我的意思，是應該仔細瞧看一下旅客的名單……」

「沒良心的東西！」她嬌嗔地說：「你後悔沒有將我這五分鐘搶去嗎？……」

「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是真心想愛我，就決不會加此細心考慮，就決不會有如此謹慎的態度……」

「好人！我為的是你呀！正是爲了你，我才想用全力去減少一些莫須有的麻煩哪！」

「呸！不論撞見了誰，我都不怕！讓他們來吧！我已經和你快樂過了，以後的事，我可以不管，完全不管，你聽見嗎？……」

他們走進我隔壁的房間去了，所徵倖的是沒有看見我；但我却早已認明白這個婦人，是我的一個最親密的朋友的妻，我可以重複說，這朋友是我最近親密的！請你們想想，我爲着這個人不能自禁，而高呼幸福自由的幾女人所受的驚訝和不安難堪，應該是這

劉怎樣的程度呢？

二一

這故事的主角，如果你們以為是

可以，我那最親密的朋友改名為陸士凱，叫他的妻子為馬麗英；那個在湖濱旅館裏談密約的同謀者，我在事前沒有見到過，所以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不過，這裏還應該補敘的，當我離開上海那天早晨，還收到士凱從南京寄我一封信，他告訴我，說他的愛妻，有一個堂姊妹邀她去作短期旅行，她就乘此機會，預備去浙西一帶遊半月，他因為這個堂姊妹能夠給他愛妻尋得快樂，所以他是非凡感激，順便將這件事情在信上告訴我，他末後還說，不論有什麼快樂與愁煩，都不能夠瞞過我的……。

不錯，也只有我知道得士凱最詳細，他本來出身於貧困家庭，但現在開始在南京經營律師事務，收入逐漸增多；至於麗英的堂姊妹呢，家中有二千多畝田產，這也是我所知道的事。

。在士凱結婚那一天，我並在來賓隊裏和她一度握手，這雖是五年以前的事，但短短的五年，但是在五年後的今日……

我的愁煩又落到這兩個不謹慎的。情人身上，他們此刻在房間裏幹些什麼事呢？啊，可怕的，不堪幻想的，雖然他們自以為是在幽期至樂的醉人溫柔中，危險哪！這幽期實在有種種可能喪失她或他的身分……。

儘管也有浪漫派的詩人，來承認他們所作的事含有詩意？但是我呢，只好坐在窗前的小圓檯邊，展開了我那小手冊，在記載着陶氏遺作參觀印象的那頁上，為了一苦悶的象徵——那幅畫，我憶起畫中有一個裸女，用溫柔的舌，舐那染了鮮血的三刺戟；鬱悒的線條藏着無底的悲哀，使我的毛管不自覺直豎起來，這樣恐怖的情景，使我不知應該如何下筆敘寫我的觀後印象……。我不能再繼續回想這幅美的畫面，因為牠的幻影，在我的頭腦中，始終和那些扼住我的，並且也許是我生平最苦楚的印象，互相結合了！這是

很奇怪的，但是竟是這樣的一回事！

即使士凱不是我親密的朋友，現在我目擊到了這個青年家庭如此迅速的崩潰，我所感到的惆悵也必勝於諷誚吧？其實，某種諷誚不也就是惆悵嗎？所以，僅僅是回到五年前的「婚禮」，與五年後這次偶然發見的「幽期」，兩者的矛盾，也足夠使我滿肚子裝塞了苦味啦！

如今，士凱竟是我所知心的朋友，他的苦樂歡愁都似乎瞞不過了我，他的和麗英結婚，完全是違背了他父母的願望，使他心上常留深刻的隱痛；但他為了鍾愛麗英的緣故，這隱痛常是瞞過了她，雖然做朋友的我是完全知道。他現在只知竭力工作，也是為了她的關係，希望能夠優待她，能夠使她滿意。他目前的家况，隨着律師事業的日享盛名，已漸漸的轉好起來，他還有一個期待：因為他沒有從她得個孩子，我知道他很急切的盼望能有一個……。

請你們將這些情節彙集在一起，你們就該知道，我對於這次突然的發

現，將使我感到怎樣驚駭的地步？這樣一個被崇拜着的婦人，居然胆敢密叛她的丈夫，這種無恥的勾當，倒底已幹了多久時光呢？那個不要臉的青年傢伙，我從來沒有碰到過，究竟她是在什麼地方邂逅他呢？還有，麗英的堂姊妹，在這件事上有沒有別的作用呢？她是否和麗英通同一氣？還是麗英想的奸計，借她的名來逃避士凱的監視，來杭州幹此勾當呢？或者，這兩個情人是初次相遇吧？儘管他們在言語中是以你我相稱，這些事情也並不是不可能的！

「天知道！」我憤慨極了！「我的朋友枉費為父的熱情，所朝夕希望獲得的孩子，不將就在頃刻，在這旅館裏，在這隔壁的房間裏結胎嗎？這一對非法配偶所生的孩子，將來應該怎樣對待他呢？……」

許多許多的問題，在我的腦海中同時彙集了，將我白天參觀陶氏遺作歸來的印象，完全趕走了，眼前所剩留的一個大問題，也是這許多問題的總結，應該是：

——對於這一次太難堪的偶遇，我應當怎樣辦？

四

西方流行過一句俗諺：「即使是用一朵花，也不應打一個女人！」這句話中所包含的俠義意味，我早已深切領悟到了；所以，我對於這件事情的最初決定：「我應當守秘密。」

守秘密？為這無恥的婦人守秘密？我恍惚在想像中瞧見了我的好友士凱，正像他結婚後每次常見的模樣：他在狹小的辦事處裏，低着頭審閱當事人的文件，一面用極誠懇的話來歡迎我說：「我沒有時間來和你握手，我的事情實在太多了，請你原諒！不過，事情漸漸增多以後，我們的收入也漸漸增多了！一個人能得了一個使自己出力的人，任何煩雜都不會放在心上！」於是，他向我漸漸抬起那副含有滿足微笑而為疲勞所削凹的面龐……

唉！唉！當他這樣拚命工作，為着他愛妻獲得享樂而不顧一切的工作時，他的愛妻却在接受另一個男子的歡愛！這無恥的婦人，從她勤苦的丈夫那裏取得了錢，極力耗費在自己的裝飾上，却去取悅另外一個男子！

現在，我既然是明白了此中秘密，聽清了那婦人毫無顧忌的話，還可以放任這樣一個「賤貨」，繼續行使手腕欺詐一個忠誠的丈夫嗎？守秘密？為她守秘密？這不是使自己犯了一同謀一的嫌疑？

我的頭腦又清楚起來，關係士凱的種種微細的回憶，像潮汐似的湧上來了：我記得他在十歲時，穿着和我一般的海甯縣立商科職業學校的制服，隨後，又看見我倆同出同遊的情景，又看見他在十五歲時，和我一同考進了杭州省立高中，那個夏季暑假中，我們到過富春江上遨遊，真是快樂！接着，我們都到了南京，雖然他學法科，我習文科，但每天仍有相見的機會；這麼深切的朋友之情，兄弟之情，在我的心裏油然而勃發，和那預備緘默而犯的一同謀罪一相衝突，不能，我怎能對知己的朋友犯此一同謀一

的罪呢？在將來，當士凱向我說起他那愛妻的無恥行爲時，難道我敢老實回答說：「這個，我早已知道！」嗎？

這是說，我決不能代她守此秘密了，但我又開始責問自己：「告發一個女人，這是可以的嗎？」

照理，我正應該寄一封回信給我那朋友，順便提及方才所偶遇的一件事，不過，我有沒有勇氣一口氣報告一個詳盡嗎？……

這一夜，隔房的一對「情侶」大概安睡得很甜蜜吧？可是，受罪的却是我，曾經使我整夜探索這個「良心問題」，尤其是，當我不能入睡的時候，幻想起隔房那個婦人，這件背叛丈夫的事情尚在繼續進行，她也許正偎依在她情人的懷中，這種幻想，在我的精神上，竟增加一層極度的痛苦，是一種超過肉體受罪不可言說的無名恐怖呀！

五

次日早晨，我已有了決定：「不

去告發這一個年輕的婦人！」我想，只要我不洩漏消息，士凱一定是絲毫也不會知道，況且像這類欺詐的事，在他並不是一個「第一」或「最末一個

「被自己的愛妻所愚弄，就讓他自己安靜地活下去吧！我更有充分的理由：因為只有我知道他是深愛着他的嬌妻，假使我把這不幸的消息報告了他，豈但是使他感到十分丟臉，並且使他痛感到萬分失望，這不是等於將自殺的武器，送到了他的手中嗎？咳！我愛惜他，正像自己的兄弟，我要保守這個秘密，這是我的責任！天吓，還是讓他永遠不知道這件事吧！

我又替自己設想：這不過是偶然的遭遇，我當然可以立刻將此事遺忘掉乾乾淨淨！麗英既然沒有瞧見我，她當然是不知道我就住在她們的隔房了，當然她也以為這件事並未洩漏秘密，將來就是見了我還以為我是不知道此事哩！那末，她不是已說過今天正午乘快車返上海嗎？本來我也是預備乘這班車子的，現在決意展遲我動身的時刻，不妨在晚車走吧，免得和

她在車站相遇；雖然我也明知她不會如此愚蠢，再荒唐地伴同了情人到車站去候車的！

不過，經驗却使我顧慮到：在情愛中的男女，往往會幹出種種冒險的事情，她既然已熱烈的愛着那個秘密占有她肉體的人，便會有一種不可言說的勇敢，賣弄她肉體的美感，去挽着他的手臂，優閒地漫步到車站，在旅人們中間去賣弄風騷，如同他便是她的丈夫一樣；這顧慮決不是我的多慮，在你們的經驗中搜尋，很可以證明我的推想的不錯。所以，我還是不去車站的好，免得再發見一次「太難堪」的「偶遇」。

退一步想，就是她獨個到車站乘車，要是碰到了我，也將使她增多一重疑慮，知道了我也在杭州，難免平添她許多猜疑，索性不去車站，也可減少這一番的麻煩了！

我過了這個失眠的夜，很早的就出了旅館，却打定主意晚車再走，那時候，麗英一定早已離開杭州了！於是，我信步在城中兜了一個圈

子，大約是上午十一點左右，我又到了陶氏遺作展覽會，想再去仔細欣賞一下他的藝術。

六

請你們替我想想，我應該如何的驚駭呢？原來，在那一間寂靜無聲的畫室中，我又聽到了昨日黃昏時候，在洋台上驚擾過我那個年輕的婦人的語聲的波動了！我着急非凡，我總覺得撞見她真是害怕！儘管她這一次是獨個人的話。但這時候我決不能再退出門去，所以我只好退後一步着想：

「但願她此刻是獨自一個人吧？」

不幸得很，另外一個人的語聲也傳來了，正是昨天那個青年傢伙！在這尷尬的剎那間，我只好站在那有名的「賣輕氣球者」的畫幅前。然而，偉大的藝術品不再對我具有吸引力，我只覺得那一對「情侶」逐漸向我這邊走來了，他們的語聲已是清澈可辨，彼此如今都是用「你」稱呼，可以想象到他們的關係已是怎樣深刻啦！突然，他們是停止了說話，感覺銳利

的她，似乎已經發見了有我，於是，一種近乎耳語的聲音，使我隱約聽到；不錯，這種情形也是情人們所慣習的手法，當他們並肩散步而遇到了熟悉的人時，不妨推說一下是偶然邂逅，就可以將對方朦朧過去了！現在，他倆已迅速的變換了談話的聲調，我猜想麗英早已向情人偷偷下過了警告：「我丈夫的一個好朋友在此！」但她聰敏地並不表現倉惶或逃避，反是繼續前進，而且脚步聲故意加重，意思是我要發覺了她，就可乘機招呼我，和我訴說一些欺騙的申辯了。

我始終是站立着不動，目光是注視在那幅巨大的水彩畫上，兩個胳膊交叉着，完全是在一個被吸引着的凝視態度裏，但我却在暗問自己：「我應該回過身去和她招呼嗎？」立刻我覺得不轉過身去，可以代她避免又替自己避免，這不是一切難題都解決了嗎？不過，我也想到這樣站立着不動，實在是太不自然了，並且明明已看見了她，偏要裝作不會看見的樣子，有心不願意去和她會面，這又可成爲

一個無容申辯的悔慢了！尤其是這種不願會面的情景，無異是認定了她是陪着一個不法的秘密伴侶，豈不使她更深深感覺到難堪嗎？假使我此刻向她招呼，便可給她一個機會來向我解釋，「若無其事」的來捏造一些可以使我也可以裝作相信的理由，我雖然愚蠢，也決不願來上她的當！……我這樣的想了又想，依然沒有把我的頭部回後移轉，那兩個人却在我的背後停住了脚步，不用說，那可憐的婦人也在擔心，「莫非一切的秘密他都已明白了嗎？」

聰明的婦人，她不肯先來和我交談，却由婦女們爲保全自己的幸福而發的勇氣所鼓動，竟開始大胆地高聲向那青年說起話來，真使我忍不住要轉身去看個究竟了！她說：「——你說得很不錯，先生！這幅畫確是陶先生的傑作，聽說從構圖起一直到完成，其中所費的時間有一月之多，他把這畫的一切設施，會斟酌變換了不知多少次，纔畫成現在的一幅，他對於作畫的認真，負責，可以說目前一

般粗製濫造的作家；……我很感激你將牠指給我看，並且非常快樂，偶然使我撞見了你……我希望到南京再和你相見……現在我應當快一點回去，免得趕不上十二點的快車。……」

除非我是一個聾子，當然我是聽清楚了這幾句話，但我始終沒有回過身去，似乎麗英是遲疑了一會，好像她也沒有瞧見我似的，隨後便悄悄地走出去了！其實，只有我明白，她的那一段「小演講」，完全是瞧見了我故意發出的！

七

我偷着在她出去以後，那個少年也跟了出去；但我却仍是站立在「賣輕氣球者」的畫幅前，固守着自己不能理解的被催眠的凝視態度。半晌以後，我方才醒覺過來，開始大大的追悔起來，像這樣有意裝作沒有瞧見她的神情，不是和用極其乾脆的詰告訴她，說我相信她已是有了不規的行為，還用多說什麼呢？他倆回到湖濱旅館以後，必然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細

熊旅客的名單，我的名字也一定可以被她發見了，於是她可以肯定地測定，一切的秘密全被我所發現，在陶氏遺作展覽會中，我既不肯轉過身去，必然因為我並不以他們的那次「邂逅」為奇異，否則那感覺必至使我在舉動中有所表現呀！

這事造成的結果：在麗英的眼光中，我不能再假裝不知道她秘密的人了，她明白我已知道她有一個姘夫，並且明白我已認識了他！今後我們相見的時候，應該用何等樣的態度呢？如果我不說穿她的話，我就真正是犯了最恐怖的一同謀「嫌疑」了，我既然已獲得了她全部犯罪的證據，為什麼又用緘默去庇護她呢？我真的如此做了，她便有權利來承認我是和他們「意氣相投」，甚至她可以邀請我加入這幕「喜劇」，咳！咳！

但我當時要是很自然的轉過身去，假使我毫不在意地招呼她說：「夫人，你也在這裏嗎？」說不定她還可將同伴介紹給我，再向我說明在杭州怎樣偶然的撞見了這位先生？於是，

她可以向丈夫這樣報告，我也可以如此報告，我和她的話自然是一不謀「可以「相合」了！

如今呢？如今呢？大家都不能這樣做了！在她，非在士凱面前緘默不可，免得和我所說的話相抵觸，她斷定我一定有什麼話要向士凱說的。在我呢，這根本的錯誤，使我回歸上海以後，不能答復我那好朋友（這個受了愛妻蒙蔽的丈夫）的信，從幼年時代到現在，我居然有兩星期之久不探問士凱的消息，也不將我的消息告訴他，這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回到南京以後，又是有兩星期之久，我還是沒有勇氣去拜訪士凱。我十分明白，像這種近乎「避免」的舉動，比較我在杭州陶氏遺作展覽會中的態度，更其不合理智了，說不定要使我的朋友士凱大大的驚異，或者會要求我有所說明？但我自己却有了決心：「無論如何不向他告發他的妻子！」幾次我也想鼓舞勇前往，和我那好友見面，但我一想到碰見他妻子時的一陣難堪，便使我的脚步不敢移動了。

有一天，有一位太太來到我家裏，使我見後吃了一驚，正是士凱的夫人麗英！她開始就向我說：「——我上了當啦！……」接着她不用別的說明，瘋狂似的說：「我們的秘密，那次偶然落在你的掌握中了，但你沒有

在士凱面前出賣我，很使我感激！今天我特地前來，請你對一個不幸的婦人，再施一番憐憫吧！我知道你的心地很好，所以老實告訴你，我上了當啦，……如今我已有了孕了！……」

咳！咳！這不幸的婦人，現在向我要求的，已不是一消極的同謀，而變成「積極的同謀」了！她不但自知已有一月的身孕，還嗚咽着告訴我說：「我從杭州回來，就推說身體不舒適，和我的丈夫分居了，我對於這次有了孕，恐懼得幾乎自殺，但又被保存的本能所克制了；我也會威脅那個情人，要他伴同我潛逃，但結果使我明白了他是無情的人，他已經什麼也不願担負責任了！唉，我知道你是我丈夫的心腹朋友，是丈夫的一個兄弟似的，所以跑來懇求你的憐憫……」

「啊！她現在居然要求我，伴她到醫院中去，要阻止這洩漏消息的大肚子……這不是一種近乎有罪的援助嗎？我現在明白自己站立中的地位，只有一層極其脆薄的薄片，將「我」和「罪惡」隔離着啊！」

「我不能……」我終於說了，並且勸她好好地活着，不要侵害自己的生命，也不要謀害她肚子中所懷的孩子！我還替她設法了一個最後的辦法：「將一切忠實地告訴士凱，你們或者可以離婚，你可以帶同你的孩子，去正式嫁給那個年青人；因為用謀殺手段去墮胎，不但是對於懷中的孩子，甚至對於你那勤勞的丈夫，都是在良心上不安的！」

她雖然很失望，但她畢竟是安靜地走了，並且向我保證：「決不自殺！也決不墮胎！」

第二天，我的疑慮完全消釋了，十點鐘我到了士凱家中，他十分歡樂地接待我，興奮地說：「我以爲你不認識我們了！這舉動是什麼意思呢？連麗英也想不出來，她早已從浙西回

來了，這次旅行雖然累乏了她的身體，增多了不少見聞，在我認爲是非凡滿意的！但是想想吧，你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了嗎？或者新近認識了一個情人吧？否則決不會把老朋友完全忘記了，這也很好，你應該結束飄流的生活了，要知幸福原是在結婚中呀！只有結了婚的人，才感到有真正的幸福，你總可以相信我的話吧？……」

這，立刻給我證明了他全不疑心他的愛妻，也就是全不疑心那齣用他的家庭做舞台的喜劇！

我也不願意再用謊言來述說我多時不寄信不拜訪的原因了，那天我在他家中吃晚飯，我偷眼望着那可憐的婦人，那一副安逸的面容，似乎完全忘記了她心中蘊藏着的一切恐懼和激變了；我馬上明白，這婦人昨晚已用什麼巧妙的手段，把她那丈夫又玩在手掌之上，將一切悲慘的問題迎刃解決的了！

八

一個月以後：我又在士凱家中吃

着晚餐，我的朋友很快活地說：「我現在真快樂極了，我的夢想也快要實現了，我有做父親的希望了，這孩子誕生下來，當然要喚你做寄父……」

我想說什麼，突然瞥見了麗英在向我偷送媚笑，我將欲說的話縮了回去，但我良心受責備，這餐飯也就草草結束，不安地推說着頭暈，告辭走了！

* * *

又是七個月以後：士凱滿面含笑，執着我的手說：「這是一個男胎，大概麗英身體虛弱的關係，不到八個月，就墮地了……」

那個自號的「父親」更矜誇地告訴我孩子的重量：「這真可貴呀！這孩子倒有十一斤重呢！這是不足月的，不過七個半月！是呀，我的朋友……假使他能十月滿胎生下來，不是更其肥胖嗎？……」

當他向我說着的時候，差不多要使我羞愧得暈倒了！唉，朋友，不，兄弟！從此你要在美麗的幻想中活下去，老下去！但我却在你身上做了

最殘忍的事，犯了同謀的罪！能够使這個「殘酷的事實」，變成「美麗的幻想」，唉，都是我的「功勞」啊！我明白了，麗英那天晚上回去，她是

怎樣的獻媚丈夫，博取了他片刻的歡愛，就將旅館中「非法的結晶品」，硬算在他的頭上了！我當時依然沒有說破，這是對的呢？或是錯的呢？

我在牧師舉行「受洗典禮」的時候，對於這個嬰孩的「血統由來」十分清楚的我，始終沒有開口說一句話，這是錯的呢？還是對的呢？

然而，值得微倖的，這個「寄子」並沒有給我過大的麻煩，因為在他誕生後六個月，他的母親使用了一個巧妙計謀，使我與士凱發生了極大的「惡感」！我呢，也不想去避免這一個「惡感」了，因為每達到士凱家中去的時候，我的良心就會不安起來。

九

青年藝術家陶元慶氏逝世將近十四週年了，正如一個愛好他作品者的嘆息：「啊，去吧！向那隔絕婆婆世

界的幽谷去吧！向那羣巖險峻泉水清冽仙草馨香的幽谷去吧！……」或者是這位「天才夭折者」業已到達了所謂「幽谷」中去，況且已是去得「招魂無着」，所以這世界中經過一陣熱烈的「追悼」以後，十四年來人們對於陶氏的印象早已淡忘了！最近，有人寫過一些關係日本芥川龍之介及生

田春月兩氏悼惜文字，居然還有人不忘懷陶氏，將他與兩氏並論起來，我看了十分興奮，不錯，偉大的藝術家雖已長眠，只要遺留的藝術作品尚在人世，儘朝朝暮暮，也將為牠們挑起我們的思念之情！雖說塵一般的往事，僅堪付諸嘆息；然而做成現在的嘆息，原是塵一般的往事！

季節是循環的，西子湖畔又有了「一個可人的時期；彌想我們的藝術家，同時觸發了那「太難堪的回憶」，寫成了「良心的故事」，雖然和陶氏好像是風馬牛不相關涉，但被譽為「自然的父親」的陶氏，要是他「在天有靈」，必定也是愛聽我敘述這一段關係「良心」的故事的。



女孩兒們

秦佩珩

天津工商學院教授秦佩珩先生，曾以「吳梅村詩與鹿樵紀聞」，賜刊「二月號」，
歎為名著，先生今更出其「椰子集」之餘緒，成斯新作，紅葉題詩，自古傳為佳話，有
此新詩，益增遐想！

編者

我最後一次去Y校，是在一九四〇年的秋天，正是它由熱鬧到沉寂的時期。國際泛雲的繩子，拴住了它的命運，使它像蒼海裏飄蕩的一葉扁舟，從這岸望不到那岸；但，誰會想它結束得竟這樣迅速，正像一條被牽去屠場的牛，臨死前並未及發出一聲淒切的嘶鳴！

回憶似能增加一種煩惱，但同時又能給予一種甜蜜。我愛那古香古色的羅馬式的古城，但我更愛那位於古城西郊的最高學府Y校。那遠樹青山的校園，年年月月響着流泉；那象徵着真理的湖水，碧空裏時常飛起白鴿；至於深秋的紅葉，初夏的蒲葦，湖塔的倒影，以及杜鵑的哀啼，又無時無地不使你沉醉，不令你心往神馳：我緬懷紅滿了楓葉的秋日Y校，又想起了一件舊事。

是九月的天氣，Y校牆外的河流，萎縮得像一條眼縫似的，喘息地流着，流到直使你望不到的遠方去。當我正踏過一所公墓的圍牆，走上一條柏油路時，一個繫着黃色破包頭，黑面孔的乞兒，從橋上跑了過來，順便

遞給我一件東西：「先生，你買這本書不？」

我當時十分驚訝，為什麼忽然要賣書給我，在這樣一個地方？

「這本書是那裏來的呢？」我問。

「一位拉洋車的送給我的。」他回答說。

當我接過書來仔細看時，方知是一本「教育學」。我便有意無意地問他要多少錢，因為我不是研究教育學的，所以當時並沒有決心要買他這本書，接着他却說：「那麼就請隨便給我幾毛錢好了！」

這話却使我十分為難。接着他還說：「我不識字，即使留在手裏也沒有多大用處。」這話更使我無法謝絕他的要永，於是便掏出一塊錢給他，他接過錢來說了聲謝謝，便轉過頭去走了。

我打開書，在第一頁上便見有一「琛」字的簽名。待我又往後翻閱時，忽然發現裏面，夾着幾頁殘廢的日記，像是從新日記本上撕下來的，那書法極秀麗。「恐怕是一位女郎的手筆！」我自語的說。

於是我的注意力又重新轉到了那幾頁日記上去。

X X X X X
「下午禮姊從城內回來，又要約我去逛清華園。假設是往時，我將如何的快樂？但可惜現在我已沒有這種心情了。建築在愛字身上的友誼，已經被「富貴」兩字征服了——唉，人情的炎涼！記得那年初入學的時候，我和禮姊同班上課，她待我極好，不必說當她生病時，我也像愛我自己一樣加意地服侍她，有一次她害了霍亂，在送往醫院的路上，還吐了我一身，我清楚地記得她還用着極清楚的口吻對我這樣說：「琛妹，實在對不起，誰找我們是最要好的朋友呢？」

「往事祇堪哀，還有什麼可說的呢？現在又要伴我去逛什麼花園，那還不是假心假意？去年同她去逛西山，借道祭掃一下，回後還寫了一首題為「伯牙的琴」的小詩贈我，是寫在紅葉上的，可惜那首小詩又當我這次獨自去郊外伯母墓上祭掃時遺失了。」

「早晨起身，無意中聽到禮向美麗說我的壞話。短處是人人有的，有什麼稀奇？何況還不一定是真的呢！我真恢心，唉，在這茫茫的宇宙中，我真不易找到一個知心的人了！我真傻，一向我總把禮看作親姊妹似的，而她却一意敗壞我的名譽。禮，你也真傻！美麗和秀娟是忠心於你的人麼？天知道，當她們在人面前拿着你當取笑的材料時，我却像鎖一頭牛一樣鎖住了自己的口！」
我因為急於要讀那紅葉上的詩句，遂又急忙往上翻去。

X X X X X
「今天開學了，我選了一門「兒童教育」，恰巧和禮同班。禮是江蘇人，性情是那樣沉靜而文雅。學問還好，並且屢次和我表示好感，我也願意終生和她作個精神上的好友。」

「八月節來了，西山的楓葉，紅了我們的心。今天禮約我去逛西山。山凹中別墅間的樹木是那樣的石階旁叢生的小花皆輕俏的纖弱的向我們含笑。禮忽然向我說：「琛妹！可惜我的環境不好，不然，我們可以一生同住在那裏，可以飽看楓葉了。」在下山的路上，我們碰到兩位女郎伴着一位老嫗，她們是要一同下山的。我還對禮說：「禮！假設你的母親還健在的話，我們不和她們一樣快樂麼？」禮苦笑了！」

「昨晚九點鐘便躺下了。一直睡不着，從這件想到那件，現在又是九月九了。古人說「每逢佳節倍思親」像我這樣一位長久在外漂泊的女子，不正像深山的紅葉，……想到這裏，不覺一時眼淚流了下來。門忽然開了，禮從外面走進來，看到我這樣子，似乎也有幾分感動的樣子，低聲問道：「怎麼啦，琛？」我告訴她沒有什麼，祇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就是了。」

「今天又去逛清華園，禮在紅葉上寫了一首詩送給我。」

X X X X X
當我看到最末一節時，已經到了我的住處了！我便

對朋友蘭香說，問她是不是認得琛和禮，因為她也是在Y校裏讀過書的。她却說：

「雖不認得琛和禮，但美麗她却是素來知道的。」

「那麼，秀娟也認得琛麼？」

「不但認得琛，還是你表妹琴的朋友呢？」

爲了好奇心的驅使，我又想起了琴！

借了琴的姨母作壽的機會，在琴的家裏無意中談到了秀娟，她却很冷淡的說：「你提他做什麼？那狐狸精！」

我說，我並不是打聽秀娟，而是因爲她和禮認識。

「禮是誰？」

於是我便向她提及拾到教育學的事，並說因爲沒有見到紅葉上的詩，始終引爲遺憾，誰想話還沒有說完，她已經跳起來了：「天地間會有這樣湊巧的事！」

於是她便從一本書中翻出一片紅葉遞給了我，一面還說：「這是我去年去西山掃墓時，在我母親墓前拾到的呢！」

我點一下頭，然後讀着那上面的詩句：

西山的水送走一片紫騮色的雲，

溪澗裏奏起伯牙的琴。

黃葉村頭老嫗伴着女郎走過了，

剩下的是寂寞而悵望的足音。

去年同來參拜這可愛的靈魂；

（欣喜我們數次相逢在天涯寒食！）

琛，我愛你有如愛我自己，

（你也將永久愛我有如你的海誓！）

X X X X X

春夢紅了楓林的無形的羽翼，

愛海織成一片悵鬱易變的漣漪，

忘記那抹在生命上的憔悴罷，

應早斂起那悲哀的故事。

詩後有一段小字：「民國廿九年爲掃墓遇琛妹於西山，得紅葉詩賦，題曰：『伯牙的琴』以贈，禮誌」於是我不能要問：「琴，你怎樣會拾得這片紅葉？」

「是一年的春天和妹妹去郊外散步拾得的，我的姨娘看了這首詩還說，這位題詩的女郎，怕就是那年九月九日在西山下遇見的那兩位穿淺藍色大衣的女郎呢？」

X X X X X

又是數年以後的秋天了。生活的鞭子把我趕到北方一個著名的商埠去教書，爲了給青年會徵友，我在T城的大華飯店裏進晚餐，在我隔座有兩位着淺藍色大衣的女郎，臨散會時，從她們的談話聲中我覺察出一種神秘：

「琛！我們該回家去了。」

「禮！這早回去，幹麼。」

「反正不能再唱那首詩了！」

「你敢保證就永遠不能再找到麼？」

說完一齊下樓去了，惟餘了高樓門前電炬的光亮。

我微笑了。



三 行 淚

楊赫文

夕陽無限

好，只是近黃

昏。

出來？我在你家後面的廣場上兜了好幾個圈子，真有點兒心焦！」他急急地問道。

「還不是她，逼着我替她把那雙

繡花鞋子趕緊做出來，就攔了一個半天，後天她就要回娘家去吃喜酒了。」

「也好，讓她離家幾天，你也可以自由些！」

以自由些！」

她沒有注意他的話，因為她還沒有說完她所要說的。

「我那有耐心繡花，我知道你今

天下午一定要等我出來，恨不得早早地離開那個牢籠，你瞧，我因為太作急了，幾次將針刺破了手指！」

她伸出那隻嫩白的左手，在他面前閃動了一下，隨即又縮了回去。

他感動地，流露着沉鬱的臉色，一時找不出適當的話來安慰她，祇有

默默地，向她投着憫憐的眼光。

「我真是忍受不了，一天到晚，沒有半刻兒的閒，可是她還不能滿意，還得故意找出些麻煩的事給我做！」

「晚娘的心腸真狠，我媽死後未久，我爹也就去世了，不然，恐怕我也是要在晚娘的拳頭下過苦日子呢！」

他感慨地說。

「唉，想起了爹，我總以為我爹若還活着，晚娘待我決不至於這般毒……」話還沒有說完，眼淚已經充滿了眼眶，嗚噎不能成聲。

「世界上沒有比失去爹娘的孩子再苦了！」他長嘆一聲，他和她是同病相憐的。

也許是太悲痛了吧，他們所要講的許多話，反而說不出口來；同時，在這樣的情境中，他們暫時不覺得孤單，從愛傷中嘗到了一點溫暖，兩顆心都在跳躍着，更似乎不知說什麼是

鳥兒拍着翅膀，沒精打彩地歸到巢裏，花兒也羞答答地垂下了頭；小河中的流水，受到微風的鼓動，發出了嗚咽的聲音，好似在低奏着一支使人傷感的「夜曲」。

春天的晚上，人們是格外地疲乏

他倆却踏着愉快的步伐，手牽着手，溜出了村子，來到這一個闐靜的角落裏。

在土地廟左旁的大樹下，有一塊光滑的大石礮，這是他們止步的地方，毫不躊躇地一同坐了下來，兩人更依偎着，樣子是十分親熱。

「麗妹，你今天怎麼到這時候才

好。

他想伸出手去，拖過她的手來緊握着，打算用最熱情最誠摯的口吻安慰她一番。

突然，在他們的背後，起了一陣喧噪的聲音，兩人都吃了一驚，慌忙轉過頭去，原來是一羣頑童，在追逐着一條小狗，用石子向它拋擊。

她見了，心中頓起了一陣子的恐懼和難受，立刻站起身來：

「我們走吧！」

「沒有關係，再坐一會也不妨！」

可是她却搖了搖頭，說：

「不是的，方才出來，我是借了到舅舅家去借石臼的機會脫身的，現在時候不早了，我該走了，兩天後，她回了娘家，我們再多談談吧！」

「也好！」他點了點頭，眼看着她向他揮了一下手，便踏上了土地廟旁的小道，匆匆地往前而去，直到她的影子漸漸地在暮色中消失了，他還似塑像一般呆立在石磴旁。

一一

那是一個清晨，他挑了一担木柴，匆匆地趕向城裏去。

在小河岸上，他忽見她姍姍而來，手裏提了一個吊桶。

他幾天沒有見到她了，似乎是很高興，便大聲地招呼她：

「麗妹！」

她吃了一驚，當目光掃到他的身上時，那佈滿驚惶的臉上，又浮起一層笑容。

「原來是你，大清早就要上城裏跑啊！」

「是啊！你又是好幾天沒有出來了！」

「唉！還不是她，又在想逼死我！」

她的沉痛的語氣，彷彿一塊石頭壓到他的心上，連忙放下了担子，跳到她的跟前，神色慌張地問道：

「快告訴我，究竟是什麼事啊！」

吊桶上的繩子，臉上泛起兩片桃色的雲。

「她逼着我，要我去嫁給城裏保安隊長張大強做小老婆！」

「她……她……」他吶吶地，嘴唇抖戰着，說不出話來。

「他把我當作眼中釘，一心一意要把我早早推出門，但是要替我找一個好人家，她是沒有那種氣量的。她總想將我賣掉，這一次，聽了張老八的話，貪圖張大強的聘金，就把我往火坑裏丟！」

「你……你用什麼方法對付她呢？」

「她用花言巧語，打算說動我的心，可是我只是哭，儘管是哭！」

「那麼她……」

「她嗎？她竟惡狠狠地說：『你別裝腔，教人家看見了，又要說我做晚娘的委曲了你，所以我也不來強迫你，總而言之，日後你別要懊惱！』」

在極度的緊張中，他略為感到了她情不自禁地垂下了頭，玩弄着輕鬆，吐出了胸中的一點悶氣。

「在她的手裏過日子，我遲早要被她逼死的！」她說得很淒慘。

他楞楞地，不作一聲，凝視着她的臉，他們是從小在一塊長大的，到了成年之後，雖有一度的隔膜，可是不久又接近了起來，而愛情之苗，也隨着他們的年齡滋長了。但是這幾年以來，他眼看着她，受到繼母的摧殘，使她喪失了一顆愉快的心，她的少女的天真漸漸地消退，她的美麗的臉龐也變得清瘦，她真有點兒憔悴了。

可是愈是這樣，他愈是愛惜她，依戀不捨她，他總覺得自己應該負一點責任，爲她謀一條生路。

「你非脫離這個家庭不可！」他很果斷地勸告她。

「我是一個孤苦伶仃的女孩子，脫離了家庭之後，我那裏可以去安身呢？其實我早就想這樣做了，但！」

他俯下了頭，心裏像刀割地一般難受，他覺得他自己太缺乏力量了，他也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目前在外祖母家過活，自己尙且是寄人籬下，有什麼方法能幫助她。

他時常斫了柴，挑到城裏去賣，居然也有了小小的一筆積蓄，可是這一點錢，若是要拿來幫助她，未免是太不夠了。

沉默了半晌，他將過去與未來的情形仔細思索了一番，終於堅決地說：

「我一定要幫助你，不怕一切的困難和阻礙！」

「你有辦法嗎？」在淚盈盈的眼眶中，流露出了又驚異又喜悅的神情，很親切的問他。

「我一定有辦法，不過你得忍耐，在沒有成功的時候，還需要掙扎。」

他見她是十分信任他的話，於是更以鄭重的聲調道：「爲了你的未來，爲了我們的將來，我非澈底地幫助你一次不可！」

三一

夜深沉——

大地又復歸靜寂了，在沒有月色的晚上，村子裏，家家戶戶都閉上了

門，蓬蓬然入夢了，祇有在遠處，連續地送來了幾聲犬吠。

竹籬外忽地閃動了一個人影，蹣跚足地，爬進了籬笆，隱身在牆腳下。

在右邊屋子西首的小窗中，還有着黯淡的燈光。

輕叩着窗子，篤，篤，篤，篤；正在屋內紡紗的她，不覺吃了一驚，失聲喊道：

「啊！」

「別怕！麗妹，是我！」

當這個熟悉的聲音傳入了她的耳鼓，她才減少了恐懼，慌忙端了油盞燈，前去開門！

「是你，金哥，你在這時候來做什麼？」

他却一腳踏進屋內，抑低了聲音問道：

「他們都睡了嗎？」

她點了點頭，不作聲！

「我今兒在左近兜了一天，總不見你出來，我又有要緊的話跟你說，所以只有在這時候冒險而來了！」

「有什麼事啊？」

「我的計劃成功了，但我們要暫時分離了！」

「你，你到那兒去？」聲音既輕，又是急促。

「我要到上海去做工，黃五爹答應帶我去，現在上海做工也能賺大錢，我且去苦上一年，就可以回來！」

「那麼你什麼時候走啊？」

「就在明天早晨，」他回答了她，接着又滔滔不絕地講下去，「一年之後，我一定能積了一筆錢，我就回鄉一次，那時我可以大胆地托人向你的繼母說：我要娶你……」

「可是，她……」她靦靦地不敢向他瞧，但是心裏却很高興，很嫵媚地祇說出了半句。

「她不答應是不是？我們可以一同走，到上海去，看她有什麼手段？」

她興奮起來了，彷彿他已經拯救了她，共同度着愉快的生活。突然，她又依戀不捨地問他：

「你明天一早就動身嗎？」

「是的，我恨不得早早地飛了去，趕緊努力一番，再飛回來。我祇希望你好好地過日子，我相信，她雖然這樣地磨折你，可是你聰明，有勇氣，一定能對付她……一年後，我準定回來。」

她不作聲，拉着他的雙手，兩行熱淚，奪眶而出……

四

一年的大好的時光，又悄悄地逝去了！

春天，依然披了那套艷美的外衣，嫵嫵地降臨了人間。

她也在惆悵中度過了一年，在這個時期內，她簡直沒有一天，不受到種種無理的辱罵，脅迫，她真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她的心上充滿了創痕。

雖然度日如年，她終於也捱到了她所希望的一天。

她期待着，期待着他的歸來，她幾乎廢食忘寢，日夜巴望着，在她那顆忐忑的心內，藏着無限的喜悅，因為他回家後，她的光明的日子就不遠

了；此外，也藏着一點憂慮，她深恐他不再回來——他已忘了她……

春天的光陰，好似晨熹一般，雖然可愛，但很快地就消散了，一眨眼間，又到了落花時節，翩舞的蝴蝶，也不知去向了。

他始終沒有回來。

她相信他是為那個繁華的都市所迷惑了，他不願歸來，在他的心上，恐怕連她的影子也不存在了，他一定是另有所求了。

她深信他不會歸來，她失望了，憂鬱與憤恨佔據了她整個的心。

洒盡了眼淚，粉碎了心，他仍然不會回來，她恨他，她咀咒他，他不該辜負她，欺騙她，忘懷她……

在這時，她的繼母又在設法播弄她了。

那個剛從上海回來的胡七嫂，時常到她家來，和她的繼母咕嚕不休，老是交頭接耳，小聲小氣地說話，一句也不讓她聽見。

她開始懷疑起來，那個胡七嫂，離家已有五六個年頭了，大家都知道

她在上海操着不正當的行業。這一個必有鬼計。

被公認爲下賤的人，繼母在拉攏她，不知道做什麼勾當。

她深深地感覺到不安。

終於有一天，繼母又假惺惺地來和她商量了。

「麗珠，自從你爹死後，丟下我們娘兒三個，我們的生活，真是一天不如一天，前途茫茫，我真無法維持下去了，現在我想趁早打算，帶了你的弟弟回到娘家去，你呢？我原欲替你找一個婆家，可是前幾次所談過的，都不中你的意，真叫我作難！」

她知道又是不幸的事來臨了。

「現在呢？作媒的人倒也沒有了，真是要命！我們一走，你一個人當然無法過活，我怎忍心看着你無路可走呢！我昨天一夜沒有闔眼，總沒有好辦法，幸虧今天遇到了胡七嫂，跟她商量了一番，她答應我帶你到上海去做工，麗珠啊！我想你還是去吧，到了上海，什麼事情都容易解決了！」

她不作聲，沉默着，她知道其中

迫她去賣笑，出賣靈魂與肉體。

「我看你祇有這一條路可走！」繼母的話聲中，似乎充滿了譏諷。

她躊躇着，她不愿答應她，但她若是不照繼母的話去做，她一定會擯棄她不顧，孤單的她，將如何生活呢，有誰來照拂她呢？

她又想起他來，她恨他，他爲什麼不回來，有了他，她是不會再陷落在繼母的手中了，他真害了她。

最後，在逼不得已之下，她答應繼母跟着胡七嫂到上海去。

「好吧，我是一個無路可走的人，隨他們怎樣擺佈我吧，我的命運，由她們去支配吧，到了上海，還不知如何活下去呢？」她斷絕了一切的念頭。她認爲自己是完了。

在萬念俱灰中，她忽然又覓到了一綫的希望，她到上海後，也許能遇到他，知道他的究竟……

到了上海，在小客棧裏住下後，她才知道了她的繼母，串通了胡七嫂，將她騙了出來，以七百元的代價，將她的身子押給了一個嚮導社的老板，

她不願意，她掙扎，哭着，鬧着，她不承認自己是一件商品，她要恢復自由。可是身處異地，如入鳥籠，她是呼天不應，呼地不靈了。經過兩次毒打後，她毫無拒絕和反抗力量，她屈服了，順從那嚮導社的老闆，在萬分的痛苦下，充當着變相的妓女。

五

江南的風景雖好，可是又到了落花時節。

都市裏，到了這個時節，是格外地活躍了，尤其在夜裏，那是更歡樂的良宵。

已經有半個年頭了，她在這灰色環境中，度着人間最悽慘的生活，所受的痛苦，較之在繼母的虐待下，還要增加百十倍。

每天，要和那一羣行尸走肉的人們周旋，受盡他們的玩弄，戲耍，到了晚上，幾乎沒有片刻的休息，整天與那許許多多的輕薄浮滑的人們接觸

，一直到深夜，才能讓她得到一點自由。

那一天，已經到十一點半鐘了，可是嚮導社裏却來了一個電話，居然有生意上門，老板無法拒絕，就將這一個差使派到她的頭上。

到了西區的一個大旅社中，踏進三樓的房間，被那兩個醉漢纏繞不休，尤其是那個又黑又矮的胖子，是那付下流腔，對她做出種種的醜態來，真使她要哭了。

鐘敲二句，她才得脫身，旅館的大門早已關上，祇得從邊門走出去，這一帶是住宅區，街上冷清清地，除了幾盞光亮微弱的路燈外，連行人的影子也瞧不見一個。

她急急地想喚一輛黃包車，趕快回去，可是在這深夜的時候，在這個冷落的地方，那兒有車子呢！

她祇得放大了胆，跨開大步，直向那條大路上跑去，那裏或許還有幾個行人。

當她預備轉彎的時候，忽然在電綫桿後，跳出了一個漢子來，

她知道遇到了歹人，嚇得浑身抖戰，她想叫喊，可是喉嚨彷彿被阻塞了似地。

「別作聲，把你的皮包放下來！」

「不……不……」她哭嚷着，想轉身往後跑。

一柄手槍直對着她的胸口，惡狠狠地向她道：

「還不識相點，你……」

她全身都發軟了，幾乎倒將下去。

突然，那人像瘋狂一般，直逼到她的面前，驚叫了起來：

「啊，是你，麗妹！」

這是一個多麼熟悉的聲音啊，她的驚懼立刻消失了一大半，不禁抬起

來，呆呆地只是向他瞧。

果然是他，是她心愛的金哥，可是他變了，身上穿了一套破舊的藍布

工裝，那秀俊的臉，非但是憔悴不堪，而且祇剩了一隻左眼，右眼僅是一

條縫兒了。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也完全消失了。

雖然在模糊的燈光下，她仍能清晰地將他細察了一番。

「怎麼，你……」她不知不覺地上前去擁抱着他。

「我想你一定要怪我吧，麗妹……」他咳嗽了一聲，「你大概想不到我會到這一步吧……」他簡直說不下去了，好容易，才振起了精神，訴說

和她別後的情況。

「自從前年夏天，我離開了你，我以為在一年之後，我們是會重逢的，我以做工的所得，作為拯救你脫身繼母勢力之下的費用。我抱着一番期望來到上海後，果然在一家化學工廠裏找到了工作，半年以來，到也稱心，可是老天爺永遠不會幫助苦心人，有一天，因為疏忽了一些，製藥時因火力過猛，器皿爆炸，硫酸質的液體

直射入我的右眼中，雖然在急救之下，終因非醫生的手術可治，而成了殘廢，這隻右眼，連眼珠也被割去了，如今祇剩了一條縫兒。」

「我真對不着你……」她哭了起來。

「後來，因為獨眼做工頗不方便

，當工廠裁人時，我也給辭退了……

失業後，半年之中，我是十分的潦倒

，做小買賣，掃垃圾，但終不能解決

我的生活，更無法完成我的目的了，

我又羞於討飯，受了幾個劣友的慫恿

，我便走上了這條路……」

「是我害了你，累你成了一個殘

廢的人，又使你墮落，我真該死……

」她悔恨，不該怨恨他，怪他忘掉了

她。

「不，這是我的疏忽，我非但害

了自己，又誤了你，麗妹，你又怎會

到上海來的，而且是——」

「唉，不用說了，不用說了，我

是完了，……我……」她倒在他的懷

裏痛哭着。

突然，從轉角處，響起了一陣豪

豪的聲音，來了兩個巡夜的警士。

他倆都吃了一驚，忙分開了，站

立上路旁。

警士首先注意到她，好似認識她

是一個度着夜生活的女人。

「有照會沒有？」

她取出了嚮導社的卡片與執照。

「唔，」警士並不取來看，向她

揮一下手，意思是叫她走。

「麗妹，你——」他見了她的卡

片，恍然大悟，正想走上一部，但被

警士阻攔着了。

「你是什麼人？」

他呀呀地，說不出話來，形狀是

十分地慌張，兩隻手也在顫抖了。

警士不等他回答，便開始在他的

身上搜查了，一柄手槍從紋子裏挖了

出來。

「媽的，還是假手槍！」一個警

士罵了起來。另一個立刻抓着他。

「好，幹的好事，行裏去！」

「我……我……」他想掙扎。

她先是目瞪口呆，一見他被警士

抓住了，竟不顧一切地上前去哀求道

：「警官先生，饒了他吧，他不是

強盜！」

「滾開！」警士將她用力一推，

直撞在電綫木桿上。

「儂想吃官司，是弗是？」

「他……他……」她還是哭嚷着。

「媽的，這是什麼玩意兒，你捨

不得他嗎，也好，一同到行裏去！」

另一個山東警士，操着洋涇浜的上海

話。

像提小雞似地，她也被警士揪着

了。

「不關她的事，放他走！」他掙

脫了警士的手，想去拉她。

「滾開！」拍的一記，打在他的

右頰上。

被押在兩名警士的中間，慢慢地

向警署走去，過了大路，又穿了幾條

小道。這時，他們兩人全然是麻木了

，他們都失去了知覺，不驚慌，不駭

怕，也不感到痛苦，從容地等待着惡

命運的來臨。祇是在他倆的蒼白的臉

上，掛着了三行未乾的眼淚。

簡心叔

澄·何

須知世態本炎涼，且莫尤人妄
自傷！事過當然無必要，運亨亦是
有專長。縱教附勢應吹捧，豈恃交
情可懶荒？我早語君今日到，不能
水淡怎如常。



經過兩天的戰鬥，軍士們背了彈匣，終夜淋在瀑布一般的豪雨下面，真疲乏到莫可支持的境地了，但是有三個鐘頭的久長，軍中却一無作爲，手中的鎗械放在腳邊，停留在大路的兩旁，浸在水田的爛泥裏。

一夜過去，給疲勞壓迫得動彈不得，制服滿浸雨水，彼此緊緊靠住，摩擦出一些暖氣，并可借此支持軀體，其中有幾個，身體雖是站立，却已依靠旁人的彈匣睡着了，疲勞饑餓的情形可在他們入睡

一局彈子戲

陸雲伯譯

法國都德 Alphonse Daudet 著

時緊張懊喪的面龐上偵察出來。在深夜裏，在泥塗中，沒有爐火，沒有晚膳，天色黑黝黝的壓在上頭，覺得已經被敵兵包圍住了，景象真是可怕。

人家做些什麼呢？究竟有些什麼事情？

這許多大砲，砲門正對着樹林，好像窺伺着什麼東西，很多砲兵蹲伏着，眼睛看定天際，一切好像預備一次進攻，爲什麼不進攻呢？究竟等候什麼？人家正在等待命令，但是元帥司令部裏還沒有把命令發下來。

司令部離這裏並不多遠，這一座美麗的宮殿，

是路易十三世 Louis XIII

造的，牠的紅色牆磚，受了雨水的洗濯，在許多大廈的行列中間，正顯出牠鮮豔的采色，這真是一座王家宮闈，執掌一面號令全軍的小旗的法蘭西元帥住在這裏，真够相稱的了，在一道廣闊濶溝和用以隔絕道路的石砌斜坡後面，有一片草地，形勢陟參直上，緊接王宮的石階，草地裏滿被茸密的叢卉，細葉嫩綠，還有許多盆景花草陳列點綴着，靠近王宮的那一邊，花園中央，顯出澄鮮的光輝，這是一片廣大的池沼，裏頭有純白羽毛的天鵝游泳者，真

好像一面大圓鏡面平放在那裏，池邊還有一座寺院式的鳥棚，許多飛禽正在棚內綠蔭下面翔舞叻鳴，其中孔雀金雉，有振翼的，有開屏的，雖然這座大廈的主人翁早已避難出走了，但還看不出戰時荒寂的氣象，這三軍司令的元帥真是閒暇，還有心緒顧慮到石階兩旁的花草，還有一點值得令人驚異；就是：這裏離開戰場很近，而一切狀況都含着嚴確的靜謐：一切東西，都按着秩序，屋中點綴都布置得應有盡有，道路兩旁都顯出深沉的靜態。

大雨滂沱，把泥塗濺到路上，又把路旁沖成很深的水塘，但在這裏，這水塘變成絕妙的點綴品，恰好映襯着鮮紅的牆磚，碧綠的草地，橘樹的柔枝

，天鵝的白羽，一切表示燦爛，一切顯耀靜謐，真的，倘使屋頂沒有一面國旗飄蕩着，沒有門口兩個警備兵站立着，誰也不相信這裏是元帥的司令部，馬匹都在馬棚裏休息着，這裏，那裏，人家可以碰到輕便服裝的隨從士卒和傳令兵，在廚房門口徘徊着：還可碰到幾個園丁，穿了紅褲，推了犁耙，在廣場的沙土上活動着。

這裏的飯廳，牠的窗子，正對石階開着，可以讓人家看見裏面種種狀態：正是宴會剛罷的樣子，果盤已經空了一半，酒瓶的塞子都已拔掉，酒杯都是空的，青白相間地雜列在檯氈上面，一切都表示出宴席初畢的形態，預宴的賓客都已走了，在側邊一間裏，人家聽到裏頭有

談笑聲，彈子旋轉聲，歪子碰撞聲，元帥正在那裏玩着彈子，全體軍隊正枯候作戰的命令而還沒有頒發下來，就是這個緣故，元帥玩彈子的當兒，就是天塌下來，也沒人敢阻擋他停止動作。

彈子竟有這樣大的魔力！

這確是這個偉大戰將的一個弱點，他玩彈子，身上穿了制服，胸間懸了許多勳章，兩個眸子，射出光來，他的面龐熱辣辣的，是宴會初罷的神態，看他莊嚴的容顏，好像立在戰場上而督戰了，好幾個參謀環繞他的身旁，狀態很是局促而謙謹，對於元帥打下去的每一下，總是表示驚歎讚美的，元帥打了一下，他們總是匆遽地趕到前面去看打中的表

記；元帥口渴了，他們立刻去預備飲料，因此動作，時常聽到肩章和冠羽的摩擦聲，十字架勳章和掛針的動蕩聲；又可在此看到柔和的笑容，嫵媚的恭態；這一座文木作壁的大廳裏，竟擠滿了金線作邊的新制服的人物，這座大廳正對國圍，和迎接貴賓的大禮堂而敞開着，使人疑到這裏是功比愛業Ody piene〔註一〕的秋季，而把這輩雨淋日炙的戎裝將士在此休息一下了，誰又想到大道旁側豪雨傾盆下面有數萬軍人正鵠候命令而煩悶欲死呢？

元帥的賭友和他對打彈子的，是參謀處一個身材短小的上校，結束整潔，頭髮蜷曲，手上罩着漂亮的手套，他是一個第一流玩球名將，能够把地球

上各個元帥統統打敗，但是他能够和他的嫡親統帥保持着一種謙遜的差度，會使這一局球戲不致打勝，也不使牠容易失敗，這真是人家稱讚的一個前程大有希望的軍官……

當心呀，青年人，我們要好好的保守着，元帥有十五點，你有十點，應該保住這樣形勢直到終局，那末，你的前程，比較和別的伙伴一塊兒站在天際動盪裏傾倒下來瀑布一般的雨水中，使你的制服受着泥水的污濺，還要留心你拚牢勳章的金針因疏忽而失掉，呆呆立着，等待命令的頒發，還要有希望。

這真是饒有興味的一局，許多彈子流走着，摩擦着，各種顏色交錯着，旁觀的人排列得很是整齊

，桌上的氈子給彈子轉得灼熱……，忽然間炮聲一響，火光在天空閃爍著，有一種沉重的巨響，窗上玻璃，被牠震動，全堂的人部給牠嚇住，個個都顯出抖顫的樣子，彼此相對呆看着，都表示憂愁的神態，惟有元帥，一點兒沒有看見什麼，也一點兒沒有聽見什麼，他斜傾着身體，呆呆地望着彈子出神，正在想一種奇妙的方略，能够使這一局轉敗爲勝；這是他的錯誤，有什麼轉敗爲勝的方略呢……

但是又來一陣閃光，既而接連着一道光線，炮聲絡繹響着，飛彈綿連掠過，參謀處人員都向窗口瞭望，這是普魯士軍來攻擊麼？

一個白色的彈子……「現在輪到你打了，上校。」參謀上校這時表示出一種驚奇的震顫，打仗的時候，在彈子面前，能够這樣的閒暇，正和名將兜海納（Hannu）〔註二〕睡着在炮架上一樣了……在這時候，喧譁的聲浪愈覺紛沓，炮的震蕩聲裏，還夾雜着彈藥的碎物聲和火焰在草地上的旋轉聲，一陣紅雲濃密地籠罩四周，漸漸昇到石階的盡頭處了，圍圍的深處已經燒着了，孔雀金雞在棚裏也發生恐怖呼叫起來，幾匹阿拉伯馬嗅着烟火氣都在馬棚裏嘶鳴，這時候司令部裏開始擾動了，消息絡繹而來，探子倉皇奔馳，人家都向元帥請求訓令。但是元帥是一個堅強不易搖動的人物，剛纔我曾經說

過：要他中途停止球戲是不可能的。「現在輪到你發彈了，上校。」但是這時上校有些分心了，究竟年齡還輕！頃刻間神經有些錯亂，忘記了和上司對打的謙恭常態，繼續打了兩排，差不多要獲勝了。這一次元帥發怒了，面容上表現出一種不耐煩的驚奇的神態，恰巧這時有一匹馬翻倒在圍圍地上，四蹄跳動着，一個參謀員滿身污泥，盡力推開守衛兵，跳到階上：「元帥！元帥……！」應該調查一下：這匹馬是不是中彈……，這時元帥怒不可遏，面色頓轉紅色，好像鷄冠。向窗口探出頭來，手裏依舊拿了打彈子的棒：

「有什麼事？有什麼事……？」「竟沒有警衛兵守在這裏麼？」「但是，元帥……」「好……等一下……靜候我的命令好了……！」「這話沒有說完，砰的一響，使勁把窗關上了。應該等候命令！」這輩可憐的兵士，只好這樣辦。大風把雨吹來，鎗彈滿面地飛過來，有好幾隊人馬已被敵人壓破了，雖然還有幾隊依然站着，但是無濟於事，手裏雖有鎗械，不能把牠使用，一些兒不能動作，人家正在等候命令呀……，因爲人的死用不着命令，在叢樹後面，在濠溝裏，在靜謐大廈的面前，中彈而倒在地上的已經有好幾百人了，雖然倒在地上，這無情的子彈還把他們的肢

體撕裂，從他們的創口裏，無聲無息地流着爲法蘭西而犧牲的鮮血……一看上面，彈子廳堂裏也有可怕的熱烈表現：元帥依然在彈戲裏作進攻的姿態，但是這軀幹短小的上校却竭力守禦，獅子一般地勇猛……

「十七點！十八點！十九點！……」

沒有把點數好好兒算完，戰鬥的聲浪愈加逼近了，元帥還要打一局然後罷手，但是炮彈已經落到花園裏，其中一個就在池邊爆炸，鏡面搖蕩着；正在游泳的天鵝驚慌了，血染的羽毛旋轉着，這是最後一下了……

現在極度靜謐，只有雨點飄灑在園地上的淅瀝聲，丘陵斜坡下面紛雜的車輪輾動聲，而在雨水淋

漓的大道旁邊，發出一種聲浪，好像一隊人馬正在匆遽地行走……，全軍完全敗退了，元帥的一局彈子戲却是勝利了。

【註一】功比愛業是法國亞沃省Ois的首邑，這裏的宮殿最是著名，拿破崙一世大婚，就在這裏舉行，歷代和外國簽訂的條約，大半

在這裏簽字——譯者註
【註二】這是十七世紀法國名將，是塞唐 Sedan 人，屢次建立奇勳，後來中彈陣亡的。——譯者註。

包貓花布

• 花洋紡 •
• 泡泡紗 •
• 花麻紗 •



每碼 兩碼 貼有 白貓 商標 為記



白貓牌

花樣鮮艷
永不退色

● 新豐印染廠 ●



隱痛

程育剛

她給一個不理。

二十剛開外的女僕菱

仙耐性地繼續喚着。

「小姐，水冷了，快

洗臉罷。」

宛蘭才回過頭來，對

女僕微微一笑，這一笑正

像剛才笑那黑貓獵雀時一

般。

菱仙急忙抓住這機會

，用兩手做着擦臉的姿勢

，來代替剛才無效的說話

。

宛蘭搖搖頭。

「好小姐，剛起來臉

怎麼能不洗？你不高興，

就讓我來給你洗。」菱仙

的語聲是那麼溫婉——她

對小姐的聲音永久是那麼

溫婉的。

菱仙說着就絞了一把

熱手巾走到宛蘭面前，一

手托住她的頭，另一手就

拿了手巾伸手過來。宛蘭

突然用兩隻手推開了熱騰

騰的手巾，表示不要。菱

仙會意地把嘴用力地吹了

一會，使白色的熱氣稀薄

些，然后再拿過來，這樣才

使宛蘭順服地被擦着臉。

擦完臉，菱仙照例又

要叫宛蘭梳頭，宛蘭又是

抵死不肯。菱仙祇得微微

嘆了口氣，作罷了。

「唉！小姐太可憐了

！」

菱仙的嘆息，又鉤起

了她的回想。她記得剛來

的時候，宛蘭才生出九歲

，她彷彿是來做宛蘭的伴

侶的，年齡既相差不到五

六歲，情感上自然很相洽

。宛蘭在十三歲時，她的

媽不幸死了。宛蘭的內心

極竭悲痛，有時往往因「

觸景生情」而哭上幾天幾

夜。後來宛蘭進中學了，

菱仙仍高興地伺奉她。宛

蘭也肯憑着「小先生」的

資格，教菱仙讀書。到了

中學快要結束時期，宛蘭

有一個男朋友常常來慰問

她，有時帶她出去散心，

這樣才使她的痛苦減少了

許多。然而不知怎的她的

男朋友忽然絕跡不來，因

此她有一天突然變了常態

，一會兒大笑，一會兒大

哭，話也不會講了。以後

，別人的話她全都不理，

祇有見了她的爸爸，她才

叫一聲。除此之外，她祇

會罵人，除了她的爸爸計

侵晨。微曦的陽光無

力地斜依着屋脊，一羣流

浪的小雀兒都爭先恐後地

搶着取暖。啾啾的鳴聲使

飢餓的黑貓見了流涎了。

它想偷偷地爬上屋脊去搶

一隻來充飢，然而不等到

它上屋簷，雀兒已一股腦

兒飛到對面的屋脊上去了

。

這時有一個蓬頭垢面

的青年女子正靠在一個樓

窗口靜靜地看着，她見那

黑貓獵不到雀兒而狂叫時

，她微微地一笑，好像譏

笑黑貓的愚蠢，又好像笑

那雀兒的乖巧……

「宛蘭小姐，臉水冷

了，快洗臉罷。」

長青和菱仙，祇要有人立定了看她，她就會一連串地罵：「豬糞，不是人！」

「瘋子」在菱仙的耳官中，早就有了這個名字，但菱仙並不以為宛蘭是瘋子。她以為小姐終有一天會復原的，菱仙還記得當宛蘭的爸要送宛蘭到瘋人醫院裏去的時候，她會拚命地反對，並且她說過她願終身侍奉小姐，除非等小姐過世，雖然她所侍奉的小姐是一個沒有情感和沒有理智的人！

「喂，瘋子，你敢下來嗎？」街上的小孩，又在逗引宛蘭。

「喂，豬糞，不是人……哈哈」那是另一個聲音。

「豬糞，不是人！」

樓窗上的宛蘭忍不住的回了一聲。

「哈哈哈哈哈！」一陣得意聲，他們似乎正在引誘一隻供人玩弄的畜牲。

「喂，豬糞，十三點！人數更多了。」

「癡子，不是人！」罵聲成了四面楚歌。

宛蘭的眼珠怒得突出來了，然而這正是小孩們所要求的！

「哈哈豬糞氣死了！」

「咄」一口唾液從宛蘭的口中飛到小孩羣中。

「看啊，豬糞撒尿啊！」

「嗨，你們這班小孩子怎麼這樣頑皮？人家好兒的，你們為什麼一定要引她的罵？她又不是你們的冤家。」菱仙帶着哀求聲在解圍。

「不要你管！」其中的一個嚷着。其餘的小孩們立刻一齊喊着：「不要你管！」

「我不許你們立在這兒。快走！要不然，我就要拖了！」

菱仙威嚇的語聲，並不能阻止小孩們的謾罵，却反引起了嘈雜的反抗。

「豬糞，這路又不是你的。要你管！」

菱仙沒有辦法，她想使用一下「嚇一警百」的方法。她想突然奔過去，先抓住一個小孩。但正當她要追奔的時候，上面的口涎又無情地飛來了，不幸的恰落在菱仙的頭上！

「哈哈偷雞不着，蝕了一把米！」一陣子大笑。……「喂，滋味怎麼樣？哈哈」

「快進去罷，要不然，又要吃鳥屎了！」

冷嘲和熱諷把菱仙氣得只有歎氣。她知道唯一對付他們的方法，就是叫小姐不要靠在窗口，使小孩們沒有挑釁的機會。她抹去了頭上的口涎，喪氣地退進了屋子。小孩們認為勝利，已屬於他們，就變本加厲地罵得更起勁了。

「喂，做什麼？」

突然間一種嚴厲而宏亮的聲音，使小孩們都嚇了一跳。他們認識這是瘋子的爸，有幾個識時務的「俊傑」先悄悄地溜走了，剩下的人，看見勢力減弱了，也就跟着溜之大吉，不過一路還罵着「豬糞」。

計長青呆立着，痛恨這班小孩們的沒有家教，

可是也祇有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 × ×

「老爺。」

「唔，小姐吃過早飯

嗎？」

「沒有，我剛在預備

老爺吃過嗎？」

「沒有，你快拿上來

罷。」計長青一壁走上了

樓梯，一壁吩咐着菱仙。

「是。」菱仙答應着

，眼見老爺的眼圈紅着，

她又暗暗地歎了一聲。

計長青因為怕見他的

女兒的失常狀態，所以並

不和宛蘭住在一起，然而

他常常惦念着宛蘭，因此

規定每星期來看她一次。

「爸爸」一個機械式

的呼叫。

「唔，宛蘭關了窗，

不要在窗口看東看西。」

計長青的吩咐動機在不忍

他女兒受小孩們的辱罵。

「唔。」宛蘭依舊沒

有動。

計長青呆看了看，祇

能隨她，他知道要不然，

就會引起他的肝火，可是

也是徒然的。

「宛兒，吃早飯。」

他想到了女兒的可憐，非

但忍住了氣，他的聲音也

抑壓得反而溫和了。

菱仙深怕小姐不答應

，就帶拉帶做手勢地拉着

宛蘭吃早飯。

「拍」的一聲，菱仙

的臉上被打了一下。計長

青看見了，他的被遏制的

肝火好像火星拋在汽油上

，又要升起來了。

「宛蘭，別打人！」

這命令祇使宛蘭呆瞧着她

的爸爸。

「不，小姐不會打人

的。」菱仙像在哄騙小孩

子。她繼續半推半拉地送

宛蘭到了座位上，剛要送

筷子給宛蘭的時候，宛蘭

突然說了一句。

「我不要！」

沉默了一回，計長青

已經升起的怒火又強制着

按下去了。他又拿宛蘭的

可憐來作一次寬容。

「菱仙，餅乾有沒有

？讓她吃些餅乾罷。」

「有的，我去拿。」

一會兒，餅乾拿來了

，另外還沖了一杯牛奶。

「小姐，吃餅乾。」

宛蘭不受，計長青就

立起身來自己拿了餅乾送

到宛蘭嘴邊。宛蘭看着她

的爸，好像有些怕懼，終

於把餅乾吃了進去，等到

牛奶從菱仙的手中送上來

時，宛蘭突然伸手一推，

牛奶立刻潑翻了菱仙一身

，同時在長青的身上也沾

了一大堆。

這一次長青再也忍不

住了。

「啊，你這——」他

狠狠地在宛蘭的頭上打了

一下，菱仙要想攔阻，但

是已經來不及了。

「媽喲！」宛蘭禁不

住哭出來了。

「乖乖不要哭。」

菱仙的一句話反而使

宛蘭哭得更厲害了。她竟

自縱聲大哭；不算，她又

把臺子一推，臺子上的兩

隻碗也就跟着而滾到了地

上，跌碎了。

計長青聽了「媽喲」

的呼聲，心中立刻起了懊

悔。他覺得不應該再去打

一個失去了母親，失去了

快樂，和失去了理智情感

的孩子！他的臉上起了一

陣痙攣，呆瞧着地板上的

碎瓷片，眼眶裏充溢了眼

淚。他覺到自己的殘忍！

「老爺，你去罷，這裏有我。」菱仙拍着宛蘭的肩說着。

正當長青拿起他的大衣時，菱仙的臉頰上又着了兩下。長青略略回一回頭，緊閉着嘴唇，拿了大衣就走，他走出房門時，還回頭向女僕說了一句。

「菱仙，你暫時忍耐一下，我去去就來。」
「是，老爺你還是一次再來罷。」

長青很快的走了下去，意識中引起了一種反常的決心。他決定到店裏去買一包毒藥，帶回來給宛蘭吃，因為他知道宛蘭的痛苦，簡直比死還難受，若是讓她死了，那末菱仙也可以自由，自己也可以省一層痛苦。但是他走到了藥店門口，他又站住了。

。這竟畢是父親殺女兒，在法律上也不應許。他實在落不下這一手。他躊躇了一下，覺得他若是不讓宛蘭早些死掉，那無疑地祇是眼看女兒的受苦。做爸爸的那有忍心眼看着女兒受苦的呢？除非做父親的懷着某種利己的目的，才會把他女兒的幸福和快樂斷送掉！

女兒的痛苦，菱仙的終身和自己內心的不安，終於決定了長青買毒藥的動機。

X X X
歸途中，長青不敢想像那行將造成的一幕景象。實際上也不願去想像，他祇望早一些結束宛蘭的痛苦！

到了門口，長青的心跳得加快了許多，但是他仍舊鼓足了勇氣走上樓梯。

。上樓一級，他的心也就加快幾跳，結果他走樓梯的級數，和心跳的速度成了正比。等到樓梯快要走完，他的心簡直像要跳出了胸腔來，再也不能走一步了。他靠在樓梯的欄杆上，竭力想鎮靜自己，但是心跳是沒法強制的，他祇能暫時停住了脚步。

菱仙覺得有人走了一半樓梯突然不走，有些詫異。開門一看，她立刻驚呼起來。

「唉老爺，你——你怎麼了？面色這樣白！……有什麼不舒服嗎？」

「唔——我，我沒有什麼，小姐怎麼了？」

「她已睡了。」
「好你——你拿這包——這包藥放在她的茶碗中，給她吃，她——她吃了就會——就會——就會——」

減去痛苦。「長青的聲音有些含糊，意識也有些茫然。」

語聲的呆滯和藥的異樣，使菱仙起了極大的懷疑。因為她曾經聽到長青說過這一句：「這東西非死不可！」那時長青因宛蘭的失常感到憎惡和忿怒，才有這個思想。現在他並不是爲了憎惡和忿怒，乃是爲了可憐他女兒的受苦。行爲是同樣的，然而動機却不相同。菱仙那裏能知道呢？

「老爺，你——你怎麼——」

她想說穿長青的祕密，但是她又縮了進去。她知道宛蘭的生存，的確使長青感到精神上極度的不安。她改變了主意，就答應了下來。

「是——老爺。」

「是——老爺。」

「是——老爺。」

「等她吃——吃完了藥，你就打電話給我。」

長青抖着手傳過了藥，菱仙也抖着手去接下了。

「我去了，你別——別忘記打電話。」長青踉踉跄跄地跑下了樓梯。

× × ×
長青一回到自己的寓所，就等待着菱仙的電話。

十點半……十一點……十二點……菱仙的電話還沒有來。他自然心焦，中飯當然吃不下。飯後，他拿了一本書，無聊地翻着，他的動作是遲緩的，然而他的內心是躁急的。翻完後，菱仙的電話依舊沒有來。他又用踱方步的方法，來抑制自己。他數着他的步子，一，二，三。……當他數到第一千九百九十九步的時候，電話突

然響了，在長青的耳朵中聽來，這聲音似乎特別響。

他奔過去拿起了聽筒。「喂，你是菱仙嗎……什麼，姓李？沒有！」

他又失望了。
晚上，他沒有睡，一直在等那他以爲好而別人以爲壞消息的電話。

直到下一天的早晨，他實在支持不了而要打盹的時候，菱仙的電話才打過來。菱仙祇告訴長青說事情已辦妥，祇希望他能等一回再過來。

長青奔出了大門，回念一想，又覺得不妥。菱仙要他等一回，意思大概是指宛蘭剛吃下了那包藥。藥剛吃下去決不會立刻致宛蘭的命。他要看的是已死的宛蘭，不要看正在和死神掙扎中的宛蘭。他

又呆住了。在路上比較容易消磨時間。長青就放慢了脚步，開始閒眺。他的

駐足的時間比較最多的，是百貨商店的櫥窗。他把櫥窗中每一件東西，都收入他的眼簾，然而他還以

爲時間過得太慢，他想把每一件東西多看，讓時間很快地過去，但是心中的焦急不允許他這樣做，因此他祇能多換幾個商店。

看了五六家，在長青的想像中，藥性總已差不多，他就用極慢的步子，走到了宛蘭的家。敲門的時候，他想叫菱仙下來問一聲，但是又恐怕引起鄰居們的注意。他希望開門的是菱仙。但是不巧，替長青開門的是同居徐家的那個女僕張媽，張媽一見他，就從懷中掏出了一

封信給他。信面上寫着計長青老爺，具名的是菱仙，他謝了一聲，立刻將信撕了開來。撕的時候，他暗忖菱仙大概已經離開這裏去找她的自由了罷。

那信上寫着：

老爺：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深知你的痛苦，所以我就照你的話辦妥了。小姐服毒後已安然過世，她身後的衣服我已買好，至於我自己我想也沒有再存在這世界上的意義了。小姐是跟我從小在一起的，現在她既被這世界所唾棄，摧殘，何況我呢？當你看這信時，我希望我也離去這罪惡的世界而跟隨小姐在一起。請你不必救我。因爲現在救我等於殺我！

請你原諒我，還請答

應我一個請求：我希望
能葬在小姐的旁邊！

你的僕人夏菱仙絕筆

計長青看完後情緒立刻紛亂了，他以前的計劃已經完全破壞，宛蘭的死一部分的原因就為着菱仙，現在菱仙一死，並非違了他的本意了呢？更可恨的是菱仙的誤會使他加添了永久的內疚！

這時他想到剛才在路上耽擱的時間，他簡直恨透了，真想把自己打一頓，但是事已如此，他祇能想法救活菱仙，所以長青立刻瘋狂似地奔上了樓梯，跑到房門口他用力扭門，門鎖着，鑰匙不在洞中，這使長青更焦躁了，他一面推門一面找鑰匙，等到鑰匙從門縫地板上拿起來時，時間上不過一兩分鐘，在長青的意識中已覺

得過得太長久了。

他開了鎖，用力把門一推，驀然在地板上起了一個極大的聲音，他不懂什麼原因，進門一看，只見宛蘭很平穩地躺在床

，衣服也安放在台上，菱仙却跌倒在地上，頸項裏深深地現着一條紫痕。他想過去聽聽菱仙的心是否還跳着，但是他已身不由主，兩條腿在搖晃。他已

漸漸覺得眼前一片模糊。痛苦的情緒，昏眩的眼睛和那失常而亂動的心，終於使長青臥倒在地上了。

X
X
X

THE UNION & CO.
TRADE MARK

帶鈴菓汁糖

售有處到
品出新最
司公乾餅菓糖美聯



素心蘭

顧明道

(三)

流水淙

淙，爲日光

所照，耀金浮赤，水汽蒸騰，熱如鍋液，惟石橋之東，則兩岸濃蔭，清波漣漪，恍如別一世界。樹多榆柳桐梓，修柯蔓雲，抵枝拂潭，又有蔦蘿之屬附於樹，朵朵野花，或紅或紫，點綴其間，乃愈令人可念。而萬綠叢中有西式之高樓數楹，聳峙其間者，即博文所居之別墅也。志摩隨夢蘭，行行重行行，已渡石橋而北，止於別墅門前，大樹成陰，石徑平曠，鳴蜩嘒嘒不已。微聞收音機中颯颯之歌聲。斯時也，別墅鐵門之內正有一健僕，向外探望，見貴賓已止，即啓鐵門而言曰：「薛小姐與陳先生來乎，我家小主人待之久矣。」恭謹肅客入。夢蘭手持花洋傘，微頷其首，即與志摩步入。門以內修道蜿蜒，砌成花紋，夾道

都植梧桐，葉殊茂盛，若張翠幄。禽鳥飛鳴上下，境至幽靜，較薛氏之別墅尤廣矣。既登白石之階，則見博文御西服，足白色革履，迎於門內。向

帽與傘均已置之室外，乃謝而坐焉。博文則開正中所懸之電扇，葉子飛舞，涼風大至。

志摩與夢蘭各坐一沙發，博文則

夢蘭鞠躬而言曰：「今日幸得密司薛與陳君寵臨，徐園小草，亦有榮矣！盍請入坐？」夢蘭笑曰：「辱承相邀，致趨高齋，得不以俗客目我儕，幸耳。」博文曰：「如此雅客，不可多得！若僕者誠俗子也。」且笑且肅二人入。足踏軟綠之文蓆，循甬道而行，右折至一客室，綠紗之門，輕細如網。博文推門延二人入室，地板光滑，皆塗蠟。室廣袤可數丈，陳設新穎富麗。壁上懸古畫，有董其昌文徵明倪雲林鄭板橋等山水真跡，并有歐西名畫，琳琅滿目。又有玻璃之櫥，中盛古玩，多珍奇瓊寶，供人玩賞。南北皆有窗，隔以綠紗，盆花含笑，庭草映簾。雖在夏日，暑意盡消。窗側有皮沙發二，博文又肅客坐。時二人之

坐於夢蘭右側之小沙發中。有俊婢二，以綠色玻璃杯至，傾橘子汁於內，移小几置三人前，殷勤奉飲。又以小盤托雪藕冰梨至。博文曰：「梨爲天津來者，藕則方自蘇州荷花蕩送至耳。世妹與陳君如不嫌不潔，盍一嘗之？」二人皆謝而取食。博文曰：「鄉間無可樂，惟飲食皆有新鮮，足以消暑，不似滬上塵囂損人也。」志摩曰：「然，都會之樂何能勝鄉村之清幽恬靜？此余之所以自滬來遊也！徐君與世妹皆有別墅於此，誠樂園也，不勝欣羨。」博文又曰：「鄉居尙有一樂，此樂君等唯已嘗之矣，即盪舟河中是也。此間之小明月河，雖不及西泠橋畔，玄武湖濱，苟於夕陽西下時，駕小艇輕掉蘭槳，容與其間，水雲

深處，至足樂也。世妹亦以余言爲然乎？」夢蘭方嚼雪藕，微頷螭首而答曰：「誠如世兄所云，城市中安得有此？彼海上半淞園之划舟，真弄橈橫池耳！」博文曰：「世妹既喜此，緩日在月明之夜，余當駕輕舟以邀世妹遊於河中，有明月映照，小明月河之名爲不虛矣。」正言間，俊婢又以細瓷之碗盛鮮荔枝湯及波羅蜜汁至。夢蘭笑曰：「嵩品何多？今日我等足飽口福矣。」博文曰：「今日得世妹與陳君惠臨，蓬華增輝矣，區區之物，恐不足以解渴也。」遂與二人縱談國際間情事，若自炫其博者，然在夢蘭與志摩聽之，則耳食之談，無足取者耳。頃之，下人又以碧玻璃杯盛冰結蓮至，紅黃白三色並陳，狀至美觀，各置一小銀匙。博文曰：「鄉間無處可購，此爲余家自製者，蓋舍間有桶可搖，有冰可凍，有一僕善製是物也。余常喜食之。今特設以三色；紅者楊梅，黃者香蕉，白者檸檬，且輔以胡桃，或尙能一嘗乎？」夢蘭曰：「是物大佳，余固嗜此者，當各盡一杯

。」博文曰：「苟世妹嗜之者，可再進一杯也。」三人遂舉匙進冰結蓮，涼透心脾。夢蘭與志摩果各添一杯焉。志摩亦稱讚其味之佳妙，博文乃愈得意。又頃之，則大盤奶油蛋糕來矣。博文又謂二人曰：「此物爲余今晨特遣健僕坐自由車入城向著名之糖果公司購來者，尙稱潔淨，蓋在此夏日，我儕正進冷飲品，固不敢以油煎之董點餉佳客也。」二人同聲道謝。但腹已飽，各進少許。時日已西沉，晚風拂窗，更不覺煖熱。夢蘭乃欲與志摩向博文告辭，謝主人款待之詎焉。博文堅留曰：「我儕興尙未闌，嘉賓何將言旋？世妹與陳君初蒞敝廬，豈有不留坐一飯者？將使太玄文嗤笑主人之慳吝矣。今夕余已命廚下特備杜製西菜，亦欲請客一嘗。祇苦相聚時短，萬無言去之理。」夢蘭聞博文之言誠懇，既來之則安之，則餐後而行，未爲晚也。遂不覺領首以允。志摩雖亟欲引去，然以夢蘭既不去，則亦不得不相借留坐於此矣。

斯時也，室中電炬已明，皆作綠色，因燈泡之色然也。博文恐二人坐久生倦，乃伴二人出客室，至屋後小園中散步。花木葱蘢繁榮，池沼假山，茅亭小橋，靡不饒有幽靜之趣。池中荷花盛開，蓮葉田田，色香俱是可人。繞行一匝，清芬撲襟。志摩默念大好園林，乃爲之主者竟屬一僮夫！私衷不嫌，殊爲園林叫屈也。博文則依依夢蘭之側，一若渴欲親美人之癡澤然，但自志摩視之，則愈覺其可鄙耳。

既入，博文又肅二人至餐室，則餐室中桌上刀叉駢陳，銀光耀目。二僕侍立於側，專候主人伴嘉賓進食矣。博文即請二人入座，又開風扇，涼風飄飄，衣袂軒舉。博文命僕人以一大瓶白蘭地至，開以餉客。顧夢蘭不善飲，亦不敢飲。志摩亦然，略嘗涓滴而已。博文則傾巨觥自飲，以示其酒量之豪。且笑謂志摩曰：「君亦健兒，乃不能飲，似無異於女子矣！」志摩聞其言似嘲己者，微覺不悅。乃答曰：「酒雖能佐人興，然余以其有傷身之可能，故素不多飲也。昔大禹聖

人尙戒旨酒，况吾儕乎！」博文曰：「李太白我國詩壇巨擘也，豈非自稱酒中仙者乎？古今聖賢多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若為丈夫，曷不作鯨飲乎？」博文言至此，頗有傲睨之狀，連連舉杯狂飲。志摩聞言更不憚，且不欲為博文所屈，又侃然而言曰：「李白雖善飲，顧其名亦以詩顯耳，非酒傳之也。丈夫在世，貴能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古人已詔我矣。未有聞多飲酒而能有益於己，有補於國者。徐君休矣！毋以善飲自豪也。」博文聆是語，不覺面為之赤。然一時又無語可以反駁。亟辯曰：「君自以為聖賢乎？抑愛國志士乎？人孰不愛其國者？但飲酒小事也，何必強言及國與天下？安有飲酒者即不愛國耶？」志摩曰：「是固然。徐君則亦何必以李太白標榜！而抹煞昔時聖賢？」

夢蘭初在旁不欲羈言，繼見二人舌劍唇槍，斷斷不已，恐傷和氣。遂莞爾而言曰：「二君此時之語似已出題。飲與不飲，悉在人之嗜好。飲亦未必為聖賢，為豪傑。不飲亦非即不為聖賢豪傑。何固持已見為？吾聞孔子云，惟酒無量不及亂。少飲無妨，劇飲則不宜，全在人之能衡量耳。」博文喜曰：「世妹之言殊平允，余所樂聞者。然則世妹盍不稍飲乎？」志摩雖亦一笑而罷，然疾首蹙額，似餘憤未平也。

夢蘭左手執叉，右手握刀，切炸豬排，其姿態絕美。博文與志摩均竊視之，然二人視線相值時，則各感不快，似如此美人，當恣一己之平視，雅不願他人得飽眼福也。今夕之菜肴雖為杜辦，然烹煮甚精。頃之，僕人又以出骨童子雞進。夢蘭譽之曰：「郇公廚固足令人朵頤為快也！」志摩雖不喜博文，顧亦不能為異言，蓋天下之味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博文啖童子雞，亦自覺其肉嫩，其味鮮，加以青豆筍片番薯之類，與上海西菜館中所製者固無異也。則亦自矜其有名廚，又舉杯洪飲漸有醉態。乃昂首謂志摩曰：「余以為居此小明月河之畔者皆僮夫愚婦耳？惟夢蘭世妹為天上神仙，冰清玉潔，合應居是。」志摩聞博文語，而不知渠亦居於此。君以余言為然乎？」志摩聞博文語，覺博文諛夢蘭甚矣，而不知渠亦居於是者也。遂微言曰：「君言是也。然則君亦僮夫之流矣！」博文艷然曰：「惡！是何言歟？余若為僮夫者，君將為俗子，又僮夫之不如矣。」志摩曰：「僮夫與俗子，二而一者也，安見有異者？」博文曰：「是有異。」志摩曰：「余不解，請君言之。」博文曰：「余居於此者，雖為僮夫，然得傍神仙之居，亦已微沾仙氣矣。豈俗子可比君為外來之客，與仙無緣，是則非俗子而何？豈得與僮夫相提並論哉？」夢蘭聞博文之言愈不倫矣，玉容不覺變色。志摩怒，即報以嗤笑之聲。且曰：「余雖作客於此，而所居者神仙洞府中耳。神仙且以嘉賓待余矣，焉得謂與仙無緣？余以為君則無緣耳。銅臭薰身，自頂至踵無一而非俗，君殆自謂也。」博文聞言，亦勃然狂怒。大聲曰：「止！以余視之，君乃神仙洞府中一野犬耳！」夢蘭聞博文言益無禮，且作山膏之罵人矣。傍徨而起，謂志摩曰：「此子已醉，

世兄不必與之爲辯，我情歸乎？」志摩猶不欲屈蓋野犬之名寧死不願受也。遂亦還督之曰：「守財奴之狗！」二人皆離座而起，聲勢洶洶，幾急煞蘭小姐矣！幸僕人上前扶博文去，且曰：「小主人醉矣！請客恕其狂妄也。」博文果大吐，且大叫狗狗之聲，不絕於耳。卒爲二僕扶去。

志摩與夢蘭不歡而散，退出別墅，在月光下步歸。小明月河水波如織銀，流水浮動，田野間蛙鼓蚓笛，如奏音樂。而晚蟬聲歇，涼風拂拂，樹影斑駁，幽闌少人，與日間相較，又如換一境界。如此美景，更悅人目。然志摩之心充滿一腔怒氣，以爲此行也受辱而已，是可忍，孰不可忍？夢蘭對此逸宴，本不願往，徒以博文一再相請，而志摩亦欲一行，故聽之，萬不料凶終隙末，結此不歡之果，則何如及早謝絕之爲愈耶？且知博文雖醉，實有妒意，故其言若此耳。志摩亦非懦弱之男子，設彼時無僕扶去博文者，彼二人不將鬥毆耶？吁，可畏也！二人各自付度，默然無言，惟

聞革履之聲窸窣。將至別墅之門，志摩方長嘆而謂夢蘭曰：「世妹，余深悔有此一行。徐氏子無賴極矣！初以杯中物向余譏諷，余以世妹同在，恐滋不歡，故亦不與多辯，不意渠竟爲申申之狂言，如瘋犬噬人也。噫！渠豈不嫌於余，乃借此小宴欲侮辱余耶？願余非甘心受人侮者。若非以其醉酒之故，余早飽以老拳矣。世妹心中殆亦不快之至也。」夢蘭頷首曰：「然。博文與余相見之時甚寡，蓋余覺其人似爲僮夫，不可近，初亦未知渠乃如灌將軍之使酒罵座也。故余對世兄良陳歉意耳。望世兄視爲妄人可耳，禽獸可耳，禽獸奚有於我哉？」志摩曰：「世妹之言是也。」

門者聞人語聲，知小姐歸矣，急開門延進。向夢蘭微笑而言曰：「蘭小姐歸乎？老主人已盼之久矣。」夢蘭遂與志摩步至書室，謁見老父。時太玄方坐籐椅中吸淡芭菰，二人入室，鞠躬爲禮，各道晚安。太玄曰：「余於六時自城中歸，聞汝等赴徐氏子之宴未歸，不知渠亦有何事，豈爲志摩

初來，而欲一盡地主之誼耶？然則汝曹當盡歡而歸矣。」夢蘭即答曰：「何歡之有？累得志摩兄受一場閒氣耳。」老人驚訝曰：「夢蘭，汝言云何？」夢蘭即告以博文醉酒，言語唐突之事。且曰：「博文真妄人也！」太玄微喟曰：「妄人也！妄人也！是安可者？人而無禮，胡不盡死？詰朝余當親往質詢，與問罪之師耳。」又謂志摩曰：「子莫氣惱，博文醉酒不成人形，渠或將悔悟耳。」志摩曰：「妄人何足與較？且使世妹爲之不歡，余心亦頗不安也。」遂各坐老人之傍，應對片時。太玄加以撫慰。夢蘭亟欲登樓卸粧，乃先辭去。頃之，志摩亦道晚安而歸其室。

明晨志摩早起，憶昨宵事猶覺不怡，早餐畢，不怡。入園中吸新鮮空氣，遙望小桃源室之窗未關，知夢蘭不在室也。頃之入室，方欲臨池以自遣，忽見僕人來傳命曰：「老主人有請。」志摩即整衣趨往書室，則大詫愕，蓋室中赫然坐於太玄下首者固爲博文也。博文見志摩至，面稍頰，即

起立曰：「陳君早安，余昨宵酒醉忘形，觸犯吾子，幸吾子之恕余也。」太玄亦言博文今日醒後已深悔昨夕之孟浪，故來道歉。余以爲過而能改，不失爲君子。子盍恕之乎？」志摩曰：

「仁丈之言良是。徐君醉後失禮。當時余自以爲初未嘗聞罪於君，而君何咄咄逼人爲？少年氣盛，亦自不能容忍。今晨思之，余亦少唾面待乾之風也。」

一方言間，夢蘭亦翩然至，御桃色之紗旗袍，晨粧清麗，蓋亦爲太玄召至者也。博文又向之濫言曰：「昨夜貪飲杯中物，致得罪嘉賓，自悔孟浪，故今日專趨尊府，負荆請罪耳。」

世妹其能恕余之咎乎？倘蒙矜看，則我之罪愆或可稍贖矣。」此時夢蘭方知博文自悔失禮，故來道歉者，則老父問罪之師可以免矣。乃亦微笑曰：「一人能有過知改，尙不失坦白。君子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志摩兄亦可無介介矣。」太玄亦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與人爲善，善莫大焉！昨日之宴譬諸暴風雨，陰霾既除，白日重照。博文而終能守禮，又何損

乎？」志摩曰：「此小事耳，徐君既悔之，余亦願忘之矣，請勿復言。」於是博文始有歡容，與諸人坐談有頃，敬謹辭去。

午後，志摩與夢蘭坐談小桃源室。

志摩因自得幸伴夢蘭左右，易招人妒，博文醉後之狂言辱人，即明驗也。

渠雖自稱悔改，究不知渠心中如何？果能真有懺悔之意，不失光明磊落乎？抑爲恐逢太玄父女之怒，故不得已而出此乎？若果爲不得已者，則渠必將更銜恨於余，而欲陰謀余矣。是亦不可不防者。假期將盡，不如早返滬之爲愈也。然中心愛慕夢蘭，離夢蘭而他去，斯又雅不欲耳。願欲使夢蘭與己常相聚首者，莫如同讀於一校道，以資深造，而得遂同窗之樂。雖已距畢業之期僅有一載，而即此一載之光陰亦至足珍貴也。夢蘭允之。曰：「余已商諸阿母，阿母以爲金陵上海同是離鄉，而上海尙有表戚方家可

是。今日待余商之阿父，終能如願以償也。志摩聞言，知夢蘭之志已決，且其母已得同意，然則得彼老人之一諾亦猶反掌耳，故中心大樂。

翌日夢蘭告志摩，已得阿父之許可矣，即商報名投考之手續。志摩乃許代爲至滬一行，以夢蘭之照片及文憑往校中報名焉。當志摩動身之前一日，薄暮偶出別墅散步河畔，邂逅博文方與一僕自城中御自由車而歸。見志摩在道側，雖與之脫帽爲禮，而未交一言。車行七八步外，尙回首向志摩注視，覩其雙瞳中如有兇燄射出，因是而知彼徐氏子雖嘗與之道歉，而渠心中固未能釋憾也。

志摩返至滬，即代夢蘭往校中報名，本擬在家小住二三日，即赴錫覆命。然不由意堂上忽患風寒之疾，淹纏床褥，雖醫云無礙，然爲人子者又烏能輕離膝下，不問湯藥之事乎？不得已飛函告知夢蘭，且待考期到臨。越數日，夢蘭復函已至，先謝志摩代爲報名之勞，又問陳母病狀，殷殷之意，溢於行間，可知夢蘭對其感情之

！昨日之宴譬諸暴風雨，陰霾既除，白日重照。博文而終能守禮，又何損

自較優於南京，故亦以余變更宗旨爲

意，溢於行間，可知夢蘭對其感情之

厚矣。遂又作書樓述一切，以代面晤，且問候夢蘭堂上起居。雖在短短一旬之中，而鱗鴻往來，彼此已有七襄雲錦之多，請言弄玉，細語穿珠，固不嫌百回讀也。洎陳母病愈，而夢蘭投考之期至矣。

夢蘭之來滬也，有一女僕伴之同行。志摩在先一日得知行期，即親詣車站迎候。夢蘭之戚表舅母及表姊亦赴站迎迓。當志摩與夢蘭相見於月台之時，見夢蘭淡粧倩雅，玉立亭亭，雖旬日不見，而丰采依然，所愛在自，能勿歡乎？然又有使之突兀疑訝者，則見彼徐氏子亦自復施施來，鼻架太陽黑色眼鏡，與夢蘭志摩點首為禮。且詢夢蘭來滬，是否投考弘道者？蓋博文在鄉已微聞之矣。夢蘭直告之。博文知夢蘭將與志摩同學，不無失望。但詢夢蘭稅駕何所？夢蘭告以將宿西摩路表親處。博文又詳詢地址，且笑曰：「銀行開幕矣，日來余僕僕滬錫道上，今晨乃不約而同。余早知世妹在二等車廂中者，則亦將捨頭等座而奉陪世妹清談也。候世妹考畢，

余當親造令戚之門，擬與世妹小聚耳。」夢蘭辭謝曰：「不敢勞駕。」博文卒笑而告別焉。

志摩目送其去，即伴夢蘭出站。夢蘭又介之與其表親相識，遂雇汽車同赴西摩路。志摩以已與夢蘭之表舅等尙疎遠，故稍坐即去。惟臨行時則約夢蘭至其家一敘。夢蘭許以考試後方道府拜謁陳母，茲則心緒栗碌，未暇酬對耳。志摩聽其言，亦不敢強，以考期在後日，故預約夢蘭於是日當於清晨至，伴往弘道應考耳。夢蘭謝之。

夢蘭既至滬，即以家書投郵，向雙親報平安。伊則深居不出，終日握卷，預備考試之學術，深恐名落孫山，將為志摩等所笑也。及期，志摩果來，伴至往弘道應考，終日而畢。既竣事，志摩乃邀往其家相聚，且云陳母渴欲一觀玉顏，苟不去，望穿秋水矣。夢蘭允以翌日往。

次日夢蘭晨妝竟，即至先施公司購備送與老人之禮物四事，然後偕女僕乘車而往，至則志摩已迎候於門矣。

志摩所居雖為滬上普通之屋而較新者，然遠不及梁溪別墅之曠遠，惟陳設尙雅潔，闔閭中得此亦不易耳。夢蘭拜見陳母於堂上。見陳母面團團而胖，絕無老態，其容與志摩有數分相似，慈祥動人。運其老眼，笑視夢蘭，幾不旁瞬。挽之登樓，進香茗及細點，如款大賓。絮絮溫語，問堂上福躬健吉，鄉間風景清幽，以及夢蘭之學業等等。夢蘭一一柔婉而對，陳母又謝志摩在鄉，諸蒙優渥之盛情，且祝夢蘭之高中榜首焉。是日志摩母子留夢蘭午飯於其家。午後志摩又伴夢蘭出至大光明影戲院觀電影。五時歸來，陳母已備晚點餉夢蘭矣。志摩復欲留之晚餐。夢蘭已出外盡日，恐其表舅父母將盼望，乃挈女僕告辭。志摩又約其明日同遊吳淞觀海。夢蘭亦報可。及歸，其戚告以有徐君博文會來訪問，囑俟夢蘭歸後，即通電話三四五六七，渠當即至。然夢蘭殊無意與博文周旋，雖聞是言，亦不通電也。博文卒未至。

（待續）



蔗糖 葡萄糖

正牌煉乳

替代舶來·優越一切
育嬰效力·無異人乳

上海正德煉乳廠發行

糖腸潤味美製煉汁菓

果 導



主治：
腸部燥熱
便秘夾血
大便燥結
瘡痍便閉
食積久病
或孕婦之
便祕等症
服之特效

行發總房藥大法中海上

劑腸整胃健新最

胃 寧



主治：
急性慢性
胃腸炎，
胃腸部疼
痛，消化不良
，嘔吐，消
化，食滯，
食慾減少，
結食，胃腸
受寒感冒，
酒醉反胃等
症。

行發總房藥大法中海上

胃腸良藥 大眾補品

食母生

適應症：
食慾減退或
缺乏，急慢
性胃腸卡他
，腹痛，瀉
，胃酸過多
，胃擴張，
痙攣，常
習性便秘，
面皸，營養
不良，各種
維他命缺乏
症。

製監廠藥誼信

周易保民學

唐文治

禮記曰：教也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故凡講經者，必按時以立論，非揣摩時尚也。羣經之義，靡所不包，歷千古而常新。講經之士，應審察時事之最要者，於經書中切實發揮之，抉其心而執其權，補其偏而抹其弊。今日民生，困苦極矣！講經者當以拯民命爲宗旨。而保民之義，實始於周易。吾特發明其義，世之讀易者，其亦有視民如傷之感乎？

易義乾陽爲君，坤陰爲民，非特天尊地卑之義也，蓋有統屬之道，秩序於是乎定。繫辭傳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謂如震坎艮，陽卦也。而其卦體，陽爻僅一，陰爻則有二。巽離兌，陰卦也。而其卦體，陰爻僅一，陽爻則有二。）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謂陽爻爲君，陰爻爲民。）說者謂一奇爲陽卦者，是君之權出於一，君爲主也，一耦爲陰卦者，是君之權出於二，反若民爲主也，疏釋極爲分明，愚嘗謂後世人士，多慕高官厚祿，皆有欲求爲君之心，即不得爲君，亦各懷專制之意，是故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世焉得而不亂哉？爰引諸卦，剴切陳之。

屯初爻象傳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按此平等之說也。繫辭傳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貴賤位而後秩序正，然貴者之於賤者，當常存平等之心，而後可以得民，若傲慢自恃，動輒予智自雄，以爲人莫己若，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日至，國不可得而治矣。况本卦當濟屯之時，尤宜以謙恭待下爲主，觀經文不備曰得民，而曰大得民，蓋君與民爲一體，衆志成城矣。謙卦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又曰：君子以稱物平施。平施者，平等也。惟賤者對於貴者，則不宜責以平等，致啓陵上之漸耳！

師大象傳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按此江海之量地。局量褊淺者，不可以治民，易大象傳例，皆以內外卦對勘爲義。容民，地象也。畜衆，水象也。天下之相附相親者，莫如地之與水，水地爲比，地水爲師，故在上者之與民衆，最爲切近。先儒謂田以民分，兵以賦出，故當無事之時，必制田里，教樹畜，使比閭族黨州鄉之民，無不各得其養，民既有養，則所謂伍兩卒旅軍師之衆，以爲他日折衝禦侮之用者，皆畜於此。可見寓兵於農之法，千古不易，教練要在平時也。

蠱大象傳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按振有二義，一爲振濟，一爲振作，二者稱爲表裏。蠱當窳敗之時，風爲山阻，民志迷惑，必見有以振濟之，次有以振作之，而後民可離去蠱疾，善治民者，宜察其消息也，故必有育其德，而後能育民之德。蒙卦傳曰：君子以果行育德。

臨大象傳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按教必曰思，非思無以爲教也。保必曰容，非容無以爲保也。无窮者，兌澤之深。无疆者，坤德之廣。惟教思无窮，而後能容保民无疆，說者謂教思指學校而言，容保民指閭閻而言，似過泥。書無逸篇曰：古之人胥保惠，胥教誨，是容保之中，亦寓教誨之道。是故君子之所以教民者，要在開民之智，序卦傳曰：臨者，大也。若自怙其智，即不得謂大矣。孟子之論伊尹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有志之士，當先知先覺，先天下而任教養之責。

觀大象傳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古，觀民設教。按文王之教，江漢汝濱，皆被其化，故稱先王，周禮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豳國風之詩所自始也。抑又考殷人稱民爲生，書盤庚篇，所謂往者生生，生生自庸是也。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觀民者，察民之心也。五爻觀我主。象曰：觀我生，觀民也，謂觀周之民也。上文觀其生。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謂觀殷之頑民，其志猶蠢然欲動也，皆言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

儒道墨學說自序

胡樸安

按：樸安先生，民黨健者，國學大師，任上海民國日報撰述時，即以國學啓迪青年，厥緒賴以不墜，二十年如一日，今已著作等身矣。承馬蔭良先生以斯序見畀，亟付刊焉。

——編者——

中國學術，只有一籠統的國學名詞，此名詞不適用，無事詳言。其分科爲中國哲學，中國文學等，不能知中國學術之全，而亦不能知中國民族之特性，舊時之所謂國學，無論其精粗若何，皆與民族性有密切之關係。

一、生活之演變，成爲家族之根據。二、言語之演變，成爲文學之根據。三、風俗之演變，成爲社會之根據。因此相互演變，遂成爲儒道墨三家之學說。一、儒家之倫理學說。二、道家之自然學說。三、墨家之功利學說。三家學說，與民族特性，要亦相互因果。其始也，因家族之習慣，適宜於農業之環境，因文字之習慣，應用爲團結之工具，因社會之習慣，使立國之根基愈臻鞏固。儒道墨三家，據各種習慣爲學說之基礎，儒家以倫理學說，爲政治之基礎，道家以自然學說，爲思想之基礎，墨家以功利學說，爲事業之基礎。民族習慣，爲儒道墨學說緣起之因。其繼也，遂養成民族之特性。以儒家之倫理學說，養成人民家族相親相愛之特性。以道家之自然學說，養成人民和平退讓之特性。以墨家之功利學說，養成人民任勞耐苦之特性。因之三家學說，常爲政治與社會之中心，儒家學說，爲政治之表面，集各家之大成，爲政治之運用。道家學說，爲政治之裏面，無爲便於民，自然便於用。墨家學說，爲社會之中堅，刻苦耐勞，互助親愛。中國民族之組織，建立於儒道墨三家學說之上，政治是家族的，儒家倫理學說也。社會是和平的，道家自然學說也。經濟是農業的，墨家功利學說也。所以研究中國政治者，必須明瞭儒家學說。研究中國社會者，必須明瞭道家學說。研究中國經濟者，必須明瞭墨家學說。惟是三家學說，隨時代而變遷，儒家學說，已非孔子之舊；道家學說，已非老子之舊；墨家學說，已非墨子之舊；但是中國之政治與社會，受儒道墨之影響甚巨，自來未有人爲有統序之說明，遂至三家之緣起若何？完成若何？變遷若何？散沙亂麻，不可整理，吾之此書，說明緣起之因，完成之實，變遷之迹，並非

序述學術過去之成績，亦非啓開學術未來之發展，在於說明中國之民族性，與中國之學術，有密切之關係而已。中國民族性，無守法之精神，無邏輯之思想，無農業之進步，無政治之條理，無外交之靈敏，以法家、名家、農家、雜家、縱橫家、之學說，早不爲世所重也。儒道墨三家，雖爲中國學術之中心，自漢以後，道家變爲道教，墨家中絕，漢後僅一儒家，以儒家之名，雜糅各家之實，中國所以無專門學術也。觀儒家之變遷。只有兩條路發展：一文藝，一哲理，文藝與哲理，皆非儒家本有之學，儒家之孔子，是倫理的政治學也。後之儒者，其有政治思想者，或以文藝用之於政治，或以哲理用之於政治，有學無術，此政治永無進步之原，環中國而國者，文化皆不如中國，一淪陷於五胡，二淪陷於蒙古，三淪陷於滿洲，政治雖亡，學術仍在，近世環海交通，以中國之學術，與各國之學術，較長比短，相形見拙，於是去其舊而學其新，惟學以改革政治社會，當先明瞭中國之民族性，欲明瞭中國民族性，當先明瞭養成民族性之學說，欲明瞭養成民族性之學說，當先明瞭學說之緣起、與完成、及其變遷，此本書之所以作也。嘗謂生活是人生最密切之事，學術是個人之生活，政治是大眾之生活，生活之存在，當合空間時間計之，新者只有時間而無空間，縱極其歐美化，終不免爲中國現代之外國人，一切措施，必於空間有所窒礙也，舊者只有空間而無時間，縱極其唐虞化，終不免爲現代中國之古代人，一切措施，必於時間有所窒礙也，空間固重要，時間尤其重要。吾之此書，於儒家之變遷，言之特詳者，以見空間必受時間之支配。唐之文章，宋之道學，清之考據，其所以如此發展者，時爲之也。唐之文章無論已，宋之道學，受佛學之影響，維新之趨勢也。清之考據，感明儒之空疎，復古之趨勢也。文章、道學、考據，在政治上毫不相干，在學術上頗有異采，宋之道學，思想較爲精細，蓋其接受佛學之思想，用之於儒學，故能造成新趨勢也。方今西方之學術，視佛家之思想，較爲切近，而有用於政治，若能明瞭自己的立場，儘量接受外來之學術，其發展當不可限量也。余此書之動機，欲以供一般人明瞭民族性與學術之關係，俾民族與學術，相互而發展，如宋之道學，受佛學影響之比，並非徒以整理舊有之學術自詡，世有不拘執時空，而能圓用時空者，不僅於學術必發生異采，即於政治亦必獲有善果，此余之所望也。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安吳胡樸安自序。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謂

王羲之「此郡之弊」
淳化（慶歷本）

語 曹植贈王粲詩

哉 米芾「清芬閣」
原 草韻閣
選 鄭虔大
周 懷素千文
江 曹植東園賦
鹿 曹植建手稿

助

王羲之「知賢室」
淳化（孫北海本）

乎 曹植敘愁賦
于 鄭虔大
字 王羲之「行成旅」
伯 孫虔禮
楊 王羲之「行成旅」
原 史可法答攝政王書

者

王羲之「不審尊體」
社印本
杜預「大觀神州國光」

也 懷素千文
右 懷素千文
涇 董其昌「墨」
敏 朱熹論
天 劉穆之「大觀」
劉 缺亮字本

焉

周天球
瑩照堂

三 王羲之
任 唐太宗
陽 王羲之「桓公當陽」
吳 王羲之「適太常」
驥 王羲之「壁賦」
海 文彭赤璧賦

了 等 和 列 正 清 法
 天 七 明 為 日 素
 生 牙 整 味 胡 公 石
 校

天

文天祥正氣
歌——人帖

延

王羲之「得書知
問」——彙觀

曹

梁民憲
草字綸

田

朱敬鑑
千文

鹽

韻會
意

石

王獻之「石前」——
二王法帖(青華閣本)

鞏

韻會

濤

王羲之「壽字旁加
館本」——澄清堂(來禽)

明

岳飛出
師表

李

邢侗
來禽館

城

草書
社

校

韻會

縣

張芝——大觀
(缺亮字本)

洛

龍師起首千文
——過雲樓

為

郭子儀出師表
——聽雨樓

生

李靖上西山獄
書——墨池堂

胡

韻會

劉

劉穆之——大觀
(缺亮字本)

陽

王守仁——
三希堂

藍

草書社採
用俗體

芳

王羲之梅花詩
(羅景集臨本)

公

王羲之
吳文碑

標準草書範本千字文凡例

于右任命意
劉延濤筆述

甲 通例

- 一、凡合體字，其部首，同一部位，不得異式。——參看說明與例表一
- 二、凡形聯字，主部首必須準確。——參看說明與例表二
- 三、凡可以代表二個以上部首之符號，曰代表符號——參看說明與例表三

乙 分例

一 左旁

- 一、凡部首彳，亻，皆可以符號「丨」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四
- 二、凡部首手，方，片，幸，壘，皆可以符號「扌」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五
- 三、凡部首享，京，草，皆可以符號「彡」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六
- 四、凡部首系，子，車，皆可以符號「子」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七
- 五、凡部首示，衣，耳，身，皆可以符號「示」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八

- 六、凡部首心，忄，丹，皆可以符號「忄」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九
- 七、凡部首足，臣，言，皆可以符號「讠」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十
- 八、凡部首走，矢，夫，立，皆可以符號「辵」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一一
- 九、凡部首日，目，田，皆可以符號「日」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一二

十、凡部首阜，貝，弓，自，皆可以符號「𠃉」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一三

二 右旁

一、凡部首刀，寸，口，丿皆可以符號「フ」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一四

二、凡部首爻、攴，皆可以符號「又」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一五

三、凡部首頁，欠，彡，（攴），皆可以符號「ㄣ」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

一六

四、凡部首月，肉，鳥，蜀，高，皆可以符號「ㄩ」代之。——參看說明與例

表一七

五、凡部首聶，再，屬，皆可以符號「ㄣ」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一八

六、凡部首黍，某，皆可以符號「耒」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一九

三 上部

一、凡部首竹，艸，皆可以符號「ノ」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二〇

二、凡部首网，門，冂，皆可以符號「冂」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二一

三、凡部首雨，虎，皆可以符號「𠃉」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二二

四、凡部首戶，尸，厂，皆可以符號「フ」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二三

五、凡部首彡，垚，世，井，老，又，夫，皆可以符號「乂」代之。——參看

說明與例表二四

六、凡部首𠂇，𠂈，𠂉，𠂊，比，其右旁，皆可以符號「𠂋」代之。——參看說明

與例表二五

四 下部

- 一、凡部首火，心，皆可以符號「𠂌」或「𠂍」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二六
- 二、凡部首日，口，皆可以符號「𠂎」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二七
- 三、凡部首馬，鳥，皆可以符號「𠂏」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二八
- 四、凡部首彳，彳，皆可以符號「𠂐」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二九
- 五、凡部首頁，共，皆可以符號「𠂑」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三〇
- 六、凡部首木，彡，皆可以符號「𠂒」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三一

丙 雜例

一、凡部首臣，亡，醫，位於左上部時，皆可以符號「e」代之。——參看說

明與例表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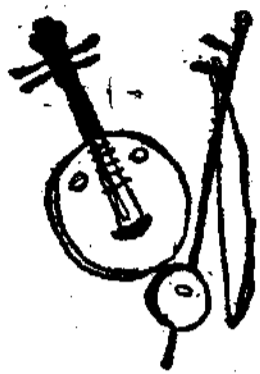
二、凡由三部首組合之字，其形聯為上二而下一者，右上部首，皆可以符號

「𠂓」代之。——參看說明與例表三三

三、凡簡字之草體，亦可採用。

四、凡過於簡單之字，可不作草。

五、凡過於冷僻之字，不必作草。



什麼是佛學 并序

范古農

佛學博大精深，經典珍譯古奧，專門名詞之繁瑣，音譯義訓之艱深，與夫宗派之多，支流之廣，不有問答，何從問津？胡適之先生曾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學子奉為圭臬，第上卷問世已久，下卷至今

杳然，何以故？以中古佛學系統難以執筆，遂告中輟，可見其難。范古農先生為章太炎先生入室弟子，精研內典，與歐陽竟無大師同稱龍象，本刊發願提倡佛學，列為專欄，用錄范老居士所著，什麼是佛學，以發其凡焉。

編者

大衆雜誌編輯主任，因時代之關係，欲介紹佛學以飢閱者常識之需求，徵稿於余。余性寡暇握管，不獲已，檢舊稿中什麼是佛學一篇以應。大題小做。諒適合閱者諸君口味歟。

什麼是佛學？這個問題，諸位必定以為是很難懂的，要知不然。原來佛學是講明佛法的學問，佛法是一個普通的道理，並不是一個古怪的東西，金剛經上說得好，「佛說一切法皆是佛法。」我現在先把這句經解釋出來。諸位便知道了。佛之字義，是明白的意思，是覺悟的意思。譬如不識道路的人，有人指導他，他就明白了。譬如做錯事的人，被人責問，他就覺悟了。這是佛字的解釋。法是方式的意思，是體性的意思。譬如一個人，是有形象的，有體質的，這叫做法。譬如一句話，是有名句的，有意義的，這叫做法。合起來，便是內有體性，外有方式的東西。是從明白覺悟的心裏顯現出來的，叫做佛法。簡單的說一句，就是依佛的心理來支配的法，叫做佛法。但是講到一切法，其中有的是善法，有的是惡法，有的是有利的法，有的是有害的法，有的是有道理的法，有的是沒道理的法。平常人看來，凡善

的，有利的，有道理的法，當然是可以算得佛法。那惡的，有害的，沒道理的法，怎樣可以算得佛法呢。殊不知平常人是心裏糊塗的醉夢的，所以對着惡的有害的沒道理法，因為自己作不得主的緣故，被他轉了，便要吃他的虧。倘是心裏明白的覺悟的人，對着這種惡的有害的沒道理的法，非但不會吃他的虧，並且有法來降伏他，變化他，消滅他。譬如一幅醜惡的布疋，放在漂白缸裏一漂，早已變成清白的樣子。譬如一所黑暗的屋子，放進電燈火去一照，早已現出光明的樣子來。這就是叫做一切法皆是佛法。

什麼是佛學呢？我們對於佛法，要求知能行，便是學佛。說明學佛的方法，便是佛學。據上所講一切法皆是佛法的道理看來，祇要把一切法的善惡，有利有害，有道理沒有道理等差別，能够明白覺悟分別了解。又把善的，有利的，有道理的法，能够受持起來，實行起來

，發展起來。對那惡的，有害的，沒道理的法，能够把他降伏起來，變化起來，消滅起來。這便是學佛。試問怎樣能够明白覺悟分別了解，怎樣能够受持實行發展，怎樣能够降伏變化消滅，那就是進了佛學問題範圍了。佛學的問題，並不是難懂，上來已經說過了。我現在還要講那佛學的目的。我們生在這個世界上，佔據了無邊無際的空間裏的一小地盤，經過了無窮無盡的時間裏的一小時光，在那空間時間的一切法裏浮沉了一世。真像在大海洋裏，飄着一隻小船。這個海洋，佛經叫他法海。這法海既是這樣的深廣，我們的小小力量，怎樣能够對付這個利害的環境呢。我們要在法海裏面過日子，我們總要曉得法海的狀況，總要能够運用法海的環境，我們才可以作驚濤風浪中的砥柱，才可以自在出入，永久生存。使我們能够達到這個目的底，就是佛學。

佛學的根據，是從那距今二千九百二十一年前的釋迦牟尼佛起。當佛三十歲成道以後，住世四十九年，教化衆生，說一切法。佛去世以後，一班弟子，把他的教訓紀錄起來，編成了二大部的佛典，叫做三藏，就是經藏律藏論藏。從這部三藏經典裏，後人能够知道佛的教訓。依他的教訓，發心學他，所以有了佛學。可是三藏佛典，從古到今，已積有一萬數千卷。學者分宗研究，先後亦有十餘宗的多，真是浩如烟海，豈我此刻在短少時間裏可以盡行報告嗎。雖然如是，大略的說說，也要不掉多少言語。所以今日且簡單的同諸位一談。一切學問

，都是依照學者的程度，由淺至深，循序漸進的。佛學既是一種學問，當然不能例外，所以且分三步次第講來。

佛學的第一步，是要人們在法海裏面辨明善惡。就是那樣法是善的，那樣法是惡的分辨。這種學問，不但佛教裏面有的，但是佛學裏面却能明白的立出一個確實的標準來。四十二章經說，「衆生以十事爲善，亦以十事爲惡。何等爲十，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殺盜淫。口四者，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意三者，貪瞋癡。是爲十惡行。是惡若止，名十善行耳。」照這經上說來，善的標準，就是救護生命而不殺，推讓施捨而不盜，貞潔寡慾而不淫，是爲身業的三善。說調和語而不兩舌，說愛悅語而不惡口，說誠實言而不妄語，說有理話而不綺語，是爲口業的四善。少欲知足而不貪，和平忍耐而不瞋，正知正見而不癡，是爲意業的三善，翻轉來，就是惡的標準。忍心殘殺。偷盜詐取，邪淫無恥，是爲身業的三惡。兩舌離間，惡口粗戾，妄言欺詐，綺語無義，是爲口業的四惡。貪欲無厭，瞋恚怨憤，愚癡邪見，是爲意業的三惡。依此善惡的標準，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是爲第一步的佛學。

佛學的第二步，是要人們在法海裏面識得利害。就是那樣法是有利的，那樣法是有害的分別。這種學問，也不止佛教有的，但是佛學裏面，却能徹底的立一個利害的界說來。怎樣叫做利，自他俱樂，或自苦他樂的叫做利。先後俱樂，或先苦後樂的叫做利。怎樣叫做害，

自樂他苦，或自他俱苦叫做害。先樂後苦，或先後俱苦的叫作害。這是佛學上所講利害的略辨。廣而言之，第一步所講的善惡，是原因，第二步所講的利害，（即樂苦）是結果。原因是我們所造作的事業，結果是我們所享受的境界。講到結果的利樂與害苦，佛經裏說，世界上的衆生共有六道，其中三道是苦的境界，叫做地獄餓鬼。（鬼神的別名）畜生，是上中下三等惡業所成的結果。三道是樂的境界，叫做天人阿修羅，（譯名非天）是上中下三等善業所成的結果。我們現在都是一個人，就是人道裏的衆生，在三樂道裏要算得到中等的樂境了。可是這一世的做人容易過去。未知來世仍能够做一個人麼。如果能够上進到天道裏去，當然是更好了。要不然，退下來到了下的四道裏去，就未免苦多樂少，或者是到了純苦的境界，還了得嗎。再要進一層說去，就是法華經上說，「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畏懼。」照這樣看來，不但六道裏的三苦道是苦，連三樂道也算不得樂。因爲人生有八苦，叫做生苦，老苦，痛苦，死苦，求不得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五陰盛苦。就是天道裏，也免不掉生死求不得愛別離五陰盛等諸苦。阿修羅上不如天，下不如人，當然有苦，不庸說了。六道即是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既然都是苦境，衆苦茫茫，猶如大海，所以佛經上又叫做苦海。學佛的人，祇有出了這個三界六道，方是平安的樂土，就叫做度苦海而登彼岸，超生死而入涅槃，涅槃就是常樂的

境界，這是第二步的學佛。

還有第三步的佛學，這部佛學，是要人們在法海裏面知道法的有道理和沒道理的分辨，就是法的是和非的差別。這種學問，也不但佛教中有的，但是佛教裏面對於法的是非，却有一個顛撲不破的判斷。因爲他能够建立出幾條真實的道理來，做那是非的標準。究竟這是非標準的道理，是怎樣的呢，今且約舉三條，同諸位講講。

一條是因果的道理。造業是因，受報是果，上邊已經說過。佛經上說，「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這句話，就是說造因必定得果的道理，譬如農夫春天耕種，到了秋天必定收穫，時間雖不同，得果是決定的。還要知道，因爲造業的力量，有大小強弱的不同，所以得報，也有遲速早晚的差別。中間還要看助緣的情形，以定得報的有增有減。所以有現世報，來世報，後世報的不同。又有重報改作輕報，輕報改作重報的不定。情形甚是複雜，所以一班腦筋簡單的人，往往不信因果。因此是非不明，便要走入危險的歧途，吃了大虧。聰明人能有思想，可把這因果的道理研究一番，他的處世立身，便有把握。好像走那康莊的大道，自在無礙。再說這因果的道理，既是顛撲不破的，所以造惡業的便墮三途，（三苦道的別名），造善業的便升樂趣，（三樂道的別名），造出世清淨業的便得羅漢緣覺的聖果，造出世慈悲業的便得菩薩的聖果，到了悲

智具足福慧圓滿的至極聖果，便叫做佛。古人有句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所以造凡夫業者得凡夫果，造聖人業者得聖人果，造佛業者得成佛果，有什麼客氣呢。

一條是空假中的道理。上來說因果道理裏面，既有因緣會遇的話，可知道一切果法，都是因緣所生。中論上面說道，「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這是什麼解釋呢。這個法既是從因緣而生，則因緣離散，便沒有這個法了，豈不是這個法，畢竟沒有自己的實體，所以隨他因緣而生滅。就是因緣還沒有離散的時候，也只是個因緣，那裏有這個法呢。因這個道理，所以又叫法無我。因爲法沒有自體的，這便叫法空。我們一個人，也是因緣父母精血，和一切資養料而生。所以我們的人，也沒有自己的實體，這叫做人無我，又叫人空，又叫我空。我們的身體，未生以前，是沒有的。既死以後，也是沒有的。兩頭沒有，中間那裏有得來呢。祇得說他是一個空了，雖然如是，畢竟我們現在明明有頭有手有足七尺之軀，那裏好說是沒有呢。這個沒有的有，便是一個假字。譬如夢裏境界宛然是有，畢竟不是真的。所以經上說，「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古人說，「浮生若夢，爲歡幾何。」這都說是假的道理。我們做人，不曉得空假的道理，見好的便要起着貪心，見壞的便要起着瞋心。這兩個是煩惱的首領，讓他發展起來，便要惹出彌天的大禍來。看得空了，知道假了，便不貪着了，便不動瞋了，這兩個煩惱的

首領，就降伏過來，便天下太平了。不要說這個是消極的辦法，要知道一邊假的空了，一邊真的，就會顯出來。心經上說，「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又說，「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無上菩提。」又中論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這不是很積極的麼。所以這個道理，要空有雙彰，非空非有，卽有卽空，不偏着兩邊，就是中的道理。

一條是唯識唯心的道理。上來所講中的道理，畢竟怎樣安立。要曉得萬法的成就，本是一個知覺爲體的作。這知覺體，便叫做心。佛經上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又說，「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這便是說唯識唯心的道理，這個道理，實在並不深奧。如今諸位，在看這大衆雜誌的諸篇文章，你們用什麼看的，豈不是用眼根看的，眼裏還有心在，好有看的作。這個眼心，佛經上叫做眼識，這便是眼識看的。假使你們眼識不去看他，使不看見這裏的文字。古人說道，「心不在焉視而不見。」所以一切的文字，都從眼識的心，看出來的。有人說道，雖是眼識的心能看，畢竟要有文字，才好看見。這句話像煞有理。但是心識是知覺的，有作用的。文字是無知的，被作用的。所以祇可說心看字，決不能說字使心看的。又是有眼識卽有看見的色，色識二個決不相離。照例說來，有耳識卽有聲，有鼻識卽有香，有舌識卽有味，有身識卽有觸，有意識

即有法。六識徧攝六塵，所以六塵即是六識家物。這就是唯識的道理。再說上所講的六個心，各分門戶，畢竟還有一個總體的心。佛經上說，有阿賴耶識，譯名藏識。這個心是一切心的根本，所以又叫根本識。眼耳鼻舌身的五個心，都有一個肉體的根，做他托生的處，就是五官。那意識的根，却也是一個無形的心根，就叫做意識，梵名叫做末那識。所以總計起來，必有八個識。這八個識，都有獨立的作用，叫做心王。還有其他心理的作用，附着心王的，叫做心所。百法明門論裏，舉了五十個出來，這裏頭互相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總稱就叫心，所以又叫唯心。簡單說一句，一切有情無情的萬物，都是唯識所變，唯心所現的。明白了這唯心的道理，一切事業，不必向外馳求，祇要求諸自心。又心是無形的，所以能够通融彼此，沒有障礙。不像那主張唯物論的，偏在物質上討生活，所以弄得彼此障礙，爭奪相殺，釀成世界的大亂。依佛學裏說唯心的道理講來，如要世界太平，人生幸福，祇要修養心性，使心體清淨沒有染污。什麼叫做染污，就是貪瞋癡慢，什麼叫做清淨，就是仁慈賢智，有了仁慈賢智的心，那物質文明，方可有利無害。即沒有物質文明，亦能人人安分知足，可以相生相養，沒有危害。倘就世間而言，心淨的為善人，最淨的為賢人，君子，純淨的便是聖人。倘就出世而言，為羅漢，為獨覺，為菩薩，為佛。無非依這淨心的程度高下而有差別。心淨到佛，是極頂了。因其永遠斷除

習氣。又其大悲利物利己利人的廣大的事業，沒有窮盡。這便是唯心道理的功用。就是佛學究竟的圓滿處。這是佛學的第三步。

佛學的第三步次第說完，我這番的講話，也可以結束了。因為結束的緣故，再總括的說一句。第一步，是祇講佛學裏的人天乘。第二步，是講到出世間的聲聞乘。第三步，是講到菩薩乘佛乘。話雖不多，已可以該括佛學的一般了。總而言之，佛學是講佛法的學問，佛法就是一切法。能在法海裏邊，識得法的善惡，法的利害，法的是非，便是學佛的目的。能使人們從凡夫的地位，超到菩薩的地位，便是佛學的功用。

博 士

男用女用
二十餘種

一不褪色管筆
宜速度硬光筆

博士金筆
筆中博士

水吸式博士
水吸式博士

Doctor

處理經總廠筆士博

快教夫婿覓封侯

張一鵬

語有之：曰「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此言無識女子深陷情網，為悅己者容，但知朝歡暮樂，取媚良人，至於功名事業，非獨不為賢內助，甚至牽衣啜泣，橫阻陰撓，坐使錦片前程，不惜失機斷送，誠足為青年沈溺閨房者之炯戒！然兒女情長英雄氣短者，歷史上固不乏其人，而兒女情長英雄氣壯者，又何嘗無之，余數十年中，艷聞綺事，接於目而貫於耳者，此例甚多，擇其奇偉可喜者，蓋有二人焉：

余同學好友汪君，姑隱其名，父歷官吳縣青浦等知縣，僑寓蘇垣，君其幼子也。少年英偉，文名藉甚，為余兄仲仁（按：係一塵先生之字。）及門弟子，甲午中江南鄉試，性好狎邪游，金閨佳麗，豔史流傳，有某名妓懸幟馬大錄巷，枇杷門巷，車馬常盈，達官貴人，趨之若鶩，巨紳張吳，皆年瀕花甲，迭為入幕之賓，而張尤鍾愛之，汪君雖情好慕篤，但家教嚴而纏頭紉，情場角逐，難以爭勝。其時甲午戰敗，賠款二萬萬，國庫不足則募之紳富，其收據謂之昭信股票，許以此項股票抵捐實官，張捐數最少，一夕赴妓家，酒後出股票萬元者炫其愛人，妓故作不屑狀，謂張曰：此非莊票，有何用處？張答苟以此捐官，萬元可得一道臺，加二品銜，則翎頂輝煌矣。妓聞之心動，遽藏諸鏡奩抽屜中，張索之急，則謾稱明日當璧返耳，張無如何，旋即離去，妓急遣召汪來，鏗戶詰之曰：汝常言明春會試中進士，如囊中物，然中否豈能一定者，現有機會，立刻可作大官，幸勿交臂失之，遂告以故，張為汪姻長，懼不為容，疑莫能決，妓促之曰：明日上午，將股票持解捐局，換易部照，妾自有區處。汪如其言，妓翌晨已撤牌拒徵，俟汪至，二人各乘轎同赴張宅，直入謁張，雙雙下拜，出部照示之，並挾萬元借據，謂他日富貴，誓不忘也。張瞠目不知所為，汪即日迎妓歸，置諸蓮室，指分江西，從此扶搖直上，

終於浙江省長之任云。

毘陵某達官，諱其姓名，以道員在天津候補，久未得缺，其封翁席祖業，蘇常一帶，設錢莊數處，光緒十年間，為債權者逼迫，錢莊勢將不支，公私存款，數巨難償。清制：錢莊倒閉，則經手老闆，均有拘押之危，其有官職者，甚須革職捕拿。達官聞訊焦急甚，其寵妾刁氏，與李文忠夫人為手帕交，乃盡卸貴重首飾，進獻於夫人，夫人大悅，問何所求？刁氏詳告以故，且下跪乞援手，夫人躊躇，謂此何等事！計將安出！刁氏曰：吾夫聽鼓多年，未能得上峯垂顧，是以家鄉市僧，不免揶揄輕蔑，倘能進言補津海關道，則人情冷暖，頓易面目，南方事必緩，吾夫吾翁，亦得從容籌措，以維營業，是皆夫人所賜矣！夫人歸告文忠，文忠以津海關道已奏補周馥，不允，強之再四，文忠素有季常懼，不得已召周馥來，諷令以足疾乞假，騰出遺缺，俾某達官署理。消息達蘇常，錢莊風潮果平息，封翁感其德，後某達官喪妻，封翁為其子扶正，某達官亦漸為文忠所信任，後官至尙書。

更有一事，因與前事有聯屬，特附記於此：即某達官之封翁，雖籍隸毘陵，而僑居姑蘇。蘇妓有名張巧珠者，光緒中，營業於倉橋浜，有江西木客，攜木植價二十萬金，悉以充纏頭費，與巧珠有嫁娶約，苦於囊做金盡，一日謂巧珠：余家木植甚多，將還鄉更運售於蘇，惟往返需時，卿須待我半年，則必量珠以去，張誓不二，木客登程，甫三閱月，竟嫁封翁，及木客如期至，聞其事，懊喪欲絕，遂削髮為僧，日擊木魚，盤坐化緣於封翁門首，給以錢不受，呵之去不應，適巧珠因事出門，四目相觸，無由通一語，久之，封翁微有所聞，婉轉詰之，巧珠知不可隱，遂以實告，且謂此癡男子，宜有以慰之，吾家廟在閩門外，盍遣之權住持，封翁以命木商，強而後可，嗣後封翁病故，相傳每逢朔望，巧珠猶親往燒香，奈於二十年前游其廟，曾一見此多情和尚焉。



不知老之將至齋隨筆

張一鵬口述
范君博筆記

△十年前禁煙動向

戊午之後，所以表示政府

人民合力禁煙之決心，至爲偉大！歐戰告終，和議成立，各國組織國際聯盟，附設萬國禁煙會，中國亦獲代表一席，每年開會，由代表詳細報告，列強傾聽，無異議，然則鴉片毒害，其必從此絕跡矣？而孰知事有大謬不然者；當是時，北洋軍閥，漸形分裂，據土挾兵，互爲雄長，奉直軍隊，大都吸食鴉片，熱河，察哈爾，四川，雲南，競相種植，政府財政困窮，欠餉累年，軍隊各自徵收土稅，恃爲餉源，往往兩方對峙，僞爲進退，實則以鎗械與鴉片互相交換，毒氛遍地

，幾於前功盡棄，直至民國二十二年，蔣政府力謀革新，乃重頒六年禁絕之令。

蔣之禁煙政策，較爲切實

易行，省設總會，縣設分會，均以主管官吏，及選聘當地士紳爲委員，限以六年之內，一律肅清。各省有願縮短期限者，從其所定，但絕對不許延長。凡吸食之人，先於一定日期內，聲明年歲住所，登記其吸食原因，與夫每日所吸之數量，填給憑證，後由縣會核定總人數及其總吸量，呈請省會如數購足，裝箱運縣，配給於土行，土行配給於售吸或吸戶。每半年，將吸戶之年歲最輕者，抽去十二分之一，（即七十二個月之攤數。）如是者十二次

，則全縣無一吸食者，然後規定極刑，以處再犯，此其章則之大略也。

江蘇省主席陳果夫，奉令

惟謹，且呈准縮短期限爲四年，吳縣禁煙分會，縣長吳企雲爲當然委員，堅邀余（張君自稱，以下同。）及商會會長等，共同合作，余以刑法對於鴉片，設有治罪專條，身爲律師，理應遵守法律，今反發給憑證，於一定期限之內，許其吸食，是不翅保護犯罪之人，烏乎可？遂力辭不就，然吳縣長再三敦促，情詞真摯，難於固卻，不得已，撤銷律師登錄，以免職務上之矛盾，二十年來恃以生活之營業，至此乃告結束。委員共五人，縣長事繁，

程幹卿等亦均羈於商業，結果余一人獨任勞怨，排日下鄉演講，唇焦舌敝。又在八旗會館，捐款設立戒烟所，入夜則抽查售吸所之賬表，以少報多者，吊銷其執照。如是者二年有半，自信弊絕風清，可告無罪，終以執法過嚴，怨尤叢集，忽以蜚語上諸行政院，院議不察，發交懲戒委員會，該會咨縣答辯，雖證明事屬虛誣，而吳縣長因是他調，繼任者難以共事，余亦飄然引去。未幾，發生軍事，禁煙之舉，又成畫餅，謂之何哉？

●而今世事金能語

古稱黃金，非今之所謂黃金也，金與銅皆屬之。史記秦始皇銷各國之兵鑄為金人十二，則并鐵亦屬之金矣。各國以黃金為貨幣本位，中國雖至今

尚未採用，然其品格價值，久居銀貨之上。民國八年，北京政府始頒交易所法，上海乃有金業交易所之組織。黃金買賣，遂為公開之交易，浸至買空賣空，成為風氣，原金業交易所，係上海金業公會會員之集合，其成立遠在上海開埠之後，凡今日閩閩場中，關於黃金買賣之習慣，視為通常必然之事，實則當時皆有故事相沿，久而忘之矣，今略舉一二為例，亦文獻可徵之意焉。

凡市場通用之金條，皆謂之標金，金何以謂之標，即內行亦不能答，蓋前清律例，以金條毆人以致死傷，罪可減等，因起釁之原，必死者用強力搶奪金條，毆者非出於故意，嗣後北方保鏢武士，所用之鏢槍，恆以黃金為，取其肇禍後有所規避，久而久之，文字省

寫，易金旁為木旁，故標金二字，成為通詞，此一事也。

舊時金條，七十兩為一大條，七十兩之起源，乃為節省制錢二百文而起。上海向有公估局，凡金銀非經公估局評定者，市場上必多挑剔，故金鋪收買碎金，必鑄條送請評定。惟銀兩五十兩為元寶一枚，公估費用，須交制錢二百文，局章不及七十兩者謂之一平，過七十兩者，其費用作二平算，金店就此取巧，故有七十兩之制度，此其二也。

所謂買空賣空者，謂無須持有實物，但憑口說，即可成交，及其到期，以現金交互計算其差額，此種辦法，始作踊者，厥為吾蘇於錦濤氏。當光緒初年，黃金運滬，惟有京廣兩幫，是年已近歲闌，上海市面不佳，金商貨到而顧者寥寥

，焦急萬狀，皆願賤價出售，不知愈賤價而需要愈少，於氏乘此機會，賤值收買，及新年開市，金價大漲，獲利不貲，其他金舖，從此羣起效尤，成爲習慣，然此猶須現銀收買也

。其後洋貨字號，向外洋定購洋貨，船到交貨，恆須六個月之久，定貨時僅付少數定洋，貨到方能補足，但六月之中，先令結價，高低出入過巨，穩健商人，於定貨之時，先買進

六月期之先令，則船到付款，不致有意外之損失，孰知此種辦法，漸漸變爲一般人之賭博工具，而投機之風，不可遏止，此又一事也。

述懷

張一鵬

憶昔趨庭總角年，輩行最少動親憐，（兄弟三人，余年最少。）篝燈課讀慈懷切，（母每晚必督課，目爲之耗。）隨節移家子職愆，（父會試以知縣即用，移居保定候補，終年出差，定省多缺。）鄰館執經依絳帳，（保垣寓相近族叔翰伯公，延太倉黃師設帳，余附入讀書。）官衙闢室授青氈，（隨父宰正定縣縣廨，小室三楹，闢爲書齋，胞叔信魚公，自家鄉來，特授舉子業。）倦飛恰似知還鳥，（宰正定年餘，父因病告歸。）兩袖清風一滴泉，（去任蕭然行李，官囊一無所得。）衡門賃廡暫栖遲，（在中張家巷租屋小住，族典大柳貞巷宅，以一半轉租莊氏。）湯藥親嘗病不支，（父病余與同榻，晝夜服侍，終致不起，時余年十九。）墮地廿年成棄物，（是年六月十六日寅刻棄養。）與天終古有哀思，（終天抱恨，曷其有極。）萱堂恤緯千斤擔，（母氏支持家政，備極撫育之勞。）棠舍論文一字師，（仲仁二兄，歷館陸氏汪氏，余均附讀，得力最多。）讀禮三年剛服闋，青衿稱體伴先披，（廿一歲三月，溥良督學，以第二十七名入元和學庠。）瞬息春秋捷報連，片帆直上孝廉船，（春游庠，秋折桂，可謂一帆風順。）仙山風阻難飛渡，（春明越試兩次，均遇姊丈夏閩校編修爲同考官，例須迴避。）滄海波騰突變遷，（嗣後停八股，改策論，試場移開封，駁駁乎學校代科舉矣。）文字左行騎瞎馬，（考入南洋公學，習歐西各國文，恍重入三字經百家姓時代。）課程創訂蛻枯蟬，（未幾歸鄉，自設中西小學堂於城南唐家巷，除舊布新爲主。）費門改造垂功令，（京師設大學堂，各省設高等學堂，南皮張公訂頒學堂章程。）謬探虛聲作備員，（鄉先達創辦省立中西大學，延充教習。）膝王閣畔咽潮聲，（同學汪瑞聞，以江西候補道奉委總辦江西省大學，數電不可卻，受聘充副總教。）苜蓿明珠事可驚，（時學生宣傳革命之說，撫院疑與有關。）避謗東裝參幕府，（乃赴津沽，佐張觀察編輯北洋官報事宜。）求知負笈走蓬瀛，（北洋奏派官紳五十人，撥官費留學日本法政，應各省請願，以立憲爲主題，議久不決，袁世凱命擬條款以進。）橐筆獵官開捷徑，（特舉行貢，考試獲雋。）分曹郎署發前程，（以主事籤分法部，在監獄司行走。）橐筆獵官開捷徑，（特舉行貢，按：右七律四首，可作雲老「自傳」一章讀，孝思純篤，出處謹嚴，堪爲青年楷模。——編者



遺山樂府

周越然

書籍有不行於本國，而盛傳於異域者，「遺山樂府」是也。著者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金秀容（即今山西忻縣西北）人，德明（即「生平不言世俗鄙事，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者）之子也。好問七歲能詩，中興定進士第，仕至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以著作自任；有「遺山詩集」（別集存一），「遺山集」（別集十九），「中州集」（總集三），「續古今志」（雜家存三），「續夷堅志」（小說存二），「唐詩鼓吹」（總集三），「唐詩鼓吹箋註」（總集存一）及「遺山樂府」（未收五）。除「遺山樂府」為清四庫館臣所未見而不收不存外，其餘七種，總目均有著錄，余已在上文各書名之下注明矣。

「遺山樂府」一書，於四庫編竣後，由阮元發現而進呈內府。其奏進之提要云，「遺山樂府五卷。——金元好問有「續夷堅志」，四庫全書已著錄。伏讀「御定歷代詩餘」，載詞人姓氏云，「遺山樂府，錢唐凌雲翰編輯。是編從抄本依樣過錄，無雲翰姓氏，疑轉為寫者誤脫耳。案「錦機集」（云）「僧李菩薩灑酒作花，開牡丹二株。遺山為賦滿庭芳（越案：此詞牌名也），傳誦一時」；是作今載集中，張炎（越案：宋臨安人，工長短句）稱其詞「深於用事，精於鍊句，風流蘊藉，不減周秦」。合觀諸作，良非虛美也」。

依此可知當時阮元所見所進者，抄本而非刻本也。余家用有精美之刻本——高麗古刻本。茲將版匡行格等，一開列如下：

全書分上中下三卷，皮紙初印。大黑口，雙魚尾，四週雙欄，版匡高約五寸（市尺），廣約八寸，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七字。卷首有好問自序，又目錄；卷末有弘治元年李宗準（高麗人）跋。收藏有，（一）楊印守敬，（二）



楊守敬先生遺像

(一)向黃邨珍藏，(二)飛青閣藏書印，(三)宜都楊氏藏書記，(四)雙鑑樓藏書記，(五)雙鑑樓藏書印等圖記。卷首護葉有楊星吾(守敬)小像(見圖)，上有兩印：(一)星吾五十歲小像，(二)楊印守敬。

書之版本既畢，茲當擇其中之詞一首，以見好問之「深於用事，精於鍊句」焉：

(一)題目。——未遇樂。

(二)自序。——夢中有以王正之樂府相示者，予但記其末云，「莫嫌滿鏡星星白髮，中有利名千丈。待明朝有酒如川，自歌自放。」然正之未嘗有此作也。明日以示友人希顏，欽叔，謂「可作未遇樂」。補成之，因為賦此。二公亦會同作。

(三)詞。——絕壁孤雲，冷泉高竹，茅舍相忘。留滯三年，相思千里，歸夢風煙上。天公老大，依然兒戲，困我世間羈鞅。此身似扁舟一葉，浩浩拍天風浪。中台黃放，官倉紅腐，換得塵容俗狀。枕上哦詩，夢中得句，笑了還惆悵。可憐滿鏡星星白髮，中有利名千丈。問何時有酒如川，自歌自放。

余家所藏之高麗本「遺山樂府」，分卷與阮元所進，及諸家藏目所載者不同。茲將余所知各本，開列於后：

(甲)抄本一卷(或稱兩卷)。——藏之者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江陰繆氏藝風堂。此本係明錢唐凌雲翰彥猷編選，即「詞綜」所謂兩卷本也。繆藝風云，「遺山舊樂府久佚，新樂府五卷。」然則高麗三卷本，其為舊樂府乎？抑不全之節本耶？

(乙)抄本五卷。——藏之者文淵閣，湖州陸氏詒宋樓，杭州丁氏八千卷樓，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五卷本實名「遺山新樂府」，即阮元所奏進者。

(丙)刻本三卷。——此即余所藏之高麗刊本也。卷首護葉之後背有舊時友邦人題詩一首云，「蜀魄千年尙怨誰？鮮鮮啼血染花枝。滿山明月東風夜，正是愁人不寐時。希上七月廿六日生。」

多年前日本文求堂書目中曾影印高麗本「遺山樂府」之首葉，即得自此本者。「遺山樂府」，吾國南北各藏家祇有抄本，而高麗反有精美之刊本。語云，「禮失而求之野」。余曰，「書籍亡可訪之海外」。吾國已亡而訪得之書，不止「遺山樂府」；其他如「三言」，如「六帖」皆是也。高麗本「遺山樂府」卷末李宗準之跋，為吾國抄本所不載，真「不傳之秘」也；茲特照錄如下：

「樂府，詩家之大香奩也。遺山所著，清新婉麗，其自視似羞比秦晁賀晏(越案：此四人即秦少游，晁無咎，賀方回，晏小山也)諸人，而直欲追配於東坡，稼軒之作。豈是以東坡為第一，作者之難得也耶？然后山以為子瞻以詩

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易安亦云，一子瞻歌詞，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往往不協音律。王半山，會南豐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彼三先生之集大成，猶不免人之譏議，况其下者乎？夫詩文分平側（越案：「側」即「仄」也；蔡元培先生亦常用「側」字），而歌詞分五音五聲，又分六律，清濁輕重，無不克諧，然後可以入腔矣。蓋東坡自言平生三不如人，歌舞一也。故所作歌詞，間有不入腔處耳。然與半山南豐，皆學際天人；其於作小歌詞，直如酌蠶水於大海，豈可謗傷耶？吾東方（越案：以「東方」二字，古高麗人用以自指其國也）既與中國語音殊異，於其所謂樂府者，不知引聲唱曲，只分字之平側，句之長短而協之以韻，皆所謂以詩爲詞者；捧心而擊其里，祇見其醜陋耳。是以文章巨公，皆不敢強作；非才之不逮也，亦如使中國人若作鄭瓜亭小唐鷄之解，則必且使人撫掌絕纓矣。唯益齋入侍忠宣王，與閻趙諸學士游，備知詩餘衆體者，吾東方一人而已。然使后山易安可作，未知以弊衣緩步爲真孫叔敖也耶！以此知人不可造次爲之，雖未知樂府，亦非吾國文章之累也。愚之誦此言久矣，今以告監司廣原李相國。相國曰，「子之言是矣，然學者如欲依樣畫葫蘆，不可不廣布是集也」。於是就舊本考校殘文誤字，謄寫淨本，遂囑晉州慶牧使緝繡梓。時弘治紀元之五年壬子（越案：此即公歷一四九二年）重陽後一日，都事月城李宗準仲鈞識。」

西泠石伽百萬圖山水序

沈禹鐘

錢塘申子石伽，以六法蜚聲當世。曩寫十萬圖山水，見者以爲有元人之遺，影印之本，播於寰海，屬以曠昔所作，意有未盡，邱壑蟠胸，躍然在指，將欲踵而爲之，足成十集，廣之曰：百萬圖山水。因預爲品目，廣徵題詠，蘄與其無聲之詩，摩盪激發，一一傾瀉而出之，文秀五丈之筆，禹玉萬里之圖，不得專美於前矣！石伽生長湖山之郡，沉潛翰墨之淵，顧陸接其夢寐，荆關融於心手，見敗牆之活筆，證以會心，佩五岳之真形，見其逸致，况復嫺精書法，雅善倚聲，世稱摩詰之兼通，人重廣文之三絕，固宜獨張一幟，俯眄羣流，伊可懷焉，致足樂也。嘗謂丹青之事，要必參綜天人，會歸旨要，萬物皆備於我，眞宰自存其權，所謂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豈徒貌合形存，烟驅墨染而已哉？若石伽者，庶其選乎！經亂以來，懷文抱質之士，負才講藝之流，風合雲從，咸來海上，莫不自謂握靈蛇之珠，懷荆山之璞，石伽棲遲流寓，閉戶自精，幽蘭抱馨，不扇而遠，孤蓬振幹，匪扶乃直，燈窗點筆，每驚風雨之靈，桑海縈思，自發瓊奇之氣，託興既渺，抽緒愈紛，茲之所爲，猶其較略，始知營邱山水之筆，非無嗣響，道玄殿壁之稿，未絕眞傳。是爲序。



夏之頌

白華

夏有什麼可頌呢？向來認為夏天是討厭的人，一定要說我不懂世事，尤其在上海，誰不窒息着鴿籠似的斗室，這已經通過普遍的思流，夏，最討厭的就是夏，沒有什麼可頌的。

即使從思流的內蘊而到於筆端的外形來說，除了夏，其餘的三個季節，秋，有把它寫成「秋之歌」小說的，而且秋之歌上銀幕了，因為秋之氣清，秋是可以歌的。冬也還好，不過冷一些，然而有消寒會，冬至，中國的，再加上外國的，耶誕的狂歡，應和着多少人的歌頌。春，不消說了，春底光明媚，春底風駒蕩，人心到這時愉快極了，所謂「春心」。現代的古文家金鶴望在這時候也流出輕鬆的吟詩聲，「浩蕩春心填小詞」。過去，梁啓超在某一篇文章裏，穿插過這麼幾句四六句：「天涯落魄，遇青眼於紅顏，造物有情，逗春心於秋士」。當然，春之歌寫成小說，比秋之歌動人了。而春之歌不必寫成小說，無論那一個人，到了春天會洋溢着一顆春心的，只有夏，似乎無足取，絲毫無足取，鴿籠似的斗室，一夜捲伏，我們够窒息的，白天在外邊，加緊的工作不會在夏天放鬆一些的，或者工作時間在路上，那驕陽，火傘一樣罩下來，腳底的柏油又不當心會軟綿綿粘住你的步履，悶熱，四面逼攏的悶熱，使你喘不過氣來，於是，你唯一的發洩，便是流汗，否則，暈厥了，暫時會失去知覺，簡直夏天在和我們作對，有什麼可頌呢？

汗，鎖天的流，不斷的流，這是唯一的發洩，不，我們還是說它無聲的悲呼吧！在夏底悶熱窒息下，我們要悲呼也迸不出聲音了，那麼，只有流汗，汗，無力的悲呼，我想起汗的一個故事，「世說新語」云：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這是夏天流汗的時候一個絕妙的故事，我們撇開鍾會不講，鍾毓的「汗出如漿」，不是夏天在上海勞動之羣的寫照嗎？絕妙的故事，不料千年以後做了上海的我們絕妙的寫照。夏天，上海的夏天，悶熱，窒息，安得不汗出如漿，雖然鍾毓一個十三歲的孩子，那時是不是見了帝皇的威嚴，嚇出汗來，仗着他的機警，把

「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八個字歌唱般回答。但上海的我們，確乎是戰戰惶惶的，生活的鞭子沒有一個時候，不抽着頭上，可安得不一戰戰惶惶。戰戰惶惶，汗出如漿，討厭的夏的季節呵！

然而，夏之日，悶熱，窒息，夏之話，連篇的惟有討厭，可頌的地方在那裏呢？讓我把談鋒抓回來，我要正正經經的說一句，夏是可頌的。討厭的原因，在於夏給予我們的悶熱，窒息，可頌的地方，也就在這上面。悶熱的後頭有清涼，窒息的後頭有舒暢，經過一種極度的過程必然達到相當的成功，因為我們在悶熱窒息中越會養成堅強的心，鍛鍊成堅強的身體，這也是夏同時給予我們的精神。

所以，夏是大的。我在「大夏大學」常從粉筆指畫的餘暇，談起「大夏」的校名，便落到「夏是大的」意思上，而引三禮義宗和吳季札的話，詔示同學，三禮義宗云：「夏，大也，養萬物令長大者也。」因為夏，像火一般，夏是悶熱的，熱極當然不免於悶，但熱力的發揮而充沛，誰都知道有好的表現。悶熱的夏，萬物也長大起來了，春天是萬物始生的時候，到了夏天，才是萬物長大的時候，這就是熱力的作用。我們人，在這季節裏好像懶洋洋地提不起什麼氣力來，而各種樹木及生物，只有在夏的一個季節，蓬蓬勃勃着長大了。這是接受了熱力的發揮而充沛的緣故。實在，人的活動力在這時候應該是振奮的機會，可惜許多人，因了懶，把它忽略過去了，吳季札聽了秦的樂歌，他贊嘆着：「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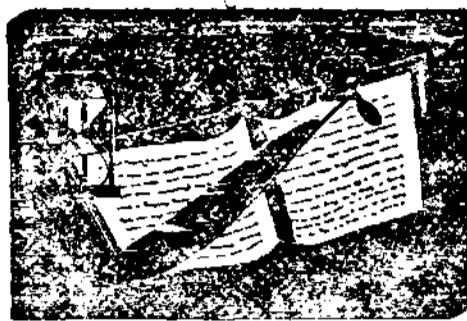
不單是夏聲，夏的一切都是大的，「能夏則大」這句話是確然的明示，而且是一大之至也。「根據月令：「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丙，就是炳，火不是炳然的嗎？炎帝是神農氏，據說為赤精之君，看了炎，就知道是火了，祝融是顓頊之子，為火官的，這三點，也並不是什麼神話，比喻夏像火，夏的主宰都屬火。譬如，我們和朋友通一封信，而這封信不能讓第三者看見，最好看了就把它消滅，唯一的消滅方法是付之火，就往往用上「閱後付之丙丁」等字眼。又譬如，某處火災，也往往會用上「祝融之災」的句子，虫羽，有羽的虫，是飛虫之屬，飛虫在夏天多起來了，七是火之數，苦與焦，也都是火使之然的，我們燒一種東西，過度了於是其味苦，其臭焦。為什麼要祀灶？灶是火集中的所在，為什麼要祭肺？肺占着心臟的上部，在上位，因為夏，陽氣盛熱了，陽在上位的。這些，不過是一種比喻，也是一種象徵，比喻夏像火，象徵夏是火的季節，而熱力的發揮而充沛，就有了火，火的功效，用不着細說，拿兩句周書來包括：「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有火一樣的力量誰能阻遏得住呢？這力量，也就是夏給予我們的精神。經過了一天的工作，尤其是驕陽下「汗出如漿」的工作，跑回

家來，又是鴿籠似的斗室，四面相逼而來的是悶熱，空氣好像沒有的，真個非窒息不可。我也有點怨恨了，要罵一聲討厭的夏天，在無可奈何中，在偶然中，我推開了窗，馬路旁的濃陰掠上眼來，一片的綠，頓時，煩怨的心情消失，再靠窗披襟一會兒，悶熱變了清涼，窒息變了舒暢，固然這茂密的樹是搖着風的，但我們要知道，這一棵茂密的樹，因為接受了夏的熱力的發揮而充沛，所以那麼雄壯的影子，那麼堅挺的站着。反而本身搖着風使我們人感到清涼舒暢。我們想一想，這一棵茂密的樹的所以會茂密，便瞭然夏的氣氛縱怎樣的悶熱，窒息，我們越要堅強，堅強地養，堅強地鍛鍊，絲毫也貪懶不得的，一貪懶從此再也爬不起來呢？「嵇康之鍛」是我們最好的取法：「嵇康性好鍛，宅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夏月居其下以鍛。」

嵇康是晉朝時候能够「養生」的人，自然他揀了這麼一個好去處，在垂柳下，在清溪旁，這樣來鍛鍊無所謂的。然而，我們取法的是他的精神，我們在悶熱窒息的氣氛裏鍛鍊不是成效更好嗎？再看魏文帝與吳質書中幾句：「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現在也正是「蕤賓紀時」的時候，蕤賓是舊歷的五月，魏文帝在這個時候念昔口南皮之遊的浮瓜沈李，而於是一愴然傷懷。上海的我們，很容易會陷入感舊傷往的深坑，這是萬萬要不得的。事情也難怪，一隻瓜，瓜而甘的，一顆李，李而朱的，我們今年要來浮一下，沈一下，怕沒有這種勇氣。（也是經濟力），那自然只好「愴然傷懷」了，然而，這些，陳迹的追戀，過往的悲悼，只有毀害自己的，我們要學嵇康的好鍛，不要學魏文帝的念昔。

夏是大的，夏像火，夏是火，它測驗我們有沒有響應夏的熱力的振奮力，能够振奮的人於是開闢得出一條大路來，禮記云：「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止聲色，節嗜欲。」這告訴我們，夏的一季是陰陽相爭的一季，人的死或生，在這裏區分了。很顯然的在極度的悶熱窒息的氣氛裏，許多人一定熬不住而喪失了生命。只有嵇康之鍛，才逃得出這死亡圈，而另一種人，夏天以為是春天一樣，他們仍舊活躍着一顆「春心」，不但不止聲色，而天天沈迷着聲色，不但不節嗜欲，而擴大了它的嗜欲，那他們錯了注意了，夏天不比秋天冬天，更不比春天，夏是大的，決不容許聲色嗜欲攪混了的人立脚。本來夏的氣氛，易使人疲勞，聲色更疲勞了你，加上貪吃的禍，你不死則病，這是一定的。我們在陰陽爭死生分的時候，不要忘了「齋戒止聲色節嗜欲」，換句話說，我們要正直謹慎來應付這大的夏，窗前，茂密的濃陰，看着這一片綠色，我們雖則處鴿籠似的斗室，也可以堅強起來，接受發揮而充沛的夏的熱力，所謂：「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

夏是大的，夏值得我們歌頌的！



試談「版本」

楊之華

我并非是一位藏書家，也不敢自稱爲「版本研究者」；不過我對於新舊書籍的版本，却常常注意到他的真偽，全缺，美醜，……。周越然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藏書家，我想大家早已知道了。以前，他曾在

陳望道先生主編的「太白」雜誌（半月刊）上寫過不少關於研究版本的文章，現在也在「中華副刊」上經常發表他的「版本漫談」，歷舉古本孤本珍本……各種版本之真偽，全缺，美醜，內容，年代，作者，版式，……詳爲解說并考證，這實在給予像我這樣愛好版本而又不懂的人以莫大的幫助。

研究版本，乃是一種專門的學問。要談版本，并非人人可談。然而倘如你果真是研究學問的人，那麼從今你對於版本一無所知，也是非要研究不可的。要不然，那麼你的讀書，只能僅限於見書讀書，而永無辯證書本的全缺，好壞能力了。但懂得版本的人，他的讀書，却能常常發現書中的殘缺，錯字，真偽……之類的毛病。

認識版本的人，他的長處就比我們多。無論那一本

書一到他的手，略略一翻一看，他便可滔滔不絕地告訴你那書的真偽，有無別本，是否孤本，原刻，重刻或翻刻，何年刊行？但這種鑑別的能力，并非一朝一夕即可獲得，而必須要靠了多年閱讀和搜購的經驗才行。關於這個，周越然先生的肚子裏是有數的。

倘是二個最初從事搜求版本的人，大約一定以爲初刻的便是「善本」，倘如真有人作這樣想，那麼他便大錯特而錯了。因爲「善本」并不一定是初刻的，往往有很多「善本」是重刻的，而且有些竟重刻幾次，這理由便是：初刻的書，未必能够沒有錯字，既有了錯字，自然會由作者校正或後人校正而重刻之，但重刻的書，自難保沒有錯字，倘如又發現了錯字，那自然重校而重刻了。所以書的「善本」，并非是限於初刻的，往往有很多「善本」，倒是重刻的呢。

話雖然這麼說，但我在這裏仍得補充：我在上面所說的重刻本，乃指真正的重刻本而言；至於翻刻的重刻本，那非但永不能找得到「善本」出來，倒反爲劣本僞本的大本營了。因爲偷偷地翻刻的版本，乃是僞本，借此以騙財（蓋其價較真本爲便宜由）耳。其錯字之多，是無法清算的。所以凡是研究版本的人，對於翻刻本，

一點也不重視。

至於如何可以辨別版本之真偽呢？這自然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得完的，也不是紙上談兵，而倒要憑了自已多年的經驗來鑑別。懂得版本的專家，他們之鑑別版本的真偽，大多是從（1）版本的字體（2）版本的紙張（3）版本的裝訂（4）版本的版式……等來鑑別的。字體也許可以模仿，但紙張未必同時也可偽造，裝訂或可模仿，但版式的大小，未必能偽造得完全相同。所以本此四者，便可以判別版本的真偽了。

至於孤本抄本的鑑別又如何呢？我也得在這裏順便一說。所謂「孤本」，便是獨一無二的別稱。因此，你要證明某書是海外孤本，那麼便要遍查海外人士，是否也有這書，如果真的四海全無別本，這是孤本便可無疑了。但所謂孤本，有時也不可靠；今天你雖然可以證明別人沒有他本了，但你就無法證明以後有無別本之發現，倘一經發現，孤本也就不能稱為「孤本」了。至於抄本呢？這更難說了；第一抄本之外，是否曾有過刻本；第二抄本真偽，也難一目確定，字跡的模仿，紙張的假造，往往却是可能的。如要鑑別抄本的真偽，除了博覽羣書之外，還須認識歷代的字體和手筆。

真正的宋刻善本的搜求固難，就是近代鉛印的善本的收買也不易。比方說，魯迅的「吶喊」，已經二十多版了，但再版以後的和初版的篇數就不同，「不周山」

那篇是他故意於再版時抽去的。再如茅盾的「子夜」，再版以後和初版的內容也就不同（因為有些地方已被刪去）。這都是關於新書方面的，至於雜誌和報紙呢，也有研究其內容或版式的不同之處在：就說商務印書館所出的「東方雜誌」吧，在北洋軍閥的時代，「東方雜誌」就出過兩種本子：北方版和南方版，而且南北版本的內容完全不同。又如「大公報」，早幾年也有過天津版和上海版，近幾年則又有過香港版和重慶版，除了一社評一有時以電報拍發交換之外，其他各版的新聞是完全不同的。這些雖然是人所共知的事，但恐怕仍有人不大注意。

以上云云，在識者看來，我真是一班門弄斧，這是無法諱言的，同時也是我應在這裏向讀者諸君聲明的。我之所以要寫這篇文章，第一固然是想求教於高明之士，以廣博或充實我的知識；其次呢，倒是為了本刊編者的盛意難却，因為編者先生叫我為「大眾」寫稿已經好幾次了，我所以遲遲不寫的，并非是為了「擺架子」，實因自己不會作文，惟恐因此而有辱「大眾」的聲譽。但是，如今已到了不能再推的時候了，只好硬着頭皮在想。幸而以前也會請教過越老，所以對於版本略略拾得皮毛，因此就厚顏試作此文，聊以報本刊編者之命吧。

x
x
x
x

崇禎末葉的紙幣計劃

樓 窳

亂世用發行紙幣方法來接濟財政上的窘迫，結果鬧到幣政不可收拾，一般人所熟知的，爲上次歐戰時代馬克盧布的故事，因爲這還是二十年來的近事。其實遠在一千年前，我國政府，也早已知道用這個方法來籌劃戰費，不過都因爲結果不良，貽害民生太深，所以執政者把一發鈔一那一件事，引爲大戒，非不得已不用。從唐開始，一直到明末，紙幣的流通，可以說不絕如縷。清初會發行一種「鈔貫」的紙幣，到了順治十八年，就被廢止。此後就沒有人敢提到紙幣。嘉慶朝，有學士蔡之定，提議到鈔法，就被朝廷下旨降遷。其後在太平天國時，清政府也發行一種銀票與錢票，成績也不大好，一直跌到票面價值百分之三，到了同治朝就自然消滅。因此，翻開中國紙幣歷史來看，幾乎沒有一次發行紙幣是成功的。發行紙幣這一件事，既成爲可怕的「例禁」，民間自然更不易記得幾百年前歷史上的故事了。

我國古代發行紙幣的失敗，最大的原因，當然凡是發行紙幣的時代，常是政府最窮困的時候，雖然原則上想兌換現錢，結果還是力不從心，不但不能收兌，而且還要不斷的加發。這時候，紙幣跟銅幣還是平行的。紙幣既多，信用既壞，又不能兌現，人民自然要把紙幣與銅幣的價值分出高低來。只要紙幣開始跌價，拒用的地方就會格外多，發行紙幣的政府，因爲紙幣不值錢，也就更不能不多發。在這個時候，政府自顧不暇，要想收兌，也是不可能的了，所以紙幣的價值，非跌到一錢不值不止。歷朝的政府，都知道這個弊病，然而到了財政上山窮水盡的時候，也只好說不到此了。歷史上大部份發行紙幣方法，都是從公用機關發出來的，而且往往限定作繳納稅類之用，其理由就是如此。

照這樣說，發行紙幣那件事是不是就等於毒蛇猛獸呢？依照原理來說，在某種條件下，應該是行得通的。第一，發行兌換紙幣，政府是不會有好處的。而發行不兌換紙幣呢，是必要的條件，是現金的集中，否則價值就很容易跟正幣脫離。此外，調節工作也是必須的。如果是盲目的亂發，那末，要維持幣值的安定，事實上是困難的。

明末崇禎是歷史上最淒慘的時代，財政上的困窮，可以說窮形極相。據計六奇明季北略所紀，有下面一段事實：

「大兵（李自成也）入京，都城戒嚴，上發內帑數萬，命諸營千總，每人領錢幾千，分授

守城兵，每兵二十錢。兵領出，以指彈錢曰：皇帝要性命，令我輩守城，此錢止可買五六燒餅而已。既而內不發錢，使京中富家出錢養兵，如百金之家，出銀五錢，即奴家亦出五錢。上云：一家豈無二之妓，其家可出五錢。」

籌劃軍費而至於妓家，等於以花捐養兵，可以說異想天開。但戰費是大宗的，而挨戶的捐納究竟是零碎的，所以在當年，（崇禎十六年）的六月裏，就有相城諸生蔣臣，想到紙幣上面去，獻上一個鈔法。這個鈔法的内容是把當時的貨幣，分爲銀錢鈔三種，凡是一納銀錢買鈔者，以九錢七分爲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照蔣氏的意思，以爲「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換句話說，便是用九七折發行紙幣，以收納現銀與現銅，原則上是一個好辦法，但是當時廷臣很多持反對的見解，所以沒有見用。

到了是年十月，李自成就入潼關，政府的財政，除了發鈔以外就再想不出其他辦法了，因此交朝臣再議發鈔的辦法，當時朝識鈔有十便十妙之說，這十便十妙是：一、造之之費省；二、行之之途廣；三、齎之也輕；四、藏之也簡；五、無成色之好醜；六、無稱兌之輕重；七、革銀近之奸偷；八、杜盜賊之窺伺；九、錢不用而用鈔，其銅可鑄軍器；十、銀不用而用鈔，其銀可入內帑。上面這十便十妙中，最有利的其實還是九十兩條，後來又因爲沒有造鈔的皮紙，把原案擱淺了。這是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中事，再過了五個月，李自成陷京師，明期的國祚就結束了。

上面所引的兩件事，並見於計氏的明季北略一書中。雖然都是窮極無聊，無中生有的辦法，但在歷來的紙幣方案中，比較還是較完善的一個。其可注意的幾點，第一是知道用九七發行法來加大發行的效能，其二是知道用集中現金方法來補財政上的虧空，使在偷天換日的作用中，獲得了一注現金的收入，並且可以和緩紙幣跌價的趨勢。可惜當時沒有採用，否則倒可以渡過暫時間財政上的難關的。

然而這僅乎是暫時的而已，到了最後還是要失敗的。明末政治上的腐敗，能否抵禦李自成的入京，這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光從斂錢的辦法上說，在這時候，京城一區，已在四面楚歌之中，可能行使鈔幣的區域，也不過限於京師一隅。京師裏要採辦外省的軍需，其勢非仍用現錢不可，其結果鈔幣就必然的跌價。最初，政府或者可以把這批集中得來的現金，當做鈔幣的準備金，來遏止鈔幣下跌的趨勢，但到了現金匱乏的時候，鈔幣對外省現幣的跌價，就也不能遏止。鈔幣愈是跌價，政府可能從發鈔得到的利益愈少。也就是說，要救濟窮困，就非格外多印鈔票不可。最初發行的假定是一貫爲單位的鈔票，其後雖然非發到十貫的不可，又最後非發到



百貫的不可，又最後則非發到五百貫的不可！鈔價愈跌，發行額愈大，如此交相為因，發行鈔票的效用就完全失去了！

這時候，因了鈔幣對外交換價值的跌落，京師的物價一定是會很高漲的。或許在政府九七發行的第二天，物價便會漲到三成。政府用九七換來的紙幣，實質上還是等於照九七用。到了後來，京師的物價愈高，政府發鈔的作用愈小，而這些京師的貨物為了要交換外省有用的貨物，必然的會向外流。政府發行鈔票的目標，無非想多向民間徵發一些東西，現在貨物既少且貴，財政上的難關還是存在的。

照這樣說，不兌換紙幣雖然是一套的戲法，究竟還是跟政治上不能脫離。執政者要希望不兌換紙幣跟兌換紙幣同樣有作用，必須先從安定幣值做起。否則在初期，或許有多少的獲得，但在一定限度之後，仍不能挽救原來的厄運。我們可惜崇禎末年，有這樣一個好辦法，政府沒有用，然而用了跟明祚又會發生什麼作用呢？崇禎說得好：「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這誠是千古的痛言了！



富民夏令衫

花式工料人人讚

花式繁富
光滑挺軟
質地輕鬆
不打領結
夏令購着

舶來無異
不燙平齊
涼爽適意
無須外衣
男女咸宜

發行所
寧波路七十四號
電話一四五一



TRADE MARK SHIRTS
FULMOON
OLYMPIC MARK

富民織造廠





望絕自紀(三)

屈彈山

世父侶松公，諱承柏，字景齋，隨侍吳下，與陸廉夫，倪墨耕，金心蘭，顏閔生諸公

游，遂擅丹青，所寫花鳥果木之屬，與廉夫神似，邑人孫秉之，撰當湖畫人傳，惜未之知也，光緒壬辰，世父隨王父解饌銀至京師，事竣先返，一日晨出，若有所遇，比抵家，則目瞠而舌結，遂歿。其時會王母張太夫人年九十矣，王父方欲稱觴晉祝，乃聞長孫之喪，感傷於心，未及慶祝而逝，伯祖吉人公，年六十五，王父年六十一，白頭兩孝子，號慟如幼兒，人以為難得，而余年猶不足十三齡，越二十有七年，而長孫敬銘生，此短時期內，余獲覩六葉人物也。伯祖老而鰥獨，事會王母設榻於旁，先意承志，中夜或進食飲，雖至耆艾，依依作孺子慕，數十年如一日，有古孝子風焉！後一年卒。

光緒乙未，余與二弟竣，同回原籍，應童子試，吾父親送之邑中，寓王氏哀生閣，倩廩生鍾穆如表叔誦清作保，首次應縣試，題為「知和而和至因不失其親」。蓋其時風尚，往往割裂聖經語句，取其無陳文可襲，余得題駭甚，雖窗下之作，亦頗揣摩時尚，然

未有無情搭截如此之甚者也。嗣經三次覆試，最後榜發，名曰長案，余名列第六，縣試畢後，至郡應府試，嘉興七邑考生咸集焉，試亦四次，故事列十名前者，府尊邑令皆親試之。長案發，余列第五，是年院試督學使者，為嘉定徐季和夫子致祥，余得補本邑縣學生而名列第四，詳見采芹錄。是年竣弟未售，至己亥始入郡庠，府教授餘杭章椿伯先生，太炎先生令兄也。以吾祖任江蘇縣令，索贖二十金，蓋入學初見老師，例須納贄，而廣文官冷，一歲之計，惟賴此區區耳，然彼時猶不肯從命，僅以十二金報之，至今回思，其細已甚，殊可哂也。

幼時讀書，頗得力於母教，然師訓亦不可忘，館余家最久者，為武進孫氏，漢槎先生諱宗華，誨余最早，後其父士侃先生，亦授課數年，漢師從弟仰之先生，諱錫華，則課余最久，其父琢成先生，亦教年餘，兩師又一從弟雲裳先生，諱鳳彬，不時庖代，並為改文，一時父子兄弟叔姪，有五師焉。孫氏後籍吳縣，漢師中光緒戊子鄉舉，仰師羨之，翌年己丑恩科，亦舉於鄉，雲師復羨之，竟中辛卯乙科，一家三鳳，連挾計偕入京師，一時有吾家發師之諺。蓋此數年中

間，三次中式，皆在余家，誠非偶然之事，（昔大父延請同邑戈蟾仙先生桂馨爲先考師，光緒丙子鄉舉領解，亦正在吾家也）。惜會試數次，皆不能登第，漢師後以知縣分發贛省，仰師亦以大挑知縣官福建，雲師亦得縣令，早逝，聞其後獨昌。孫氏外有元和顧氏，廉軍先生諱之義，及其子子虬諱柏年，先後館於外家，余屢會問業，而子虬先生授課，特以嚴厲稱，卽今名人顏剛先生之祖若父也。又有吳潔卿師諱大蘊，憲齋中承族弟也，工楷法，誨余習書，後師在張文襄督幕，謄寫摺奏。余既入庠後，八股文師汪鶴齡姨丈開社，詩賦先後師張仲仁先生一廬，楊良夫先生賡元，比至茸城，師長洲江晉之先生遲，歸安姚濞源先生洪淦，而姚先生謙讓不遑，雖允潤色余文，不欲以師名自居也。後余返吳中，習經史考據之學，師學古堂堂長慈谿林晉霞先生頤山，時余羨可園之勝，求爲堂中肄業生不得，則讀書於楊良夫先生齋中，每月作日記，以十頁爲一卷，然大率鈔書而已，並無心得，既而時變正亟，余遂他往，迄未補弟子員額，惟同門之士，皆吳下一時碩彥，如沈綏成修，朱建候錦綬，尤其翹楚，故余是年聞見較廣，得益頗不尠也。

吳中書院有三：曰紫陽；曰正誼；曰平江；月各二課，一官一師，紫陽試時文，正誼分試經學詩賦，平江課重生時藝，余童時先試爲之，偶師課列超等，

獲獎錢三百，則雀躍狂喜，書吏張某，折扣什一，猶頗揶揄之，然余不解也。稍長，始敢投考紫正，蓋兩院皆高材生，而由省之大吏主持之，其官課，先撫軍，次藩，次臬，次道，以次輪值，而紫陽之試，尤爲鄭重，往往借貢院局門爲之，撫軍以次，或親自點名，散卷命題後，卽出院，而檄委守之，日暮集卷，然大門雖嚴扃，而門下卑牆，輒爲考生毀圮，不惜匍匐鑽穴以出，吏或以溺桶移置穴前，藉欲辱之，而考生不顧也。會見某名士脫於其旁，逡巡欲出，口中猶喃喃曰：一狗洞何妨試一鑽！其不知羞恥有如此。

余自有生以來，久在重閣庇蔭之下，又值同光中興之後，物價之廉，起居之適，不啻置身無懷葛天世矣。年四十，吾父棄養，時局日亟，漸入困境，至今回溯生平，其津津有味者，厥惟茸城五六年中，讀書衡齋時耳，大父補官婁令，官廨已圯，賃屋以居，讀書之外，兼習書啓，而刑法錢穀之事，牧民爲政之道，亦稍稍明其大概焉。幼學基礎，具於此時，松江水木明瑟，士風醇樸，春時桃李盈城，及冬，則秀野橋外之鱸，味美而腴，附近若楓涇之豚蹄，青浦之醉蟹，嘉興之凍羊，我邑之糟卵，一時膾炙，二三幕賓，小飲言歡，其樂誠不易多得，惟此五六年中，一遇戊戌之變，一遇庚子之役，國事動盪，科舉廢黜，昔之所學，漸失其效，使余不得不拋棄故步，別尋行徑，

遂毀窗下十年之計，而爲負笈萬里之游矣。

光緒丁酉，余赴杭，初應鄉試，所謂貢院場屋者，人估矮屋一間，高不逾丈，方不逾三尺，大類北方之車，作文於此，飲食於此，殊無盤旋之餘地，如是者亘九日，而三場始畢，試之日，官給以肉一方，卯二事，別有侍役曰驍軍，爲之作炊，米則自攜帶也。前六十歲，爲道光丁酉，會祖考純甫公舉於鄉，至是又逢丁酉，惜余根柢過淺，未能獲售，至壬寅，爲庚子辛丑二科併試，自問較有進益，然以病疴，未能入場，壬寅以後，時局日迫，余已知科舉之不足恃，而志在學校矣。翌年癸卯，丹徒馬相伯先生初設震旦學院於上海，遂率先入學，有朋自遠，多海內知名士，所習者以拉丁文爲主，然至秋時，又逢鄉舉，相伯先生敦促赴試，復至杭州，覓寓於吳山之伍祠，榜發，仍不得售，蓋頭一場已入彀，三場經義有疵，爲主司所檮，遂與之終古矣。是年應試諸生中，已有衣西裝者，殊可駭怪！此外更有一趣事，考棚中部，有樓窺然曰明遠，中設一鉅大魁星象，已數十年於茲，考生頗有然香燭跪以禱求者，爲同人所鄙惡，嘉湖少年中，如秀水陶昌善，吳興周覺，夜間羣起擊破之，斷其頭，號令樓外，余榜之曰：「殲厥渠魁」。翌晨，考生大譁，監試巡撫翁會桂，別置一新象，而其樓遂閉。余幼讀日知錄魁星一條，已早知廟祀之非，而深

恫夫宋明以來士人之迂謬，然自後科舉竟廢，久爲文人拜祀之張惡子，同時與魁斗之象，並消弭於俄頃，此非其朕兆乎？

丁酉以後，稍稍出遊，在禾遇姻家朱強甫兄克柔，一見以英俊相許。朱久居南皮張文襄幕府，代撰勸學篇。有聲於世，時方辦萃報，又創立不纏足會，余欣然任會員。其時新會梁任公主編時務報，少年讀者，靡然成風，智識之開，誠得力於先覺之士也。癸卯後，科舉廢罷，知非遨遊四方，不足以長學識。是時陶勤肅公督粵，思爲文以干之，昔五世祖芥舟公手寫同邑蔣大始先生所著人範一書，勤肅刊之於粵，又以外舅子佩先生爲勤肅族人故。然大父以爲爭名者於朝，宜遊京師，遂附海輪北行。抵津，表兄潘楚屏，方爲北洋大學學生，以爲余英文尙在初階，宜入中學，姑留津讀。旋聞京師有譯學館，附設於國立大學，培植外交人才，以讀列國文字爲主，遂入京投考，得錄取第三名。監督瑞安黃仲弢夫子，賞余楷書，命書摺疊扇。黃後出任湖北提學，代之以寧海章一山先生授館中教授，若蔡子民，汪褒甫，劉志襄諸先生，多屬名人。而余主待郎歸安沈子敦先生家，復從容謁見吳縣鄒紫東尙書，顧康民侍郎，皆與外家有葭莩之誼者也。自此得識大人先生，能抵掌談天下之事矣。

丁未初春，余始東游，挈余行者，歸安林半櫻先

生，時爲使館參贊，而伴行者，同邑張鏡明卓身昆仲，及硤石孫文彬三人。皆旅京浙學堂學生也。既抵東京，妻弟秀水陶俊人，自北海道之札幌來視余，盤桓數日。余遂與之偕行，寓於彼所者亘半載餘，讀和書習和語而已。是處國人留學者稀少，東人遇我，能盡敬禮，不似都人之褻嫚。是地土著，原名蝦夷，爲和族所征服。故新主渡海來後。伏處山谷，已不多見。偶或見之，男者長髯鬚髮，女子已嫁者，則以漆塗其唇，而處女則否，今亡種不遠矣。彼處氣候，僅有春冬兩季，夏日雖亦飲冰，然晚必覆以棉絮。余在彼過夏，未嘗揮扇也。寓窗對面爲監獄，恒是罪犯出獄，必以藤竹之具蒙其首，蓋不以面目示人者，正所以養其恥心耳。茲事雖小，用意甚細。

暑後，余自札幌返東京，聞早稻田大學之名，心羨之，蓋因友人肄業此校者衆。又有清國留學生師範部者，爲我浙入百名師範生而設也。余遂投考高等政治經濟科，與日人同班。講師之講解，悉係口授，殊艱講義，初時頗難領會，幸多閱參考書，故每試猶可及格。直至第三年，則始入佳境。早稻田位於都城之西北，已屬田園風景。余於戶塚村，賃屋一間，居之幾三載。屋主人廣部，以圍棋爲生涯，學棋者往焉。其人不俗，庭宇一方，雜栽茶花瑞香之屬，淨潔無塵。有時夢回時，尙聞子聲丁丁然，惜余當時不暇及此

，不克聆其指授耳。余屋席八疊，尙寬大，先邀吳人貝季美同居。貝精於饌事，遂以烹飪之法，授之主婦。旋貝遊德。而余獨居，日常所饌，宛有吳中風味，無復再進和俗臭魚酸漿之饌矣。大抵日人喜靜，過其門，寂若無人，披其幃，其人斯在，有此風焉。而吾國人好動。喧嗽談笑，聲達戶外，妨害他人，而不自警，此日人之所憎厭。故旅舍雖衆，率以不迎華人爲標幟，誠由吾人不能問禁問俗之故，未可以此專咎人也。余寓廣部家，一從和俗。席地而坐，一几一爐，倦則橫臥而舒體，渴則然火以烹茶，津津有餘味焉。主婦並授余以插花之法，主客之間，久而彌敬。及余之去。彼恭敬叩首，依依有惜別之感，蓋余能警惕自重耳。

古人席地而坐，此風已渺，及至海東，則古經所載，俯而納履，戶外兩履，及長臨，拂席，膝行等義，皆可實驗。蓋古人以膝著地，而坐於足踵，今東人正如此，否則箕踞不敬矣。大抵中華舊俗，留於彼邦者，尙屬不少。如裙木屐，魏晉遺風，於斯未墜。至寺廟香火，幾同漢俗，其設筵舞妓，尤大類唐宋官妓。而按摩之術，見於趙岐孟子注。日人猶用古名，今滬上乃復從日人采獲之，內地未之有也。至於相宗之書，密教之傳，我國已亡，而猶存彼土。其他古書之佚存於彼國寺宇中者，尤屬不可勝數，殊有天子失官之歎！

· 首創足尺加三 ·

寶大祥 綢呢 緞絨 棉布莊

· 全滬唯一 ·
· 價廉物美 ·

童裝部 式樣美觀 定價特廉	被單部 絨毯綫毯 花邊廉售	送貨部 無論遠近 不取送力	駝絨部 貨如山積 比象克己	軸幛部 奉送還力 代贈金字	成衣部 定價便宜 奉送衣盒	禮券部 餽贈親友 最受歡迎	顧繡部 千金出閣 經濟實用
---------------------	---------------------	---------------------	---------------------	---------------------	---------------------	---------------------	---------------------

上海：
八仙橋
小東門

中國

公勝棉毛織染廠

— 股份有限公司 —

織造 漂染 全部 自製 出品 種類 繁多 選料 堅固 耐用

電話 九三九〇
一六七〇

事務所：北京路華國大樓三一三號

平安三飛車
股份有限公司

三飛客車 美觀大方 舒適快捷 服務週到

叫車電話
30963

中西大藥房總支店均可代叫

全市遍設分站

公信電器製造廠
股份有限公司

電星牌電器用具

註冊專利 世界最新型出品

雙用安全插撲

省電安全 熱水迅速又便利

電氣熱水機

總發行所 上海芝罘路四一號

廠址 梅白格路三一三號

電話 九二九八七

電銀掛號 三三三二〇

民誼大藥廠
股份有限公司

民誼大補藥

大眾補品 功效驚人

功能

促進食慾 增加體重
輔助發育 增殖血源
磁補衰弱 振奮精神

廠址 新開路辛家花園
電話 六〇一〇六

三樂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總額 國幣一千五百萬圓
執照號數 實業部實字三七三
經營業務 地產保險證券物品
貿易及其他各副業

本公司總管理處

福州路中三三五號

電話 九八二〇〇

電報掛號 一一〇八

三樂證券部

地址 四川路四三七弄六號

電話 一九五五〇

一二一七一



體之什

譚正璧

——擬「野草」之三——

代序

M·D·D：

老是一陣一陣的黃梅雨，像是要放晴了，一會天又黑下來，接着又來了雨。雨後不久，又發晴光。晴光未放，雨雲又起。天氣真像這個令人完全捉摸不定的世界，好不煩悶，好不焦急呵！

我的手是在寫，可是我的心老是在想：要是今天天氣沒有改變的希望，那麼今晚我只有在睡夢裏才能看見我的可愛的小貓了。孩子，當我在這裏寫信的時候，你也會想到我的心正爲着這樣一件不必焦急的事而很焦急着嗎？

「擬野草」還在寫下去，寫完了十二篇，想暫告休筆。因爲正有着許多不能不做的事正等着我去做，還有

許多另外的文章也必須在眼前趕快寫。近來，尤其是這一月來，我真連自己也有些不大相信，我會有着那麼的自信力和勇氣，常想從失望中爭取希望，從空虛中探取真實，我已不甘於寂寞，我要盡我所有的微薄的力來做我願意做的事業。一切阻扼我都不怕，我必予打擊者以打擊。可是，孩子，我猜你看了我這些話，一定會十分驚奇地說：

「我的爸爸，你竟變了！」

是的，我是變了！可是我還希望着我自己是永遠這樣地變了！一個A血型的人他是怎樣地不信任自己的意志呵！所以我希望你還是要不斷地給我以鼓勵，我將不斷地把你的勇氣輸入我的血液中，使我的意志，有一天會由薄弱而終至復歸於消沉。

這次寫「擬野草」，都是先有了

題目然後下筆，然而偶也有幾篇臨時加入的，如上一輯的「枯楊」「朝山者」，和這一輯的「光明的故事」。裏面所寫，旁人或者不一定都會了解，可是你一定都能懂得。你看後，希望你立即給我以珍貴的意見，我在寫這信時已在這裏熱望地準備着來接受！

我希望我現在的焦急在今晚上只是一個空虛！

時常記憶着你的人

光明的故事

你如果不相信魔鬼有時也會造福人類，那麼請你聽我講述下面一個故事。

X X X X X

當人類還沒有過着光明的日子時候，魔鬼牠早知道這日子必有到臨

的一天，於是牠用牠一貫的作風來對付——破壞。

可是牠也知道人類自從誤信了牠的誘惑而喫了「智果」之後，已全不像過去那樣的容易上鈎了，所以牠必得施展牠另外的狡猾手段。

於是牠搖身一變，變成爲一個自稱是踏進光明的日子的先導者，馬上混跡到人類社會裏去。

牠用呪語來行使牠的魔術。牠的呪語中最警策的幾句是：

「生在這個大時代中，我們的一切行動都應該以大衆爲目標。我們應該犧牲自己個人的福利，爲社會大衆謀福利；我們應該獨棄爲了個人事業而服務，而爲發展社會事業而服務！這樣不斷地努力，光明的日子必有全到臨的一天！」

這呪語果然極有效驗，不獨一般未入社會的只知前進的青年給牠麻醉，就連幾個走入社會已久而正也熱切地希望着光明到臨的中年人也很欽服牠，不由地都跟着牠走。

牠於是對着一般擁護牠的青年和

中年們儼然以領袖自居，頤指氣使地擺出主人的面孔，叫他們絕對服從牠，使每個人成爲屬於牠個人的奴隸。

一天，牠叫一個中年人去做一樁專爲造成牠個人名譽的事業，但牠不給以報酬。中年人略一躊躇，因爲他肚子還沒有喫飽。牠就套上牠以服務不努力的罪名，再用呪語來打倒他，讓別人看了再不敢向牠反抗：

「我是一個絕對犧牲自我而專爲大衆服務的人，所以我的事業就是大衆的事業，我的名譽，就是大衆的名譽。你不肯爲我而努力，就是在反抗大衆，破壞大衆，而是大衆的罪人！」

缺少人世經驗的青年人果然又中了牠的魔術，以爲牠的指摘果然合於邏輯，於是也對那中年人羣起責難。那中年人便在寡不敵衆中無言的退避開去。

於是牠的地位更鞏固了，主人的架子更十足地擺出來了，受牠領導的青年們所過的日子連奴隸也不如了！不久，又來了第二個中年人的叛變。他比第一個中年人聰明。他先查

明了牠的來歷，窺出了牠的真相，然後準對着牠的呪語，用「以牙還牙」的新的呪語來和牠鬥法：

「青年們，我們都受騙了！他叫我們犧牲自己個人的福利，爲社會大衆謀福利；我們自己個人的福利已經都犧牲了，可是社會大衆的福利在那裏？牠又叫我們獨棄爲了個人事業而服務，而爲發展社會事業而服務；現在我們果然已絲毫沒有屬於個人的事業，但是社會事業發展了沒有？」

這呪語比魔鬼的呪語更要厲害。青年人雖然是世界上最最容易上誘惑的當的人，但也是世界上最最容易爲真理所覺悟的人。

一片反對的聲浪由一二人的嘴裏立刻傳播到每一個人的嘴裏：

「我們都受了牠的無恥的欺騙。牠叫我們爲大衆謀福利，牠把大衆的福利讓爲牠自己個人的福利；牠叫我們爲發展社會事業而服務，牠把社會事業讓爲牠的個人的事業而牠自己並不去發展。牠不但不肯犧牲自己，反犧牲大衆來肥胖自己！牠正是世界上

最最狡猾的魔鬼呵！

魔鬼所最害怕的是人類識破牠的真相。所以牠一聽見青年們罵牠是「魔鬼」時，牠立即潛身入泥土中不見了。

世界上頓時起了一陣擾亂，因為恐怕還有第二個魔鬼混入，來了一次肅清魔鬼的大運動。

青年人得到了這一次深刻的教訓後，大家愈感到探求光明的必要，他們知道中年人比較有見識，從此便竭誠地大家通力合作。

他們還是依照魔鬼咒語裏所說的去。可是因為在他們中間不分主人和奴隸，所以個人的福利就是大眾的福利，而大眾的福利也就是個人的福利。大家爲了發展社會事業而服務，同時也等於爲了個人事業而服務。魔鬼咒語中所給予人類的最後希望果然實現了！

世界上終於來了光明的日子！從此魔鬼更不敢到世界上來，因為牠雖然會千變萬化，但給光明一照，牠的真相便在牠自己的影子裏完全

暴露出來，而沒法隱藏！這也就是牠所以要破壞光明的根本原因。

× × × × ×

你相信我這句話嗎？如果當初沒有魔鬼想來破壞光明，光明的日子不會這樣迅速地到來吧！所以我說：

「魔鬼有時也會造福人類的，像這故事裏所講的就是。」

夢與希望

——贈海兒

我以為夢是一幅淡墨水的山水圖

畫，

我又以為希望是一首美麗的散文

詩。

了。

當夜中停止了我們白晝的一切記

憶，

淡淡的圖畫便在靜穆的腦中展開

了。

地面上開遍着芳香四溢的無色玫

瑰，

也滋生滿一望都是的不知名的蔓

草。

黯澹的夕陽在白山黑水中遲遲沉

沒，

沒有感覺的微風吹動那花梢和樹

梢。

我不由地想到我不應該孤負此佳

境，

一支無聲的歌便唱出我心頭的無

聊。

我感到孤寂而想起了我所想念的

人，

她或他會立刻站在我面前對我微

笑。

但當給我發現這不過是虛幻的夢

時，

這圖畫便由模糊而終至消逝無踪

了。

當我厭倦灰色的現實而憧憬着未

來，

美麗的辭句就在我筆下輕靚的流

出。

似深山的杜鵑儘弄着喉舌曼吟低

唱，

似雪地裏梅花放吐着幽香沁肌砭

砭。

骨。

似和風散送着細膩熨貼的溫柔氣

我告訴你：曾經有過這樣一位科學家。

蒼了。

在全世界的新聞紙上，立即都用

息，

似叢花爭獻着萬紫千紅的蕩魂顏

當他還在年青的時候，有一天，他的一個住在鄉村裏的親戚到他家裏

大字標題，登載着一個驚人消息，大意是說：

色。

我有着鬱積難消而傾吐不出的塊

來，他用他那用慣了的鈍樸的口吻對他這樣說，因為他不知道他這位住在城裏的親戚也是位科學家：

「茲有科學家某君，積二十多年的精心研究，已發明凡是人體上失去效用的官肢和臟腑，都可用恰當的其

磊，

我將用悲壯的調子來打破我的沉

「我不相信科學是萬能的，為什麼我家的老牛生了肺病，獸醫不能用其他動物的肺來把牠換掉呢？雞在夜間不能看見東西，常常給她們的敵人

從此可以延長至無限。實為科學界空前絕後的偉大的發明明云。」

默。

我有着關閉不住而無從着跡的愛

黃鼠狼喫掉，科學家為什麼不把她們的眼換以貓頭鷹的眼呢？我以為科學的力量，無論如何總不及上帝，只有上帝才是萬能的。」

這新聞一傳播，頓時轟動了各式各樣的人羣，尤其是那些正患着各種絕症的人，都以為獲得了意外的救星。

情，

我將凭杳遠的理想來寄托我的孤

淡然地微微一笑。

於是一大批的病人都到他的家裏去，抱着十分的熱望與信心，請求他替他們醫治。

寂。

但我永遠不願我知道這僅是一首

從此以後，科學家突然閉門不出，不分晝夜地在他的實驗室裏工作，只托人買了各式各樣的動物，一頭一頭地陸續送進他的家裏。

他一個一個地請他們到他的實驗室裏去。

詩，

他將把一切空幻的美從現實中消

年復一年，等到科學家從新走出實驗室，再照常出現在社會上時，他的額上已經起了皺紋，而鬚髮已經蒼

手術就這樣地開始了。一個多年在戲院裏服務的女演員

失。

誰說夢不是一幅淡墨水的山水圖

誰不愛希望真是一首美麗的散文

詩？

畫，

誰不愛希望真是一首美麗的散文

詩？

詩？

科學家的悲哀

實驗室，再照常出現在社會上時，他的額上已經起了皺紋，而鬚髮已經蒼

手術就這樣地開始了。一個多年在戲院裏服務的女演員

，因為工作得過度的疲勞，忽然失去了她的清脆皎美的喉音。

當她訴明了她所患的病情後，他立刻吩咐他的助手到外邊院子裏去進一隻大雄雞來。他將女演員上了麻醉劑。等到她醒過來時，一切的手術都已完畢。於是他對她說道：

「你暫時不能發聲。包你到滿三天以後，你會發出比你從前更清脆更皎美的聲音！」

女演員歡天喜地的用筆來表示她的萬千感謝，第一個先回去了。

第二個病人是個老盲人。在他的眼中，光明已不復存在，所以他絲毫看不見世界上所有的東西。

他就吩咐他助手去捉到一只貓。等到麻醉劑失去效力的時候，他已完成了他全部的手術。他警戒他：

「三天以內，你不能用你的眼來看東西！到了第四天，你即在黑暗裏也將看見比在白天裏還要清晰的東西。」

老盲人自然也千恩萬謝而去。

第三個是個在患了場重病後失去

嗅覺的人。他把狗的鼻子裝入他的鼻子內。在臨走的時候，也約以三天後他的嗅覺必能完全恢復。

第四個是個患着胃潰瘍的人，不過還沒有喪失他的生命。他就割去了他的腐胃，用羊的胃來連接在他的腸子上。他約他三天內不能喫一些東西。

第五個是個軟足病患者。他的足完全等於沒有，必須有人抬着他才能行走。他就易之以野兔的脚。他告訴他：三天後，他將走得得出於意外的快速！

當第六個人放在昇榻上由兩個人抬送進來時，科學家喫了一驚，以為他是個死人，陪來的人告訴他：他給他老婆嚇破了胆，所以像已死去，只有他的心還沒停止跳動。他立刻喚助手去把他恰巧培養着的一個虎胆拿來，剖開了他的腹，把他裝在他自己的胆的原來位置上。又用強心針恢復了他失去的感覺。他堅囑他必須靜靜地休養三天。

第七個是瘦得只賸一把骨頭的人

。據他自己告訴：診過他的病的醫生都說他肺病已入第三期，肺已爛去了三分之二，呼吸很是吃力，他立刻安慰他。用了麻醉手術後，把爛肺割去，而易之以狼的肺。他又對他說：三天以後，呼吸可以照常了。

第八個病人患着極度的貧血，已接過幾次同型的血，還是絲毫不見效力。他就接已以猩猩的血，枯白的皮色立刻紅潤起來了。

第九個是怔忡病患者，他一聽到一個像蚊蟲叫那樣細小的聲音，心就會跳得像要從心腔裏跳出來。他就替他換上獅子的心，把他自己的心給他看時，原來已脆弱得即將爆裂開來，如果不再換去的話。

第十個人是位學者，他突然患了健忘與失智病，一切醫治都歸於無效。於是他把猴子的腦漿注射入他的頭壳裏。手術才完畢，他已把過去的一切重新回憶起，自己覺着完全回復了從前的聰明。

第十一個，第十二個……接連不斷地醫治下去，沒有一種絕症不能施

以相當的手術，而用動物的官肢和臟腑來替換。

「真正是一位有着偉大的超人的力與智慧的科學家。他是世界上唯一無二的人類的救星！」

贊美的聲音頃刻遍及於全國。

三天以後。

科學家於起身後腳還沒有踏進實驗室，門外已聚集了許多的人。每個人的面上都露出不愉快的神氣，和前之抱着希望來的人簡直像是另外一批人羣。

那個本來失了喉音的女演員第一個沖進來，對着他「喔，喔，喔」地大聲叫起來，手裏拿着一張字條給他看：

「快快換回我原來的喉音吧！你替我換上的果然是清脆而姣美，但這不是人的聲音，而且又不能用來說話。你快快替我換回，否則我不能活着，只有自殺了！」

他還沒有回答，第二個人已接上來：

「我現在果然已能連在黑夜裏也

看得見東西了，可是在我的眼睛裏，却失去了白晝和黑夜的分別，而且一聽見老鼠的叫聲，就會不自主地從夢中醒來：要起來追捕他們。這樣；夜裏簡直睡不成，白天仍舊不能工作。先生，還是把我原來的眼睛換回來吧！」

第三個人更急不及待地：

「我已回復了我的嗅覺。可是因為過於靈敏了，走過人家門口便可聞到他們廚房裏菜肴的氣味，使我飽了的肚子立刻感到飢餓，嘴裏瀟灑不住的滴下來，比了什麼都覺得難受。這樣，還不如失去了嗅覺的好！……」

第四、第五、……個人接連地向他交涉：

「我的胃病雖好，但已吃不進人吃的東西，吃了總是吐出來，再吃下去再吐出來。只有吃草下去，吐出一大堆重吃下去，便不再吐出。我簡直成了反芻獸了，我還是死的好呀！」

「我的腳現在除了走和不走外，

已完全不由我做主。不走也吧！」

便像後面有什麼在追趕似的，快得停不住步，東衝西撞地連路上的車馬也來不及避讓。這樣下去，我非給車馬碾死踏死不可。先生，你看我怎樣才好呢？」

「我的胆果然已不是從前的胆了，可是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一看見我的老婆便怒得要把她打死。今天如果沒有許多人用力把我扯開，險些惹出人命來。但我還是怒，我的心裏還是非要把她打死不可。我自己簡直無法阻止我自己。先生，你有方法把我胆量減小些嗎？」

「不知也爲了什麼緣故，我的呼吸完全照常了，可是一見了人便覺牙齒癢，便想把他或她吃下去。幸虧我意志還堅強，還能用力把吃人的慾望壓下去。可是我很擔心，如果失去了我的忍耐力，我便將犯下人間不可赦恕的大罪，而且第一個遭殃的一定是和我最最接近的親人！……」

……

總之，病是沒有一個人不會醫好，可是另外却都附帶地起了一種一切

醫生所從來沒有聽到過的新病。

科學家呆看着他們每一個人，始終沒有開過他的口。他的面色像石頭

，額上的血管突出得約有四分之一寸的高，兩手不住地在自己和自己搓。

最後，他不能不發言了。他吐出十分滯重的但是很誠摯的聲音對他們說：

「諸位，請原諒我！我費去了我二十多年的光陰與心血，犧牲了我的

青春與快樂，全是爲了要發明這種別人沒有發明過的救人的醫術。不料我沒有想到：在我實驗室裏試驗的時候

，都用甲動物的官肢與臟腑來調換乙動物的官肢與臟腑，所以沒有發見過會引起另外的副作用，所以我也沒有想到去發明可以除去這種不幸的副作用的方法。……」

聲音有些嘶啞了：

「我存心是善意地要救人，不料得此意外的無可挽回的惡效果，我真對不起諸位，也對不起我自己！」

衆人都變爲不動的石像！

科學家的頭在俯下去，俯下去！

室外院子裏又傳來了一陣一陣被

割去官肢或臟腑的動物的悲慘的叫聲！

科學家突然回轉身子，奔進他的實驗室裏去。鍵立刻下了。

直到現在爲止，沒有一個人曾經看見他從那實驗室裏再走出來。那些給他醫治好舊病而起副作用

用的新病的病人們，只好仍舊帶着失望回出去。

他們把他們的病傳給他們的兒女，兒子又傳給孫子，女兒又傳給外孫，……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於是世界上就滿播着這種醫治不好而愈久愈複雜的不是人類本來有的疾病。

髑髏

一段沒有動作的對話——

甲：老兄，你對我說了好幾次，你一心要在這個醜惡的世界裏，找尋

到一個真正美麗的女人，她有着永遠

美麗的色相，但是沒有一個俗人能够

追逐她，只有你這位偉大的理想家。

可是，你到底找到了她沒有呢？

乙：哈！哈！老兄不問我，我本來要告訴你，現在我早已實現了我的希望。因爲找到她實在不容易，真費盡了我所有的心和力，所以要是到現在還沒有找到，那我早給這事累死了。

甲：我可不相信，世界上真會有一個有着永遠美麗的色相的女人。永遠的美麗的色相，這只有天上的仙人

才有。但是天上那有真正的仙人？所以我總不相信，你的希望會已經實現。

乙：哈哈！這也難怪你不相信。因爲這件事情有些神秘，還須由我細細地給你解釋。但是事實總是事實，我可以請她出來和你相見。這樣，你

便不能再說什麼不相信的話了。

甲：你可以請她出來和我相見？好！那麼事實勝於雄辯，一切的話你

都可放在後面去說，你快快請她出來

和我相見吧。我真傲倖，我今天能够見到一位有着永遠美麗的色相的女人

乙：可是你不害怕嗎？當我介紹她和你相見的時候？

甲：哈哈！這是笑話！一個男人見了一個美麗的女人，有什麼可以害怕呢？

乙：那你不能怪我，因為我已言明在先。你看見那邊欄旁站立着的那東西嗎？

甲：是不是那用黑布遮蓋着的？

乙：正是。待我揭開來給你看。

甲：哎喲！你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這一副死人骨頭？那骷髏是怎樣可怕呀！

乙：哈！哈！我已言明在先，你還是這麼害怕，可見你如果自己遇到了一位有着永遠美麗的色相的女人，竟會生生地錯過了。

甲：難道這就是你所尋找了好久才得到的有着永遠美麗的色相的女人嗎？你實在和我搗蛋！你是在和我尋開心！

乙：這那裏是尋開心？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剛才我不是對你說過，

這件事情有些神秘，還須由我細細地給你解釋？在我還沒有解釋以前，請你暫時放棄你的成見。

甲：那也好。我就聽你解釋吧！

乙：老兄，你會經聽過哲學家所愛說的一時間只有過去和未來，而沒有現在——那句話嗎？

甲：這是一般哲學家的老生常談，而且的確也是事實。

乙：那就好了。你既然承認一時間只有過去和未來而沒有現在——是事實，那我便容易給你解釋了。

甲：我更明白了！哲學家所說的時間，和你這位——不，這副死人的骨頭又有什麼關係呢？

乙：老兄，你說話放尊重些！你不能罵她是死人骨頭，她是一位有血有肉的美麗的女士！

甲：她是一位有血有肉的美麗的女士？

乙：正是。當她過去活着的時候，頭上披着的是烏雲般黑的柔髮，面孔生得不長不圓也不尖，眼珠像天上的星星，鼻子的輪廓好像埃及的金字

塔，小嘴唇紅得比石榴花還要鮮艷，兩頰全似朝晨海面上的彩霞，全身有着健康的苗條美，四肢肥胖適中，手指像葱尖般細，但不過瘦，兩腳很圓渾，不過長也不過短，肌肉細膩得像琢磨過的碧玉，在嫩白色中泛出微薄的赭黃，……

甲：就是你所說全是事實，那全已是過去的事了！你儘管把她說得怎樣美麗，可是她的美麗已經消滅。這豈不和你所說的永遠的美麗恰恰相反？你不是越說越離開你的題目了嗎？

乙：並不！並不！你還須聽我說下去。她不但有着形體上的美，並且她的靈魂也美不可言。她是世界上唯一最懂得愛情的真義的女人，她比一般的男子還要懂得明白。她獻身於她所戀愛的人，但她也愛一般戀愛她的人；她不輕用自己的愛情，但她却尊重別人對她的愛情；她不勉強她所愛的人也愛她，但她却從不使一般愛她的人有所失望。她的愛簡直不是狹隘的自私的兩性戀愛，而是大公無私的至廣無偏的「人間愛」！

甲：即使是真的這樣，那也已是過去的事了！你儘管說得天花亂墜，也拿不出事實來證明，那你不還是等於沒有實現你的希望一樣嗎？而且，恕我直言，你的話似乎有些瘋癲！

乙：哈！哈！這也難怪你這樣說，因為這事情實在有些神秘，所以不說到最後，你是不會完全了解的。剛才我們不是提到過哲學家所說「時間只有過去和未來，而沒有現在」那句話嗎？她的美麗也是只有過去和未來，而沒有現在。你放棄了現在的觀點，而去追憶她過去和造想她未來的種種美麗，那你的心上又是立刻就會出現着一位有着永遠美麗的色相的女人嗎？在我心上的這樣一位有着永遠美麗の色相的女人，你想，除了我自己之外，再有那一個人能够追逐到她呢？

甲：噫！你真是一位理想家！原來她的美麗，完全顯現在你的永遠的理想世界中。可是，她的美麗在過去，這話在理上當然很講得通，如說在未來，那麼死者又能復生，她不是僅

僅成爲你個人的一種虛幻的夢想嗎？

乙：不，決不是夢想。現在科學家的發明，往往有神出鬼沒的神奇，你不能說，在最近的將來，當然決不會是現在，科學家不會發明一種人工

造人的方法。那麼在這副潔淨的枯骨之上，重新創造新的血和肉，也是完全可能的事。而且既是創造，那麼儘

可以造得全然出於自己意志的美麗。甚至，科學家在最近的將來，或竟會發明一種長生不老的方法。人既可以

長生不老，而又可以造得出於自己意志的美麗，那麼世界上不是就有了有着永遠美麗的色相的女人了嗎？

甲：你的話說得雖很是，可是在

科學家還沒有發明以前，你不能當她是事實，至多只能算是一種理想。那麼你的希望那裏可算是已經實現了呢？

乙：既算爲理想，那你便不能決定她決不能成爲事實。你如果不相信，你可以等待。

甲：那才說得對，我們可以等待。那麼我們等待這位有着永遠的美麗的女人的再生吧！

乙：好的！這樣，你才成爲我的同志。在不久的將來，我的理想必將成爲事實！

甲：我祝賀你的希望的實現！

庸菴宮保八十晉七榮壽步和銀海劫餘

詩韻

八十六叟吳兆元養臣

富，銀海回春日，金剛不壞身，個臣功德立，遺老性情真，文字良緣
富，兵戈季世貧，榴花新照眼，眉壽頌天人。
富，八七高年者，三千法界身，風詩關世史，椽筆見天真，花好春長
富，心清道不貧，隨肩差一歲，我愧敘班人。
按吳先生江蘇丹徒人，前清觀察指分四川，在川兼辦通商銀行，
民元曾任營口大清銀行清理員，係銀行界鉅子吳蘊齋先生之令叔
，廿七年避居來滬，不廢吟詠。

上一下一古今譚

附時事解說

安納

▼「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六月三日宣稱：美軍在此次戰爭之中，被俘去的兵士，至少有十萬六千九百八十三人。其中一萬一千三百〇七人，是被日本所俘；三千二百二十二人，被德國所俘；二千四百六十四人，被義國所俘；以上的數字，僅限於國際紅十字會的報告，故不完全。」以上是一則六月七日路透社發表的電報。史汀生承認數字並不完全，可見不祇此數。我們拿日本在「阿圖島」二千餘壯士，沒有一箇希圖生還，造成一頁可歌可泣的歷史！據美國合衆社的電訊，也說在阿圖島上，只俘虜日軍「四人」，「兩下比較一看，可以澈底明瞭當前的局面，今後的形勢。」

▼五月號裏，我們追懷蔡元培先生在警鐘日報的往事，說到知道這往事的，祇有章士釗和孫靜庵二位先生，想不到最近接着一位讀者華小殘先生從無錫來信，說孫先生在太湖農場被湖匪綁去，而且在洋澄湖發現了他的尸體，這是多麼慘痛，多麼殘酷的事！小殘先生願意把孫先生的遺著，給「大眾」發表，是極端感謝的。

▼六月四日南美阿根廷共和國，發生政變，產生過做了一天的總統，一般淺見的人，都以爲這回政變，阿根廷會跟着美國走，加入同盟國的，誰知道大謬不然；沒有幾天，秩序大定，仍舊維持着中立政策，始終不變，和土耳其的當局一樣，全是聰明朋友。美國的汎美主義，要慨歎着大道難行？我們得着毛守豐先生一篇時事解說，對於阿根廷，說得羅羅清疏，頭頭是道，附錄於次；

南美洲僅有之中立國阿根廷，於六月四日發生政變，

經過情形不必贅述，現在將阿根廷的縱橫面，作一解剖，關心時事的，諒所樂聞。

阿根廷佔有南美洲的極南部，在南緯二十二度至五十六度之間，面積有二百八十餘萬方公里，人口約一千二百萬，在南美洲是僅次於巴西的第二大國。

首先發見阿根廷的是西班牙人品松(Vicente Yanez Pinzon)及索利斯(Diaz de Solis)，時在公元一五一五年。當他們航行到這裏的時候，見土人正由內地沿着巴拉他河流運出多量的銀子，因此誤以此國爲產銀豐富之地，遂命名爲「銀國」。現在這個阿根廷的稱謂，倒是十足道地的拉丁語。一五三五年西班牙政府，才正式把人民移植到這裏開發。一八一〇年因受到美、法，兩大國革命新思潮的波動，阿根廷的人民開始脫離西班牙人的統治，與西班牙人數度發生革命戰爭。至一八一六年，受到了歐洲大陸維也納會議後的反響，宣言建設獨立共和國。待一八二三年美國發表門羅主義的翌年，阿根廷正式成立爲共和國。然而這個動盪的國家，由於國內政情的不能安定，直至一八五三年起才漸漸地趨向於穩固的途徑。曾經有個時期，阿根廷創議願與巴西智利建立ABC三國同盟，預備做拉丁美洲的老大哥，以抵抗美國的門羅主義，到底因爲政治上，經濟上，種族上，種種複雜的原因，未能成功。

南美洲南部的生命線，是一條長約四千七百公里的巴拉那大河。他的上游是在巴西西南部，穿過巴拉圭，蜿蜒到烏拉圭及阿根廷的國界上，就稱爲巴拉他河。他的河口，像漏斗式那樣地開放着，注入了大西洋。那裏堆積着從上流帶來了無數沉積着的泥沙，成爲一般肥沃性的沖積平原，雖然他是妨礙了良港的建築，這個河口正是天賦阿根廷與烏拉圭的富庶淵泉，烏拉圭是佔有了他的北岸，阿根廷是囊括了他的南岸，可謂得天獨厚。因此阿根廷的中部及巴姆巴斯草原，在這種半弧形地帶，却成爲阿根廷主要的農業和畜牧區，形成了阿根廷經濟的核心。巴姆巴斯是

位於拉巴拉他河沖積平原的南部，緊靠着大西洋。這半弧形地的氣候是屬於亞熱帶典型性的，像中國長江流域同樣地夏雨冬乾，風調雨順。因為他地處南半球，四季的變化，恰巧同我們北半球相反。

在這一弧形領土的領土，僅僅佔有阿根廷的四分之一，而人口却集中了全國人民的百分之七十，並佔有全國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九十二。他供給了阿根廷全部農產量是百分之八十，並且輸送了阿根廷輸出量的百分之九十。這裏的農產品，小麥是世界主要產區之一，最多時候的產量，每年差不多要達到七千萬公担以上，產量還沒有達到最高的限度。玉米在全世界的產量更可觀，年產約一萬萬公担，僅次於美國，居第二位，近海地帶還滿栽着亞麻。講到阿根廷的畜牧業，也是世界數一數二的畜牧場。單是羊的產量，每年約有三千七百萬頭，羊毛的剪量，年約十七萬公噸，僅次於澳大利亞及美國，居第三位。其次當然是牛，數量也很可觀，大概每年也有三千萬頭的生產，無怪有人要稱他為畜牧國了。當然這裏巨量的輸出品為小麥，玉米，亞麻，肉類，乳酪，羊毛，皮革等類的重要經濟物。如此看來，阿根廷真不愧為南美洲的倉庫！

阿根廷的西部，隣接着南美洲唯一的大山系安達斯山脈，有乾燥的漠野和肥沃的半漠野。這裏有着少量的畜牧業，倘若利用灌溉，可栽培農作物，像圖庫曼的蔗糖，門多薩的葡萄，是供給了阿根廷全國的需要。此外尚產小麥，烟草，棉花等類作物，北部山地是熱帶森林和草原，產木材及牛羊，在和玻璃維亞及烏拉圭交界的格蘭查科（亦稱大廬谷，為南美洲政情最不穩的區域。）地方，採伐一種克伯那吟樹，可壓榨果汁，製成樹皮酸，充作製皮革的原料。當地另產一種似茶非茶的「烏拉圭茶樹」，它的香味較中國的茶葉更濃厚，可充作飲料。南部巴塔哥尼亞地方的高草地，是半旱性溫帶貧草地，重要的經濟部分是牧羊業，在河谷地段也可利用灌溉栽培作物。海岸附近還

有着重要的石油業，這是南美南部僅有的產油地帶。南部的麥哲倫海峽，是紀念一五一九年麥哲倫由葡萄牙西航，曾經繞道那裏入太平洋而名。隔麥哲倫海峽有火地島，和智利分嶺，南端的合恩角，這是南美洲的最南點。

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臨大西洋，位於半弧形地帶拉巴拉他河口，是南半球的第一大港口。幾乎是住着全體居民的三分之一。這裏是握着阿根廷全國政治，經濟，交通的中心。他的華麗奢侈，可與巴黎紐約不相上下。全國的金融鉅子，投機商人，大地主，官僚政客均集中於此。大地主所得的地租，盡量的在這裏揮霍，充滿了紙醉金迷的豪華生活。鐵路線也集中在這裏向各方面放射。從這裏往西有一條橫斷鐵路至門多薩越過安達斯山脈，到智利中部的法爾巴來索港口而通太平洋。東南岸的布蘭加港也是阿根廷的重要城市，為巴姆巴斯地帶重要物產的出口地，有着稠密的鐵路網分向各方面。

阿根廷國內主要的居民，為西班牙人的後裔，那裏原有的「美斯的索」人，多少是摻入了拉丁民族的血統。住在南部的巴塔哥尼亞人，平均身長一公尺九五，是世界罕有的長人。政府當局，因為本國人口的稀少，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吸收了許多國外的移民，每年去的約十萬餘人，包括意、法、德、英、等國的僑民。其中意大利人最容易受到阿根廷的誘惑，可是意大利人在那裏不善經營，多為不定住的勞動者，戰後突然拒絕外來的移民，由於這種關係，阿根廷的國力，却是建築在外國的投资基礎而發達，本國的資本祇佔百分之三十，外資竟佔百分之七十。本國的資本，多化在農牧方面的發展，外國的資本則用在工商業及交通方面的發展。這次戰前，以英國的資本為最雄厚，美國次之，現在恐怕美國已有凌駕英國之上的趨勢。因此阿根廷的經濟勢力，泰半操諸英美人的掌握中，影響到政治方面，俾而這次他們雖然政變，新當局抱有遠大的見識，沒有捲入美國的漩渦！

大新振漂印染織廠

(司 公 限 有 份 股)

品 出

新 錨 霖 藍 布 · 美 人 魚 元 斜

廠 址 · 極 司 非 而 路 一 一 四 弄 五 〇 號
事 務 所 · 甯 波 路 一 〇 二 弄 二 號
電 話 · 一 二 九 七 九 一 一 八 四 五

恒 豐 綢 布 莊

服 務 誠 實
可 靠

出 品 應 時
新 穎

常 年 薄 利
傾 銷

綢 緞 呢 絨
棉 布

人 人 說 品 質 精 良

— 小 東 門 分 設 —

〇 二 二 二 八
四 二 七 七 八 · 話 電
七 六 二 五 八

口 龍 路 霞 口 車 橋 入 · 店 支
· 路 華 飛 · 站 電 仙



關於阿拉斯加

嚴懋德

展開地圖來看，阿拉斯加(Alaska)形。

a) 和阿留西安羣島 (Aleutian Island) 是以上弦月的姿態橫斷着北太平洋中，爲美國在太平洋迤北一帶的海空軍根據地。本來美洲與亞洲，由於地質的作用而被白令海峽 (Bering Stra) 所隔開，一面是阿拉斯加和阿留西安羣島，一面又是白令海峽，不過事實上好像又把美亞大陸很散漫地加以銜接着。

所以說，阿拉斯加與阿留西安羣島適當美亞兩洲的樞紐，而與日本間的距離幾乎等於與美國間的距離一樣。例如，舊金山 (San Francisco) 到荷蘭港 (Dutch Harbour) 約須二千零五十三哩；阿留西安羣島西端的阿圖島 (Attn Island) 到橫濱 (Yokoham) 約須二千零三十哩。那末荷蘭港到橫濱亦祇不過二千五百三十三哩。

關於阿留西安羣島的概況，俟下次再說，茲篇所述，係阿拉斯加的情

形。

▲太平洋兩岸的橋樑。阿拉斯加位於北美洲西北隅，是屬於美國的一個大半島，東部是一條長狹的海岸和島嶼，沿加拿大 (Canada) 西境伸出約五百哩；西北面爲白令海峽，隔開着阿拉斯加與亞洲西伯利亞 (Siberia) 的接連（在最狹處只有五十四哩，爲狄奧米特島 Diomedes Islands），西面毗連着阿留西安羣島；西南則是阿拉斯加灣 (Gulf of Alaska) 和太平洋 (Pacific Ocean)；北臨北冰洋 (Arctic Ocean) 它在北太平洋地理上，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因適當美洲和亞洲的中心區域，同時又是太平洋東西兩岸間的捷徑橋樑。

把阿拉斯加的大部分造成了長年冰雪蓋地，簡直是一個所謂銀裝玉琢的寒冷世界。

▲冰天雪地寒冷世界。阿拉斯加的背部是臨着北冰洋，全境都在北緯度六十度之北，正是北寒帶地界；而一小部分簡直伸到了北冰洋的圈內；由於極北的冷流順着白令海峽流來下

原來重重疊疊的雪峯，倒好像一座冰山；一瀉數十丈的冰河，却安安靜靜的躺在那裏；風景真是美到極點了。一切一切，都是寫詩，寫小說，寫電影劇本的絕大材料。在阿拉斯加灣一帶，因受到日本海暖流的影響，在麥塔奴斯加 (Matanuska) 的苔原地，可以種植麥類，林壑中有銀狐，野鹿等；岩場上多海馬，海狗以及在柯達克島 (Kodiak Island) 附近的海中盛產鮭魚和巨鯨。

▲淘金引起世界注目。阿拉斯加的最初引起世人的注意，是在一八九八年八月十六日，科麥克 (George Cornack) 在育空河附近的喀隆達克 (Klondyke) 地方發現金鑽，於是成千成萬的人們像過江鯽魚一般擁來，一部分人沿着育空河 (Yukon River)

西上，乘着狗橇到一個銀裝玉琢的寒冷世界去，歷盡艱難苦楚，希冀能探到金礦，俾於立即成爲大富翁，這是四五十年前一幕有名的採金狂潮剪影。

於是阿拉斯加這極北的荒涼的半島？也因此漸漸帶入了人們的腦海裏。

記得美國有一位近代名作家傑克倫敦 (Jack London) 所著的「野外的呼聲」(Call of the Wild)，會攝製成電影片，在上海演過多次；追溯根源，却是那次淘金狂的產物。因此看過那張電影片，在腦際裏或者會映出一幅蜿蜒到極北的荒涼的景象，彷彿在耳邊還聽到「Mush, You Malamute」這樣一串呼喝狗兒趕程的回聲。所以說來很奇怪，阿拉斯加那一次的淘金狂，却在文學上留着不可磨滅的痕跡了。

▲美國本土五分之一 阿拉斯加有五十八萬六千四百方哩的面積，有美國本土土地的五分之一大小，與加拿大同長在一塊大陸上，可是加拿大國家並不知道這一回事。此後，經過

西班牙的探險，俄國的探險，以及墨西哥人的移居，尚不知道這是北美的大陸。一七二六年，丹麥探險家白令發現白令海峽，對於該地也沒理會。直到一七四一年，被俄國探險家發現，遂爲俄國所有。

▲便宜代價美國收買 其後，俄人於此設立毛皮公司，但欲從西伯利亞經過白令海峽，究竟隔離俄國本土太遠，交通不便，所以並沒有將它去正式開發。一八六七年，美國爲防止俄國勢力延至美洲，却由國務卿 (William H. Seward) 和俄皇亞歷山大三世 (Alexander III) 接洽，以七百二十萬美元把這塊土地買了過來，當時西華德受了許多重利的美國人，尤其是大人物的誹謗和嘲笑，說是買了一座冰山，稱它爲西華德愚事 (Seward's Folly)。

不過，在一八八〇年後，靠近加拿大海岸的琴尼 (Juneau) 發現了金礦；到了一八九八年，喀隆達克的大金礦也被發現了，於是成千成萬的拜金狂者，拋棄了他們的家庭，拋棄了

他們的職業，帶着隨身行裝，匆匆忙忙乘着狗橇跑向那個冰天雪地的地方。後來，喀隆達克的黃金被採掘盡了，他們又向着育空河下游前去，直到白令海岸的諾姆 (Nome) 金礦，却一處比一處豐富。據說從一八九八年到現在，在喀隆達克一帶被採掘的金礦已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價值。

▲北美境內第一高峯 阿拉斯加的地勢却很高，海岸線有二萬六千餘哩，南部崇高山脈蟠結其間，中多高峯火山。像東南面的亞歷山大羣島，都是一座高山，拔海三千呎到五千呎之高。山的高度，平均拔海約五六千呎高，著名的洛干山峯 (Mt. Logan) 高到一萬九千五百四十呎，最高的山峯，還要數到馬慶利山 (McKinley Mt.)，其高超過二萬零四百六十四呎，爲北美第一高峯。北部的伊萊亞山 (Mt. St. Elias) 較爲低平，高度次於南部，亦有一萬八千零六十呎。中央及沿海多半是平原。

▲終年不凍理想軍港 育空河自

加拿大入境，流行兩山脈間，下流成三角洲 (Deltar) 注於白令海。太平洋和白令海兩岸，峽灣深入，且多島嶼，西南端有阿拉斯加半島 (Alaska Pen) 伸出，接一連二，蜿蜒排列，約達一千一百餘哩，與阿留西安羣島若斷若續，成一大弧形，直達蘇聯的堪察加 (Kamchatka)。倘若把這些散漫島嶼裝上跳板的話，就成爲美洲和亞洲間的一座交通橋樑。換言之，即從西伯利亞的東南到威爾士太子島 (Prince of Wales Island)，祇有不到一百哩的海面相隔離。由於阿拉斯加海岸線的曲折，(與挪威沿海的形勢相同)，任何國家一旦佔有該地，則美國就不容易反攻。(例如，英國至今尙未能攻打被德國佔領的挪威。) 何況沿岸海水又是終年不凍，爲一極合理的軍港。

阿拉斯加的氣候，在西部和北部冬季較長，特別寒冷；在沿海地方，因受日本海流的影響，較爲溫和。通常溫度在華氏五十度至六十度左右。夏季相當乾燥，秋冬頗爲潮濕。海霧

經常瀰漫，一年中約有六十到一百天的晴朗天空。在西特加 (Sitka) 地方的雲霧和暴風更令人感到惡劣。夏季從育空河口溯上到加拿大的陶遜城 (Dawson)，可通航行，但是在冬季，河上就結冰了。至於南部的山地，有很茂盛的森林，北部是寒荒區，祇有苔蘚地衣和矮灌木幾種植物而已。首府是諾姆，在東南沿海，祇不過一個小村落。

▲人口總數種族類別 阿拉斯加的人口，約計六〇，〇〇〇人，此外尙有夏來冬去的礦夫，漁夫，獵夫等。據阿拉斯加的戶口調查報告書，一九一〇年在阿拉斯加的白種人爲二六，四〇〇〇人，在一九四〇年却祇有三二，〇〇〇人，其餘的半數爲該地土人。而且在近三萬土人中，更有一半是黃種的愛斯基摩人 (Eskimos 即蒙古的移民)，另一半是紅種的印第安人 (Indians)，此外也有幾十個日本，幾十個中國人。

愛斯基摩人在夏季散處海濱，冬季退入山谷，差不多終年的展開着獵

陣。印第安人都住在內地，白種人則散佈在各處。依地理上而言，阿拉斯加所佔的地位和斯干的那維亞 (Scandinavia) 相同，氣候亦是相同的，因此農產物也是相同的，實際上，阿拉斯加還是未經十分開發的。

國務卿西華德，費了七百二十萬美元買了阿拉斯加的時候，那時美國的人民都加以反對。「這樣大的一塊絕無價值的土地，對我們有什麼用處呢？」他們都這樣的怨恨着，甚至稱阿拉斯加是「美國的冰箱」，或「西華德愚事」。

西特加越阿拉斯加灣約六百哩，即達柯達克島，再下為金詩亞克灣 (Kinznyak)，從柯達克島沿阿拉斯加半島而下約七百哩抵烏阿拉斯加 (Unalaska)，著名的荷蘭港便位於此。在荷蘭港前方五百哩為亞達克島 (Adak Island)，中途有兩處可資停泊，一為離亞提喀島 (Atka Island) 一百五十哩的亞米尼亞島 (Amelia Island)；一為離荷蘭港約一百哩的亞提喀島。

阿拉斯加原是不受人注意的地方，後來經密基爾將軍 (General William Mitchell) 說：「阿拉斯加是美國國防上最弱的一環，是可以致美國致命的地方。」因為密基爾是美國空軍創造者，他的談話很受到當時一般人的重視。所以在美國的國防程序中，大家才開始注意阿拉斯加在戰略上的重要性，而阿拉斯加竟成為美國重要的軍事投資場所了。

▲軍事設施近年着手 兩年以後，才有三十名的兵士，和一尊俄人所遺棄的舊式大砲，真是想不到，現在的阿拉斯加成為美國在北太平洋上的最重要國防線的軍事據點了。美國對於阿拉斯加的軍事配備，不過近幾年來才加緊建設的。

一九〇四年美國警報隊在阿拉斯加建立了二十四所軍用海底電報和電報站。一九一四年，美國政府敷設四七〇哩的鐵路，並駐有三百步兵，海岸防衛小艇六艘。

一九三三年春，美國特派了軍艦亞干納號 (Argonne) 會秘密測量阿拉斯加海面。一九三四年秋，美國轟炸機十架從華盛頓飛赴阿拉斯加，同一期間，舊金山另有十一架巨型水上飛機飛往阿拉斯加。一九三五年夏，並不時舉行海空軍大操演習。一九三七年，美國海軍

在柯達克島的婦人灣 (Women's Bay) 建築為根據地。

▲建築公路四條計畫 美國本部通至阿拉斯加的運輸，殊不便利。祇有西華德至菲爾班克斯 (Fairbanks) 一段鐵路，尚堪應用。而一部分郵件

阿拉斯加最重要的根據地是東南部的西特加軍港 (Sitka Sound)，由

，貨物及旅客，則全賴航空，原來西雅圖 (Seattle) 至諾姆一線可資利用，其餘皆藉水道運輸。美人未嘗沒有看到這一缺點，遠在一九二九年，就有人提議建築阿拉斯加公路的計劃，

來開闢一條蹊徑，俾由加拿大西部，沿太平洋海岸，以溝通阿拉斯加與美國本部的交通，俾得加速運輸供應。在三年以前，美國當局才撥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來建築這一條公路。該公路全長一千六百哩，據說已於去年十二月一日正式通車。

阿拉斯加公路，有四條可用計劃的路線：

(甲) 由西雅圖和溫哥華 (Vancouver) 出發，向北通過喬治親王 (Prince George) 及漢薩爾頓 (Hazelton)，而達白馬 (White horse) 及菲爾班克斯。

(乙) 由西雅圖和溫哥華起，一直到喬治親王止。

(丙) 從埃德蒙通 (Edmonton) 起，經由聖約翰堡 (Fort St. John) 及納爾遜堡 (Fort Nelson)、自納爾

遜堡以後，有一線抵達法朗西士湖 (Frances Lake)，與第二線相連；另一線則通到白馬，與第一線啣接。

(丁) 從埃德蒙通向北到和平河 (Peace River) 跨越丘陵起伏的抵分水嶺，伸入海河流域，沿偉奴湖 (Great Slave Lake) 出口的麥齊根河 (McKenzie River) 而到普洛維頓斯 (Providence)。

至於聯絡美國本部和阿拉斯加的航空線，係由汎美航空公司辦理的。從西雅圖到琴尼，白馬，菲爾班克斯和諾姆，並有支線到培特爾 (Bethel) 汎美航空公司的航空線在白馬地方與育空南方 (Yukon Southern) 公司

從溫哥華及埃德蒙通來的航空線相通。從埃德蒙通沿麥齊根河而下，直達其河口的阿克拉維克 (Aklaavik)，亦有定期郵機飛行其間。

現在英國的倫敦和美國的華盛頓兩條航空路線的交叉會合處在紐芬蘭 (New Foundland)，由紐芬蘭到魁北克 (Quebec)，不過十數分鐘。由魁北克到溫尼伯 (Winnipeg)，再到

埃德蒙通；再由埃德蒙通而達納爾遜堡及華德遜湖 (Watson Lake)，再向西就是阿拉斯加的中心地菲爾班克斯。

倘若再向南，經安可萊治 (Archorage)，而達柯達克島；向西，即達阿留西安羣島要地荷蘭港；再西，就是羣島的尾巴，即阿圖島。從這裏到堪察加不過二百哩，而緊接着蘇聯堪察加的是日本的千島羣島 (Kurie Islands)，

不過六百六十哩。所以以前阿拉斯加的交通，用狗橇須要二十三天才能從美國西海岸到阿拉斯加，現在用渡船到琴尼，再坐飛機到菲爾班克斯或諾姆，只要三四天便可以了。

刀割去病人痛苦的部份，甚至吸去或燒去已腐敗的爛肉。任何人，要是經巫術的醫生指為有惡魔在身，立即有被人所殺的可能。

很奇怪的，就是婦女在印第安人中，却居於領袖地位，統治着家庭，要不和她商議，交易就做不成，旅行就不能去，就有要緊的事情也不能做。還有一種很奇怪的事，就是剛要成年的少女，一定要關在一個人跡不到的地方，做一個木籠，或造一間牢獄裏。當她要預備結婚，就被人帶回來。不過，這婚姻，通常由親屬去安排，女子是嚴密的禁止着不准向男子提出什麼請求的。

▲印·第·安·人·奇·風·異·俗· 紅種的印第安人，相信巫術的醫生，和吃人的事情。平時，他們以漁獵為生，穿的是熊狼的皮毛，當跳舞的時候，肩上更掛着熊羆的骷髏頭。一旦生病時，即請巫術的醫生來醫治。於是醫生戴着醜惡的假面具，同時用了恐怖的聲音，去嚇退病人的積鬱，有時病魔沒有逃，那巫術的醫生，却已用了他的

在柱子上一樣。不過，現在有時把死人焚毀，將遺留下來的屍灰和屍骨，放在一個袋中，保存在家中的藏屍室裏。

▲愛·斯·基·摩·人·的·素·描· 愛斯基摩人的臉孔，方形的居多，並生有小而肥的鼻子，眼睛傾斜得和戈壁沙漠人的眼睛一樣，至於年青的男女，倒有玫瑰色的面頰，和鮮紅的嘴唇；大多數年長的婦女，由下唇起，黧有條紋，一直伸至下頷，表明她們是已出嫁的女子，愛斯基摩人有一種迷信，以為兒童被攝影後，他們的靈魂，不論攝的人遠離何處，都要受攝影者所支配的，另一種的迷信，相信每一個兒童身上，都附有一個祖先的靈魂，所以他們從不責罰兒童，深恐犯着某一個尊敬的祖父或祖母。

印第安人，有黃色或淡棕色的容貌，眼睛略帶傾斜在各方面都要想法白人，甚至穿得也和白人一樣。印第安人有一奇俗，即把死者所愛的東西，放在屍體一起，把衣服放在棺材的旁邊，待喪禮畢後，又舉行一個大宴會來祭弔死者，吃着食物，以為是滋養他的精靈。接着將屍體放在木做的小窖裏，看起來好像小的房屋架

愛斯基摩人終年過着漁獵的生活，但他們也有木頭和皮的房屋，至於雪屋，除非在嚴冬之中。所謂冬季的房屋，却是四五呎深和二十或二十五呎見方的地窖。地窖中僅設着浮木的屋柱，在柱頂上橫架着木材，將離

和草根泥，堆積於洞的四週，宛如一個大土坵一樣。窖頂的中心，又有一個穴孔，使光線得透入下面的地窖。這種房屋，據說由一條連接於六七呎深的豎坑或礦井的小道走進去，在這井內，還有一架梯子，而圍着住室的牆垣，有一座高台，係家屬的寢所。

▲金帶城的名稱由來 諾姆有一「金帶城」的名稱，現為世界產金中心區之一。菲爾班克斯，為阿拉斯加最富饒的產金區域，不過阿拉斯加所採出來的金子，幾乎全部都是沖積礦金，就是說這種礦金，是由金沙和金塊散佈在泥土和沙石中而成的，所以只要把牠拿來沖洗後，就可得到金子，在一八九八年，曾有密蘇里皮爾 (Missouri Bill) 人，在一日之中，竟洗出價值一萬二千元的金子。於是就有成千累萬的人，從世界各地，潮湧而來，欲得額外易得的錢財。

▲食品大來源的綽號 阿拉斯加海，有「食品的大來源」之稱。每年能出產幾萬萬磅的食料。單以罐頭鮭魚，足夠美國每家十餐之用；新鮮鮭

魚，每年售出有三百餘萬磅，冰製及燻臘，醃漬的，有一千五百萬磅，每年比目魚出售，約計七百萬磅，鱈魚約一千萬磅，除此以外，尚有其他各種漁業。阿拉斯加所產的鹿，據專家計算，約有一千萬頭的數目，目下美國市場所出售的鹿肉，幾乎全部由阿拉斯加供給的。阿拉斯加又是產海豹皮的地方，銷售於世界市場。

▲偉大的大陸所譯名 阿拉斯加的首府為諾姆，是一個大礦業和大漁業的中心地，該地大多數的房屋，都是木骨的，但近年來，也有水泥鋼骨的建築物，街道是木板路，亦有一部分用金礦石屑的沙石路。在近船塢的地方，有鋸木廠，木材行，金屬片工場和機器商店；在街道旁邊，有堆棧，銀行，百貨公司，各種商店，雪茄烟廠和報館等。

菲爾班克斯為阿拉斯加的圈心，美國新鐵道的北端，和水陸交通的會集點，牠的地位，極為重要，離白令海和加拿大邊界，差不多有相等的遠近，適在太平洋和北冰洋之間的半道

中，菲爾班克有一可愛的特性，牠是有美景而樸素，既華麗而古舊，又是新又是舊的一種結合地，故有阿拉斯加的芝加哥之稱，斯卡威 (Skagway) 即赴喀隆達克的門戶，位於琴尼運河的首端。牠是到新發見的黃金地上去的重要門戶，成千成萬的礦工到了這裏，就循着牠們的路程，穿過許多山隘，而到育空河的水源處，再從那裏乘船到了陶遜，沒有好久，牠就成了白山隘鐵道的終點，斯卡威有阿拉斯加之花城的徽號，因為該地遍處是花，有四十餘種不同的顏色。

當美國買進阿拉斯加時，就有許多滑稽的題名。所謂「零圈的海島」，「安地強森 Andy Johnson 的北極熊花園」，「西華德的冰箱」，和「瓦刺斯夏 Valrus-Sia」等。至於阿拉斯加這個名稱，是最後在查理士薩謨涅 (Charles Sumner) 跟前選定的，他說這是土人一個所用的名稱，他的譯意，就是「偉大的大陸」。接收阿拉斯加的典禮，是一八六七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五的那天，在西特加舉行的。

新光標準內衣製造廠

最新出品

SMART
Shirt

華貴絕倫 特殊貢獻

全市各大公司百貨商店均有發售

萬國大藥房

門市批發 貨價廉齊 各處方國 配製慎審 電話購貨 接方迅速

· 藥良效特用家製自 · 品出廠名國各售經 ·

· 店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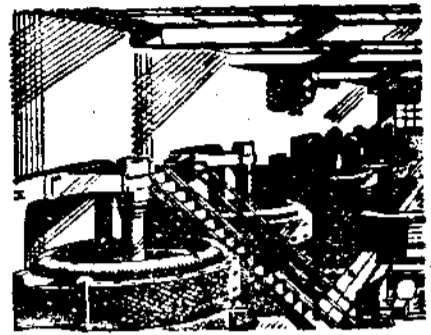
上海同孚路福照路口
電話三九九二號

· 店總 ·

上海福州路山東路西
電話九一八二(四線)

水之科學

徐 余



△人身需要多少水

每到夏天，要稱飲，我們每天，實在是把水吃着

，我們用水尤。蔬菜中，肉類中，都有水，譬如王

多，那工業用瓜，差不多全是水（水占十分之九）

營業用的水且不談，普通一般家庭所，大概從食物中取得的水，是我們必

用的水，從飲料水起，沐浴水，洗濯要部分的十分之一，我們的身體，也

水等等，大概每一個人，天天洗澡的是四分之三由水成功的，一百斤重的

話，平均每天要六十里脫耳，五個人人，有七十五斤是水。

的家族，一天要三百里脫耳，一個月萬一我們不補足這些水，那就有

要九千里脫耳。問題了。體內水分一減少，新陳代謝

如果除了沐浴水洗濯水，單單講就不行了。組織我們身體的細胞，吸

一個人吞入肚中的水量，那末，大人收了由血液運來的營養分，把老廢物

連呼吸、汗、排泄物、唾液等，每天放入血液中，這老廢物，入腎臟中；

平均要排洩二至三里脫耳水分到體外但身體上水分一缺，血液就漸漸的濃

，當然劇烈勞動而出汗多的人，自當他的活動遲鈍了，尿也差不多沒有

別論，那些人就要到四里脫耳或者以了，體積蓄着種種老廢物，即致中毒

上，所以排泄了這些水，就非補足這，如腦等，約有百分之八十的水分，

一點不可，因此，我們每天，不可不若然這水分不足了，腦的活動不靈，

吃三至四里脫耳的水。人就愚笨了。

吃水二字，不是語病，水不一定又發汗作用一減，體內熱的發散

就少，例如夏日行軍時，沒有水去補給，體內的熱積蓄着，結果，就成中暑或日射病等。

發汗作用，他的主要目的，不僅

是熱的發散。肺與心活動時，要一種

原動力，這力，是含水炭素與脂肪等

，由呼吸而得之酸素，將他酸化而作

成的。發生與燃物相同之現象，而成

體溫。這體溫，要適當保持，就不可

不常常將某程度的熱，從皮膚放散，

氣溫在十五度以下時，都由傳導（自

皮膚將熱傳至衣服或空氣）而將熱放

散，至近三十度的氣溫時，或汗而蒸

發水分，將熱放散，又劇烈勞動時身

體內燃燒劇烈，體溫升高，所以此時

，更多出汗而放散體溫。

人絕食九十天，竟可不死，但數

日不飲水，就會送命。因為食物方面

，在某程度下，由脂肪等形式，貯藏

營養在身內，所以要消耗這一點，倒

有相當的期間可活；但是水就不行，

大概水的不足，在某量中少去十之一，就成病弱，少去十之二，新陳代謝會中止，那就完了。尿量因氣候而不同，平均占人身排泄水分總量之半，是最大了，在尿未完全放出而水分一缺，就是危險狀態了。

飯食、蔬菜、肉類，都含水分，那末，吃了這些，似乎不必再飲水了，其實還不够，我們在食物中所攝的水量，大概是人類必要的水量的十之一，所以還有十之九，非另飲水或開水不可。

△水之腐敗

天然純粹的水，只有雨水，還可以稱得；不過雨水內，還多少含些空中的碳酸瓦斯或酸素等物，若是通過了塵埃烟煤等污濁的都會空氣而來的雨，就非常的髒。高山上積的水，還可以稱純粹。

蒸溜水飲得多，是有害身體的。他的性質，是可以溶解水中種種物質的，所以多喝了蒸溜水，是把身體的組織中，奪去了礦物質了。

水髒了，有人稱為腐敗，這話是不通的；普通稱腐敗，是指蛋白質分解而言，照這意思說來，水不是蛋白質，所以也不會腐敗。水中含有種種有機物時，這有機物一變質，就壞了，所謂腐敗，大概是指這情形而言。

水擺得長久，就會發臭，大概是含有蛋白質的水，譬如陰溝水或洗浴水等，其中的蛋白質一變質，就發臭了。

△含鐵分的水

初汲的水，很清，過了一小時以上，放在鉛桶內的，變成黃色，後來又會變赤色，這是因為含有鐵分的緣故。這鐵分，與空中酸素相合，成了酸化鐵了。

水中加了茶，會發黑，這因為水中所含的鐵分，與茶中的丹寧結合，成了丹寧酸化鐵了。說得快點，就是成了黑墨水了。所以喝這黑茶，宛似將黑墨水沖淡了喝下去。

含鐵分之水，不適於飲料水，鐵分少量，可以無妨，過了〇·三厘米

以上，胃腸就會起障礙。

菠菜含鐵分，吃了於身體有益，為什麼水中的鐵，就不行呢？因為水中所含的鐵，是鐵的氯化物（無機鐵），身體上無用，反而會刺戟腸壁，便成發生障礙的原因。菠菜的鐵分，是鐵與蛋白質的化合物（有機鐵），有益身體的。水中之鐵分，雖稱有害，也並不怎樣厲害；不過有鐵分的水，微生物很多，這一層，倒要當心。

熱帶地方等，要把雨水積起來，就要攷究保存之法。用金屬器具，水會把牠溶解，並不可靠，還是木器或陶器來得好，粗的瓷器，可以發散水蒸氣，所以裏面的水較冷，貯藏甚佳，水中略生水藻，並無危險，若有傳染病菌入內，那才可怕，必須注意。

△硬水與軟水

酒的優劣，全在水的好否。釀造的原料，雖然要緊，水的關係也很大，總要有相當硬度的水。硬水中所含的鎂與鈣，可使水味佳良，他又是酵母養育上的必要養分，這種水才做得

出好酒。

什麼叫硬水呢？是含石灰分的水，不含的，便叫軟水。同是含有石灰分，也有兩種：有的含鎂與鈣等碳酸鹽，有的含硫酸鹽硝酸等鹽類，前者，稱一時硬度，後有稱永久硬度。

一時硬度的水，煮沸了，碳酸鹽乃分解為碳酸瓦斯與鹽類，碳酸瓦斯，發散空中，鹽類硬着，與水遊離。煮開水的銅壺中，常有一種白垢，就是此物，於是硬水變了軟水了。永久硬度，即使煮沸，也不起這種變化。

所謂硬度，就是水中所含石灰分的比例，水一里脫耳中，含有十三米里瓦的石灰分，稱硬度一度。硬水是怎樣來的呢？水在地中潛流之時，把地中的石灰分，溶進去了，因此硬水凡是過石灰岩的，竟有四十度以上。

海岸地帶的井水，多硬水，因為多含着地下貝殼等石灰質。

含石灰分的，稱硬水，含其他礦物質，就不稱硬水；含硫黃分的溫泉，也不是硬水；但硫酸與石灰相合，而成硫酸石灰，便是硬水。

硬度過高的水，喝了有害，因為硬度一高，會刺戟胃腸壁而下痢，看了用硫酸鎂做瀉藥，就可以明白了。硬度更高，便成結石症，就是鎂與鈣成結石，生種種障礙，而致送命。凡硬度在十八度以上的硬水，就喝不得了。

肥皂一用硬水，就沒有泡，并且無効。因為肥皂去垢，是肥皂的主成分脂肪酸鈉，溶入水中而成泡，浸入身上污垢中，便能活動而吸取，所以肥皂，泡愈多愈佳；但是肥皂一用硬水，其中所含的鎂與鈣，與肥皂的脂肪酸化合，就變成難溶於水的脂肪酸鈣，或脂肪酸鎂，白而且濁，沒有泡，失去肥皂的効力了。

人身用了硬水，皮膚會粗糙，因為皮膚常有適當的脂肪，以防皮膚粗糙，若用了硬水，其中的鹼性，溶去脂肪，所以皮膚不光滑了。

凡洗濯沐浴，硬水可以改為軟水。煮沸了之後，一時硬度的，便成軟水，永久硬度的，凡水二升中，加鹼，或阿莫尼亞，或礬砂五分至三錢，

亦成軟水；不過要注意：凡洗毛織物，一用鹼，就傷質地，洗面亦傷皮膚，不如用礬砂的好。

△水與金魚

金魚缸內的水，不時時更換，金魚就會死。因為水裏的酸素，已經吸完了，凡生育水中的多數動物，却靠呼吸水中酸素活命的，所以金魚缸內放了水草，即使不換水，雙方都能活命，因為水草，吸取水中的碳酸瓦斯，借日光之力，分解而吸取植物生育上必要的炭素，放出酸素來了。又金魚吸取水中酸素，吐出碳酸瓦斯，因此水草與金魚，互相供給，而雙方俱能生活，這是造物的巧妙。

出門的人，往往有水土不服等事，這就是硬水的問題。大概硬度一到二十度左右，就會下痢；不過本地的人，已成習慣，不要緊了，旅客們不慣常，一喝水，因為太硬，就不行了。

用水淋身，非常爽快，這是末梢神經受刺激的緣故。浴湯的溫度，四

十二度是標準。

有人說：夏日所汲的水，留着炊飯，比較的不容易餿。這是不潔的水，微生物有機物鐵分等，都沈澱了的緣故。

凡金屬的容器，放了水，有微量的金屬會溶解，有殺菌作用，也可以略為防止飯的餿的。

古時波斯，也有說：汲藏的水，有殺菌性，把水藏在磨光的銅器中，喝了可以避免流行病。這很有趣。鏽了，有銅綠，當然很毒，磨光了，裝了水，銅的一伊洪一溶解，就有殺菌作用，所用不會患傷寒赤痢等症。

△水的三態

水分三態，即液體、氣體、固體，這是水的分子運動做成。水是許多極小的分子集合的。這分子，溫度一高，就起激烈的運動，到攝氏零度以下時，結成冰，就是固體了，到零度以上，分子的運動活潑，不能成固體，就成液體之形，其間一部分的分子，不斷的飛去，就成蒸發的現象，這蒸

發，溫度高的話，更為激烈，至攝氏百度，盡行蒸發完了。所謂蒸發，就是水的分子，比空氣輕了；但水的分子，牠本身的大小，無論液體時，氣體時，固體時，一點不變，要比空氣輕而飛出去，那末，水的分子，一一作大運動，迴旋沖撞在混雜之中，分子間的距離，互相擴大而增加其量了。

但這樣成氣體而作活潑運動的水，到溫度低落，分子的運動一緩，又成液體，更冷，便成固體。

△水之含有物

水中含有炭酸瓦斯酸素煤烟等之外，還有亞硝酸和亞莫尼亞，這是說陰溝陽溝的污水，通入河中，其中有機物一分解，往往會成亞莫尼亞，與酸素化合，成亞硝酸，又可成鹽素等。

所以河中若含有亞硝酸或亞莫尼亞，那末，可見必有陰溝等水流入，是否適於飲料水，大有問題。

工廠排出之水，流入充飲料的河

中，有害身體，譬如酸性的水，通過鉛管，已經溶解了，這銅與鉛，就有害身體，要注意。

傳染病如傷寒赤痢等，在無自來水的地方，往往由飲料水為媒介，以目力觀察，水固清澈可愛；然而還應當觀察周圍的狀況。

△自淨作用

有人說：流動之水，無不清潔。

這話不可靠。若水流在山林溪谷等無人居住之地，當然清潔；一流到村落中，便有人家排出的水，就會污濁了。在流的時候，固形物沈澱，水量或增多，或稀薄，水中的下等動植物，吸取不潔有機物，受日光消毒，不斷的遇空中酸素而受酸化作用，受化學的變化而沈澱。這樣的淨化，稱河水的自淨作用，這樣一來，再流下去，不再有污水混入，還是清潔的。離海岸五基羅十基羅的海水，倒很清潔，絕無細菌等有害物。

通過地中的水，衛生上亦認為清潔，這是土壤的淨化作用。這地中淨

化作用，頗複雜。水中所含的有機不純物，被吸於土沙空隙，細菌大概保存在粘膜狀殼中，所以粘附土粒上，或被土中原蟲類吃去，到了地層深處，無光線，缺空氣，死亡的也很多，尤其是病原菌，不能在這種所在生育，便死亡了。土的淨化作用，土粒小，土之組織，規則很正，水之流量愈大，活動尤甚。都市的污水，要成淨水的話，只有通過一定的地中，方生效果。

家庭中用木桶澆水，亦可濾去細菌八成，但尚存二成，所以還不能生飲。

井水消毒，普通加入晒粉二十萬分之一，須先推定井水的量，投入相當藥品；不過推定頗不容易，還是汲出來，照正確的量消毒為妥。

△地下水

土粒之間有空隙，水入地中，他的一部分被留止；但外來的水，其力若強，便可通過粒間而漸漸潛去，這現象，稱土之滲透性；但土質，有的

是沙礫田地等滲透性的土，有的是岩盤粘土等非滲透性的土。進去的水，留在這非滲透性地盤上，稱地下水。

古時所流之河，有時運粘土，有時運沙，有時運礫，這堆積的粘土層、沙層、礫層等，長久期間，變互的，形成了一層一層，其中沙層、礫層間，空隙最多，因此水也留得多了。

掘井要知道深淺，只消先調查附近的井，知道了那些井的平均深淺，就可以掘得比這平均數深一點。掘巨大的井，不可不先調查地質。

開井要離開污水或便所，約需六米突以上，深三米突以上，這是要地上的水，浸透得少。凡沙地等自淨作用少的所在，尤其要掘得深。井戶最好有蓋，可以開閉，以防塵埃飛入。

地下積水之處，稱帶水層。這帶水層，夾在不滲透性地層間，所以掘井掘到此處，即能噴出水來。

地下水的特長，牠是在幾百尺幾千尺的深處汲出來，所以水溫有一定，因着自淨作用，而絕對無害，於是用不着沈澱濾過殺菌等設備了。

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對面

亨得利

專售高表鐘總行

專售高表鐘等光學眼鏡

全國分店聯號最多
修理鐘表經驗最富

本埠第一分行

霞飛路華龍路口

本埠第二分行

靜安寺路弋登路口



大眾應知之防毒淺識

孫壽成

近日各地 效大別之分，為下列四類：

舉行之防空演習，對於防毒

亦甚注意，蓋軍用毒氣，種類頗多，預防

之法，須視毒氣之種類而定，且於天氣之

寒暖，方向之正反，亦有關係，所以現在

之機械化部隊內，愈有化學專家，在那裏

担任這類工作，民衆方面，對於毒氣的大

概性質，及其預防方法，亦應曉得一些，

此係戰時常識，凡屬國民，事關切身利害

，幸勿忽視。鄙人本此意旨，曾向上海市

新藥業同業公會所屬會員中之化學師與藥

師，詳細商討，請將預防毒氣之淺近學識

，略舉一二，以便公諸社會，經多次之研

究，得有下列之節目：

(甲)毒氣之種類

毒氣最初應用於戰場，是一九一五年

(中華民國四年)四月，當時西歐戰場上

，第一次用過毒氣，從此以後，毒氣發明

，日新月異，層出不窮，就現在所知，實

地應用過的，約有二十八種；再由各種不

同的毒氣混合而成的，約有十六種；現在

就最易曉得的幾種毒氣，說明一下，其功

大概是注入肺部，直接致死，或者使肺部

極度充血，致其昏暈，主要者有如下述各

點：(1)綠氣。這是最初應用於戰爭的

毒氣，我國民衆亦早已知道的，就是所謂

綠氣砲，是一種綠黃色的氣體，經過壓力

，變成液體，以便運送，他比空氣重兩倍

半，所以一經放射後，能在地面成一種濃

厚毒霧，對於鼻孔及咽喉，有劇烈的刺戟

，現在因為容易防禦，故不單獨應用，常

與別種毒氣合用，防禦藥為苛性鈉。(2)

福司根，這是氣綠化炭，應用於戰爭上

的第二種毒氣，無色，氣味異常難堪，嗅

了令人停止呼吸，常與綠氣混合應用，比

綠氣更毒，其毒力進行緩慢，吸入時並不

感覺痛苦，但在十時至十二時後，肺部充

滿液體，不是斃命，便受重傷，防禦藥為

由羅透羅屏。

(二) 流淚的毒氣 這類毒氣，是使

人兩目流淚，昏迷不能張開，對生命完全

無傷害，受毒後十五分鐘或二十分鐘，就

恢復原狀，這毒氣極易防禦，只消戴一副

緊密的避風眼鏡，就能避免，近來歐美警

察常借用這種毒氣，驅散羣衆，這種毒彈

上，大都刻有十字。(1)青化鉀。是一

種固體物，但放置在空氣中，則溶化成液

體，在第一次歐戰將終了的時候，纔應用

於戰地，其效力極偉大，一公升空氣中，

含有0.000三公絲，就能使人不能張

目。(2)氣化乙。也是一種固體物，能

使人流淚的，可裝入手槍開花砲大砲中放

射，現在美國大城市的警察，所用流淚手

槍，多為本品裝成。

(三) 噴嚏及嘔吐的毒氣 這類毒氣

，其目的在使敵人因噴嚏及嘔吐，除去其

防毒面具，然後再用別種毒氣，使敵人受

傷害，這類毒氣，因為對於鼻管及咽喉，

有種強烈刺戟性，盛此毒氣的彈，外面多

刻有藍十字。(1)終氣化申二倫。是一

種白色固體，化氣入鼻，能使人噴嚏不止

，損害雖甚淡薄，並沒有生命的危險，但

是全隊兵馬都打起噴嚏來，鬧得擾攘不堪

，也是以妨礙作戰。(2)硝基三綠鉀烷

。是一種以畢克林酸製成的油，一九一七

年春間，德軍用以襲擊意軍，頗奏奇效。

(四) 傷害皮膚的毒氣

這種毒氣，為毒氣中最有效力者，因為傷肺及鼻眼咽喉的毒氣，只須有一副防護面具，便可以得着安全，傷及皮膚者，則防禦較難，須帶有面具，及穿橡皮衣服外，全身還要塗布一種特製的亞鉛華油膏。(1) 芥子氣，這是一種滅黃色中無臭的油狀液體，加熱煮沸，就稍稍分解，在水中幾乎不能溶解，他的蒸氣壓力很大，發生異常的毒性，觸到皮膚，就發生水泡，痛癢難堪，刺到眼裏，就流淚不止，漸起紅腫，吸入鼻喉，就噴嚏咳嗽，嘔吐大作，甚至能透過衣服，攻刺皮肉，慢慢深蝕血液中，危險非常，有「毒氣之王」的稱號，但用氯化劑可以把他變成無害。(2) 留佛色氣。這毒氣為美國所發明，與芥子氣有同樣之強猛，佛美斯將軍形容從飛機拋擲留佛色炸彈的情形，稱之為「死之露」，可見其破壞的猛烈。

(乙) 毒氣之放射

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四點鐘，德軍第一次把毒氣放射在法國的小城耶激來斯，那時法軍祇見風吹着綠黃色的氣體，迎面而來，正在驚惶失措，擬想抵禦辦法的時候，周圍已經滿佈了，於是有的大哭，有的噴嚏，有的流淚，有的昏迷，

這一來，法軍幾乎全軍覆沒，當時德軍所用的毒氣，是裝在筒內，然後將這些毒氣，排列在前線，乘着風向法軍吹散時候，將筒放開，於是綠黃色的毒氣，便隨風吹向法軍去，可知起初放毒氣，是完全借着風力的，但是現在用毒氣，大都是裝在大砲的彈丸裏面，使大砲開去，墜落於敵軍陣中，爆發之後，再趁風力波送開去，這個方法，雖然比較進步，但是仍舊要風力幫忙，如風轉了方向，朝自己方面吹來，那末不特不能毒人，並且反欲毒己，近年來據研究的結果，最好的方法，便是利用飛機，第一次歐戰以後，毒氣與飛機可謂同時猛進，靠着飛機攜帶貯藏毒氣的炸彈，對前方去助戰，我們想飛機攜帶的毒氣炸彈，大的好呢？還是小的好呢？當然大家總以為越大越好，其實是小的好，因為小的飛機，可以攜帶得多，德國在初用毒氣的時候，是將毒氣裝在大筒內，背上前線去作戰，但是這方法很不靈便，所以現在是將毒氣裝在小筒裏，非常輕便，可以用手提着上前線去放射。還有一種方法，是把毒氣裝在筒的上半部，下半部填裝易於燃燒的東西，中間一孔相通，一觸之下，就燃燒起來，毒氣遂瀰漫於空中，這個器具，可以手提着去放射，不過放射的人

，也要帶有面具保護，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將毒氣裝入手榴彈中去使用，或是裝入機關砲內，幾秒鐘可以開出一次，並且可以以把固體毒物，變成氣體，至於放射機，也是放射毒氣的最好方法，就是將裝毒的彈丸，放置妥貼，機蕊靠近，可以隨意活動，開砲以後，毒彈就能在敵軍陣線內炸散，所以歸納起來，毒氣之放射法，有下列之四種：(一) 吹送法。(二) 砲射法。(三) 投擲法。(四) 飛機散播法。

(丙) 毒氣之防禦

如果一個國家用毒氣來作戰，那末別國豈不是要全軍覆沒了麼？德國起初對法國施用毒氣的時候，法國即刻請化學家來研究，曉得德國軍隊內所用的綠氣，於是到了下次作戰，法軍每個兵士都帶上一個面具，裏面儲有輕氧化鈉，因此德軍所用的毒氣，就失了效力，此後凡有一種新毒氣發現，就有一種新的防禦法，所以現在的戰場上，非獨軍事家，還要有化學家。防禦工作，並非容易的，也並不是有一定不變的方法，要因毒氣種類之不同，施用之防禦方法也各異，不過最要緊的，是要有效適用嚴密三種條件，並且能適合下列所舉的幾種防禦原理，則此防禦方法，可收實用之效，能避免或減少毒力。

(一) 分解作用 這個方法，就是將有毒氣體，變成無毒的氣體，毒氣是酸性的，可用鹼性的藥物去中和他，毒氣是鹼性的，可用酸性的藥物去中和他，例如綠氣，曉得他是酸性的，就用鹼性的輕氧化鈉，使起分解作用。

(二) 吸收作用 毒氣最易於被人體吸收，選其毒性，如芥子毒侵入皮膚，被人體內之水素所吸收而成青酸，使肺臟刺痛，或生肺氣腫，倘用富於吸收性的藥物，則遇毒氣即被吸收，減失毒力，其富有吸收性之藥物，如由羅託羅屏，炭酸鈉，重碳酸鈉，大蘇打，漂白粉，苛性鈉，鉍，養粉，甘油，木炭，熱石灰，桐油，胡麻子油等皆是。

(三) 局部掩護 易被毒氣所侵的部分，如口鼻眼等，要以防禦毒具掩護之，如同帶口罩面具避風眼鏡等，使毒氣不能侵入，至防芥子毒，還要塗油膏，且着樣皮衣。

(四) 擴散空氣 氣毒放射在空氣中，愈濃愈毒，倘將空氣擴散，則毒氣淡薄，可減少其毒力，或至無效，故電扇風斗風車等，可應用以擴散空氣，或者燒焚起火，利用熱力，以擴散空氣。

有了這幾個原理，那末毒氣防護方法

具備原理條件愈多，則愈切實用，我們再來講點防禦方法，一點是關於前線的；一點是關於後方的；

(一) 關於前線的 現在沒有戰爭則已，有了戰爭，到了窮凶極惡的時期，難免無毒氣之放射，軍事當局當然所曉得的，當然有所預備，雖無大量的製造，防禦工作，想必早有預備，我們現在要宣傳前線的毒氣防禦常識，所以也來說一點：

1) 高級司令部，對於毒氣地帶，即攻擊的地，要有詳細的命令。(2) 派遣毒氣軍官，觀測氣象，判斷地勢，檢查毒氣，及司警報等事。(3) 官兵都要領受毒氣教育，可以曉得毒氣，以及警報和信號，使能迅速確實的裝戴防禦具，並要練習裝戴後的戰鬥動作，以及毒氣攻擊前後之處置，與武器戰壕之防護。(4) 設備毒氣試驗室，以檢查防毒面具等之適合與否，且獲得之物及中毒者，亦可在此室檢查，並且可以研究臨時之防入法。(5) 完成散兵戰壕的防毒及消毒設施，準備酸素之補充，與換氣之設備。

照這樣說來，我們曉得毒氣戰爭的官兵，每人須有一只適用的面具，他的構造得精密，非獨可以防護毒氣不能來侵入，還有可以自由呼吸的酸素設備，還有一件

橡皮的防毒衣，裏面夾有棉花，棉花沒有分解藥品，及吸收藥品，至必要時，還要全身塗布特製的鉍養油膏，至司令部及辦公室等，必在戰壕及小房子內，四周放置避毒藥品，如木炭石炭等，易燃燒的木材，及電扇等，均要有所設備，且放射毒氣時，事先有特殊的工作，所以司令部常能得着報告，先有所知悉。

(二) 關於後方的 後方關於毒氣，其實可以不必恐慌，倘前線的毒氣，散佈到後方，早失去他的毒力，不過飛機擲下的毒氣彈，其面積不至十分廣大，遠避一點，總可不致被他侵入，毒氣較空氣重，下沉在地面，所以亦可向高處避免，至真被包圍，無可避免之時，可將泥地掘一穴，將面部填入，苟無敵人追擊，可以伏息一二刻時，亦能避免減少毒力，倘要備用面具，雖不必如軍士所用那樣複雜，亦不可如普通所戴口罩那樣簡單，雖不能將所有的毒氣，一統避免，總要數種普通常用的，不至被其侵入，然苟到後方來擲毒彈，其性質總是極烈的，必非普通的，還是遠避擲彈的地域，最為穩妥，倘恐其侵及，可到指定避難所，與醫院，請求醫治。

X X X X



家常衛生

關於吃的常識

陸新球

大家都知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這句戒人處處當心的俗語，但是語雖普通，意思到很深長。我們有許多疾病，的確是由於食物的不精心而遭來的。國人的身體非常衰弱，現在雖然各方提倡，衛生智識日益廣佈，但是注意的還不十分多，我們不但要使普通的衛生常識弄到家喻戶曉，同時還得要個人去實行，大家都成爲一個身心雙方完全健康的人，而享受人生最大的幸福。「有健康的身體，然後有健康的精神，與健康的事業」，這真是一句至理的名言。同時「優勝劣敗」，也是一個天演間不可否認的公例，所以無論爲個人爲事業，我們都得共同促進這種爲常人忽視的保健運動才好。簡言之，就是各個人都應該切實地實行正當的衛生方法，而減少一切爲害人生的疾病。至於醫學療治，已經是最消積不過的了。

提起衛生之道，那真是非一言兩語可以道述。這裏我們只能把消化道方面應該注意的常識說一說。衣食住行之中，「食」當然是維持生命的首要條件，沒有東西吃，那一切都談不到，可是既然有了食物來補償身體的消耗，來充實身體的營養，那末我們就得審察到，這些東西應該怎樣吃法，要吃多少，吃的時間是怎樣，尤其是小孩們，他們不懂得什麼，任何東西都有貪饜不足的

心理，做父母的就得隨時注意，使這些可愛的小孩，不要爲了吃而遭受到各種病害。在家庭生活中，這些事情雖小，但是影響很大。一般主婦們，往往很願意聽這些

關於消化道的構造，消化，以及吸收等情形想讀者們大概已經有了很充足的知識，因爲這是生理上最顯明的機構。食物從口裏進去，變成帶有臭氣的渣滓從肛門排泄出來，究竟它在體內做些什麼？這裏約略的說明。在消化方面我們應該牢記着各種衛生常識，最好大家得切實去實行，養成良好的習慣，小孩們由於父母的誘導和指示，一定可以享受終身康強的幸福。所謂人人皆知的衛生就得從這件事做起。不衛生實際是毀滅，自己的天賦，沒有強健心靈和體魄的人，做出來什麼都是萎弱的。你可以閉上眼來舉無數的例。

保護你的牙齒 牙齒是消化食物的第一架機器，研磨咀嚼，都得靠它進行，要是蛀爛不健，把食物囫圇吞下，便發生消化不良，營養不足等病患，身體就一天一天的衰弱了。齒中含有磷酸鈣，碳酸鎂等石灰質的東西，遇到酸類就要溶解，倘若有了食物的殘質嵌在齒縫裏，口腔中的微生物發生作用，由澱粉變爲砂糖，更成爲醋，到了這個地步，牙齒就被蛀蝕了。因此齒內的神經

受了傷痕刺激而疼痛，那真是難過不堪。豈僅食不知味，眠不安枕而已，更爲了神經牽連的緣故，常由牙痛誘起頭痛，而心燥失眠，精神憔悴，廢業誤事，對於身體和事業，都受到無限的損失。牙病是一件可大可小的事。

小孩子最喜歡吃糖類的東西，可是糖却是牙齒的仇敵，他們一方面使牙齒軟化，一方面把血液裏的石灰質減去，結果牙齒就容易蛀損了。更有些婦女在生產以後，牙齒也容易蛀壞，因爲產母體內一部分的石灰質，已經交給胎兒作爲他生長牙齒和骨骼的原料了，同時孕婦不時嘔酸，以致口腔內時留酸質，所以牙齒也容易蛀爛。保護牙齒的方法，誰也知道不外清潔口腔，勤於洗刷二者，但是下面幾點值得特別注意：

A. 每天至少要在早晨刷牙一次，睡覺以前，也要刷牙一次，因爲日間口腔動作甚多，時時有唾液分泌，對於牙齒有一種自然清潔的力量，睡覺以後，口腔吻合，唾液分泌甚少，嵌在牙隙裏的食物碎屑，此時便更易腐敗發酵酸化而使細菌繁殖，一旦蛀牙進展，晚間就更盛了，所以睡前刷牙也和晨起刷牙同樣重要。

B. 飯後一定要嗽口，勿使食物殘屑存留在口腔裏。

C. 飲食物的溫度，不宜驟變，恐裂碎珙瑯質，而腐蝕內部的齒質。

D. 牙齒須要多用它咀嚼稍帶硬性的食物，才可以強固而清潔，這是因爲咀嚼時使齒齦的血液暢流，牙齒時

時得到新鮮營養的緣故，但是過硬的東西，當然不能嚐試。近來商業界不講道德的人，米中往往混入砂子，偶一不慎，牙齒就被裂傷，這也應該注意的。

E. 刷牙時不要單把牙刷左右移動，因爲橫刷不容易將污垢完全刷清，所以應用牙刷要像梳髮一樣，順勢向上向下地動，或上下左右同時旋轉而擦之，就是牙齒的裏面，務求完全刷清污垢爲止。

F. 選購牙刷最好用刷毛面成弧形的，而且毛不能過硬，免傷牙齦，牙粉牙膏，切不可貪圖便宜，因爲粗礪的牙粉牙膏，要損傷牙面的珙瑯質，食鹽雖然也可使用，可是要選用細的精鹽，方爲合宜。

食物下嚥的前後，食物下嚥勿求過速，咀嚼愈細愈好，俾胃液易逞其消化力，不致疲勞，小孩對於吃東西，不懂得什麼，往往狼吞虎嚥，發生窒息的危險，那是食塊過大，不能通過食管的緣故，父母應當告訴他們細嚼的好處，使他們養成良好的習慣。

飲食物過熱已或已腐敗者，都容易傷咽，而引起喉頭的病患。

食物入胃之後，胃壁擴張，就發生擺動和蠕動的活動，所以進食以後，切忌緊縛上腹部，以致阻抑胃的自由活動，而不能通暢地進行消化。

誤食毒物時，立刻用手指搔咽，使喉頭受着刺激，便可以使毒物嘔出來，而阻止毒發的危險。

小兒攝乳過多，則賁門開放而發生嘔吐的現象，那

是因爲胃的發達尙未充足的緣故，父母可以不必驚惶而疑心疾病。

食後不宜多飲茶水，恐怕容易稀薄胃液，而妨礙胃的消化，少吃一些水果，那是很有好處的。

蛔虫蟯虫，往往寄生在小腸內，而發生種種寄生蟲的病患，最普通的就是黃病，神經過敏，惡心，腹痛等症，唯一的預防法，只有食物力求清潔，使這些寄生蟲沒有潛入的機會，倘若有了寄生蟲在體內，立刻就採用醫學的方法治療。

糞便宜求暢通，勿令積滯，最好每天的大便要有一定的時間，小兒尤其應該注意他身體裏有無食積，在家庭裏能夠備些通常的瀉藥，那是更好了。偶然有幾次泄瀉，並不是可怕的事。

患有疾病，非常痛苦，更有些人往往有腸墜的毛病，這些都影響到消化和排洩，患了以後，趕快請醫生去看。

健胃的普通方法，也有下面幾點，要是能夠遵照實行，一定可以減少發生胃病的危害：1. 取適量的新鮮食物；2. 過熱過冷的東西不食；3. 勿多進茶酒等飲料；4. 飲食有定時；5. 細細咀嚼；6. 禁止零食；7. 食前食後身心勿過勞；8. 精神要爽快更有適當的運動。

吃的注意事項 吃東西最好能有一定的時間，沒有時鐘，也得利用太陽的移動來作爲標準，每日三餐或四餐，其間至少要相隔三小時以上，這樣可以使消化通暢

，養料也可以充分吸收，進食能確守時間，也是長壽的一個要素。父母對於小兒，往往流入溺愛，但是對於他們的零食要有限制，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通常食物的量，也得有個限制，不宜過量，以適可而止爲最合宜。

喜怒哀樂等感情作用，都能直接影響消化液的分泌，所以進餐時應當心平氣和，洋洋自樂，這樣便能使食欲增進，消化良好了。有許多家庭裏，往往在吃飯的時候，發生陶氣相罵或是譴責兒童等事情，這是極大的錯誤，對於身心上有重大的影響。

食後勿宜運動，洗澡，看書，因爲此時全身的血液，都應當讓它充分的利用在消化上，所以食後最好能身心舒暢，休息十分至廿分鐘，然後再開始工作。

飯後不宜多飲茶水，因爲沖稀了消化液，往往減低消化的作用，食前進些開水，洗洗胃腸，那是很合宜的。

飲食物和食器的清潔 消化道疾病的發生，大都是由於飲食物的不清潔所致，所以我們對於腐敗的，色惡的，發臭的，未成熟的東西，一定不可以吃下去，因爲這些食物很容易把有害的細菌帶到身體裏去，而引起各種疾病。

對於飲料尤其要注意，生水吃不得，不要以爲自己的身體強，一旦有了疾病，那是很不上算的，有色，有臭，有病源菌寄生蟲卵子的飲料，絕對不飲。

豬肉是旋毛虫和血絲虫的中間宿主，很容易把這兩

種寄生蟲傳到我們身體裏來，要是被寄生着了，輕則面黃肌瘦，重則生命危險，所以肉類食物一定要煮沸後食之，其他對於魚蝦等也是一樣的要當心，更有人喜食螺螄，但是要特別注意，因為現在已經證明，螺螄是許多寄生蟲的中間宿主咧！

蔬菜類的根莖葉上，也往往附着寄生蟲的卵子，所以一定要再三洗滌，煮沸之後，才可以吃。

關於食器的清潔，那只有勤於洗滌一法，最好用沸水沖洗，陶器，玻璃器，鐵器，錫器，金器等用來煮盛食物那是無害的，可是銅器鉛器那就不大合宜了，因為銅器易生有毒的綠青，鉛器遇到醋酸即發生黑色的醋酸鉛，這兩種東西，都是於人體有害，最好以不用為宜。碗筷最好能各人自備，以防傳染，病人的食器那絕對不能和常人的混在一起，這些預防的工作，要是切實去做，在無形中是很得益的。

上面我們已經談了許多關於衛生方面的常識，有許多事項是非常平凡的，但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往往忽略過去，等到發生了疾病，便很煩惱的去想法醫治，或者竟臨到危險以及更大的苦痛，預防和隨時注意的實效，往往勝過臨時的求治，家庭衛生本來是件輕而易舉的事，但有幾多人能注意到呢。可是健康問題，在這樣的環境和食物供給條件之下，又何得不顧慮到呢。生不起病，可防得好病，這是正常生活的人一定相信。隨便的人，又作別論，生老病死，這些人是以天命來解說的。

新活蒙

生機滋補與水溶性維他命配合全補劑



生機滋補！
調整機能！
是輔助先天不足整理後天失調之權威新補劑！

補針補丸
藥房均售

新星化學製藥廠監製



家有九味一
白水變雞汁

九味一

標準味粉
鮮味養胃
用量最省
滋養最富
人人心愛
家家必備
出品譽榮廠粉味準標



夏令預防瘧疾種種

衛 鷹

在地球上熱帶的某些地方，幾千萬方哩的區域內，嬰兒每每在出生後不久便會染上了瘧疾，一直到他的死亡。

寄生在人體內的瘧虫有三種，因此瘧疾的症狀也有三種。瘧疾的症狀是定期的寒熱，使人體內色素細胞的沉澱，貧血和脾臟的擴大。

細菌的消耗是很大的，當一個人因瘧疾致死的時候，在他身上的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個瘧疾菌也跟着同時死亡——這數目，等於從耶穌降生到現在所經過時候的秒鐘數的一百倍。而蚊子之能叮着瘧疾患者，或把瘧疾帶給一個抵抗力弱而使他致病的人的機會，却只有一百萬分之一。

當一個嬰兒將要降生的時候，瘧蚊每每先醫生而降臨，牠們帶來了一份瘧疾細菌底禮物，等待着機會來歡迎這一位新生者。倘若這被「歡迎」的嬰兒能勉強生存下來並長大的話，那末，他將永遠不懂得健康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倘若當他幼年時不死亡於瘧疾或瘧疾混合其他的疾病，則他也只能很衰弱的生活下去，隨時要應付疾病的襲擊。這襲擊，可能他從一個還能做事的人變成完全無用的人。

瘧疾有惡性的和輕性的三日瘧疾及四日瘧疾。三日瘧疾便是病人每隔四十八小時發寒熱一次，亦即是每到第三天發病，因此種歸三日瘧疾；但這種症有輕重，輕性三日瘧疾並無惡性三日瘧疾如此厲害，惡性三日瘧疾盛行於熱帶地方。四日瘧疾是每隔三日亦即每第四日發寒熱一次，但此種瘧疾在各地不大容易發現，因此人們對牠並不如前二種之重視。

假使你相信人能投胎轉世，並且

關於瘧疾的傳染，在目前的實驗家中可以用血液接種的方法把瘧疾細菌從患者的血液中轉移到另一個人的身上，但在自然界中，只有雌性班翅蚊方才是唯一的此種惡性疾病傳染的媒介。

由於瘧疾的猖狂，使地球上許多廣大地區無人移植開發，這從經濟方面而說，也是有害的。因此，對於瘧疾的種種常識，瘧疾的傳染情形和醫治方法，我們都應該知道一點。

希望你能有富於冒險的一生的話，那末你當禱告再世投得瘧菌；牠是一個生活在比紅血球還要小的蛋白質細胞中。在一個月裏，牠從人體轉到蚊體中，而在適當的時候，又從蚊體轉入另一個人體的血液中。自然界對於瘧疾

瘧疾細菌生活在蚊體中是成爲一種孢子體，那是一個長度只有千分之一耗的紡錘狀細胞。這種孢子體藏在蚊虫的唾腺中，當蚊子「叮」人的時候，蚊虫刺入人體皮膚中分泌出唾液，這樣，瘧疾菌便隨蚊子之唾液而傳

入人體，進入紅血球中大肆活動了。不過，從蚊蟲傳入人體的瘧疾菌並不能全部都進入紅血球中，因為在牠們侵入人體的時候一部份瘧菌是被血液中的白血球吞食了。

至於蚊子注入人體中的瘧疾菌數目，須視蚊蟲唾液中所含瘧疾菌之數量及其「叮」入次數多少而定。一般的蚊子唾液中所含瘧疾菌大約在幾千個至一萬個之間，那末，蚊子一次能傳進幾千個病菌是無可懷疑的了。有時，當一個、二個、三個或甚至四個瘧疾菌同時進入一個血球的時候，血球細胞是要受到很大的毒害。

當瘧疾菌進入紅血球之後，其形狀好像變形蟲一樣，在生物學上這稱爲孢子體時代；這時，如果抽出這種血液在顯微鏡下觀察，可以看到這種孢子體在血球中的活動，牠們的僞足在不停的伸出縮進。這種不識相的寄生蟲，不但把紅血球當作牠們的居留所，並且還逐漸吸食紅血球裏的滋養料，把牠們當作食料。當瘧疾菌長大的時候，在紅血球的原生質上發生

黑點；經過六小時或八小時的繼續生長，又生成許多小孢子，這種幼小的孢子體呈現壞狀，長大後其形狀有如變形蟲。四十小時後，瘧疾菌把紅血球中的原生質換出再代入另一種牠們認爲是更好的物質。

從蚊蟲把瘧疾菌傳入人體後直至病人發生寒熱時爲止，這一時期稱爲潛伏時期。患者寒熱的發生是由於紅血球的被破壞，這當然是有相當數量紅血球被破壞方才發生寒熱。這個數目，據羅斯 (Ross) 的估計約爲一萬萬五千萬。輕性三日瘧疾的潛伏時期普通約爲兩個星期。

孢子體傳入蚊體的任何部份之後，牠們留在血管中的時期並不長久，立即鑽入蚊體的各器官，特別是唾腺之內。在唾腺中，牠們時刻等待着

機會，隨着蚊子「叮」人而侵入不幸的人體中。

定期的寒熱病是瘧疾與其他寒熱病區別的特徵。瘧疾菌的無性世代

即在人體中的孢子生殖——是定期的。許多瘧疾菌在血球中同時進行

分裂與孢子生殖而繁殖。結果，由於許多新生的瘧疾菌進入了未被侵害的紅血球，使大量的紅血球同時被破壞。在此時患者便發生寒熱了。所謂定期的發寒熱，是表示瘧疾菌孢子生殖的一週期，這亦即是紅血球被破壞的週期。例如三日瘧疾的瘧疾菌的孢子分裂生殖是每隔四十八小時一次，四日瘧疾的瘧疾菌的孢子分裂生殖則是每隔七十二小時一次。一般說來，三日瘧疾和四日瘧疾都是很定期的，這時候便有許多新的瘧疾菌產生出來。

答客問

何澄

既云合夥同營業，業務盈虧應共當。甲已顯然傷血本，乙何能以善收場？不將往事從頭改，或恐前途依舊僵，苦口數年會告爾，至今我亦少良方。



· 老一人一經 ·

徐傅霖譯

齒與壽命

牙齒的齒字，就是年齒的齒字，年齡的齡字，從齒從令，牙齒與年紀，關係很大。

欲知動物的年齡，只要診察牠的牙齒，人亦然，看了牙齒，也可以明白大概的年齡；不過我們的文化生活，很容易損壞牙齒，因着本人的生活態度而有變化，所以要確實的測定人的年齡，是不中用的。牙齒堅強的人，是健康的，也是長壽原因之一，這是誰都知道的。

自己覺得衰老，也有種種。牙齒的變弱，是最容易知道的事。人一到五十歲，牙子寬了，開始脫落了，此事，比頭髮白更傷心，落去了一齒，原處重生新牙，真是稀有的事，這重生之牙，稱瑞齒，可喜可賀的徵候。性急而忍不住牙痛的人，往往就掣來拔去；實在牙子有病，最好把牠治療

填補而保存着，不要以為現在牙科醫生很發達，可以裝假牙，就將向可使用的牙子拔去，這不是長壽之道。

文化可以損齒，這是不能遮掩的事實。未開化人種，牙齒都極強。牙齒是生命的看門人。未開化人，似乎已明白此意，古代的他們遺骨上，牙齒往往有治療過的痕跡留着。

動物不會將牙齒治療，因此到了老年，牙齒還可以吃硬的東西，未開化的人亦然，年紀老了，他們不知道做成柔軟之食物而吃，所以比文明人更看重牙子。

文明人為什麼牙子會壞呢？爲了食物調製法的發達，大家早就吃軟了的東西了。因爲生活太忙，就不十分咀嚼，牙齒自然壞了，再多加吃酸味的食物，多食糖分，飲料水的關係，也相當重要，不飲井水泉水等石灰分多的硬水，而多飲河水自來水

等石灰分少的軟水，牙齒當然弱了。不注意食物的選擇，不吃硬東西，自然年紀不老，牙子先老了，過食與忙碌，害及牙齒的清潔，也是一個原因。

動物無牙醫，而牙特強；但人類所愛玩的犬與其他動物，他們的生活與食物，都成家庭的，缺乏野趣了，牠們已爲文化動物，牙齒就早老早弱了。

不要以為：老人裝了牙齒，就算好了，滋味既損色，而咀嚼上必要的兩頰筋肉，也衰弱了，當然不會像真牙齒那麼嚼得好。老人不可急急的吃，應當把纖維少而柔軟的東西，細嚼緩嚥爲是。

希望長壽的人，年輕時就應當看重牙齒，到了五十歲的人，更不可不注意牙齒的衛生，蛀而痛的齒，不要就拔去，必須好好治療。世上竟有見

他人拔牙，而自己模仿了拏來拔去的人。

皓齒，是美人的重要條件；但僅僅色白，還不够，不可不滿意完全有健康的齒。健康，是美人的生命。

齒，可以說是美與健康的象徵。

幾歲始可稱老人？

有一位心理學家，對於年齡自十三四歲至三十七八歲的男女約二千人，問他們：「從幾歲起，可稱老人？」

「把許多人的回答，收集而整理後，這心理學家，對這結果，下一個有興味的結論：「……年少的女子和缺乏精神教養的女子，曾答：「五十歲以上，可稱老人；」但精神方面有教養的女子，大有把人的入老期，抬得很

高的傾向，答案中最有興味的，是某大學女生，凡二五八人中，認為六十歲以上方可稱老人的，約一百人，六十五歲至七十歲應稱老人的，有一百廿人，而七十五歲至八十歲為老人期的，有廿四人。即對於以六十歲為老人期的一百人，而六十五歲以上為老人期的，有一百四十四人。」

二十歲左右女生的判斷，其情勢如此；若是使二十五六歲有教養的女子來判斷，那末將老人期移後的人，可以預料一定更多……如女子美術學校女子職業學校，似乎以外貌觀察為主，把老人期提得很早，其次是中學的女生。中學男生，比中學女生，視老人期較遲。師範學校男女生，比中學生，視老人期更遲。又女子高等師範學生，多有將老人年齡向上之傾向。視老人期最遲的，是某大學的女生。總而言之，精神教養的深淺，對女生的老人觀，大有影響。凡對人生深有興味，觀察注重內面的女子，大約將老人的年齡看低的。

據這心理學家說：凡注重人的容貌與外觀的，容易將老人期提早；而注重精神的活動或內面的觀察的，就把老人期定得極遲。此說，雖出自統計的研究；但我人日常的觀察，也隨處有這傾向。無智的人，總之容易用外觀來判斷，過分注意白髮，或一味留意臉上皺紋，就把人家早當老人了。反之，有智識的人，不重外觀，而

重精神的活動，判斷人時，不看身體，而重在事業，所以斷定老人的期要遲了。

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往往看到初老期或老人期的學者，與年輕女性戀愛或結婚。非智識階級的女性，務求與年輕對手結合；而智識階級女性，對於精神的活動旺盛之人，如果是五十歲以上的學者或文人，很願與他結婚。她們一點不注意對方的白髮皺皮，被他們少年氣象的精神活動所吸引，往往覺得年齡等事，不成問題的。

不但是精神活動，而事業家，從她們看來，也似乎年紀也會輕些，外貌雖然老，精神活潑而有朝氣，這些人，決不可當他們老人看待。年老而有朝氣的活動家，可做事業，而且可以得到異性。

老之報道

除了有什麼病，年紀大了，特別感覺痛苦外，健康的人，年紀老了，身上自己會知道的，是什麼？長壽者們的回答如下，姑且先談身體的：全身之疲勞倦怠 步行之不自由

視力之減退

聽力之減退

齒牙之脫落

腰部之弱

頭髮之脫落

性慾之減退

大概普通的人，第一是自己覺得視力減退，這才是老的第一消息。另外有許多老人，有下面幾種表現：

容易疲勞 疲勞之恢復遲

身體之活動不自由

氣力減退 身體漸弱

做事怕煩

寒暑較人更顯著的覺得

萬事覺懶惰，無論如何精神的要振作，身體也不聽命令了。某學者說：「老人的心境，與少年人壯年人活動而疲勞時相同。」

其次精神上知道老的情形，是怎樣的呢？家庭的或社會的，自己知道老的情形很多，某老人這麼說：

子女的成长與孫之產生

配偶者或同胞之死別

退職 家庭的退隱

子女及孫之死別 友人之死別

祝典 被呼為祖父祖母

自己還覺得年紀尚輕；但生了孫

子，被呼為祖父祖母，自己就會容易知道老了。有的，還很想服務；但機關公司等，往往服務年限已滿，命令退職，這時候，才知道自己是老了。

這情形也不少，友人的死，也是老的報章，一面却可喜，一面就很淒涼。古稀之祝，也是老的報章，周圍的人，高高興興來祝壽，自己反覺得討厭而要逃避的，就是這種心理。

書畫家署名時，把自己年齡寫上，這是七八十歲高年者的常事；但也有人是不喜歡，這是自己怕知道自己老的意思。老人往往不願被人目為老人，敬老雖然是美德；但是把老人從人羣中特別提出來，反使老人感到孤獨，這不可不注意。

老之自覺

吾人一生中，有二次遇到很深的反省：一是青春時期。少年時代，知識缺乏，身體尚未完成，這時候，自己明白是小孩子的很少，往往個個人都想「早些成一個大人。」成熟而入青年期，性慾一發達，目光便注視到異

性身上，自己明白自己是青年了，這是身心發達所使然，人生觀，在此時方始形成。

還有一個是老年期。壯年期與盛年期，事業太忙，沒有工夫觀察自己。若是會突然，或徐徐的，因着什麼動機而內省，這內省，深而且久，便是向老之時，即已入向老期的證據，更進一步，便會回顧自己的過去，已往，以為什麼事都可以做得成的，現在要想了這範圍，僅選有實現可能的了，已往是客觀的，最易注意，而現在是把自己做了中心而想着。

青春時期對異性，對社會，打算把自己展開去；一到老年期，意欲將他人或社會，集向自己來了。

那末，什麼時候入向老期，而自覺衰老呢？這因個人而異，因環境而異，若要調查，又因着各人的年齡，而有種種不同的結果。

有人集了八十歲以上的人二百二十三名，向他們：「到了幾歲？自己才覺得老了？覺得的原因是什麼？」結果如左；

五十以下	三
五十以上	一〇
六十以上	四一
七十以上	九五
八十以上	五十

從這成績看來，約有半數，到了七十以上才知老；其餘的大部份，都是六十歲以上。總之，長壽的人，自己要知道老，各各不同，越是高年者，知老的年代越是遲，有一位九十餘歲的老人，他竟沒有清清楚楚的知老期，忽然的老了。這調查的結果，可以斷定七十歲，最為適當。男女比較起來，那末女略為遲些。

這調查，僅限於八十以上的高年人，如果把七十、六十歲的人，也同樣的調查一下，一定有趣。其中或者竟有完全不知老的人，也有一過四十，就會覺得老的。

不老長壽法之種種
古來東西各國，有無數的不老長壽法。如果一一記出來，總可以成幾千冊書罷？但這許多方法，一個也沒有效果。我覺得世人讀這些記錄，很

有危險。無知識無判斷的人，實在不可亂讀這些書本。現在且舉幾個例：
壽。

▲丹砂

此乃抱朴子的著者葛洪所創製的

仙藥，要九個月，經過了九次變化，

才得練成。飲之，可以變鶴，保持萬

年之壽。這成分，就是現在的赤色硫

化水銀，此外，金與雲母，也稱秘藥。

▲神鹿

鹿吃了靈山的藥草，牠的角與生

殖器，拏來乾燥了，煎而服之，可以

不老不死。角的效力雖不明白，生殖

器汁，便是今日臟器療法的先驅。

▲經水

處女的初經，有人說：飲了可以

長壽，這真是奇談。恐怕不但無效果

。而且很有危險。

▲甘菊

乃王子喬創製之仙藥。上寅日，

採甘菊，戌日捏之成丸藥，飲之則一

年而白髮變黑，三年而齒生，五年而

成兒童。

▲人參

經千年而成人形之人參，食之可

以上皆東方之長壽法，以下談西

▲不死鳥

不死鳥稱番尼克斯，世上只此一

隻，為不老不死之靈鳥，形似鳳凰；

但是誰能發見呢？

▲梅奇亞之藥草

希臘神話中，有妖女梅奇亞，向

星月祈禱而赴靈地，得不死之藥草，

割破老人咽喉而注入，可以減輕四十

歲。

▲處女之體溫

伊斯賴爾的老王達皮岱，很衰弱

，後來用少女的體溫，把他溫着，忽

然會返老還童，這稱為凱洛夸米克法

。希臘羅馬，流行甚廣。這是僅接而

不交，十七世紀荷蘭的名醫佩哈番氏

，曾支持此法，使盎斯坦鄧的老市長

，臥於二少女之間，返老還童。現在

說給人聽，說不定會有人好笑。那裏

知道：至今還有人支持着。年輕女子

，的確能够使老人返老還童，如歌德

，如羅俄，那些愈老而愈做事業的人，實很靠不住。

，大概與年輕女子戀愛。年輕女子，刺戟了老人的內分泌腺，會添加精神，這種人的生殖腺，永遠不會衰，所以還會戀愛。此法，至今有人相信，並非無稽之談。

▲處女的呼氣

此與上法相似。希臘羅馬時代，以為少女吐出的氣，其中含有生命的活力素，把牠吸了，老人可以還童，這稱海覓波斯法，後來很有幾位醫家，支持此說。

▲吐瀉發汗法

古代埃及的長命法，都獎勵常常吐瀉胃內之物，或使發汗，爲了要排除體內毒物與瘴氣，便想出種種秘藥來。此外，還用灌腸洗腸，排出老廢物，用瀉藥或利尿劑，也算長命術的。

▲長壽茶

此茶，由乾耳馬創製，是紫檀，旃那葉，茴香等的合成物。他自己的年齡，稱二千歲，又稱認識耶穌。長壽茶給老婦飲了，漸漸會年輕，服用過多，便成胎兒。他雖這麼鼓吹，其

▲麻醉法

這是十五世紀派拉珊耳士發明的長壽法，似乎用「哀推兒」那麼的麻醉劑，至今也有飲「懷中威司克」，或「電氣白蘭地」而覺快樂的簡易方法。

▲賢者之石

中世紀盛行鍊金術，賢者之石，也是一種空想。如能將此物到手，那末，還金術，不死術，都有可能，也有人自稱秘藏此石的，恐怕不可靠。

▲惡人之血

處死刑的罪人的溫血，有人以為是絕妙的返老還童藥。有一時代，竟有人聚集刑場而爭先購買。據說，盜飲則更有效力。這在近代的德國人法國人間，還深信着。

▲長命床

醫師古拉漢，造一搖椅似的牀，將老人臥牀上，通了電氣，與以香料，給他聽音樂，算是一種快樂的長命法。讀者當知今日類此之民間方法甚多，而且信者也不少。

▲輸血法

爲除去體內惡血而先行瀉血，以

青少年少女之血或羊血，行輸血。有一個時代，盛行此種返老還童法。彼時還不知血液之型，將異種血液亂注，非但不長命，竟可速死。

▲催眠術

用曼斯枚爾創始的催眠術，與以長命之暗示，將老人麻醉入幸福之中。却是妙法，這倒大可以模仿；不過聰明的現代人，是否會肯做這被催眠者？

▲血浴

這是最造孽的方法。十六世紀匈牙利之納他史那伯爵夫人，將數百年輕人之血，拏來沐浴，以爲是無上的返老還童法。

以上各種不老長生法，現在想來，有的却有幾分意思，有的或者可充今日返老還童法的根底；然而多數是有損無益的，或者會因此而中毒身死，或成精神病，所以這種東西，如果無批評的試用，一定反會成短命術。總之：無科學根據，就不能成立，吾人萬不可輕易嘗試。（未完）

最新實驗園藝學

花

徑

(八)

七十九號沈恩孚



黃岳淵 著述

周錚 編錄

鄭逸梅 校訂

錢輔乾 繪圖

(四) 肥料之施用

施肥之目的，乃在補給土中肥分之不足，而供給作物根部之吸收，以達欣欣向榮，但作物所需肥分之多少及時期均無一定，我人當察其需要與否，而決定之，且鄉人園丁墨守陳法，且對於肥料之三要素，莫明其妙，故肥料之施用，不得其時，不得其法，受害非淺。

施肥大別之有基肥與追肥是也。基肥即於作物栽植前，或栽植時，所施用之肥料，此種肥料大都為遲效性，分解緩慢，通常於每年冬季行之，故其施法詳見於冬之一節中。追肥即在作物生育期中所施之肥料，補給在生育中所需之養分，故為促進作物繁榮之原動力，此種肥料大都為速效性，如人糞溺等，通常於春夏二期中施行之，故今以追肥之施用法，述之於下：

追肥施入宜於土質乾燥而日晴之時行之，若於降雨

前施之，肥分隨雨水而流失，殊為不利；若雨後土質潮濕時，亦不宜施用，因土質潮濕時，施以追肥，非但稀釋肥分，且此時根之吸收力，亦極薄弱，故肥分損失殊多；追肥施用時，不可觸及莖葉，否則有焦葉之虞。施用時，宜加稀釋，切勿存有肥液愈濃，厥效愈大之觀念，若濃度過大，遂影響根毛之吸收，且有刺激之作用，根即行腐爛，作物往往有萎凋而死者；施肥時，切勿過近作物之莖幹，因肥分之吸收，全賴根毛，故宜離莖幹一二尺處，開溝，或掘穴等方式而施之，施畢即宜覆土，以免氮素之發散也。苗木移植後，尚未發芽生根或發芽不強者，即為根部仍未有充分吸收力之明徵，此時肥料以不施為妥，否則有害而無一利也。花卉與蔬菜，施之亦無礙。總之，作物之施肥，猶似人之飲食，渴則飲之，饑則食之；飲不可過度，食不可過飽；否則作物之

生長，似極茂盛，然多徒長枝葉，柔弱無能，易為風雨吹倒，當達收穫之時，所得寥寥，或果實多為空虛者，此均為施肥不得其時，不得其法之故也。故農諺有云：「大禾難種，高親難攀。」此語頗有深意也。

總之，春季為一年中園藝作業之起始，亦為一切園藝作物榮華之初期，然九十韶光，瞬即逝去，我人當充分利用良機，而努力從事之，始有完美之收穫也。

第二節 夏

春光爛漫，風暖日照，千紅鬪艷，萬紫競芳，芳菲一片，洋洋大觀也。奈韶華易老，瞬息即逝，百花在風風雨雨之中，摧殘殆盡，徒令愛花者之傷感嗟歎也。

時序循環，春去夏至，蟬鳴柳梢，蛙噪池塘；炎日當空，烈燄炙地；園藝作物受彼驕陽之虐，趨盾之威，無不焦其葉，垂其枝，憔悴萎靡，莫可名狀，然宇宙間之一切園藝作物，並非皆現此狼狽之狀，可憐之色，反有生長蓬勃而繁榮者，有作花清艷而馥郁者，有發葉蒼翠而蒼鬱者，不可一概而論也。夏季之園藝作業，因氣候之乾濕無定，溫度之升降不一，病蟲害之猖獗與否，施行之程度亦有差異，此全賴從事於此者之着意也。

第一項 灌水

灌水一事，為盛夏最感繁忙之作業，因夏中日烈，風力亦強，久晴不雨，漫天無雲，致土中所有水分，蒸發幾盡，土面即行龜坼，然水分為一切作物均感需要之

物質，若一感缺乏，枝葉凋垂，此時則需用人工灌水，以補給水分之不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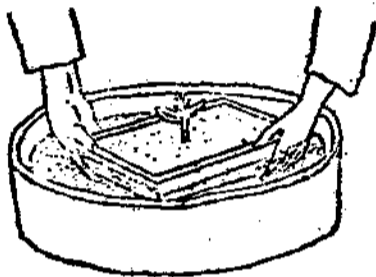
(一) 灌水之溫度：栽培地之氣溫與土壤之溫度，多少有異，然氣溫高者，地溫亦高，故成一正例，但灌溉水之溫度，不宜與地溫相差過大，因水溫過高或過低，均足刺激根部，對於根部蒙有不利。故在露天栽培之作物，在暮春初夏之間，氣溫尚適中，則直接用井水或自來水灌溉，亦無不可；若在盛夏天氣，溫度將近百度，直接用井水灌溉，則兩者溫度之相差極大，極不相宜，當於灌溉之前，稍行積蓄若干，使水溫略能升高，再行灌溉，俾可減少弊害，但此僅限於小規模栽培者，而如本場地廣三百畝許，行以大規模之栽培，若依此法行之，當非所宜，則可改用河水，因其水溫當較井水為高，並利用戽水機器，從事灌溉，亦感難以周到；若利用人力，則更費時費力，所得之效果亦極微渺，故地栽者平時不常灌水，須待至極度乾燥時，始用機器戽水以灌之。

(二) 灌水之數量：露天作物，所需灌水量，因種種情形，如雨量之多少，地下水位之高低，土質之黏鬆，氣候之乾濕，以及園藝作物之種類，及栽培之情形而異，若雨量少而氣候乾燥，水量需多；但在冬天休眠時，即使雨量稀少，灌水亦不求多；若地下水位低者，土壤易乾，灌水量當然增加，若為輕鬆土質，排水便利，灌水亦宜充分；反之，如土質黏重，蓄水力强，灌水宜

少；若氣候濕潤，水分蒸發量小，灌水亦以少為宜；此均為環境之影響。且園藝作物有木本與草本之別，灌水量亦不一，木本者，根部之分布深入土層，不易受旱害，灌水當少，故果樹即使在夏季亦無需時常灌水；若為乾燥土質，於結果之初期，稍灌以水，亦無不可；草本者，根之分布較淺，需水當多；更有抗旱力強之品種，灌水宜少；反之，宜多；若定植已有多年之木本樹木，其根鬚之分布既已擴大，即遭天旱，亦不需灌水；如為當年移植之苗木，則視天旱之程度，而行灌水也。總之，灌水有三制宜，即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物制宜是也。

(三) 灌水之方法：灌水之法有三：(甲) 地表灌水：即以糞桶，噴壺，水車或橡皮管，用人力，畜力，或機械力，並有借用風力或水力，作為發動力。此法於水量上，最不經濟，大部分消耗於地面之蒸發，因地表並非為作物需水之部分，水須能滲透而入土中，始可供作物之吸收而奏效也。然此法最為方便，惟須注意灌水時，慎勿將土沖洗，而且徐徐澆灌；如在初移植後，澆水不可直沖，甚至衝動苗木，有礙其生育；若土面固結，空氣阻塞，則土壤必含相當之水濕，灌水當少；若澆灌幼苗，水溫與地

地下灌水法



插細小種子或植物苗于盆內時之地下灌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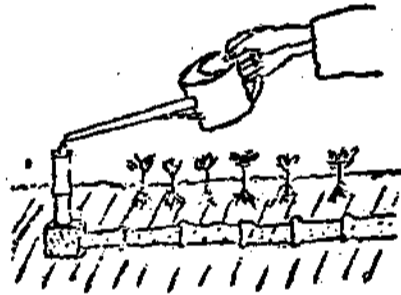
溫相差過大，更為禁忌，當用細孔噴壺徐徐澆噴，不可直沖幼苗本體，若見有幼苗因移植而萎垂者，則除根部充分灌水外，再以細孔噴壺，噴灑枝葉，以補水分。

(乙) 葉面灌水：如氣候過旱，凡喜陰濕之作物，當除根部灌水之外，於葉面亦宜噴灑，以保濕潤，惟用水須清潔，勿雜污泥，因葉面噴灑污水，水分即行蒸發，而污斑存留葉面，非但有礙觀瞻，且有閉塞葉片氣孔，致葉呈焦枯之弊，此則當加注意者也。

(丙) 地下灌水：此為理想之灌水法，現今歐美各國因科學發達，器械日精，已有利用此法者，惟我國因限於財力，尚未實行，其法在栽培地下，預先埋置陶管，平時管中不注水，待氣候乾燥時，以水導入管中，陶器之一端有細孔，可使水滲入土中，以供根部之吸收。故水分在土地之表面蒸發而損失者極少，然設備上之費用頗鉅。

第二項 施肥

夏季實非施肥之季節，猶如我人在此炎夏天氣，不



埋置陶管于苗株之地下灌水法



盆栽植物之地下灌水法

宜進食補劑也，故即使見有地栽之樹木，生長不盛而作萎靡之態者，肥料切不可施用；若施之，不但不見其效，且有夭折之虞；若果樹施用肥料，則易致落果；如發育健全者，施以濃肥，則枝條徒長，瘦弱無力，葉色轉黃而脫落，反足促成其衰老；若氣候日乾，土面龜坼，土中水分全行蒸散，土粒之蓄水力亦消失；此時可用陳宿之人糞溺二份，加水八份而澆之，可增土粒之保水力，免受旱害，且對於作物之生長，亦無妨礙也。若為盆栽，如月季，菊花等，可施以追肥，惟濃度從淡耳。

第三項 中耕

作物栽種後，株間之土壤，日漸因雨水之沖擊及園丁之踐踏而固結，妨礙空氣之流通，雜草亦蔓生，掠奪土中養分，致有礙作物之生長，故宜常行耕鋤，令土鬆軟，剷除雜草，此種作業稱之為中耕，列為夏季主要作業之一也。

(一) 中耕之利有六，今述之於下：

(甲) 中耕可令土壤膨軟，空氣與水分容易流通。

(乙) 土壤膨軟後，可增高土中溫度，且易吸收日光與空氣之溫熱。

(丙) 土壤經耕鋤後，空氣水分既易流通，土溫增高，亦可促進土中養料之分解，且助彼根鬚之生長。

(丁) 表土既經膨鬆，變成鬆土，下層水分不致蒸發，能防旱害。

(戊) 土壤耕鋤後，可增加水分及養料之吸收力及

保蓄力，故能吸收雨水中之養分，並防止土中養分之流失。

(己) 中耕後能去地雜草。

(二) 中耕之法：施行中耕，須擇一和暖晴明之日行之，若雨後中耕，土壤潮濕，反易凝結，阻礙根之蔓生，且當雜草初生時，即宜中耕。中耕施行過深，損傷作物，且延遲果實之成熟作用，故果樹施行中耕時，以淺為宜，以能耙除野草為度；幼小作物行中耕時，亦宜淺，乃防搖動作物，待稍成長後，即使中耕時根受損傷，亦無妨害，反可刺激根之再生力，而促進新根之萌發。

第四項 修剪

修剪亦為夏季作業之一，乃為調整作物之發育作用，防止其徒長，而於果樹方面用之最為多，俾可維持果樹一定之樹形，調節其結果作用，其利頗著，可使果實肥大，品質轉優，避免隔年結果之患，延長樹齡，更可節省園地及勞力，俾日光照射暢透，空氣流通，而能防止病蟲害之發生，故修剪一事，不可輕視之也。

(一) 修剪之利益：修剪通常於每年冬季行之，而不知夏季亦可施行，且果樹在夏季之修剪尤為重要，因果樹在此時發育特強，枝葉繁茂，生長之勢力極為旺盛，若不加抑制，任其生長，則強枝矗立，土中根部亦生強根，少苗鬚根，致養分彙集強枝中，影響結果枝之發育，且有萎縮而死者，即使不死，則來年亦難以結實，因養分均為強枝所耗損也。



重見光明（四幕劇）

顧仲彝

第一幕

第一場 魏家客廳兼書房

第二場 全上

第二幕

第一場 周家客廳

第二場 全上

第三幕

第一場 林中草地

第二場 全上

第四幕

第一場 青年會禮堂後台

第二場 魏家客廳兼書房

第一幕

第一場

佈景：一間很講究西式起居室，後面左首有門通外面走廊，右首有門通天井，可以望見井，曬的衣服，和後面的廚房。左首旁邊有一大窗，可以看見樹木花草和天空。右首有兩門，一通外室，一通洗澡間。室中圓桌沙發放得很雅

緻，但因小孩多，東西放得非常紊亂。

屋內有三個孩子，都在哭泣，最大的是十二歲名兆英，次女十歲名兆羣，三兒七歲名兆慧，正在大哭大鬧，魏太太把他揪在膝上打屁股。魏太太是個健康的女性，但滿臉的倔強氣，絲毫沒有感情似的，她從來不輕易笑一笑；做事爽快乾脆，與她丈夫恰好相反。她拿着一根戒尺，重重的在打七歲的小孩的屁股。

魏太太 你哭，你哭，你愈哭我愈

要打！

兆慧（大哭大鬧）

魏太太 你還是不肯停，我還要打，打死你！

（魏瑞光上，他穿着大衣手套和帽子，手提着箱子，顯然是從遠處出門回來。）孩子們看見了，都「爸爸，爸爸」叫着跑過來。兆慧也脫身逃了下來

，瑞光把他抱起。

魏太太 瑞光，你把他放下，你把他放下。

瑞光 太太，這又何必呢，小孩子有什麼錯，只要他們認錯，就算了。

魏太太 這是你的好家教，管得我們這樣無法無天。你還不替我放下。

瑞光 好啦，好啦，放下就放下，又何必生那末大的氣。好孩子，聽爸爸的話，不要哭。

魏太太 不許你再哄他。

瑞光（有意裝出歡樂的樣子）好啦，好啦，我就不哄他。太太，你別生氣啦，我帶回來一樣新鮮東西給你瞧。（他向四周圍找，原來瑞光先走進書房的時候因為聽見孩子哭聲，忙於進來，把盲女於不知不覺放下

了手。)

(外面花瓶撞倒聲，原來盲女摸翻了花盆，跌了一交，瑞光趕忙出去，拉了進屋子來。那個盲女衣服骯髒，滿頭亂髮，面色污黑，進來後呆站着，手足無所措)

瑞光 這是我這次到黃山採標本最大的發現。太太，我講給你聽。孩子們，好好聽我講故事：今天早上我們爬到黃山最高峯，回頭一看，只見滿山都是雪景，真是好看極了。

兆慧 爸爸，你爲什麼不帶一點回來給我們瞧一瞧呢？

瑞光 餓孩子，風景怎麼好帶得回來呢？孩子，別插嘴。我看了非常高興，就對我的學生們說，要是能够在這兒造個茅屋，住在這兒可多好呀，天天可以看這樣的風景，是多有意思呀。那兒知道對面山崗頂上真有一所茅屋，我們就猜這茅屋裏一定住着一個能够欣賞風景的

詩人。我們就爬過山去找那詩人。

兆英 爸爸，找到了麼？

瑞光 找到了，那兒知道不是什麼詩人，是一個快要死的嬰子老媽媽，他屋子裏只有這一個孤苦伶仃的瞎子姑娘陪伴着她，那老媽媽一會兒死了，這孩子無依無靠，所以我就把她帶回家裏來了。

魏太太 家裏有了四個孩子，還不够麻煩麼？你行好我倒霉。我是你家裏的娘姨服侍你的四位小少爺小姐，還要添上一個瞎子。我不……

瑞光 你要責備我總不要在孩子們面前。孩子們，你們去睡罷；慢着我帶來一點東西送給你們。(從皮箱裏取出物件來分給大家，孩子們歡天喜地，跳躍着回睡房去了)好啦，現在去睡罷。太太，我也替你帶來一件東西(取出一件衣料。)

太太 (看也不看)謝謝你，你放

着罷，我廚房裏還有事呢。

(瑞光無奈，只好把衣料放下，回頭去拉盲女，引她到書桌邊，坐下)

瑞光 (引她坐入椅內，她仍然低着頭不聲不響。瑞光坐在她的對面，跟她說話)小姑娘，不要害怕，你可以安安心心住在我家裏。你懂得我的話麼？(盲女不答)不要緊，也不要難過，你冷不冷？(又不答，瑞光拉她的手)你怕生麼？不要緊，慢慢自然會熟悉的。啊，壞孩子，你看你自己的手多髒啊！好久沒有洗臉了罷？(又不答，瑞光搖搖頭，嘆氣，忽有所悟，低聲說話)好孩子，你是不是怕我的太太？你不用怕，她人是頂好的，就是脾氣壞一點。

(這時她的太太已推門進來)

太太 你說我脾氣壞？

瑞光 (窘)我不過隨便跟她說說。我跟她說了半天，她好像什

麼都不懂。

太太 這種骯髒的蠢東西，你看她身上多髒，多臭，你這個人愈長越胡塗，弄她回來幹什麼？

瑞光 這個孩子怪可憐的，那老媽媽一死，她一個人在山上勢必是餓死。俗語說得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也是救人家一條命。

太太 你只顧救人家的命，就不管我的命。你要做好事修來世，倒叫我來倒霉。

瑞光 我知道，我知道。讓我作個大揖，謝謝你，怎麼樣？太太，我請求你替他洗個澡好不好？

太太 我不管。（走，至門口回身）你晚飯在那兒吃？

瑞光 就叫黃媽拿到這裏來罷。
（魏太太下。瑞光焦慮萬分對着盲女。黃媽端着飯菜上來。瑞光端了一碗飯，放些菜在上面，送到盲女手裏，她用手抓來就吃，瑞光笑着端起自己的

飯來吃。）

（門開，魏太太出現）
太太 洗澡水預備好了，叫他去洗。

（瑞光高興之至，立刻放下飯碗，去扶那盲女起，領她向洗澡房去）

太太 黃媽，你帶她到洗澡房裏去吃飯去。
瑞光 好，好，我不是聽太太的話麼？

（黃媽領她到洗澡間，兩大女兒捧着衣服奔進。）
兆英 媽，把我的衣服送給他穿。

太太 放下，還不快去睡覺。（兩女退入臥室，但在外面張望。）

（魏瑞光繼續吃飯，聽見外面魏太太的聲音：「黃媽，你替他脫衣服。」——盲女不肯脫，亂叫。——「不管她，替她脫。」後來聽見她入水聲，水飛濺聲，叫聲；又聽見魏太太

說：「我來，我來！」更大的

水聲，更大的叫聲。一會兒，又聽見魏太太說：「趕快把這些骯髒衣服拿出去燒了。」一會兒，瑞光飯已吃完。門開處，黃媽引盲女上，煥然一美人，三子女都在門縫裏張望，不覺驚叫起來）

兆英 啊！多好啊！
兆羣 多漂亮啊！

（瑞光攙盲女坐入書桌旁椅內。）

瑞光 想不到是這樣一位眉清目秀的小姑娘！真是一個驚人的發現。（魏太太上）太太，你看她長得多清秀，多美麗，真想不到那樣荒山野地上，會有這樣出類拔萃的美貌女子，真是英國詩人華次華氏所說：

荒山石畔一紫蘭，
凡人俗眼無福看，
晶瑩皓潔如晨星，
孑然照耀如電閃！

太太 （坐下來做針線）發癡一樣

的咕嚕些什麼東西！

瑞光 大自然的偉大真使人太感動了！太太，還有一首詩，我來念給你聽。

太太 我不愛聽你念什麼詩。（看見孩子們還站在睡房門口）什麼！你們還不去睡！要我再打你們一頓麼？（追過去要打，但房門已關上，太太只好回來，繼續做她的針線）

瑞光 詩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像天上閃爍的星星，像地上發光的寶石和清澈的流水！天上沒有星，你想天空是多單調，地上沒有寶石，和流水，地是多骯髒！所以一個人不懂得詩，就像這個孩子失去了眼睛一樣。

太太 你說誰呀？

瑞光 我在發一般的議論，又不是單獨的指你。

太太 你一定在罵我，你一定在罵我。

瑞光 太太，不要多心，我自己承

認，我的學生也常常這樣說我

，他們說：魏先生雖然是個生物學教授，但是骨子裏是個詩人！你是我的太太，詩人的太太，當然也是懂得詩。

太太 我不懂詩，我不懂詩，你不用再挖苦我。

瑞光 太太，這種事情犯不着生氣，我來念詩給你聽罷，這是英國格蘭詩人的名詩：他說：

一許多晶瑩純潔的寶石，埋沒在海底黑暗的深淵裏；許多看不見的嬌豔花朵，空開在沙漠荒地，浪費了牠的美麗。——

現在看了這位盲目姑娘，再念這首詩，真有無窮的感慨！太太，有一個人你認識麼？

太太 誰呀？親戚麼？在本地的呢？還是在遠處？

瑞光 不是的，他是美國人。

太太 喔，這也值得這樣大驚小怪，我當是什麼要緊人呢。

瑞光 他叫凱倫泰麗，他是世界上

第一等了不得的女人。

太太 又是女人！

瑞光 她死了有一百多年了。

太太 死人有什麼可講的？

瑞光 她天生是一個瞎子，後來竟發現她是個音樂的天才，聰明極頂。做了一番極大的事業。許多人說瞎子大半是音樂的天才，況且這位姑娘，你看她面目秀麗，神采活潑，說不定也是一個天才！

太太 你在發瘋說夢話！

瑞光 我來試試她的天才。（他坐下，向盲女說話）你會說話麼？（盲女不答）你懂不懂我跟你說的話？（又不答）喂，我跟你說話呀！（用手去拉她，她就驚叫，瑞光搖搖頭）

太太 這種一竅不通的獸子，養在家裏幹什麼？

瑞光 一個人不開竅倒不要緊，等一開了竅，他的學習能力比平常人要快幾倍幾十倍。好像一塊寶石包在石頭裏面，只要把

石頭打開，美麗的寶光就會自然而然透露出來。一個人最怕是開了，但是黑漆漆的好像一塊木炭，一點靈感也沒有。這種人不管他受的怎麼樣的好教育，也是白費勁兒！

太太（拍桌大怒）你還明明是罵我！你這明明是罵我！

（瑞光與盲女嚇了一大跳）

瑞光 太太，你怎麼又拉到自己身上去了？

太太 你老是挖苦我，罵我，瞧不起我！我爲什麼要上你家裏來受這種氣！我的命好苦呀！

瑞光 太太，不要生氣了，生氣對於身體是很不好的。就算我說話不小心，得罪了太太，我在這裏陪個罪，好不好？

太太 你知道我不會說話；你是教授，在課堂上訓練好了口才，

回家來欺侮我，用話來氣我。

瑞光 真是天大的冤枉。太太，你平平氣，我來告訴你一個理由。我們是一對很相愛的老夫婦

，只不過可惜我們兩個人好像兩種不同的樂器，吹彈起來，不大調和就是了。

太太 什麼樂器？什麼不調和？

瑞光 就好像一架……鋼琴，一支喇叭！

太太 誰是鋼琴？誰是喇叭？

瑞光 這個……也無所謂。不過按照我們兩個人的性情而論，我好像一架鋼琴，你好像一支喇叭！

太太（拍桌）這不明明又是侮辱我麼？我不是喇叭！

瑞光 好啦！好啦！我來做喇叭，你來做鋼琴，好不好？反正這不過是個譬喻罷了。

太太（靜了一下）不對，不對，我不願意做鋼琴，鋼琴是那末笨重的東西，是條牛；喇叭倒還輕鬆靈巧些呢。不，不，我不願意做喇叭，喇叭的聲音「蒲啊蒲」的多難聽！瑞光，以後不准你再用這種比方。（拿了針線往臥室走）

瑞光（搖搖頭嘆口氣）真是沒有

辦法。孩子，過來！（他攙了她走到書桌邊）你坐下，讓我好好的來教你讀書認字！你不用擔憂，我一定要好好的把你教成一個有用的人！我先得替你取一個美麗的名字。……有了，有了，你好像天上美麗的雲彩，就叫你麗雲罷！麗雲！麗雲！

麗雲（開始點頭）

——幕——

第二場

佈景：同前

時間：相隔一月餘，一個明朗的下午，陽光從窗外射入。瑞光仍坐在書桌前椅上，旁邊坐着盲女。書桌上堆滿了許多盲人用的凸出的書本。盲女麗雲手摸着凸版書微笑着。

瑞光 我教了你差不多有一個月了，你的進步之快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你現在這首詩會唸了麼？

盲女 會唸了。

瑞光 你懂麼？

盲女 懂。

瑞光 那麼你唸一遍給我聽一聽。

盲女 好。（她摸着唸道）「春眠

不覺曉，處處聞啼鳥，昨夜風

雨聲，花落知多少？」

瑞光 （含着煙斗）唸得好，唸得

好。你真聰明，真聰明！這首

詩的意思你懂麼？

盲女 （點頭）我懂。不過後面兩

句我不大懂，爲什麼世界上要

有風把花吹落下來呢？

瑞光 這個……這個……我實在也

答不上來，不過這就是人生。

（魏太太奪門而入）

太太 （譏刺的口吻）噢，原來你

忙着呢。我還以爲你到學校裏

去了呢？（盲女聽見魏太太的

聲音，就本能的害怕起來，縮

做一團，靠在瑞光身上）你今

天難道請過假不去上課了麼？

瑞光 今天下午是實驗，可去可不

去。

太太 只要你願意，就是請了假教

她也是應該的。

瑞光 太太，你不要多心。麗雲真

是一個天才，我只教了她一個

月多一點，他已經能够唸詩了

。這真是驚人的天才！還有什

麼話說的！

太太 哼，可惜自己的子女太笨，

不值得你來親自教。

瑞光 我不是不願意教我自己的子

女，他們有學校的先生教，不

用我再費心。

太太 本來這班子女是我肚子裏生

下來的，干你什麼事？

瑞光 太太，你何必又跟我生氣呢

。好，好，我到學校裏上課去

。（他拿了書本，帽子，穿上

大衣出門，魏太太看他出了門

轉向盲女，走過去，拉她手）

跟我走。

（魏太太拉了她的手由後門出

去，一會兒盲女一手提了一桶

水一手拿一個板刷，魏太太牽

她上）

太太 你今天好好的洗地板，小心

打翻了東西。

（盲女就蹲下來，用刷子刷地

板，魏太太監視了一會之後，

就由後門下。盲女一個人東衝

西撞在刷洗地板，水潑了滿地

，刷得她滿頭大汗。有一次她

回過來摸不着那只水桶，東摸

西摸，把頭去撞在檯角上，又

轉身給水桶絆倒，上身倒入桶

內，兩袖和胸前水淋淋的。正

在此時外門打開，走進三個放

學回家的孩子，他們看見盲女

絆倒，都上前來扶他。）

兆英 啊呀，不好了，她給水桶絆

倒了，快來扶她起來，兆羣，

你快來。

（兩人扶她起來）

兆羣 你陣痛了沒有？

（盲女搖頭）

兆英 我們來替你洗地板。兆羣你

去多拿幾個刷子來。（兆羣下

，拿來兩個刷子。兆英，兆羣

，兆慧刷地板）我們把地板分

成三塊，我年紀大，刷最大一塊，你第二塊，兆慧刷最小一塊。

兆羣 我們來比賽，誰刷得快，誰刷得乾淨。

兆慧 好，好，我們來比賽。

（三人分頭刷，盲女站在正中，不知如何是好，一會兒刷完了。）（刷地板的動作編成舞蹈動作，由樂隊伴奏）

兆羣 我先刷完！

兆英 我也刷完了！

兆慧 不來了，你們欺侮我！

兆英 好弟弟，我來幫你刷！好，

完了！兆羣，我們先把刷子水桶拿出去！（兩人拿了刷子由外門下，即上）啊，你的衣服濕了，我們替你換件衣服去。

（三人扶盲女入臥室。台上靜了一會，魏太太由後門上，不見盲女，驚奇）

太太 上那兒去了？噢！地板倒刷

好了。（由前門下）

（孩子們扶着盲女上）

兆羣 我們一塊兒玩，好不好？我來教你唱歌。

麗雲 好妹妹，我最喜歡唱歌，你們教我唱歌罷。

兆英 好，我來教你。

（四人坐下）

兆羣 今天先生教一只新歌，真好聽。你聽我唱。

兆英 什麼歌？

兆羣 「春光好。」

兆英 我也會唱，我們一塊兒唱。

「春光好，春光好！

大地回春人人笑，

鳥兒在樹上叫，

魚兒在水裏跳，

葉瓣兒綠，花兒嬌，

活潑的孩子在花園裏跑。

春光好，春光好！」

兆羣 好聽麼？

麗雲 （點頭）好聽得很，請你們

再唱一遍。

兆英 我們再來唱一遍。（又唱一

遍）

（魏太太由外門上）

太太 原來你們都在這兒唱歌，好

快樂，好自在。學堂裏回來就不想做功課。兆英，兆羣，都到房裏去讀書寫字。

（三孩子只好服從着魚貫走入臥室）

你，跟我去洗衣服。（牽着她的手，由後門下；後門開着，可以看見一口井和低矮的廚房間。我們可以看見天色漸暗，但後門外因夕陽反照，反而顯得更明亮。祇見魏太太在吩咐黃媽。）

太太 黃媽，你去燒晚飯，衣服不用你洗了。

黃媽 是，太太。（看黃媽到後面廚房裏去）

太太 你先把井水吊幾桶起來再洗衣服。（盲女吊水，吊起來倒入洗衣盆內，一桶又一桶。鳥雀回窠的歌聲和農夫唱晚聲隱隱可以聽見。盲女在井上輕輕哼着春光好的歌聲）

（瑞光由外門上，放下書本，

脫去帽子大衣，隱隱聽見盲女的歌聲，站定注聽，又走至後門口向外望，見盲女吊水吊得滿頭大汗，魏太太已早至廚房裏去了。瑞光就跑出去，把盲女手裏的吊桶接了過來，放下，牽着她的手，走進屋子來。

瑞光 你瞧，你滿臉全是汗，做了半天工，也該休息休息了。（替她揩汗）

（魏太太出現在後門口）

太太 瑞光！原來是你！

瑞光 太太！

太太 她衣服還沒有洗，你又叫她進來了！這些事情誰做？

瑞光 太太，你也別忙了，進來一塊兒喝茶罷。大家忙了一整天，誰都該休息休息；所以英國人下午四五點鐘喝茶的規矩是頂有道理的，太太，是麼？（魏太太不答）太太，你何必又要——爲我生氣呢？快快活活過一天，愁眉生氣也得過一天。太太，請。

太太 你們好休息，我就從早到晚從來沒有休息過。

瑞光 那末你就更應該休息了。

太太 我一休息，家裏的事誰管？

瑞光 你喝了茶再管，不是一樣麼？

太太 我沒功夫。（下）

瑞光 （聳聳肩，擺擺手，只得由她）說不通也是毫無辦法。孩子們呢？

（盲女手指臥室）

唉，可憐的孩子們！（他走至臥室門口，輕輕拉開門，只聽見裏面的說話：

兆英 不要吵，我要溫功課；你再吵，媽又要來罵你了。

兆羣 我的捲筆刀一定是你拿去，還我。

兆英 誰拿你捲筆刀，你怎麼怪我拿，告訴媽去。爸來了，爸，爸。（都奔出來）

瑞光 孩子們，把桌子收拾乾淨，椅子端好，我們來吃點心罷。（孩子們忙做一團，清出桌子

，端好椅子，瑞光坐在一邊，盲女坐在旁邊）

瑞光 兆英，你去把茶壺端來，兆羣，你去叫黃媽把點心拿來。

兆慧 我也去。

瑞光 兆慧，你去叫媽來。（孩子們下）

麗雲 魏先生，我現在會唱歌了！

瑞光 你會唱歌了，好極了。你唱給我聽一聽！

麗雲 我唱得還不熟，你聽我唱！

（麗雲唱的時候，孩子們紛紛上，端茶壺的，端點心的，但都靜靜的驚異的聽麗雲唱，太太突上）

太太 瑞光，又是你！

瑞光 別打叉，你聽他唱，真是天才，真是天才！

太太 好天才，你就靠他吃罷，書也不用教了！

瑞光 太太，何必生氣呢，大家快快活活的坐下來喝茶罷。

太太 我沒功夫。麗雲，跟我來。（拉了麗雲就走，正要由後門

下，黃媽由前門上）

黃媽 周太太來了。

瑞光 周太太來了？孩子們，你們把點心拿到房裏去吃罷。（孩子們應着拿了點心下）（後面跟着周淑華，十足代表女青年會式的女性，衣着的式樣是三四年前的，頭腦簡單，人倒頂忠厚的。她是校中的音樂教師。）

淑華 誰唱得這麼好聽？喔，魏太太，魏先生，方才是誰在唱歌？

瑞光 就是這位小姐。

淑華 唱得多好呀！她有歌唱的天才。

太太 哼！（下）

瑞光 周太太好。她真聰明，我教了她不到一個月果然能唸詩了，並且還懂得，可惜她眼睛有毛病。

淑華 眼睛倒不要緊，好的音樂家很多是壞了眼睛的。

瑞光 那末就拜你做老師，怎麼樣

？孩子，過來，拜過周老師。

盲女 周老師。（拜下去）

淑華 喔，喔，把我折死了。我的學問怎麼能教她，除了初步的訓練或者我還可以擔任，要是真有天才我一定代她找一位好教師。她叫什麼名字？

瑞光 因為她長得像雲彩一樣的美麗，所以叫她麗雲。

淑華 她長得真漂亮極了。好，以後我就好好的來教你唱歌彈琴。（盲女笑着點頭）

（魏太太在外面高聲大叫「黃媽，黃媽，還不死出來做事情，躲在裏面幹什麼？噢，原來你也要充小姐了。看看你倒底配不配？盲女聽了非常不安，瑞光也很不安。」）

淑華 你太太在外面罵誰呀？

瑞光 她罵……她罵我們的……老媽子。（苦笑）

（魏太太上）

太太 周太太吃過點心沒有？（拉了盲女的手向外走）我帶她去

……去梳梳頭。

（魏太太牽着麗雲下，重重的把後門關上。）

淑華 魏先生，我知道你是頂喜歡聽音樂的，今天有一位全國聞名的歌唱家劉大聲先生在青年會表演，我特意來邀你們夫婦兩位去聽唱，明天好在是放假，魏先生，你一定有空去啦。並且那位姑娘一定也得邀她去聽聽，這是很難得的機會。

瑞光 好極了，好極了，我們一定去。我去跟太太說去。請您坐一坐。（魏瑞光由後門下，但周淑華輕手輕脚的走到後門把門拉開一條縫，所以聽見外面瑞光和他太太的談話：

瑞光 太太，周太太特意來邀我們聽音樂，你應該去一去。

太太 聽音樂？家裏的事誰管？我不愛聽什麼音樂，我不去。

瑞光 人家來邀你是一番好意。太太 我不去。

瑞光 那末周太太要麗雲也去。

太太 她沒空。

瑞光 你就放過她一天，明天讓她多做一點事情得了。麗雲，你放了衣服跟我去罷。

太太 不成。

瑞光 太太，周太太說她是歌唱的天才，讓她去聽聽對她是很有益的。

太太 (搖頭) 不成。

瑞光 我的面子你不賣，周太太的面子總該賣呀。

太太 洗完了衣服再走。

瑞光 也好，也好，我去請周太太等一等。

(淑華聽見瑞光回來，連忙把門關上，走回原座。瑞光上)

瑞光 對不起，要你等。

淑華 沒有關係。

瑞光 我太太在替她梳頭，一會兒就好。我太太不去了，她向來不愛聽音樂。

淑華 你太太家事也實在太忙了。

瑞光 有了一大堆孩子，也難怪她要忙了。

(兩人無言相對甚窘)

請周太太坐一坐，我再催一催。

(瑞光又由後門下，淑華又過去把門拉開偷聽。聽見下面的

談話：

瑞光 太太，跟你情商一下，今天就饒赦她一次好不好？

太太 你就不饒赦我。

瑞光 (惱) 太太，你怎麼老是跟我為難？

太太 我問你，這是你跟我為難，還是我跟你為難？

瑞光 好啦，好啦，我再等。

(瑞光又走回來，淑華把門關上，又走回原座。瑞光上)

瑞光 周太太，對不起，她正在……

正在換衣裳。

淑華 時間還早，等一會不要緊。

瑞光 周太太沒有旁的要緊事罷。

淑華 沒有，沒有；在這兒聽聽看看也可以長些見識。嘻嘻，嘻嘻，嘻嘻！

瑞光 嘻嘻！嘻嘻！(笑得非常窘)

(對不起，等我去催一催。

娘兒們出門真麻煩。

淑華 尤其是你太太！嘻嘻，嘻嘻，嘻嘻！

瑞光 做太太的反正一樣，嘻嘻，嘻嘻，嘻嘻！(下)

(淑華又去偷聽，祇聽見：麗雲，我叫你不要洗了，你

跟我去罷。

太太 不成。

瑞光 (惱怒) 不成也得成。太太 我說不成就成不成。

瑞光 你一點也不顧人家的面子。太太 你倒兇過我頭上來了，這還了得。我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呀

。你兇，你兇，好，你要打，你打！(送過去叫他打，瑞光

退避。這時盲女已洗好，端起

盆來想去曬衣服，聽見他們打起來，忙趕過來阻擋，但絆在石頭上，摔了一交。周淑華也

不再躲藏，拉開門，走出去，

拉了盲女起來，牽她到屋子裏來，魏太太和瑞光隨上。

太太 (改換笑容，若無其事) 周

太太，勞您了。我真糊塗，要緊和魏先生說話，竟忘記了她了。謝謝你邀我去聽音樂，我是一個一竅不通的人，去聽也是對牛彈琴罷了。你要邀她去，所以我正在叫她不要洗了，趕快去罷。我來帶她去換衣服。(拉了盲女就走。)

淑華 魏先生，你的太太真能幹。

瑞光 周太太別說笑話了。

淑華 我有一個提議，不知道你贊成不贊成？

瑞光 什麼提議？

淑華 要是你願意我教麗雲的話，讓她住到我家裏去，你看怎麼樣？

瑞光 那就好極了！一切費用由我負擔。

淑華 那倒不用客氣。好在我家裏人少，周先生又不在家，麗雲能够陪陪我，真是我求之不得呢？

瑞光 好極了，好極了；這也解決

了我一個問題。

淑華 魏先生，是什麼問題？

瑞光 噢，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我是說你家裏還有一架鋼琴教起來也方便得多。不過一切費用得由我負擔。

淑華 魏先生何必客氣呢！你跟周

先生是從小同學，這一點還值得計較麼？

瑞光 不錯，周先生在美國近來有

信來麼？

淑華 有的，他要我問你好。

瑞光 (忽然愁容滿面) 好，好。

(若有深憂)

淑華 怎麼，魏先生，你好像有什麼心事？

瑞光 (略窘)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淑華 魏先生，我們都是自己人，

有什麼難開口的。

瑞光 那麼我有一件事要請求周太太。

淑華 請魏先生說呀！

瑞光 回頭我太太來了，你跟他說

一說要麗雲去住在你家裏，這

是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

淑華 好，好，我決不教你負責就是了。

(魏太太已帶盲女上，打扮得非常漂亮。)

太太 周太太，你看她漂亮不漂亮

！

淑華 漂亮極了。魏太太，我想叫她在我家裏住幾天，好不好？

太太 (看了她丈夫一眼) 周太太

，只要魏先生答應，我總是聽他的話的。(但等周淑華轉過

身去，她就瞪她丈夫一眼)

淑華 時間不早了，我們走罷。魏太太，再會。

(三人走向外門)

太太 周太太，再會。(低低叫一

聲) 瑞光！(瑞光很擔心的回來) 早些回來！(瑞光如釋重負的微笑着應聲下)

(幕下)

x x x x



寫劇的基本技巧

羅明

音樂是訴諸於聽覺的藝術，
 小說是訴諸於視覺的藝術，而戲
 劇則是訴諸於聽覺視覺的藝術，
 音樂是表現聲音的美，小說是表現文字與故事的美，而
 戲劇則是表現綜合的美，因為戲劇在演出時應有色彩的
 美，音響的美，詞藻的美，動作的美，光之美，線的美
 ，所以戲劇是綜合的藝術，她是綜合着一切的藝術成份
 而完成的。

因為戲劇的組織與其它的藝術不同，所以我們寫劇
 人首先就得明瞭戲劇的本質。除了戲劇本身有關的各部
 門學術外，同時我們還得研究哲學，文學，社會學，政
 治學，心理學等，這些都是戲劇表現的原理，戲劇演出
 的精神。等你把這一切有關演出的各部門學術有了相當
 的認識了解以後，你才能够談到寫劇，但是如果你對於
 寫劇的幾個最基本的技巧都不能夠明瞭，你還是不能夠
 落筆的，不然，寫出的東西，還是不能夠上演，永遠的
 只是一部「對話小說」而已。

一、何謂寫劇技巧

所謂技巧 (Technique)，就是方法，手段。貝克教

授在他的「寫劇技巧」一書中說：「任何劇作者的技巧
 ，就是爲了獲得他預期的目的，所用的一種方法和計劃
 ，」但是這些技巧並不是「一生下來就有的，也不能僅
 僅靠着自已寫劇而獲得，他也是閱讀和觀看很多的過去
 及現代的名劇學來的。」所以我們要想寫劇還得多讀劇
 ，多看劇，好的劇本研究她的優點，壞的劇本研究她的
 缺點，好的演出看她是不是劇本上的效果，壞的演出看
 她是不是受着劇本的影響，因之「一個劇作者是永遠不能
 離開劇場跟圖書館的。」

寫劇的技巧，可以分爲三種，第一是固定的技巧，
 所謂固定的技巧，就是永久的技巧，這些技巧你必需要
 知道，寫劇時必定要應用。譬如法國浪漫大師雨果在他
 的 Hernani 一劇前面序言中說：A、不要對觀衆守秘密
 ，B、不要欺騙觀衆，C、戲應該於動作開始時起，動
 作完結時止，D、在結構裏要把中心露出來(做出來，不
 是說出來)，E、要清楚，要明白。又如羅馬古典派理
 論家霍瑞斯 (Horace) 主張不要把兇惡的動作(如殺人
 ，強姦等)放在台上，再如一開幕就得抓住觀衆的情緒
 ，高潮 (climax) 要放在後面，悲劇注重個性，鬧劇注重
 情節，要顧到演出上的困難，要給於裝置上的方便，像

這些原則，從前是如此，現在也是如此，將來還是如此，這是永遠不變的規則。是每一個劇作者必須知道的。

第二是時代的技巧，因為戲劇是模仿人生的藝術，然而人生是有時代性的，時代又是變遷的，一切的事物都要隨着時代而進步而改良。譬如在古希臘時代，戲劇的內容都是表現神力的偉大，歌誦着永存的神給於人們一切的賜予，到蘇福克雷斯時又是表現人生的命運，在古羅馬時代，因為一切的政權全操在宗教手裏，因之那時候全是誦揚着宗教的人生。在文藝復興以後，人類才有「自我」的發現，因之就有浪漫主義的產生，由浪漫主義直到自然主義，我們才能够很忠實的搬演我們真實的人生，所以一個劇作家第一要注意自己的時代。

時代既然給於我們重大的限制，同時各時代的劇場，因為建築與設備的差別也給予戲劇極大的困難與方便。譬如在古希臘時，劇場是建築在山坡上，觀眾的容量在三四萬以上，所以他們在寫劇時，故事就不能太曲折，動作也不能太細微，他們只有應用面具，高底鞋，擴音器，動作都是偉大的，劇本不注重情節，而注重音韻，羅馬時代演劇的地方是在教堂門口或者是在大街上，戲的內容是宣揚宗教，當然演出是很簡單。到伊利莎白時代，雖然有了劇院的建築，但舞台是凸出於劇場，三面可以看戲，如地球劇場，黑僧座全是這樣，也沒有佈景，只有一幅繡花幔子掛在後面，幔子上面有一層小月台，月台下有一個簾子，演員就從簾子裏出入，月台的

用處就是代表繡樓，城樓等高處地位，如演「羅密歐與朱麗葉」時，朱麗葉就可以站在月台上與下面的羅密歐演戲，像演「威尼斯商人」時那兒就是花園，所以劇作者叫 Lorenzo 跟 Jessica 出來時，先說些描寫風景的話，演「如願」時就是森林，所以公爵有冗長地關於森林生活的話，類似我國京劇裏：「來到此地是潼關」一樣。再因為沒有燈光的設備，所以在表明時間方面也是由演員口中報告出來的，如「馬克白」一劇，明明太陽照着演員的面部，但主人公還說「天黑了，烏鴉都飛到樹林裏歸宿了」，如我國「蕭何追韓信」一劇裏：「又見月影上樹梢」一樣的能使觀眾相信，直到十九世紀有了電氣的發明，舞台才有大大的改進，變成了鏡框式的舞台，產生了佈景與照明的設備，當然在寫劇方面也有極大的改革。敘述地點時間的話又可以省掉了，所以劇作者應該注意第二點就是這時代的劇場跟舞台。

一個劇作者，除下要注意當前的時代，同這時代的劇場與舞台之外，還得注意第三點，就是這時代的演員跟演技，譬如在希臘時代，因為演員只有二三人，不得不利用面具來更替，所以當時的演員每人所扮演的角色並不是固定，每次演出每人都得同時演了好幾個，所好是以面具為代表，無需要臨時改裝，又如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內中有坡西亞跟路賽琳女扮男裝，她們的愛人奧蘭多跟巴塞尼歐竟然認不出來，用現在的眼光看也許以為奇怪，但是你得知道在伊利莎白時代，還沒

有女演員，女角全是由男演員扮的，男人扮男人，當然會使人看不出了，像這種寫劇技巧在那時並不稀奇，可是在現代用起來，就是不可能的事了，除這種時代的演員與演技不同之外，劇作家爲着演員寫戲的，古今也有不少，如法國的劇作家羅斯當，他的「西哈諾」一劇就是爲當時名優 Cognellin 寫的，莎士比亞的「哈姆來特」乃爲美國名演員 R. Burbsge 寫的，莫利哀的劇本也都是爲他的演員 La Grange, Du Croisy, Magdeleine, Bejort 及他的妻子跟他自己寫的，在我國如田漢替張慧靈寫「顛慄」，陽翰笙替袁牧之寫「生死同心」，最近中旅演出的「金絲雀」據說周貽白也是爲唐若青寫的，拙作「魯男子」照規矩宛中是主角，但是因爲孫景路只宜演雲鳳，不宜演宛中，所以我只有把雲鳳戲加重，把宛中戲減少，因爲當時「中中」只有孫景路是最會演劇者，所以一個劇作者，不但要認識時代的演員，同時你還要認清了你環境裏的演員。

最後，你還得研究你時代裏的觀衆。這一點也是最重要的，因爲你寫劇是爲演出的，演出是爲觀衆的，一個劇作者不懂得觀衆的心理，是個最大的傻瓜。因爲時代的前進，觀衆的心理也是前進的，譬如在五卅運動以前，你要是提出一個解放女性，婚姻自由的口號，是非常吃香的，如胡適的「終身大事」，還有「孔雀東南飛」一劇在當時演出，一定能收到很大的效果，可是在現在演出就不行了，因爲時代已經變了，觀衆對於這些問

題是不會再發生興趣的，再如歐洲的古典派作家莎士比亞，莫利哀，高乃依，拉辛等，在當時都是非常受觀衆推崇的作家，然而在現在演出並不見得能受觀衆歡迎，即使有少數人去觀看，也是去觀「名著」的，而不是真正的去看戲的，因爲那些劇中的故事，主題，人物，與現代的觀衆並不能發生了直接的關係，除非是另行改編加進了時代的意識，所以一部偉大的劇作，一定要具有她的時代性，時代愈近，她演出性也愈大，時代愈遠，演出性也愈小，因爲當前的觀衆總是喜歡看到與自身生活發生關係的作品，這一點也是劇作者非要注意的。

第三是個人的技巧，這種技巧是屬於個人的，換句話說就是個人的特長，個人的作風，這是人人相異的，我們所以要研究世界有名的作家，就是研究他的作風，他的特長，譬如英國的蕭伯納是一個說教主義者，他一部作品裏他總要派一個角色在一個適當的場合裏，代表他講他的道理，再如美國的歐尼爾，是一個最大膽的，同時也是近代最偉大的劇作家，他想到那裏寫到那裏，他愛怎樣寫就怎樣寫，他是一個自由派，像高爾斯華綏因爲他是律師出身，所以他的劇著大都全是講法律的，他的代表作如「法網」跟「銀匣」兩劇，不但是暴露法律的公平，而且還開庭審判，易卜生是近代標準的悲劇作家，他的劇本高潮 Climax 大都是放在倒數第二幕，如他的「國民公亂」一劇，在第四幕於霍司脫船長家開會的那一幕，大家一致多對司鐸門醫生，幾乎動武了

，誰都以爲這幕演完戲就沒有了，可是當第四幕幕幔垂下來以後，不久又拉開了，演出了第五幕，仍然是有力。在我國能懂得技巧的人很多，但是最能够應用技巧的，當推曹禺了，他在寫劇時連一個字也得推敲半天，細膩，簡明，清楚，不苟且，近來學他的作風人很多，當然也不是偶然的，不過老是學着他人總不是辦法，因爲是凡一個偉大的劇作家，一定要建立他個人獨特的技巧不可。

二、幾個最基本的技巧

我們雖然是明白了以上的三種技巧，就是固定的，時代的，個人的但還是不夠，因爲這三種技巧的論述，只是一個概括的，抽象的東西，一個初學寫劇人知道了這些還是不夠的，還會感到無從下筆之苦，現在下面所申述的八個最基本的技巧，都是每一個劇作者應該熟知的。

一、故事的孵化 Incubation 是凡一個劇本的產生，雖不能說盡是出於偶然，但至少要有相當的偶然性，因爲光靠胡亂的妄想，永遠不會產生一個好題材的，每一個故事的構成劇作者一定有他的出發點，這個出發點大多數出於作者一時的靈感，或者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發現一個問題，甚至於在朋友聚會中聽到一段新聞，一句話，如果你對於這段新聞或是這句話發生興趣的話，那麼這就成爲你最早的一個概念 (Idea) 然後你再加以思考，

推敲，研究，觀察，擴大或者是縮小，使它產生一個問題，因爲戲劇是提倡問題的藝術，譬如易卜生在「娜拉」裏叫出婦女解放的口號，高爾斯華綏大聲疾呼法律的不公平，洪深在「清龍潭」一劇中說鄉下人因求雨而鬧了人命是不對的，于伶在「女子公寓」裏表現出女人的戀愛與職業問題。凡是一個劇本地內中一定含有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有的是劇作者代替答覆了，有的是劇作者留給觀衆去研究，自己找出答案來，這要看你的體材如何了，同時有了問題產生，必有其鬥爭性 (Struggle) 有了鬥爭才能有戲劇，所以法國文藝批評家白蘭梯爾說：「沒有鬥爭沒有戲劇」(No struggle No Drama)

既產生了問題又有了鬥爭以後，你就可以找出它的必然因果，再產生出一羣人物來代表，逐漸的形成一個完美的故事，然後再接着程序把它寫出來，這一段過程在寫劇術語裏叫 Incubation.

二、建立主題 Theme 李笠翁在他的「閒情偶寄」裏，內中有談到編劇的理，他說主題好比「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腦，主腦非他，乃作者立題之本意也，」作文既須要有主腦，寫劇更應該有一個明顯的主題，我們時常看到一些演出，在當時覺得滿好，可是一過了兩三天就會忘記了，不知道劇作者曾經說些什麼，這就是因爲沒有主題或者是主題不明顯的關係，所以我們爲着要使觀衆長期的記憶着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我們必須一開頭就很明白的告訴觀衆，自己何以要寫這篇劇，

在這篇劇裏所告訴你們的是些什麼，譬如像易卜生，蕭伯納等作品，每篇有每篇的主題，每篇有每篇的用意。

所謂主題，照哈密爾登 C. Hamilton 的解釋，即是「人生永遠的原理或者是真理，」也就是作者的中心思想，世界上一切偉大的戲，都是建立在一個中心思想上，就好像蛛網一樣由中心點一層一層織出來的，在演出時，導演跟演員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尋找作者的主題，所以一篇沒有主題，在演出時一定是很危險的。

致於主題的設立，有的人是先有主題，後有故事，故事便成了主題的說明，因為故事是由主題而產生的，但也有有些人是先有故事，然後硬加上一個主題，這是一件最不自然的事，因為你的帽子不見得能戴得合適，所以以上的兩種前者比較有把握。後者是比較危險。

三、人物與個性 Character 一個人的行為本來是很複雜的，有的時候是理智的，但有的時候又情感得很，世界上雖然沒有一個人的為人是一致的，永遠不變的，但是因為他的環境給予他的感染，同着他個人屢次的經歷，往往可以形成他做人的習慣，因之他的行動舉止就漸漸的成了一定的格式，與他相處時間較長的人，對於他的為人及應付環境必然的法則，可以預先推測出來，因為這種法則，就是他處世為人的唯一法則，因之這就形成了他特殊的性格，高爾斯華綏會有一句名言，就是「性格即是情節」(Character is situation)，他以為故

事應該由性格出發，有了必然的性格，就有必然的情節，有了必然的情節，即有必然的結局，這是邏輯的，所以近代諸大劇作家差不多全是依照他的定理去寫戲，比如曹禺的「北京人」，在那個古老的家庭中，如果沒有像會皓，會文清，會思懿，江泰，愷芳，袁任敢這些性格存在，決不會產生出一個家庭悲劇的，再如他「雷雨」裏的繁漪，周萍，四鳳，「日出」裏的陳白露，潘月亭，張喬治，顧八奶奶，翠喜，「原野」裏的仇虎，金子，焦大星，焦母，常五等都是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所以他的戲容易演，就是因為他的人物性格都比較明顯，比較真實。

有些初學寫劇人，他的人物都有「不實在」的感覺，甲與乙與丙，並沒有很大的差別，看上去都差不多，這就是因為他沒有性格的原故，性格好比人物的靈魂，一個沒有靈魂的人是不能算作人的，所以李笠翁會說：「言者，心之聲也，欲代此人立言，先代此人立心，假如這些人物連「心」還沒有，你就寫對話了，像這種對話是否能有一「力」，一「想」便知，從此證明，確立性格在寫劇上，是一個最重要的過程。

致於如何表現性格，可以用四種辦法，甲用動作表現，乙用服裝表現，丙用他自己的獨白表現，丁從外人口中介紹，譬如莫利哀的「偽君子」一劇，在 Tartuffe 還沒有出場以前，觀眾已經從旁人口中聽到他的為人了。

四、設立主要場面 Scene a Faire 雨果在前面說，

「在結構裏需把中心露出來，」中心露出來，不是由演員口中說出來的，而是當着觀眾面前做出來的，一篇劇平白直敘的，像一位老太太敘家常，並不是個好戲，所以每一個戲裏都得有「起承轉合」，必需要有一個主要場面 Scene a Faire。（注：這是法語）或者就是全劇的頂點 Climax，譬如「雷雨」的第四幕，四鳳發現周萍是她的親兄，觸電而死，魯大海發現此事而他去，周萍的自殺，周冲因拉四鳳而死，就是「雷雨」的 Scene a Faire，莎士比亞的奧塞羅 Othello 因誤聽亞高的謊言，而誤殺了他的愛妻德斯地夢娜，後來因亞高妻子報告實情，奧塞羅後悔而自殺，這就是「奧塞羅」一劇的主要場面，再如「日出」中潘月亭銀行倒閉了，白露左右的人都散了，她也過不下去了，她只有吃了安眠藥自殺，這時候太陽出來了，工人們在唱着打哼歌，她說「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邊，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這就是「日出」的主要場面。這一類的例子很多，舉不勝舉，因為是凡每一個戲總是要有的。

五、要有動機 Motivation 我們時常可以看到，一些比較幼稚的劇本，時時有些突然的動作做出來，突然的話說出來，一個傻瓜突然的聰明了，一個聰明人突然變成傻瓜了，這就是因為缺少動機所致，因為一人決不會突然的由好人變為壞人，由壞人變為好人的，一個弱不禁風的人，決不會自動的跟人打起架來，這一點是一般

人時常犯的毛病，當然，更換性格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你先非要有動機不可，譬如「人之初」裏的張伯南，前後扮若兩人，但是一般觀眾並不覺得有突然的感覺，這就是作者事先有「安排」，人物本身有「動機」，這就是所謂 Change Character，再如甲罵乙「混蛋」，甲不能突然的罵乙，在甲開罵之前，乙必須有得罪甲的地方，而且以地位而論甲是有權罵乙的，否則的話就會不盡人情！所以動作之前一定要有動機。

怎樣處理動機呢？我們可以分做四點來說，（A）動機一定要清楚，這是絕對要注意的，盡管你是有動機的，但是假如不清楚還是不能明顯，（B）動機的發生要有可能性，一個人決不會隨便舉手打人開口罵人的，這就是說不要突然，即使是不可能的事，作者也得用技巧使它可能，（C）每一個動機必需要與以前的動作言語相符合，他是一個農村裏人，當然得帶點鄉土氣決不能跟都市人相比，一個個性強的人，他的一舉一動當然有他一慣的作風，也決不能與個性弱的人相提並論，如果這兩個個人碰到，那個個性弱的人一定要吃虧，這是必然，（D）動機只是方法，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以後的事，不要因為專顧了動機而忽視了目的，也不能顧了目的而忽略了動機。

六、要有律動 Movement 所謂 Movement 好比蚯蚓行路，一節一節的向前推動，這就是說一個戲的演出，開幕以後你的故事就在進行中，一點也不許間斷，這

就是兩果所謂「在動作開始時起，動作完結時止，」譬如在我們看戲時自開幕以後，我們就對這戲發生興趣了，而且一幕比一幕興趣濃厚，我們看了第一幕想着看第二幕，看了第二幕在惦记着第三幕，這就是所謂 *Movement*。

造成 *Movement* 一定要注意三點，(A) 要清楚，這就是說結構要緊密，交代要清楚，不清楚不容易使人了解，不了解就不會發生興趣，不發生興趣就不會關心以後的事，(B) 要着重 *Emphasis*，就是凡是重要的事物要特別的加重表演或陳述，譬如王爾德「少奶奶的扇子」，全劇的發展，全是跟着「扇子」的，曹禺的「雷雨」周撲園認侍萍那一段，一步進一步，後來到不得不說的時候魯媽才說出來她就是侍萍。(C) 要緊張 *Suspense*，這就是說一篇劇的演出，要拉住觀衆，非多有緊張場不可，以使觀衆發生興趣。*Suspense* 大概有三種表現法，甲觀衆對以後的事情不知道，而急於要知道，乙觀衆可以猜到，而急於要看，丙觀衆猜到而怕看。同時在每幕閉幕時，也得有 *Suspense*，好像章回小說在每章最後一句，總是「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樣才能有力，才能够拉住觀衆，記得好像是威廉阿契曾經說過，當他看「少奶奶的扇子」時，在中間即使有人給他十個金磅請他出劇場他也不肯的，從此可證明該劇是如何的有力。

七、如何寫對話 *Dialogue*

戲劇既然以對話來表

示劇中人的心理，那麼對話的重要當然是不可忽視的，李笠翁云：「賓白之學，首務鏗，一句聲牙，俾聽者耳中生辣，數語清亮，使觀者倦處生神，」日本的劇作家菊池寬會把對話比作三絃上的絃，鋼琴上的鍵。所以一個劇本即使情節再好，但是如果對話不清楚，不流利，不合身份，也是不能收到好效果的，譬如「水滸傳」中的魯智深的言詞，每一字都可以表現出他的粗野，爽直的性格，黑旋風李逵雖然也是同樣的粗野，但是他的言語舉動比起魯智深來又是兩樣，因為他們根本是兩個人，所以我們要求的就是一個人一樣，一個人一個性格，因之一個人也要有一個人的語氣。蕭伯納雖然愛在戲裏說教，但是我們在他的劇作裏並找不到蕭氏的影子，有一般初學寫劇的人，在他劇作中，雖然有七八個人物，但是他們的對話，差不多全是一個語氣，每個人都像劇作者本人，上等人也說下等人話，下等人也說上等人話，這是最要不得的。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凡是重要的話，不要輕輕的放過，一定要使觀衆聽個明白，永記在心裏，哈姆爾登主張重要的言語起碼要說三次，第一次說給那些注意人的聽，第二次說給那些有智識的人聽，第三次說給那些普通的觀衆跟那些聽過忘了的人聽，比如「雷雨」中的電線前後竟提到四五次，但是各次提的方法都不同，所以觀衆就老忘不了後花園的電線，因之後來四鳳與周冲觸電而死，就不會感到奇突或碰巧了。

劇作者在寫對話時要注意到六點，1 要清楚，2 要自然，3 要合符性格，4 要有情感的含蓄 5 要帶有音樂性，6 要緊湊，能用一句，切不可用兩句，要不折不扣的乾淨捷脆，萬不可拖泥帶水的多說廢話。

對話的種類可以分爲三種，一、是性格的話，這是表明性格的，二、是情節的話，這是爲着故事的進展而加說明的，三、是作者的話，這就是作者申述主題的地方，或者是作者對事物的批評。但要注意，並不是說教。

八、開頭與結尾 Beginning and Denouement 怎樣

開幕，這是一般劇作家最頭痛的事，一個聰明的作者，他一開幕就會暗示給觀衆，台上所要搬演的，是怎麼樣的一個故事，如果是悲劇，他會給觀衆憂鬱的感覺，讓觀衆知道悲劇已經開場了，要是喜劇，他也會使觀衆感到輕鬆和愉快，「哈姆萊特」一開幕就有鬼魂出現，「羅密歐與朱麗葉」一開幕就是兩仇家在大街上打架，這兩劇無疑的是悲劇，像「鍍金」跟「甜姐兒」一開幕就令人感到是在演喜劇。

在開幕以後，第一你得先抓住觀衆的情緒，第二把劇中人都介紹給觀衆，第三不宜太沉悶，最好是用動作開幕，一開幕就是戲，以便引起觀衆的好奇。注意以後的發展。

致於結尾 Denouement 是與開場有關係的，前後要一致，要有因果，要前呼後應，所以一個戲的結尾也是

必然的，如果不能夠統一，那就不容易收到效果，如「雷雨」在第一幕裏由魯貴先敘述周家人一切的關係，這就等於把將來的一「結局」告訴你了，莫利哀的喜劇時常寫到後來沒有辦法了，於是就用什麼多年不見的朋友或親戚來解圍，像這種結局有的時候非常的不自然，這就是所謂「機械的收尾」 Deus Ex Machina，這也是寫劇時應該注意的。

最後須要聲明的，以上所述的寫劇技巧，只是一些簡單的原則而已，原則不是規則，原則是叫你最好是這樣，而規則是你一定要這樣，技巧就是方法，如何的應用，那還得你自己去決定。同時要注意的，你寫一個劇本，爲的是要搬演一段人生，或是宣揚你的哲學，人生觀，並不是爲利用技巧來寫戲的，技巧可以使你寫戲方便，但技巧並不是你的目的，假如你太注重技巧，寫得太像戲了，那就會不盡人情，令人不相信，因爲太巧合了，但是你如果因爲覺得技巧的尺寸給你太約束了，不敢寫戲，那你又是一個大傻瓜。

同時還得聲明的，本文因篇幅關係，只作簡單的敘說，另外還有很多的術語不得詳述，所以一個初學寫劇人，光靠讀了本文還是不夠的！

輓余叔岩聯

景耀月

應碎伯牙琴，亂世正詩寧有寄！
竟成廣陵散，伶官壓傳更無人。



七重天

三幕劇

姚克

(本劇初演權屬南國劇團將在巴黎大戲院上演)

第一幕

在開幕之前，讓我們回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的晚上——國民革命軍進抵上海的前夕。

這時，革命的空氣瀰漫於全國，新中國奠定的希望已如旭日之光，衝破了烏雲濃霧，普照於大地。在五個月之前北伐第四第八兩軍已佔領了武漢；未幾，第三第六兩軍也攻克了九江和南昌，向潰退至南京的北軍進迫；第一軍亦於佔得福建之後，揮戈北指，向杭州邁進。自軍事的觀點而言，北伐軍的數量和配備並不優於奉直的軍隊，但事實上北伐軍幾乎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而且，他們行伍之間充溢着一種壯烈，旺盛，年青，歡欣的士氣，像騎了白馬去迎娶的新郎，他們覺得那位芳名「勝利」的淑女是已經屬於他們的了。

其實，這種必勝的士氣和由此而來的必然的勝利，祇不過是局部地表顯着推動這個大革命的不可思議的力量。但凡身歷過這個大時代的人——不論他多愚魯，多麻木——都能在同憶中覺得這神祕偉大的力量的存在。像春天的雷霆，牠驚醒了中國四萬萬不知不覺匍伏着的民衆，鏟除了北洋軍閥根深蒂固的勢力，同時也使得世界列強不敢小覷了拿破崙所謂「睡着的巨人」。

他們畏懼這巨大的力量。他們驚悸地敲敲着：總有一天這洶湧的怒潮會衝塌他們用武力建築在中國的堡壘，淹沒他們的特殊勢力和利益的。起初他們想用他們的故技——兵船和大砲——來重新建立他們的威力，用高壓和屠殺來嚇唬怒吼的中國。可是，經過了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的漢口事件之後，他們終久是被這巨大的力量所震懾，而任憑中國

政府把漢口英租界收回了。不過他們還留戀着上海——帝國主義在華的最強根據地。假使北伐軍侵入上海，他們決志要頑強地掙扎一下，決不輕易放棄。

於是，許多外國軍隊和兵艦迅速地向上海集中，租界的外圍設置了鐵絲網和沙袋，表示着事態的嚴重性，和在必要時作「困獸之鬥」的決心。

但革命的怒潮不是這些薄弱的隄防所能堵遏的。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北伐軍佔領杭州，翌晚上海總工會就發出總同盟罷工的命令，遙為響應，並向駐滬的軍閥示威。這一次參加罷工的工人達三十六萬之多，延至二月二十三日日人們發動武裝起義，在鬧北南市和軍警巷戰。結果他們雖然是遭遇了挫折和「大刀隊」的屠殺，但大革命的力量不僅沒有衰退，反因受到打擊而增強，正似鋼鐵經鍛煉而愈堅。

那時奉直軍閥的勢力已走上了瓦解的末路。上海方面雖有畢庶澄率領的直魯軍來替代了頹廢的浙軍，其實也不過是苟延殘喘的局面。在另一方面，勝利

的北伐軍却勁悍地向長江下游挺進。在本劇開始的時候，飄揚着青天白日旗的隊伍已漸次逼近上海和南京。當時滬寧線一帶民衆情緒之熱烈，緊張，爲從來所未有；在擁有全國工人百分之三十的上海，這種情緒已湧成了一個高潮，急迫地等待着決隄潰防的奔放。

和這情緒相反的是帝國主義者的內在和爲虎作倀的買辦階層的惴惴不安。至於駐滬直魯軍隊的精神渙散和缺乏鬥志，那是更不用說了。他們不是也同情於國民革命的麼？他們的出身不都是貧窮的工農階層麼？他們領的餉非但不夠養家，還要尅扣拖欠。他們憑什麼要跟北伐軍打仗呢？況且，他們的主將不是整天在一個名妓的香巢裏做桃色的春夢嗎？

其實，那時在上海做春夢的豈止風流的畢將軍而已！上海終久還是上海。革命的狂流雖在洶湧澎湃，租界內醉生夢死的人們還是花天酒地，追逐着歡樂。此外，新近又自外國載來了許多急色

酌酒的洋兵；還有無數從戰區逃來的土財主。他們帶着鉅額的游資，睜着黠羨，驚奇的眼睛……啊！上海的春夜原來是不夜的！……於是上海媚惑地向他們笑着，招他們到燈紅酒綠的窟穴去……這些僅是北伐時代的「管窺」。現在讓我們把目光移到剛啓幕的舞台上。

X X X X X X X

是X X路的盡頭和一條「死胡同」所構成的丁字地。胡同的入口在中後方——左右前後悉從舞台習慣，以演員爲準——右面正靠着一個三等舞廳的屋角。舞廳的邊牆新髹刺眼的藍漆，和毗連着的灰暗的小花鋪劃分得很顯截。這個花鋪並沒有滿堆着花籃的漂亮櫥窗，也沒有多少花。嚴格地說，牠只是一個專在鄰近的舞場門口和街角兜賣「紐孔花」(Button-hole)的少女們的驛站。花鋪門前的洋灰行人道已破碎得像小孩子玩厭了的七巧板，連上面的太平龍頭和路燈桿兒都有一點歪斜。在胡同的那一邊，正對着花鋪，是一宅破舊的紅磚洋房；有幾級洋灰的台階和欄杆，階旁蹲着一隻滿裝着垃圾的白鐵桶。屋角挂着一個被風雨剝蝕得斑斑駁駁的白鐵沖天招牌，上面依稀可以辨認出「X宮X

子X摩院」幾個黑地白字。但這顯然是已往的陳迹，因爲現在大門上的扁圓白磁燈上並沒有「X宮X子X摩院」的字樣，只有朱漆的三個數字：756。

這三個亞拉伯字所代表的是什麼，似乎從來就沒有一個確定的名詞。廣泛的說，牠是屬於「私門子」之類的。在上海夜生活的轄境中牠只是個宣洩的尾閘。牠並沒有香艷華美的設備，也沒有使人神魂顛倒的淫歌豔舞，和花兒似的女人。在夜的全盛時，誰也不會到這種地方來的；要等夜闌歌歇，纔有幾個散場後不肯回家而又無他處可去的主兒，疲乏地爬上牠門口的台階。756號好像是專爲他們準備着的歸宿。

和756號隔開一條街面，正對着胡同口的是一排三層市房的背面。不規則地貼着幾張破爛廣告的赭色磚牆上開着兩三個距離相等的洋式後門，和幾扇用雜色簾帘嚴密地霧蔽着的窗戶，既不像人家的樣子，又不像店鋪或酒樓的格局。雖然窗帘上常有些可疑的憧憧人影，我們很難據此來斷定裏面的人究竟在作甚麼？

熟悉當時上海街景的人一望而知道個丁字地的位置總在靶子路至虬江路之

間那一帶緊鄰着租界的區域。因為工部局越界築路的原故，這個區域的管轄權向來是在橫稜兩可之間虛懸着。有幾處根本就不知道算那一界；有幾處的馬路算租界，兩邊的房屋算華界，名義上好像是雙重管轄，但實際上却落得個兩不管兒。於是，那些專做「怕管的勾當」者漸漸地鑽到這裏來經營他們藏垢納污的窟穴。到北伐的時候，這個區域已變成了上海最神祕的所在了。

但觀衆所看見的並非這個區域眩惑的正面，而是牠醜惡的背面的一角。

開幕時，約摸是晚上九點鐘光景。靡靡的佳士音樂熱辣辣地從舞廳裏浪到外面，舞廳門口的霓虹燈反映在對面的牆上，賣弄着色情的眩耀。但胡同裏還是黑魘魘地很陰沉，僅有路燈和756號的門燈放射着薄弱的光。這裏的市面照例是極晚的，所以現在胡同裏還不怎麼熱鬧。一個黑胖婦人在小花舖門口杵煤球爐子……離胡同口不遠，有賣花女向過路人兜賣花球的聲音……移時，一輛空洋車慢吞吞地從舞場門口拉向左後方……一個商人模

樣的中年人讓過洋車，向右後方走去，後面緊跟着一個戴鴨舌帽，聾頭鼠目的短衣人，急促地低聲兜攬着：「老闆，羅宋姑娘要嗎？×鏡子要看嗎？活×官八塊錢看一套，三十塊錢看全套……。」那商人臉上好像很不屑的樣子，但並沒有叱之使去，而且他的脚步似乎有些不由自主地跟着「領港」的溜去。

那黑胖婦人把爐子裏的燼灰倒在洋鐵畚箕裏，加了幾顆煤球，這才直起身子來，她顯然是這小花舖的主入，約摸四十歲光景，個子又高又大，揷起了雙袖露出兩段碗口粗細的黑胳膊。她圓圓的黑臉彷彿很粗獷的樣，但眼梢和唇角都刻劃着良善的皺紋。現在她扔下了火鉢，拿起畚箕，走到垃圾桶去倒灰。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滿面煙容，老鴉型的中年婦人急匆匆地自右後方出來。她瞥見黑胖婦人在倒灰，突然煞住了步子，把兩腳八字兒分開，一手反叉着腰，擺出上海街頭，習見的「相罵架子」。

老鴉：喂！你倒灰怎麼不睜着眼睛
哪！

黑胖婦人：（冷不防背後有人，陡然轉身過來）你說誰不睜眼？

老鴉：嚇！還裝蒜哪！你不瞅瞅這是誰家的大門臉兒，由你隨便倒灰的嗎？

黑胖婦人：在你的大門臉兒倒灰怎麼樣？不錯，門臉兒是你們的，這垃圾桶可是公家的，你管不着！（閒人們聽見吵嘴，都跑到胡同口瞧熱鬧。）

老鴉：我管不着？（向旁觀者）你們大家聽聽，垃圾桶雖是公家的，可是逢年逢節，到垃圾的要塊兒八毛的節賞，總是我們給的。（向黑胖婦人）你們多晚給過一個鉔子兒來了？

黑胖婦人：我們沒給？你倒問問倒土的：過年過節我們那一回不給三毛四毛的？你們不過多給了兩子兒，倒像是桶子歸你們包了式的，不許人家倒。（向旁觀者）你們大家評評這個理

。這條胡同裏裏外外五六門子人都用這個桶子，誰也不管誰；偏她愛說這個管那個的，她算老幾！

（她向閒人評理時，那老鴿自知理屈，乘機走上台階，恰好一個二十來歲的時裝少婦自門內迎出來給她壯胆，她就倚着欄杆向黑胖婦人反唇相譏。）

老鴿：我算老幾？你怎麼不燒一爐抱頭香，外頭去訪問訪問？誰不知道——

黑胖婦人：你別茅坑裏的磚頭，臭硬。我勸你趁早兒找個台階下吧，別教我嘍嘍出來了，臉上掛不住。

老鴿：（戟指着敵人）臭屎顆哪！你少滿嘴裏混謊！僧們一不搶，二不偷；我問你：甚麼臉上掛得住掛不住的？

黑胖婦人：你別跟我嘴硬了！（指着756號的門口）這門兒裏誰進誰出，你打諺人家不知道嗎？

老鴿：誰像你們顯派？成天教親生閨女在街上浪着？

黑胖婦人：我們丫頭不過在街上賣花兒，可沒賣別的。誰像你們——（這句話逗起了旁觀者的笑，同時也揭了老鴿的瘡疤兒。）

老鴿：（做賊心虛）我們賣甚麼來了？你說！

黑胖婦人：你們不開鋪子，不掛招牌兒，白天關着門，半夜裏一大幫子野爺兒們三進四出的，（揚着手中香簪）我知道你們在賣甚麼？（閒人們一陣哄笑。）

老鴿：賣你媽的！（她怒從心起，正想跑下去揪打，却被那個時裝少婦攔住）撒手！今兒若饒了這忘八婆的，我甭活了！

少婦：媽媽，跟她吵甚麼？僧們裏頭去。（半勸半拽地把老鴿拉進門去。）

老鴿：（一隻脚已跨進了門，可還不肯示弱，她提高了嗓子，手

指着黑胖婦人）你等着！回頭不砸了你的鋪子，我不是人揍的！

少婦：得了，得了。（她把老鴿拖了進去，就手兒碎的把門推上了。這時，報販根生自右後方出來。他是個身材矮小，三十上下的漢子。高寬的額角，淡黃臉皮，上唇稀禿禿地略有七八根三分長短的鬍鬚，一雙深陷的眼睛流露着多年在上海街頭磨鍊出來的機警。）

黑胖婦人：（對着空門指罵）砸鋪子！……我纔不怕哪！你是個甚麼東西？開暗門子，販賣人口的臭窩渣兒——你想嚇唬誰？

根生：（挾着兩張賣剩的「號外」，走到她身旁）二嫂子……

黑胖婦人：（沒留意有人叫她，依舊衝着756號罵）不要臉的爛婊子！我等着你來砸鋪子哪！（看756號沒有動靜，那些旁觀者便一哄而散。）

根生：（上前一步）二嫂子，……

(黑胖婦人這才回過頭來)

二嫂子：哦，根生叔，你來啦。

根：怎麼？你又跟那個老娘兒們槓上了？

二：可不是？除了她你說還有誰？

根：別睬她。

二：你不睬她，她會直眉瞪眼地擦得你冒火兒。你能不睬嗎？(走到爐子前)

根：算了，算了。(另起話頭)我說，老三哪？

二：老三還沒來。你們的飯我都留着哪。

根：(掏出兜兒裏的輔幣，邊數邊說)怎麼着？他們印書局又開夜工了嗎？

二：沒有。我說——(突然停止，向四面看沒人，這纔低聲說)他又開會去了。(拾起地上的芭蕉扇，煽爐子。)

根：瞎！我說，老三就高興開會，起鬧，鬧罷工。上月兒的亂子，不是他們開會鬧出來的嗎？可是僧們賣苦力的得了甚麼好

處哪？大兵警察，他們有的是鎗砲；跟他們幹上，還不是往老虎嘴頭探頭兒，白送性命嗎？(這時一個穿破棉袍的煙鬼自左後方出現，趑趄着腳兒走入756號。)

二：(指着煙鬼的背影)你瞧！他是誰？

二：他就是去年大年下押在對門兒的那個小姑娘的爸爸。

根：哦，原來她爸爸是這麼個東西，怪不得。

二：若不是抽大煙，把瓦片兒都抽沒了，他也不會把親生閨女往火坑裏頭送呀。

根：他的閨女不是聽說不肯掛客嗎？

二：是啊，這個丫頭倒是有志氣，可是這份兒罪真够她受的了。她來了兩個月，那一天不挨那老娘兒們幾頓揍的。

根：我說，這是犯法的，逼良爲娼，誰都可以告她。

二：可是誰願意管閒事，招冤家呢？

？前回打得太兇了，金哥兒要上警察局子告她去，我還攔着呢。

根：說起了金哥兒，他也沒來吃晚飯嗎？

二：可不是。你們哥兒三真是一條藤兒，一個不來，那倆也不漏。論理，金哥兒八點鐘就下班兒了。這會兒九點鐘了，誰知道他怎麼還不來呀。

根：我料估他今兒許沒完事兒哪。他們開出差汽車的，這兩天忙火着呢。革命軍快打到上海來了，住在閘北跟南市的，誰不要往租界裏頭搬家？

二：真的？

根：這還有假的？你瞧！這不是寫着？(指着號外的標題)松江失守了……革命軍已經打到新橋了，……聽說，他們的便衣隊——(和二嫂子耳語)。說不定明兒上海就要開火了！

二：那可怎麼得了呢，根生叔？

根：怕什麼呀，二嫂子？我說，僧

們都是窮人，不是？你放心，老三跟我說過，革命軍來了，僭們窮人都可以過好日子了。

二：那敢自好。就怕說得好聽——

（一輛洋車自右後方拉到75

6號門口。車上坐的是一個穿

黑綢棉褂子，歪戴着黑呢帽，

滿臉橫肉的中年男子。他挺着

胸，扎煞着兩隻手，雙袖捲起

，露出手腕上刺的青色花紋。

他大模大樣地從車上跳下，隨

手丟下一枚兩毛的輔幣，逕自

走上台階去。）

車夫：（陪笑央告着，說話帶着鹽

城口音）老闆，好遠的路，謝

謝你多給幾個錢吧。

黑衣人：（咆哮地）操你媽的！少

囉唆！

車夫：（懾于這流氓勢派，只好忍

氣吞聲，自認晦氣，直等細衣

人進了門，他才拾起毛錢，嘴

裏咕唧着）乖乖！勞合路來的

，不講價錢就坐上車子，到了

只給兩毛錢！叫我們窮人吃甚

的！（拖着車子走了。）

根：（他的語氣是個不平的觀察者

的口吻）他媽的！看着真有氣

！若是金哥兒在跟前，這忘八

蛋早挨揍了。

二：這個人可不是好惹的。聽說他

手下有好幾幫子徒弟，在這個

碼頭上很有點兒面子……

根：（搶着說）我知道。他是個說

大不大說小不小，中輩份兒的

流氓，專門兒放印子錢，拐賣

女人，還在勞合路開了個沒照

會的野雞堂子——

二：（恍然大悟）怪不得！原來那

老娘兒們要把那個小姑娘賣做

野雞哪。

根：誰說的？

二：這是界壁看門兒的告訴我的。

你作摸作摸……這話若是不真

，那麼小姑娘的爸爸跟這個流

氓，都作甚麼來了？

根：（邊說邊點頭）M……M……

二：僭們等着瞧吧。回頭少不了一

場哭哭啼啼的，有的是熱鬧哪

。

（這時一個十八九歲的賣花女，慌慌張張地自左後方跑出。

她臂灣裏挂着個竹籃子，身上

穿着花布棉襖黑布袴子，散着

袴腿，頭上蓬蓬鬆鬆兩個丫髻

兒。雖是亂頭粗服，不施脂粉

，却另有一種渾金璞玉的丰韻

。街頭的日晒風吹把她的肌膚

染上一層淡淡的醬黃，但同時

也消除了她缺乏營養的臉色。

她受着生活的驅策，幾乎沒有

一刻不在走動，所以她的身體

長得頗長而結實，她的一舉一

動都很輕捷，利落。尤其是她

那雙久慣於躲避車輛的眼睛，

烏溜溜地透着特殊的機靈和尖

銳。她能在許多過路人中間把

一個可能的顧客鑑別出來，並

且瞧透他是個誠心買花的主顧

，或是個不懷好意的渾蛋。）

（這一雙銳利的眼睛現在睜得

很大，好像是受了點驚惶。）

（待續）



拈花記

包天笑

第十七章

古人說：光

陰同逝水一般，其實要形容它的快捷，可以說光陰如瀑布一般，那人生也就像瀑布中的一個泡沫，隨着那急流滾滾的去了。一切過去的事跡，便等於泡沫中的泡沫，也隨着一瀉無痕的

過去了。自從蕊雲嫁後，將及一年的光景，那時正在盛夏方闌，新秋乍到的當兒。雖然在白天還是熱得教人如處洪爐中，可是到了夜裏，總有一味新涼，吹拂在人的衣袂之間。這好像是無論你怎樣熱中的人，回頭也感到清涼境界，也足以與人慰安，令人憬悟呀。

那時候，靜安寺路的張氏味莼園，又起起風頭來了。

原來荒年是吾們中國的老主顧，任何一年，它都得光臨。在久居於南方江浙繁華之鄉的人，是不大感覺到

，目中未見一荒土，眼前不見一災民，說與他們聽，還有點兒不大相信。

偶然有幾個逃荒的人，扶着他們鳩形鵠面的翁媪，挑着他們牙牙學語的稚子，約伴結隊的要到江南來就食。那班賢明的長官和紳士，早就用一個堵絕之法，不使他們入境了。

尤其是上海那個地方，白天是車馬喧闐，夜來是笙歌澈旦，餐樓酒館，舞榭劇場，試問這裏面的人，誰去想到那地方鬧着災荒，有什麼草根喫盡，樹皮剝光的慘象？可是人類總有慈悲好善的心，那目擊災荒的人，看看災民一批一批的似腐草一般的死去。死了一隻貓，一條狗，也使人有惻隱之心，何況是同為人類呀。

那時便有許多大善士，打電報到南方來乞賑。一面把乞賑的電報，和那邊災荒的情形，送到各大報館去登載。使這班享福的老爺們，太太們，少爺們，小姐們，在拿起報紙，看今

天晚上唱什麼戲的當兒，也看到災荒地方的慘象，動一點惻隱之心。有的還畫了災民各種慘象，似鄭俠流民圖一般，也託報館登出來。這時各大報館也分出些廣告的地位，給他們盡盡義務。古人有兩句說得好：一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一況且這原是公益事務呢。

所以各報上登出的新聞，告白，總是說得急如星火，倘然要耽擱一天，便要死幾千幾百人。從前的人，眼孔很小，聽說一天要死幾千幾百人，就把他們嚇得口中只會念阿彌陀佛。不比現在，死幾萬人，幾十萬人，甚而至於幾百萬人，也覺得在報紙上，司空見慣，漠然無動於中了。

這時又有一班大善士，親臨災地去放賑，又隨時和上海的一班大善士，互相聯絡。上海是個商業薈萃之地，一切財富之源。只要上海的神商可以幫忙，那事情就好辦得多。其次，

報館裏幾位經理先生，也要和他們聯絡好了。

第一，可以登登義務的廣告。一紙風行，無論是商埠，是內地，大家都知道災區之廣，災民之多，可以使好善君子，快快解囊相助。第二，爲便利起見，託報館裏代收賑款，今天送到報館裏去，明天就可以登出來。要是收有成數，便可匯解災區。但是救災那件事，總是很急迫的，往往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或者火近水遠，緩不濟急，那時全靠幾位熱心而有力的人，先行墊借，然後歸還。并且像那種小捐款，十元五元的，雖然也可以集腋成裘，可是等到那時候，災民要索諸枯魚之肆了。

於是不得不出種種新法子來。也有人提倡演劇助賑的，教上海的許多名伶，唱一天戲。要是由上海的紳商們出來提倡，那班藝員，沒有不踴躍的。可是那個玩意兒，已經玩過好幾回了，除去了一天的開銷，往往所得無多。并且常常鬧這一套把戲，也沒有什麼意思，所以最好是弄出了一

些新花樣來，要鬧動一時。像上海那樣的大都市，至少要一些噱頭，方可以使人解囊。

就中有一兩位從外國回來，具有新思想的大善士，他們在外國，常常遇到有什麼慈善救濟會，總是上流社會的太太小姐們，出來主持的。要是那些貴婦人們出來提倡，誰個不來幫忙？這就叫做登高一呼，羣山響應，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我們中國這種慈善救濟會，雖然不會開過，但是在吾們住在上海的太太小姐們，也比從前，開通得多了。

其次在外國人所開的女學校讀書的姑娘們，漸漸的多起來了。中國人提倡女學，自己所辦的女學校，女學生也一年年的多起來了。連出洋畢業回來的女學士也有了，可見得中國的太太小姐們，逐漸走向開通的路上去，那末我們這個慈善救濟會，爲什麼不開呢？况且上海是個萬國通商口岸，凡百事情，倘然有外國人在內，那事便覺利便得多。僑寓在上海的那些太太小姐們，本來覺得太閑了，招攬

他們合作，他們是滿高興的。這個慈善會裏，要是有一兩位領事夫人，三四位什麼洋行裏大班姑娘，這事可就成功了。

并且她們在自己本國，就辦過那樣的會，她們都是內行。那末，中國的太太小姐們，初次辦這件事，自然要由她們指導了，所以這事要請外國的太太小姐們出來幫忙。其次就要想到那開會的地址了，上海中國人所有的地址，就沒有那樣一個大地方，借外國人的地方，便不大得體，究竟是爲了中國人的慈善事業。想來想去，又想到了張家花園。只有張家花園，是我們中國人的，地方也勉強好用。後面有一片草地，可以臨時搭起許多天幕或蘆蓆棚來。到那時加以一裝飾後，電燈燦爛，便顯出花園錦簇來，便須與張家花園主人商量，得他的允可了。

那位味菴園主人。却是上海一位著名的交際家。他雖是個壞了官的人，有了幾個錢，他也不想再去刮地皮了。還是在上海自己花園裏，做一個

高等那摩溫，來得寫意。而且他不拿身分，不搭架子，上自海上寓公的什麼某官保，和上海最紅而出息最多的海關道，下至戲子馬夫，他都能和他們話得投機。這回要借他的地方，他聽得有這樣的盛會，自然滿口答應。既然爲救濟災民的一點慈善起見，他說他自然也得盡一份子義務。他們見他侃爽，也請他做了發起人，舉了他幹事。當時這班發起人兼幹事，便把該會的名稱和章程，要擬起來了。

當時就有人主張：「我們在上海租界裏開這個會，把外國的太太小姐招致在內，自然愈見勢力。而且所招致的人，不拘一國，英法美德日本都有。我們最好稱這個會爲萬國什麼會，更覺得富麗堂皇呀。上海地方，只要有幾個外國人在內預問其事，便可以稱之爲萬國。譬如出一部關於各國的書，便可以稱之爲萬國什麼，如萬國公法，萬國地理等類。各國人出來組織的團體，也用這萬國兩字，好比萬國商團，萬國體育之類。說到了萬國，豈是真正有一萬個國在裏頭，不過

表明這是各國都贊成的意思。現在我們這個會，既有外國人在內，怎麼不可以稱萬國呢？」

後來這個會，居然定名爲萬國園游會。雖然所得的羨餘，是爲慈善救濟用的，却不居慈善救濟之名，庶幾將來怎樣的支配，也有個伸縮的餘地。那個萬國園游會，正在夏末秋初夜花園盛行的當兒。他們也是注重在夜裏，因爲白晝天氣太熱，預備到夕陽西下的時候，漸漸的人多起來，夜間當然比較繁鬧。及至天篷和蘆蓆棚搭成

以後，還周圍裝了不少的電燈，遠望過去，火樹銀花，燦爛奪目。他們把紅白相間的布幃，圍成了各種的走道。在這個會場裏，有各樣的飲食店，各樣的遊戲場，各樣的雜貨攤，都有名媛淑女在那裏充招待，當執事。一進了會場門，便有從八九歲到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提着精緻的花籃，籃中充滿了五色繽紛的鈕子花，見有客來，她們便把你包圍起來，用一種聰明愛嬌的神情，清脆響圓的聲音，喚道：「先生！買一朵花去，做做好事。」

人家見她這可愛的樣子，一個貴族家的小姑娘，也爲社會服務，自然也買了她一朵。有時那班小姑娘，便親手給你扣在鈕子上。再走進去，到了那種臨時設立的冷食肆，飲冰室，也有冰汽水，也有冰淇淋，也有種種冷飲。裏面不用侍者，都是某公館的小姐，某貴族的少奶奶，滿面春風地，打扮得似花蝴蝶一般，走過來問你要點什麼東西？

停一刻兒功夫，把一個銀盤，或是綠漆的盤，拿着送過來了。大約吃喝那種東西，沒有一定的價值，總不能像冷飲店一般的斤斤較量。反正大家是做好事來的，她們名媛淑女，自己出來盡那個義務，隨便給多少，她們總是說：謝謝！也有的吃了兩三瓶汽水，付出一百塊錢的。也有那種上海的經濟家，給她們的錢，恰如所值的。不過遇着了一個熟人，却是不得了的事，倘然表兄遇到了他的表妹，姊夫遇到了他的小姨，正在那個飲食店裏當執事，那末這個竹槓，便要敲

得不小呀。

原來她們都有一點名譽競爭心的，各人賣下來的錢，却安放在各人的匣子裏，每天結一次賬。到了這一次會開完了後，總結一結，誰賣下來的錢最多。雖然不是自己得的，但是成績何人最佳，也是被一種名譽心所驅使了。這時候，有某官保的幾位小姐，有某總理的幾位女公子，都是社會上的交際之花，有她們在會場中周旋，更足以開動一時了。

這個萬國園游會開幕以後，盛極一時。本來在晚涼時候，味莼園也士女如雲，現在大家更要來湊熱鬧。就中那位時觀平先生，他對於慈善事業，是最熱心的，而且辦這個萬國園游會的發起人等，都是他的老朋友，他們也把他抓在裏頭，算是幹事之一，因為要教他在報上負宣傳的使命，盡廣告的義務。

這時候，還有人去運動海上巨紳富商家的太太小姐們，把種種珍飾拿出來助賑，那些太太小姐們，都是有慈善心的，告訴了他們災民怎樣怎樣

的苦，我們在上海吃大菜，住洋房，誰知他們連草根樹皮都吃光了，甚至於人吃人。一個災民餓死了，許多沒有餓死的災民，便去割他的肉吃，可憐那個餓死的人，也沒有什麼吃頭，已經骨多肉少了。

又說：你們的少爺小姐，住在上海真享福，若在災區的地方，自己快要餓死了，還那能顧到小孩子？有兩個饑饉，便可以換一個男小孩子，女小孩子簡直是沒有人要。講到住的地方呢？旱災是赤地千里，水災是盡成澤國，不是露宿荒郊，便是攀登屋頂，聽了那些話兒，人類有的是同情心，而況女性又是慈善的多。老太太早已念着阿彌陀佛，告訴她的小姐道：「某先生的話是不差的，災民的女是不怕錢的，我們家裏的來喜，不是你爺爺十塊錢在河南買來的嗎？」

到了萬國園游會的第三天，便在安壇第當衆開彩。預先幾天，便把各種彩物，陳列在會場裏，標明頭彩是那幾種物件，二彩是那幾種物件，三彩是那幾種物件，其餘四彩至十彩，也各有贈品。

那項種福券，意思是廣種福田而已，每張售銀一元。除了會場裏向來賓兜售而外，其餘便分派於各幹事，請他們在親戚朋友之中攤派。也有請拿二百張的，也有請拿三百張的。拿去以後，並且不許退還，就是銷不掉，也請你墊一墊款子。因為那券一開彩後，是一無所用的。好在那幾個幹事，都是上海的所謂體面紳商，兩三百塊錢的事務，滿不在乎。

時觀平先生，他也被派銷種福券三百張，差不多就是承認了三百塊錢。他回到報館裏，把一件皺得像豆腐皮一般的夏布長衫，搭在臂膀上。穿了一件細葛短衫，却是同和尚們所穿的長領短衣髻髻。搖着一柄團扇，却是別人的款，原來是人家慕他的書法，請教他寫的。他寫好以後，沒有還

給人家，這兩天正用得着扇子，隨便拿在手裏扇扇，遇到了扇子的主人，便交還了他。

「你們要種福券嗎？」他跑到了主筆房問道：「一塊錢一張，十塊錢十張，頭彩是真珠子項圈連胸前真珠繫成的花籃一副，價值五千元，還有別的東西。要買就買，勿買錯過。」

「時先生開了報館，還帶做兜賣發財票的生意咧。」主筆房的幾位編輯先生笑道。

「他們派了我三百張券，教我到那裏去銷呢？大家幫幫忙吧！明天當衆開彩，那倒是靠得住的，不比那種滑頭彩票，頭彩老開在自己家裏的。」時觀平道。

幾位編輯先生，你也買三張，我也買五張，左詩晨也說拿五張吧！恰巧季蘭馨走來。

「你們兩人，每人拿十張。」時觀平道：「只算每人捐了十塊錢就完了。」

於是季左兩人，每人拿了十張。他便再到平報館附設的一個俱樂部止

樓上去，遇到了一位龍紫耘，便道：「龍先生！廣種福田，多銷幾張種福券，要二十張嗎？」

龍紫耘也取了十張，原來龍紫耘是常常到這裏來的，他是一位數學家。他們兄弟數人，在上海多營着商業，他也是在學商兩界，很有名譽的。每天晚上，他從他所開的金子店裏回去，老到平報館彎一彎，止樓上坐一坐，聽聽有什麼新聞。新聞和商業是很有關係的，尤其是他那金子生意。

他那天脫了他的白官紗長衫，裏面是一件窄袖的汗衫，汗衫外面，却罩了一件青官紗背心。那背心上，一共有四個口袋，兩個大口袋，兩個小口袋。尋常那種背心，老是三個口袋，袋與代同音，人家稱之爲「祖宗三代」，這位龍先生却多了一代。那個口袋裏面，各種東西齊備，銀行，匯票，號，保管箱庫，交易所，郵政局，似乎都開在他口袋裏。

龍紫耘和左詩晨是同鄉，因此他們兩人很親近。

「昨天我家裏人到張家花園去過

，說是很熱鬧，我還沒有去過，我們今天一同去好嗎？」龍紫耘道。

「我本要想去，看看那個盛會，也是新聞上的材料呀。我們兩人一同去好嗎？」左詩晨道。

「好！」龍紫耘道：「那末我去叫茶房喚馬車去，因爲路太遠，人太擠，包車不大便當。」

左詩晨趕快把報館裏日常公事辦妥了，一回兒，馬車也叫來了，他同龍紫耘兩人便到味蕪園來了。時候已經在七點多，馬路上的電燈都亮，當然園裏裝飾的電燈，也都燦爛通明了。這個時候，游客略爲少一點，因爲那是一個吃夜飯時候，許多游客，都預備吃了夜飯來。到了八點至九點的時候，正是上市的當兒。所以園中執事們，也在輪流吃飯。

原來上海的租界，東區大概爲商業區，西區便稱之爲住宅區。在靜安寺路一帶，很有幾家鉅大的公館，就是上面所說的某官保的住宅，也在相近。這個萬國園游會，那位官保太太，便大賣其力。便是那一回種福券的

獎品彩件，也大半出自官保太太自己奩中，及由她去勸募得來的。本來她是海上一位著名的女慈善家，她又皈依佛教，如杭州，常州，上海等處，施捨僧衆，起造佛殿的錢，也布施得不少，不在區區之數。

那官保的少爺，也有六七位，小姐也有好幾位。今天那個慈善會，那幾位小姐都要出動了。三小姐，四小姐，將近出閣，六小姐，七小姐，尚在垂髫，一個個都是瓊閣麗質，瑤島仙葩。不獨是他們一家，便是他們親戚中姊妹們，也是不少。都在這個會中，來盡幾天的義務。

左詩晨和龍紫耘兩人，進了味菴園，大有如入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之勢。進門的時候，幾位小姑娘包圍起來賣綉子花，是你所逃不脫的，而且也無可理喻的。進門以後，却要斟酌一個地方去處了。

「我們要定一個方針，」左詩晨說：「先到那裏，後到那裏。」
「我們先到各處轉了一轉，看了一個大略，然後便去醫肚皮。」龍紫

耘道：「趁這個時候游客還少。只是我們到那裏去吃夜飯？是一個問題。

非得計算一下不可。為經濟起見，須得避熟就生，不然，便得應着一句話，叫做「熟皂隸打重板子」了。至於吃了夜飯以後，再如何游玩，在吃夜飯時候，可以決定。」

「很好！」左詩晨道：「我們的大政方針已定，足供一夜的游玩，現在我們先隨便走走就是了。」

他們隨便走去，却見一處地方，寫着「釣魚遊戲」四個字，龍紫耘就動了好好奇心。「怎樣叫做釣魚遊戲，我們進去看看。」

誰知剛剛在門口張了一張，便被裏面的人瞥見了。

「龍先生嗎？請進來！請進來！」

龍紫耘和左詩晨，只得走進去了。只見這個釣魚遊戲，原來是一班女學生們所組織的。女學生們約了幾個同學，做這個玩意兒，也都是十五六歲的女郎。龍紫耘在一個道生女學裏教過書，所以她們認得了他。龍紫耘和左詩晨走了進去，却見那邊又轉出

一個女郎來。

「噢！四叔叔今天有空兒嗎？」原來他的姪小姐，也在這裏。

那邊布置了一個小小坐地，倒也瓶花妥貼，棊几鮮明。在一室之角，用布圍成一個短欄。短欄以內，畫成水浪形，象徵是一泓流水，便算是一個魚池。魚池之後，也畫了一個背景，畫的是荇藻之屬，頗見匠心。

「怎樣叫做釣魚遊戲呢？」龍紫耘問。

「龍先生！你還是要釣大魚呢？還是要釣小魚？」女學生道。

「大魚小魚，怎樣分別？」龍紫耘笑道。

「大魚一塊錢一釣，小魚四角錢一釣。」女學生道。

「龍先生！你釣大魚，我釣小魚，好嗎？」左詩晨也笑着說。

那時便有一位梳着雙辮，垂在兩肩的小姑娘，將兩竿湘妃竹的釣竿，授給他們兩人。竿頭繫着釣絲，却分兩種顏色來，大魚的釣竿是紅絲，小魚的釣竿是綠絲。

「請你先釣吧！我們先釣小魚，後釣大魚。」龍紫耘道。

左詩晨便把釣竿握在手中，相了一相，那綠絲的頭上，却有個小小銀鈎。

「怎樣的釣法呢？」因笑向那個垂髫女郎問道。

這時她們也認得左詩晨了，因為他也在幾個女學校裏教過書，她們也已聞名了的。

「左先生！你把鈎鈎扔下去，就得了。」

左詩晨把鈎鈎扔下去，裏面好像是一個斜坡，那鈎鈎直滾向畫着荇藻之屬的幕後去。一回兒功夫，覺得釣竿上有些兒沉重了。提起來一看，是一個花花綠綠的東西，在那裏晃蕩。

「這是個什麼東西呀？」捉住了，一看，却是一個刺繡的名片夾子，上面還繡着八個帶草的字道：「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左詩晨不禁喝一聲彩道：「好！這東西，有意思。」

原來這都是她們女學校裏的手工科出品，從前的女學校，注重在實際

，如烹飪，女紅之類，都很注重。所以對於家庭事業，在課程中很為注重，刺繡也成爲一科，在手工藝術中。本來刺繡是我們中國的國粹，那一國的人到中國來，不搜求幾件繡貨去。女學校中，他們也自辦材料，學習刺繡，便製成種種小品小件。除了開過展覽會以後，把幾件最好的，陳列在學校陳列室以外，其餘也無所用之。現在她們取出來，做那釣魚遊戲的被釣品，倒也很爲適當，小品作爲釣小魚之用，大品作爲大魚之用了。

「這一個名片夾子，四角錢釣來真不貴。」龍紫耘道。

「我就歡喜它繡的那兩句成語。」左詩晨道：「譬如繡了一個福字，或一個壽字，便覺得俗了。現在這兩句偏偏繡在那名片夾上，便覺得很有意思咧。」

那站在旁邊的一個女學生笑道：「不給一些好東西給左先生，他也不肯釣下去呀。」

左詩晨那時一共釣了五次，花了兩塊錢，隨後釣着的是天竺筴子，鉛

筆，小洋娃娃，手帕之類。龍紫耘是釣大魚的，第一次釣得一枝自來水筆，原價也要值七八角錢，第二次也釣到一件繡品。原來她們的所謂大魚小魚，一件件都預先支配在那裏，安放在那裏。幕後有一個人，專門管理被釣之品，而且從幕的隙縫中，可以看見釣者何人。何種人來，便給的何種物品。

「倘然兩位先生拿在手裏，覺得討厭，把東西寄放在這裏，停刻兒來取便了。」那幾個女學生道。

他們出了釣魚遊戲的地方，又到別處去。只聽得背後吼然一聲，回顧頭來，却已不見什麼。只是一個咖啡冷飲處，有幾個碧眼黃髮的歐洲女郎，作了個當爐的文君。也有好幾個外國人，在那裏說笑着，中國人却占少數。

「這個地方，聽說便是某領事館夫人所設立的，我們進去坐坐何妨？」龍紫耘道。

「不必吧！」左詩晨却是搖首：「我們的外國話又說得不好，這分明

去做阿木林，啞旅行了。回頭鬧出笑話來，不如免了吧？不過剛纔的吼然一聲，不知道從那裏發出來的，倒要仔細看看。」

正說時，原來他們的玻璃櫃上，安放上一個小型的獅子，也不知是個廣告呢？還是遊戲品？只輕輕地把手在獅子背上一按，就發出吼然一聲，嚇得人家都回過頭來。

「我肚子餓了，找一個地方吃夜飯去。」左詩晨道。

「這裏還有日本料理咧。」龍紫耘道：「聽說是三井洋行裏大班娘在那裏主持。日本人關於那義務性質的園游會，貴婦淑女參加的很多，我們也去看看。」

「日本話不會說，沒有意思。」左詩晨又搖首。

「幾句普通話，我還可以勉強。」龍紫耘道：「好在日本和我們是同文之國，言語說不通的地方，還可以用文字來傳達。只要鉛筆和紙片，寫給他們看就得了，而且我們也久不吃日本菜了，今天何妨試試呢？」

左詩晨也同意，兩人便走進了日本料理店，果然有幾個日本美人來招待，她們對客很為恭敬。菜單是印好中日文合璧的，可以識得，便要了一瓶太陽啤酒，便有位妙齡女郎，將紫漆的盤兒，託着一瓶酒，和兩隻玻璃杯子，安放在桌子上，深深地鞠了一個躬。龍左兩人，看她是個女學生，不知是誰家令嬢，也只好還了一禮。

可是以後却有些受累了，每逢上一道菜，總是鞠一個躬，他們兩人也還一個禮。吃完這一頓日本料理，也不知道鞠了多少躬，還了多少禮。

「好了！」左詩晨道：「這一個多禮的宴會！也沒有吃一樣菜，要鞠一次躬的，這日本料理吃了，太不上算。」

「不是的！」龍紫耘道：「我們要知道！她們本來是席地而坐慣了的，席地而坐是大家跪着，便是向你拜一拜，也只兩手據地，頭向前衝就是了。現在此地不是席地而坐，而她們都是嫻習禮儀的，於是只有多鞠躬了。」

吃完日本料理以後，他們到品茗處去坐一坐。誰知在品茗處一坐，左詩晨又遇到了那一位將及一年不見的人了。

第十八章

品茗處那個地方，本來是一片草地，傍着東首的一角，却是有一帶竹林。在竹林之前，設了幾十個座頭，以供游人休憩，聽說這個地方，是味菴園主人自己設備的。

那個品茗處，並沒有什麼貴婦淑女，在那裏盡義務，還是張園的那幾個老茶房，在那裏承值。因為晚上還有燄火等餘興，在那草地上燃放，因此在這裏啜茗的很多。

本來啜茗的地方，是在安壇第的，現在安壇第，已成爲各種遊戲之場。所以把啜茗的地方，移到這邊草地上來。特別裝了五色的電燈，掩映於密樹叢林之地，尤顯得燦爛可觀。

龍紫耘和左詩晨到這裏來時，却見啜茗的人，已坐滿了，髮影衣香，珠喧玉噪。幸虧還有一個空座，加着那

個茶房是認得左詩晨的，前來招待。

「左先生！這裏坐吧！再遲一刻，連這個座位也沒有了。」

左詩晨和龍紫耘兩人，只得坐下。原來是一張活動的桌子，上面却鋪了一條白布桌衣，橫七豎八的，安放上幾張籐椅子。茶房便去泡上兩壺茶來。往日的茶，一壺可以兩人共飲，今天却規定每人一壺，無非要教茶客多泡幾壺，多出幾個茶資而已。

坐定了，龍紫耘便問茶房：「今天不是還有燄火嗎？」

「是的！」茶房道：「所以此地這樣熱鬧，都是來看燄火呀！」

「燄火快要放嗎？」龍紫耘問。
「總要等到十一點鐘半，早放了，人家看了燄火，便散去了，所以遲一點的好。」茶房又繼續說道：「今天有一種東洋特別燄火，放出去非常之高，到了天空中，方始放出五色的星球來。……」

茶房正說得起勁的當兒，左詩晨忽聽得背後有笑語聲音，那聲音覺得到耳朵裏去，好像是很熱的。這時龍

紫耘已經注意到了，頻頻向左詩晨背後窺望。

「在你後面的一位，穿了一件鸚哥綠衫子的那人，不是好像花蕊雲嗎？」龍紫耘低低地向左詩晨說。

左詩晨疾忙回過頭去，果然是蕊雲。只見他們有六七個女人，團團地坐了一圓桌，好像開了什麼圓桌會議似的。這裏頭四十多歲的中年太太也有，十三四歲的小姑娘也有，其他十有六七，十八九歲，和蕊雲不相上下的有四五人，大家都是說有笑的。當左詩晨回過頭去的時候，蕊雲也早已看見了左詩晨了。

那時她好像呆了一呆，連忙避開了左詩晨的目光，和旁邊一位盛鬚覆額的，梳了一條辮子的女郎，在笑着說什麼話了。及至左詩晨不看她時，她又偷眼望着左詩晨的背後影。左詩晨沒有看得，但是和左詩晨對面坐的龍紫耘，却看得很清楚咧。這時左詩晨很覺得爲難，又想回過頭去瞧她們，又不好意思回過頭去瞧她們，顯得有點局促的樣子。

「詩晨！我給你掉一個坐位好嗎？」龍紫耘有點瞧得出來。

「不要！不要！」左詩晨連忙說道。

「掉一個坐位，大家便當些。省得你要回過頭去的費事，又省得她只顧看你的背後影。」

「掉不得坐位。」左詩晨道：「一掉坐位，她連望也不敢望一望。只好一徑和別人講話，保不定要離開此地，也難說咧。」

左詩晨說那話時，却見龍紫耘向對面看着，說道：

「噢！真個她們要去了，真個要離開此地了嗎？」

左詩晨也疾忙回過頭去看，原來單是蕊雲和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站了起來。

「小小姐！我們去兜一個圈子，等放燄火還再有一刻咧。」那是蕊雲清脆的聲音。

却見她攙了那小姑娘的手，在草地上走去。這時候，左詩晨看見她的全身了。只見她穿了一件鸚哥綠的熱

羅單衫，繫了高高地一條玄色紡綢的裙子，被晚風吹動了，若有飄飄欲仙之狀。只見她梳了一個近時所流行的墮馬髻，還有似蟬翼一般的兩個後髮。只見她額上的前劉海髮，幾乎遮到了眉心上頭，髻上的黃蘭花，正在散發那一種幽馨，和他胸口所掛的一個大茉莉花球，爭奪那氤氳世界的權威。只見她一手握着一柄白得比雪還白的羽毛扇，那羽扇的正中，有一個巍顛顛地碧綠的絨球，和她手臂上的一隻翡翠鐲兒，一樣的從粉白中顯出綠來。只見她一手提着一個方方的銀絲口袋，把口袋上的銀練條，繞在她的手背上。只見她雪白的絲襪，微露出弧形的腿部美，穿上一雙白外國緞繡墨金魚的平底鞋子。

左詩晨所奇異的，一年以前，在她將出嫁之時，還是一個小姑娘模樣，現在却儼然是一個少婦了。身體站起來，似乎比了以前，要高了半個頭兒。便是面龐，也比了從前，豐腴了許多，真變成了一個成年的人了。因又想到：上一個月，在檯面上，碰到

過一回含雲，還轉了一個堂唱。她告訴我：「阿姐已經生了一個小孩子了。」如此說來，她是已經做了母親了，我却還以小姑娘的目光看她，我却還以從前蓬頭赤腳鄉下小女孩子的目光看她。這真似對於一位身為國家元首的貴人，而談起什麼貧賤之交，可謂一樣的不識時務。

左詩晨這時取了一種沉默態度，龍紫耘也在那裏冷眼窺人。那個小姑娘活潑地在草地上奔馳，一轉瞬間，連蕊雲也不見了。

「一年不見，竟長成了許多了。」龍紫耘道。

左詩晨點點頭，不說什麼。
「嫁後光陰，當然是很好的吧？」龍紫耘又道。

「聽說已做了母親了呀。」左詩晨道。

「真的嗎？那末「綠葉成陰子滿枝。」這一句話，當為她誦了。」龍紫耘道。

「女郎們長成得快。」左詩晨道：「一個憨態可掬的小姑娘，數年不

見，便成了漸解情事的女郎。又過數年，居然便成了母親，其實光陰也不過在一瞥之間。」

「但過此以後，便到了遲暮光陰。」龍紫耘接下去說道：「其實一個女人，也不過這幾年時光。譬如一朵花，一到了開放滿足了以後，不是枯萎，便是搖落了。」

那時左詩晨坐的地方，背後便是蕊雲同來的一羣女伴，却面對着龍紫耘。龍紫耘的背後，那是一叢綠竹，這叢綠竹，延長過去，好似做了那塊草地的屏藩。在綠竹之外，是有一帶走道。在竹影搖曳之中，可以瞧得出沿走道點的燈籠，和裝在那裏的各種電燈。當左詩晨和龍紫耘談話的當兒，忽聽得在龍紫耘背後的綠竹叢中，有一個小姑娘的聲音。

「四姐姐！六姐姐！你們瞧見我嗎？」

原來就是蕊雲攜着的小姑娘，已經從草地上，兜到竹林以外的走道去了。她們不過以散步的方式，隨便走過去，可是在竹影參差中，也瞧得見

草地上的人物。

蕊雲在竹林叢中，張到了這邊，却和小姑娘說了。

「小小小姐！你看在這裏張得見她們哪！四小姐和六小姐正在談話咧。」

那位小姑娘，便手扶翠竿，高喊了起來。

可沒有知道那個地方，正在龍紫耘坐地的背後，又在左詩晨所坐地方的對面。這分明是蕊雲兜向竹林以外，在窺探左詩晨，左詩晨却隔了萬個瀟湘，望不見蕊雲的情影。因想到蕊雲是做了母親的人了，還脫不了那種狡猾跳脾氣。

一回兒工夫，她還是帶有笑容，回到草地上來。但是在這個當兒，燄火已經開始了，這草地上早已打破了靜境，一時便喧鬧起來。幾個承值的侍者，爲欲見好於一般茶客起見，都說：「那邊的地位好，可以瞧得清楚燄火，要不要搬到那邊去？」

女伴小孩子們，當然喜歡看燄火，便紛紛的遷移到那邊去。一個茶房

，也來和龍紫耘說：「要不要搬向那邊去？」

「燄火也沒有什麼看頭。」左詩晨道：「我們還是到別處轉一轉，就回去吧！我還得向報館裏去看一看咧。」

到了放燄火的時候，已經差不多要夜闌人散了。大家忙了這一下半天，天氣又是很熱，到了十一點鐘以後，便是休息時期，預備到明天再接再厲。所以各處機關，也都收場了。有許多服務的小姐們，也都擠在草地上看放燄火，燄火放完以後，便即紛紛走出，今天一天的事，要算完畢了。

龍紫耘本和左詩晨兩人，想到安壇第的種福券陳列處去看看，因爲那些獎品，都陳列在那裏，以供人觀覽。而且還都裝着玻璃櫃子，使人一目了然。也派了幾位眷屬們在那裏管理。就在那個地方，出售種福券，裏面一室，收拾得很精緻，供着書畫古玩。有時這位女大善士官保夫人，她也到這裏來坐坐。遊客們看着陳列之物，都是珍品，並不是一種滑頭獎券。

券價也很便宜，只要一塊錢，就可以得到如許珍品，因此大家就不免有這個希冀心，觀看之下，便從一張兩張，到十張八張，隨便的買，一天裏這門市上的種福券，倒也賣去不少呀。

當龍紫耘和左詩晨兩人，到這個種福券獎品陳列處的地方去時，可惜他們已經把東西收拾好了，要待明天再來陳列。他們沒有看得着陳列各品，也便在會場的四周，兜了一個圈子，便即出了園門，各自散歸了。

這個萬國園游會，最先開了三天，成績甚佳。所謂成績甚佳者，便是游人很多，而他們的秩序也很好。他們是賣門票的，游人既多，門票收入也多，而且在會場內各處，還有別種收入。多一個錢，也都是惠及災民的。至於秩序上，往往有一種會，鬧出什麼沒趣的事來，或是辦事人的意見，或是職員的不平，或是游客的紛擾，而這個會，都沒有那種現象。而且因爲有許多上流社會的婦女主持着，使人家在遊戲之中，寓尊敬之意。因此有許多人提議，三天以後，

可以延長一天。倘然要多延長幾天，那就不好。上海地方的事體，總是一窩蜂，大家湊湊熱鬧，原不過三五天的事，日期長了，便要使人厭，一生厭了，便冷下去了。所以凡是遇到開什麼宴會等事，要利用上海人一窩蜂心理，不過三五天的事，使他們興

再加着辦萬國園游會的幾位幹事們，因為這個會成績良好，他們也興高彩烈。在最後的一天，又加進了許多餘興。除了中西燄火之外，還有什麼西洋音樂，以及中國的崑曲清唱之類。因此車水馬龍，比較前三天更爲熱鬧。

一開，換言之，就是使他們來嘗試一下。只要大家來嘗試一下，趁着上海人口來得多；這三天的局面，也維持

那天時觀平更爲興緻勃勃，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他跑到平報館的主筆房來了。

過去了。倘然大家贊成好的，自然不止三天，不過凡事留有餘地，不能使人與盡力竭。因此大家會議下來，這個園游會，還可以延長一天。

「你們到張園去吧！今天是最後一天，加多了許多遊戲節目，而且又是種福券今天在那裏開獎。你們倘然去的，我有馬車在這裏呀！」

原來萬國園游會延長的一天，就是種福券當衆開獎的一天。有許多人買了幾張券，好似把錢已經捐助給人家了，中獎不中獎，他已不復注意。也有許多太太們，小姐們，他們買了一張券，很有極大的希望。這好似跑馬汛中所買的香賓票，在沒有開彩的當兒，好似頭彩都在自己腰包裏一般。而且頭二三彩，又都是貴重珍品，因此渴望得獎的很多。

「去過一回就是了，第二回就覺得沒有什麼意思。」大家這樣說：「只不過是這一點玩意兒。而且到一處地方，總得花幾個錢，會場中的吃喝，也比外面貴得多。說不定還遇到熱識的太太小姐們，被她們敲了竹槓去呢。」

張，居然被我銷去了不少，現在自己只剩二十餘張了。我想這三百張券內，總有幾個彩，開在裏面。大彩沒有，小彩總也有幾個。開過彩後，那種福券的機關，也就結束了。我經手的得獎各券，分派於他們後，也就沒有我的事了。」

這時左詩晨剛纔到館，時觀平便向他說了。

「怎麼樣？今天張園的種福券，當衆開獎了，你不是也有十幾張票子嗎？何妨一同去看看，說不定頭彩就在你手裏咧。」

「好！好！」左詩晨道：「倘然我的券中了頭彩，請你打一個電話，通知我就是了，我就來領獎。或是請你把所領的獎，帶給我便了。」

這不過兩人的一句戲言，以爲要在這許多的券中，獲得大彩，宛同大海撿針。誰知不到四點半鐘的時候，果然時觀平從味菴園來了一個電話：

「請左先生來聽電話。」

左詩晨跑去聽時，正是時觀平的聲音。

「你的種福券，在你身邊嗎？」左詩晨把自己身上的許多口袋一搜索，却是沒有。他想：那十張券，不要遺失了嗎？前天時觀平那裏取來時，不是好像塞在長衫口袋內的嗎？怎麼現在沒有呢？既而一想：長衫已經換了一件咧，長衫裏的東西，在臨洗的時候，他夫人一定給他揀出來，安放在他的書桌抽屜裏了。因為左詩晨長衫口袋裏，或是馬甲口袋裏，常是塞得滿滿的，好比是一個文書袋。儘有許多無用之物，也保存在那裏。往往到衣裳臨洗的當兒，也不自己檢點一下，及至忽然想起，便急得要命。

所以他的夫人，說他的衣袋，便是他隨身的字紙籠。可是雖然是字紙籠，也不敢拋棄，不管它有用沒用，一古腦兒給他保存在那裏。明知其為無用的字紙，也留存在那裏，讓他自己檢點。因此左詩晨一摸自己的口袋裏沒有，知道是在家裏了。

「我的十張券在家裏，沒有帶出來呀。」他向電話中說。

「我現在派馬車來接你。」時觀

平道：「在我的三百張券裏，却有一個二彩在內。但是問問其餘的人，號數都不對，我疑心在你的十張券裏了。」

「也許在季蘭馨的十張券裏，未可定吧？」左詩晨道。

「我已問過了，連龍紫耘的十張券，也問過了，都沒有這個號頭。」時觀平道：「請你坐了我的馬車，回到府上去，取了那券，到張家花園來。我雖不會把分派出去的券，一張張記下號頭來，却是約略記得是在你十張裏呀。」

「不是尋開心吧？」左詩晨問。「決不尋開心。快去！快來！因為他們在這裏陳列的獎品，過了今天，就結束了。所有得了獎的人，希望立刻將獎品取了去，就沒有他們的事了。」

左詩晨答應待馬車來後，乘便到家裏取了那券，就到張園去。一回兒工夫，馬車就來了。左詩晨坐了馬車，回到家裏，問他的夫人，可曾見前日換下的長衫袋裏，有幾張種福券？

「長衫裏的字紙籠，都沒有拋棄，一總都在書桌抽屜裏，為甚急忙忙的要尋那東西呢？」他夫人道。

「剛纔時觀平打電話來，說我的十張券裏，有一個二彩在內。他教我帶了那券，到張家花園去。」

他夫人聽說有個二彩在內，也幫着他來尋。可是把書桌抽屜倒翻了，也找不出什麼種福券來。

「那天確記得在時觀平那裏取來後，便向長衫袋裏一塞。長衫拿去洗的時候，不要沒有拿出來吧？」

「每次洗衣服，我總在衣袋裏，把所有東西檢出來，給你安放在書桌抽屜裏的。有許多明知是無用之物，也不會拋棄過，讓你自己去檢點，現在到底是有十張券咧，怎麼會輕輕丟棄呢？」

正在這個時候，左詩晨的一個女兒，喚作青兒的，今年纔只有九歲，人倒是很聰慧的。她道：

「我看見爸爸的皮夾子裏，有幾張綠紙頭的，是什麼票子呀？」

「那末你的皮夾子呢？」她的母

親問左詩晨。

「皮夾子自然好好兒在身邊呀。」

「

阿青說你身邊有綠的票子，你

的券到底是什麼顏色呢？不要自己放在皮夾子裏吧？」他夫人說。

左詩晨被她一言提醒了，便從身

邊取出皮夾子一看，不是十張種福券，安安穩穩的在皮夾子裏嗎？

原來當時觀平交給他的時候，果

然向長衫袋裏一塞。到後來脫了長衫做事，大概他自己本能地恐防遺失，便把衣袋裏的東西，擇妥移放皮夾子裏去了。但是自己只記得第一次向長衫袋裏一塞，却忘了第二次由長衫袋移往皮夾子裏去。早知如此，到家中來搜尋，也多此一舉。左詩晨不覺啞然自笑，可算得是庸人自擾了。

「可不是？」他夫人道：「自己

好好兒藏在皮夾子裏，却回來翻騰了。一下子，把人尋得滿頭大汗。還沒有發着什麼財，已經教人頭腦子昏亂了，可見得並不是什麼好東西。」

「找到了就好咧。」左詩晨道：

「要不然，忙亂了一陣子，依舊沒有找到，更加沒有意思。恰恰那二獎又開在這幾張券裏，可不是更使人懊喪嗎？」

左詩晨找到了種福券後，便急急地坐了馬車去了，不一刻兒工夫，就到了味蕪園。

「我都調查過了。」時觀平道：「那二獎的確是在你的十張券裏，一點也不差。」

左詩晨把十張券交給時觀平，那十張是個聯號。時觀平數到了第三張，便道：「在這裏了。獎品你可以帶回去，他們今天這個陳列所也要取消。關於種福券的事，我們就可以辦結束了。關於籌賑的事，最討厭的是延宕，因為大家都有大家的職業，那是分出來的工夫，一延宕往往就遲於整理了。」

原來左詩晨今天所得的二獎獎品，是鑽石指環一枚，錶鐲兩隻，白銀粉盒兩隻，金鈕子三粒。大家聽得左詩晨得了一個金剛鑽戒指，可算是一個珍聞。其實但說金剛鑽三字，却有鉅

細不同。大的有似一個銅圓那們大小，價值數十萬金，數百萬金，有的出自深宮祕寶，有的出諸巨邸私藏。小的其細如砂，也是一粒鑽石，不能一概而論。

不過小鑽往往只能做傳佐之品，未能獨立。所謂獨立之鑽，却是可以稱為獨粒。現在左詩晨所得的，倒也是一隻獨粒鑽戒，人家聽了，愈加開動了。其實雖是獨粒，其細已甚，不過在萬燈如星之下，它也能閃爍發光。這個指環，也不知道是那一位閨閣中人贈給萬國園游會，做了種福券的獎品。這個指環，曾戴在何人春葱之上？不知有何類於傳奇的事實，發生在這個指環之上？

這不過是一個小鑽環，無足重輕，要是大的金剛鑽，在上海地方，在婦女社會，要算是一個惡魔。往往一個美妙女郎，因此而失其貞操。往往一個小家碧玉，就爲了羨慕這個亮晶晶的小東西，甚而至於墮落到飲恨終身，甚而至於到仰藥畢命，懸梁自經的，簡直是司空見慣，不算一回事了。

。其實手指上戴一個指環，耳朵上垂兩粒鑽石，有什麼了不得的事。它却有無窮權威，把一個虛榮的心，來收拾那輩知識薄弱的女子。

即使金剛鑽是個奇珍，也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何至以貞操性命相搏。那些悲慘之事，在左詩晨的筆錄中，倒也有不少了。如今他忽然有了一個小的，他是從來沒有這種東西的，這也算是個具體而微了。

再看到這兩隻錶鏢，一望而知那年代是不小了，就可以想到這是現在流行手錶的祖宗。原來從佩錶忽然流行到手錶，其中有一個蛻化的痕跡。這個痕跡，便是那錶鏢了。因為向來的時辰錶，都安是放在口袋裏的，要看時辰，便從口袋中掏出。但是到了後來歐美文化越進步，用手越煩，放在口袋裏的時辰錶，至少要騰出一隻手來，方可以將錶取出。而有時却雙手並用，如開飛機，開汽車，以及各種機關手，倘要看什麼時候，須用一隻手去掏錶。就是使一隻手，暫時要停止效率。有了手表，那兩手依然工

作，就在手腕上，可以報告時間，這去，到底成爲一位落伍者了。此外的是何等便利呀。白銀粉盒，金鈕子等，那倒是普通之

但是左詩晨現在所得的手錶，却是過去時代的東西。它是一種鍍金質、閨閣中應用之品，與男子們無與。那地的，在當初非不黃金燦爛，可惜爲個種福券獎品陳列所，驗對了票子，時代所侵蝕，一點兒外表都褪了色了。把獎品一一交代清楚後，他們也把這。這好比一個人，他的黃金時代已過，機關撤消了。

烟橋宗阮以五十述懷索和爰武元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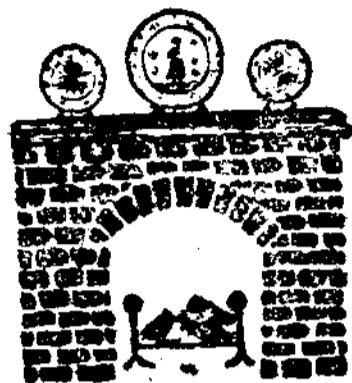
范君博

詎論今昨是和非，甯隘癡猷道更微，儘許風華隨短夢，憑教玉闕望遙暉。逃名願逐鴟夷隱，捫腹何妨曼倩飢，極目湖山成曠劫，天涯莽莽欲焉歸？

蹟同江海寄浮萍，攬髻絲絲幾縷青，獨羨阮才宜縱酒，敢書助誠補圍屏，閉門正好茶煙歇，（著有茶烟歇一書，故云。）話雨仍堪巷陌聽，差喜文章流譽久，寓言原不惜畸零。

黃玄翁書扇見貽賦此章謝

小扇新裁側豔詩，一顰晴日更相宜，工夫深處吾能見，腕底黃庭乍可時。



凡士 案 咖啡館

程小青譯

十七 指 印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在這句驚異的答覆衝出了那小姑娘的嘴唇的當兒，那位莊重年高的愛倫太太恰巧被寇利領進了室中。凡士趕緊回身去招呼，俾所用的語句却非常簡短。

他問道：「密昔司愛倫，我請問一句話。你的兒子是不是沒有死？」

老婦答道：「是的，密司脫凡士，我此刻到這裏來，就爲着這回事。」

凡士領略地點點頭，臉上也浮出愉快的微笑。他扶着伊坐在一隻椅子上，又請伊把這件事解釋得詳細些。

伊毫不掩飾地答道：「先生，你知道我的兒子菲列普在那晚上從咖啡館中辭職以後，就在海根賽附近地方被拘捕。那時他跟他的朋友——施丹、史密司——同坐一輛汽車。有個警

士上車去，叫史密司把汽車開到警署裏去，說他們偷竊汽車。在汽車開往監獄的途中，警士又說明就是這一輛車不久前會撞死一個老年人。菲列普害怕了。他不知道在他遇見史密司以前，史密司究竟闖了什麼禍。所以菲列普在汽車因紅燈信號停頓的時候，突然逃下了汽車。那警士會開槍打他，可是沒有打中。」

凡士同情地點點頭。

老婦接着說：「後來菲列普打電話給我，嚇得什麼似的。他說警士們正在追他，他準備到什麼地方去躲一躲。……唉，密司脫凡士，我是非常憂愁。這孩子現在已是一個逃犯，不知道逃在什麼地方。所以當那晚上你到我家裏去時，我以爲你要找他。但你告訴我這孩子已經死了，你想我那

海斯跳上前來，厲聲說道：「但你在驗屍所中的時候，你說那人是你

的兒子！」

老婦簡單地說：「警官先生，我不會說。」

海斯咆哮地說：「你還說不會說？」

凡士舉起一隻手來。「警佐！密昔司愛倫是不錯的。如果你再回想一下，你就可以記得伊的確不會說過那是伊的兒子。那是我們代替伊說的，因爲我們本來信以爲真的。」他現出一絲微笑。

海斯又抗辯說：「但當時伊不會暈過去的嗎？」

婦人解釋道：「警官先生，我看見了那個人不是菲列普，我是因着歡

「喜而暈倒的。」

海斯還不認爲滿意，嗷嗷地說：「不過你也不會說這不是你的兒子。你讓我們以爲這個人是——」

凡士又阻止他說：「我懂得密昔司愛倫爲什麼讓我們相信那死的人是他的兒子。他知道我們是警署裏的人，伊的兒子正要逃避警士。伊既然知道我們相信伊的兒子已經死掉，以爲這一來就可不再追尋菲列普了。……密昔司愛倫，是不是這個意思？」

婦人安寧地點點頭。「是的，密司脫凡士。我因此也不願你告訴格萊希伊的哥哥已經死了，因爲這一來我必須把菲列普逃避警察的事老實告訴伊，那會使伊非常擔憂的。我料想過了幾天這回事總會弄好，到那時我再將實情告訴你。我也知道到底瞞不過你，遲早你會知死的人不是菲列普。」伊抬起頭來，露出一絲淺笑。「現在果真一切都已弄明白了，一切都像我所祈禱的——我早知道會這樣的。」凡士答道：「既然如此，我們也很樂意。但請你告訴我這回事怎樣弄

明白的。」

密昔司愛倫說：「那是這樣的。今天早晨施丹、史密司到我們家裏去找菲列普。我告訴他菲列普還躲藏着。他才說明這回事是誤會的，他的舅舅到監裏去證明，那汽車不是偷竊的，撞死老人的車又是另外一輛。……因此我就對格萊希說明了一切的經過，又將這好消息去通知菲列普，把他帶回家去。……」

警佐仍悻悻地抗辯說：「你既然已經將一切情形告訴了你的女兒，伊剛才怎麼還說伊的哥哥還在監裏？」密昔司愛倫帶着膽怯的微笑，答道：「唉，事實是這樣的。你總也知道星期六天氣很熱，菲列普把他的外褂脫下了留在汽車中。後來他逃下來時，那外褂仍留在車上，因此警察們才知道他是誰，因爲他的衣袋中還有一張服務證明書呢。今天早晨事情弄明白以後，他就到海根賽的監裏去取回他的外褂。他準備回家去吃午飯哩。」

凡士笑了一笑，又向格萊希、愛

倫要一霎眼睛。

他說：「我敢保證你哥哥穿的一件是黑色的外褂。」

那女子驚詫地呼道：「唉，密司脫凡士！你真是一個了不得的偵探！你怎麼會知道穿出去的是一件黑色外褂呀？」

凡士乾咳了一下，忽又莊重地說：「好了，現在我請你們趕緊回去，菲列普快要回家來哩。」

這時候麥根插嘴了。「密司愛倫，你會說你要把這回事告訴新聞記者們。現在你打算怎麼樣？我不能讓你這樣子亂來。」

喬治勃恩士嘻了一嘻，代替那女子答覆地方律師。

他說：「密司脫麥根，格萊希不會再這樣子了。現在我已經很愉快，明天早晨，就要去工作了。我以前並不是因着怕人疑我犯罪，或怕人跟隨我而感到憂愁。但我不能不這樣對格萊希和密司脫杜森說，因爲你要我絕對不提關於菲列普的事。因爲菲列普死了，格萊希還不知道真相，不

知道怎樣才好。因此我惴惴不安，睡也睡不着，更休想工作。」

密司愛倫拍着手，說：「現在什麼都弄好了！」伊羞怯地向凡士偷射一眼。「密司脫凡士，我本來不想送你進監牢裏去，不過我想幫助喬治。

我可以給你一句諾言，我決不將你的供認的話說向任何人。你總也知道我是常常能遵守諾言的。」

當密昔司愛倫領着伊的女兒和勃恩士走出去時，伊把一種抱歉的目光向凡士瞧瞧。

伊說：「先生，我希望你不會怨恨我。當時我所以瞞過你，實在是顧憐着我的孩子。」

凡士握住了伊的手，答道：「密昔司愛倫，我絕對沒有這種意思。你的行為真像任何一個慈愛的母親。你的聰明和急智也很足教人佩服呢。」

他把老婦的手送到他的嘴脣邊吻了一下，隨即讓三個人出去，關上了門。

他的態度突然嚴肅了。「警佐，現在要忙哩！你趕緊叫志列西到這裏

來，再從死人的指紋上查明他的真相。」

警佐答道：「先生，這也說不上忙，我早準備好哩。」他急急走到窗口，向着街對面的警員努力招着手。

接着他回過來，向電話機那邊走去。他又突然停步，彷彿某種意念阻止了他。

他問道：「密司脫凡士，你想這傢伙指印會在我們的記錄上嗎？你怎麼會有這個見解？」

凡士向他投射了一種搜索而有含意的眼光。「警佐，這一着也許會大地出你意料外呢。」

「我的聖母！」海斯感喟了一聲便匆匆走到甬道中的電話機處去。

在警佐通電話給總署的時候，志列西已走進來。凡士立即從爐簷上拿下一個密封的封套，叫志列西馬上送到法醫陶里墨斯的化驗所去。

一回，海斯回進圖書室來。他用

力搓着兩手。

他報告說：「全部的孩子們都在活動了！他們準備搜羅了死人的指印

拿到記錄冊上去比對。如果在一個鐘頭以內他們不來報告我，我一定趕回去扭斷他們的頭頸！」他疲乏地倒在一隻椅子上，好像他一想到他所發佈的命令的緊張，就感到極度倦憊。

凡士又親自通電話給陶里墨斯，請求立即要一張化驗紙烟的報告。

我們閒談了一個鐘頭，直到中午相近，室中的空氣逐漸緊張起來了。這三個人的談話儘管空泛沒有目的，但那空泛背後明明蘊伏着某種強烈的潛流。

爐簷上的鐘打一下時，電話的鈴響了。凡士搶着去接。等到他將聽筒擱好以後，回進來向我們報告。

他說：「紙烟的化驗並沒有困難。那位優秀的陶里墨斯已經查明那枚紙烟中含着星期日晚上使他辣手的同樣的毒液。麥根，我的含混的故事已開始有些兒眉目了。」

他的話剛才說完，電話再度響動。這一次海斯搶着了先，一直奔出甬道去。數分鐘後他回進圖書室時，他撞在一個供在近門處的小雕像上，那

像立即倒落在地板上來。

警佐張大了眼睛，呼叫說：「哎喲，我委實太驚惶了！是不是？你們想那個死人是誰？天曉得！唔，密司脫凡士，你是早已知道的了！他就是我們的老伴——是那頭「怪鷹」皮納，丕林夕啊！……匹次堡的探員們也許並不是傻子。那怪鷹也許並不像我所料那麼從挪美尼加直接飛到紐約來。……密司麥根，現在你可以笑一笑哩！」

警佐的驚喜情緒，委實已超過了應有的限度，連對於地方律師的尊敬也忘掉了。

海斯又問道：「密司脫凡士，現在我們怎麼辦？」

凡士緩緩說：「警佐，我想眼前第一件要緊的事，就是你得安靜些坐下來。」

海斯噤了一噤立即接受了凡士的建議。凡士又旋轉去問麥根。

「我看這件案子現在還得讓我來處理。星期六夜間你大度地把這件事交託給我，現在我還須請求你繼續你

的諾言。」

麥根不答，靜默地等待着。

凡士繼續說：「現在時機已到，我要採取急速的行動了。麥根，這案子的全部情形已開始明白了，一切瑣碎的枝節都已黏合攏來，形成一幅驚人的畫面。不過還有一兩點空隙須加補充。我相信如果我們用適當的方式去和密杞接觸一下，他一定能把這些空隙填補的。」

海斯插口說：「先生，我已懂得你的意思。你可是說密杞當時指認死人的真相是故意假說的？」

凡士答道：「不，警佐，密杞並不是故意假說的。那夜裏他驟然間看見了死人的模樣，就真以為死的是菲列普愛倫。」

警佐失望地咕着道：「那末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麥根不耐地問道：「凡士，現在你到底有什麼計劃？」

「我祇要執行逮捕的手續。」

「不過我不能讓你隨便亂來，否則地方律師的辦公處會變做集矢的靶

子。我們必須等這案子解決了，才能有所動作。」

凡士答道：「唉，這案子已經解決了啊。你儘可以跟我一塊兒去，保證你的辦公處不會遭受任何的攻擊。我的願望祇要你肯做我的後盾。」

麥根惱怒地說：「喂，凡士，你說得明白些。你究竟要有什麼舉動？」

凡士把身子儘前些，堅確地說：「我告訴你。今天下午我必須到杜唐

尼咖啡館去。我要先派希尼賽和麥克進去，看守在那秘密門的甬道中，然後我跟你和海斯警佐從陽台上的前門裏進入那辦公室去。以後，你就可以張着你的威嚴的眼睛看我的行動了。」

「凡士，你的打算太如意了！密杞在今天下午也許另有計劃。你這樣子去，他不一定會在他的辦公室中恭候你啊。」

凡士說：「這不妨碰碰運氣。不過我相信今天密杞的辦公室中將有某種秘密行動。要是那個歐文不也在一起，那倒會使我詫異的。你已知道歐文在今夜裏就要往南半球去了。他在

動身以前勢必要把他的塵俗事務了結一下的。你和警佐好久懷疑那杜唐尼咖啡館是一個一切非法事件的策劃地點。現在你就可以親自去看一看。我的好麥根，你不用再懷疑罷。」

地方律師沉思了一下。他承認說：「據我看，你的話未免太樂觀，除非你早已有了某種神秘的根據。……好，我可以答應到那咖啡館去，以便制止你的任何越軌的行動。……好，就這樣罷。」

凡士滿意地點點頭，回頭瞧着那詫異的警佐。

他說：「喂，警佐，等一回我們可以聽到些關於那蘿茜和湯尼的謠言哩。」

警佐坐直了些。「我知道，就是關於陀番那的！我相信那紙烟的事就在湯尼的範圍之內。」

凡士把他的計劃向警佐說明。海斯準備跟着門的裘衣·漢雷接洽，叫他一等密把離開了餐室從秘密後門進入他的辦公室去，就發一個信號。他又準備吩咐希尼賽和麥克執行他們

監守的職務。麥根，海斯和凡士事前守候在對街的公寓中，以便等待着漢雷的信號，或是看密把從陽台上的前門進辦公室去。

雖然如此，這種種煞費心思的準備到底是多餘的，因為凡士所預料的那天下午將要發生的局勢，在事後都給證明完全符合他的理想。

十八 幾種揭露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下午三時)

這天下午三點鐘時，漢雷早就在等候我們。他看見我們走近去時，就趕到第七蔭路的轉角來迎接。他報告我們，密把在午膳後不久就進他的辦公室去，直到眼前，他和密司丹瑪都不會在咖啡館中出現過。

我們看見那小窗上的帘子下着，陽台上的前門也鎖着。我們在門上敲了好一回，毫無回音。

海斯咆哮地喊道：「快開門！否則我要將門撞破哩。」他回頭來對我們說：「我猜想裏面如果有什麼人，我的聲音可以使他們吃一嚇了。」

我們聽得辦公室中有一陣雜亂的腳步聲和惱怒的語聲。過了一回門開了。開門的却是探員希尼賽。

希尼賽向麥根說：「先生，現在都弄好了。他們想從那牆壁門裏逃走，但麥克和我把他們阻住了。」

我們走進了門，一種奇怪的景象接觸我們的眼睛。麥克背靠着那秘密門站着，他的手槍擬注着數步距離的滿臉驚惶的密把。那女人丹瑪也在麥克的瞄準線之下。伊靠在書桌上，把一種嚴冷的神氣瞧我們走進去。一隻皮墊椅子上，坐着貓頭鷹歐文。他寧靖得帶着淺笑，好像這回事與他完全沒有關係，他祇是一個袖手旁觀的閒人，他的眼光穩定地並不轉動，直到我們走進了他的視線範圍，他才有些動作。

他瞧見了凡士以後，懶洋洋地站起來，非正式地鞠了一個躬。他簡單地說了一句「真沒有意思」，微微嘆了一口氣，重新坐下去，好像他明知這一幕戲是乏味的，但他不能不看到它的結局。

尼希賽把前門關上，警戒地注視着室中的幾個人。麥克得到了海斯的手勢，把手槍放下來，但仍保留他的緊張狀態。

凡士說：「密司脫密杞，坐下來。我們祇要跟你作一次小小的談話。」

這個嚇得面色灰白的密杞，就在書桌後面的椅子上坐下來。凡士向那女子丹瑪恭敬地鞠了一個躬。

「我想你也沒有站立的必要。」這女人冷然地答道：「我歡喜站。我已經坐着等候了三年哩！」

凡士接受了伊的冷酷的表示，並不下什麼評語，旋轉來瞧密杞。

他婉和地說：「我們曾經談論過各人對於食物和酒類的嗜好。我還不知道你所喜歡的紙烟是那一種牌子。」

密杞好像嚇得要麻痺的樣子，但在不久又恢復了他的定力。他裝出一種笑聲來。

他說：「我並沒有特別嗜好的牌子。我常常吸的是——」

凡士插口說：「不是。我的意思

就是你認為有特別功用的一種煙。」

密杞又笑了一笑，把兩隻手推開了向上下擺了一擺，彷彿表示凡士的問句對於他毫無意思。

凡士繼續說：「我記起來了。在中古時代當陀番那夫人和其他著名的製毒人活躍的時候，據說有好幾種花含有強烈的毒素，祇要人們一嗅，立刻可以致死。……很奇怪的，這種神話性的傳說，會一直流傳到現在，有好多人人都相信這種古代的秘密毒物一直保存到今天。不過這種神話在現代的科學立場上看，當然是近乎不可思議的。」

密杞裝做一種不耐煩的神氣，說：「我不懂你在說些什麼。我也不明白你為什麼這樣子非法地闖進我的辦公室來。」

凡士不答，祇向他瞧了一瞧。他又旋轉來向丹瑪說話。

「密司丹瑪，你不是失掉了一隻特殊裝璜的紙烟盒嗎？當這烟盒被檢起來的時候，裏面含着長壽花和玫瑰花的香味。這一點你總還記得罷？」

那女人的嚴冷的表情仍沒有改變的痕跡，不過伊在回答以前曾疑遲了一下。

伊答道：「你所說的這一隻紙烟盒，我是知道的，不過它並不是我的東西。上星期六，我在這辦公室中看見過這盒子，密司脫密杞曾經把它給我瞧過。他把這盒子放在他的袋裏好幾個鐘頭，也許因此沾染了這些香味。密司脫凡士，你在什麼時候找到這盒子的？我聽說這烟盒是咖啡館中的一個僱員留下的……」

密杞急忙接續說：「我完全不知道這樣一隻紙烟盒子。」他的語聲裏有着過度的力量。他把一種怨恨的眼光瞧那女人，但伊背向着他，沒有聽見。

凡士說：「其實這也沒有多大關係，事情已經過去了。是不是？」他的眼光仍舊瞧着丹瑪。他又向伊說話。「我想你總已知道皮納，丕林夕已經死了。」

「是的，我已知道。」伊的語聲

仍舊不漏什麼情感。

凡士點着頭，說：「事情委實太

湊巧了。丕林夕是在上星期六下午死的——在他到達紐約不久以後就死的

。那時候我恰巧在河濱的樹林中散步

。我正要回家的時候，有一輛大汽車

迅速地馳過。事後我知道有一枚燒着

的紙烟從汽車中丟出來，恰巧丟落在

我站立的地點。密司丹瑪，那是一種

很別緻的紙烟，還祇呼吸了幾口。它

的別緻點，就是含着強烈的毒素——

那毒素恰巧相同於古代傳說的從含毒

的花中提煉出來的毒。可是這樣一支

紙烟竟給人隨便丟在公路上面。：「

「這是一種愚蠢的舉動。」那是

歐文的柔和而穩定的聲浪。凡士也同

樣柔和地說：「從宇宙有限的觀點說

，這好像是一種注定的命運。是嗎？」

「

歐文空泛地點着頭，說：「是的

。愚蠢也是在命定的範疇之內的。」

凡士不再理會他。他重新注視那

女人。

他問道：「密司丹瑪，我可能繼

續說下去？我的故事不會討你的厭罷？」

伊好像不聽得凡士的問句。

凡士繼續說：「我提起的那隻紙

烟盒子是在丕林夕的身上找到的。但

盒子裏已經沒有紙烟，祇有着那長壽

花和玫瑰花的甜香。……丕林夕是

因着嗅了某種香味毒死的，因此我們

又要想到古代的秘密毒物的傳說。這

不是有些奇怪嗎？……丕林夕也許

把他的刺客看做忠誠的朋友，結果他

的信任心換到了陰謀和死亡。」

凡士停頓了。這小室中醞釀出一

種緊張的空氣。祇有歐文好像仍漠不

關心，他的眼光向前直視，他的殘暴

的嘴上露着一種冷酷的瘳笑。

凡士重行說話的時候，他的態度

改變了，他的語聲也突然變得嚴肅。

「密司丹瑪，我有一種想像。我

以為丕林夕在安全到達紐約以後，他

要通知的第一個人就是你。是不是？

因着隔離了這幾年，他怎麼會知道那

一顆起先屬於他的心此刻已轉換了別

一個人？密司丹瑪，你是有一輛大汽

車的，你偷偷地把汽車開到河濱去一

次，原是簡單不過的事。那紙烟盒子

連着你身上的香味是在丕林夕身上發

見的。我們知道戀愛的變態就是殘忍

。……」

冰冷的乾咳聲從歐文的嘴裏發出

來。他的眉毛掀起了些。他的嘴脣上

的瘳笑也漸漸兒變做正常的微笑。

他喃喃地說：「密司脫凡士，很

聰敏，我很佩服。人們是多麼容易受

命運的戲弄啊。」

凡士也自言自語地說：「但我不知

道密司丹瑪是不是瞭解到這一點。」

一種奇怪的呻吟聲從那女人的喉

中吐出來。伊的身子傾倒在椅子上，

把兩隻手掩住了自己的臉。

「唉！上帝！」這呼喊含着鏗鏘

的金屬聲。

接續的是一陣沉默。密杞向凡士

瞧了一回，又轉過去瞧那女人。他的

臉上本已恢復了些血色，這時又有一

種恐怖從他的眼睛裏射出來——那是

一種他彷彿看見了一個猙獰的惡鬼而

引出來的恐怖。我知道他的嘴邊儲積着某種問句，可是沒有勇氣發出來。

那女人慢慢地抬起頭來。伊的兩隻手無力地垂落到伊的兩隻膝蓋上。

伊要想說話，但又給某種衝動所控制，彷彿伊的情感還不會到達鬆弛的程度。

凡士緩緩兒燒着了一支雷琪紙烟。他吐吸了一兩口，重新向女人說話。他的聲調低沉而有力，好像他的問句不容對方有猶豫的餘地。

「密司丹瑪，還有一點我不明白。你爲什麼把丕林夕的屍體帶到這辦公室裏來？」

女人僵坐着像一個雕刻的石像。密杞忽代替着答話。

他問道：「密司脫凡士，你說那個在這辦公室發見的死人嗎？怪不得上星期六夜裏的這一回事會這樣子引起你的注意。但我怕你給你自己的想像所欺騙了。在這裏發見的那個死人，是咖啡館裏的一個僱員啊。」

凡士安閒地答道：「是的。密司脫密杞，我知道你認爲那死的人是菲

列普、愛倫。那夜裏你是這樣說的。

我知道你至今還相信是他。不過，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會有出人意外的變化。……密司脫歐文，你說是嗎？」

那個始終安靜的旁觀者答道：「當然是的。命運一直在播弄人，變幻，反覆！我們都是不由自主的被動者。」

密杞問道：「你們到底在說些什麼？」他的身子從椅子上抬起了些，他的眼睛裏的恐怖加深了。

凡士說：「密司脫密杞，事實的真相是這樣的。菲列普、愛倫至今還活着。你把他辭掉以後，他偶然留下了一隻紙烟盒子。他以後不會再進過這辦公室裏來。」

密杞模糊地說：「真奇怪。除了他還有誰——」

「我告訴你那夜裏死在這辦公室裏的是皮納，丕林夕。」

密杞一聽得這句答覆，突然倒在他的椅子上。他空洞地向前凝視着。他對於這件事實的真相顯然還弄不明白。他繼續抗辯。

這實在太奇怪！我會親眼看見愛倫的屍體，而且我曾經指認過。」

凡士走近這近乎昏迷的人，用着柔和的聲調向他解釋。「我知道你的指認是真實的。你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那人是菲列普，愛倫。他的身材和丕林夕是相同的；他的面部的輪廓和皮色又和丕林夕相同；而且那天他穿的一身黑衣也和丕林夕臨死時穿的那套

一樣。昨天你告訴我，你在幾個鐘頭以前跟菲列普，愛倫在你的辦公室中談過話，所以你並不奇怪他的再度回

進來。並且服毒而死的人，他的眼睛和面部的大體狀況會變異的。還有一點，在那天晚上，你自然萬萬想不到丕林夕會在你的辦公室裏出現。是的，這一切都是出於你的意料外的。」

密杞吞吐地說：「這倒不一定

——你怎麼說我萬萬想不到他！我從報紙上知道丕林夕已經從監裏逃出來，他儘可能到這裏來求我幫助。」

凡士安靜地答道：「密司脫密杞，不，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還有更合理的理由，知道你想不到丕林夕會

在那天晚上到這裏來。因為你已知道他已經死在河濱了！」

那個近於瘋狂的人從椅子上跳起來，大聲吼叫說：「我怎麼會知道他已經死了？你自己說過，丹瑪是他要第一個會見人的——你又說伊的汽車——伊駛到河濱去——呸，你不能拖累我。」

歐文冷然地說：「但尼，何必這樣子興奮？這個污糟的世界本來充滿着混亂。你還是安靜些對付罷。」

凡士不理會歐文的歪曲的批評，仍向密杞說：「密司脫密杞，我怕你又誤會我哩。我的意思祇說密司丹瑪也許會把這事通知你。我知道你們兩個人中間並沒有秘密的契洽。你知道丕林夕在河濱上死了，你的同伴勢不會把屍體帶到這裏來。那末，你怎麼會想到那夜裏這辦公室裏的死人會是丕林夕？所以當時你的誤認是很自然的。你既然萬萬想不到是丕林夕，因着種種條件的想像，你就自然而然的把他認做菲列普，愛倫。……其實他就是丕林夕。」

密杞還在半醒半迷的狀態中。他問道：「那末，你怎麼知道那人是皮納？你分明還在作弄我。」他又提高着聲浪說：「我不相信。那人一定不是那怪鷹。」

凡士加重些語氣說：「是的，你真是錯誤到終局了。這件事已沒有絲毫疑惑。指紋是不會虛偽的。你可以問海斯警佐或地方律師。要不然你打個電話到警察總署裏去問問也行。」

歐文的疲倦的眼睛不滿地瞧着密杞。「傻子！」他又旋轉來瞧凡士。「一個惡夢又過去了，多麼沒有意思。惡毒的咒詛。」

▽程小青畫例△

亂世文章不值錢，漫漫長夜意蕭然！

窮途忍作低眉想，敢託丹青補硯田。

扇面頁冊： 每幀一百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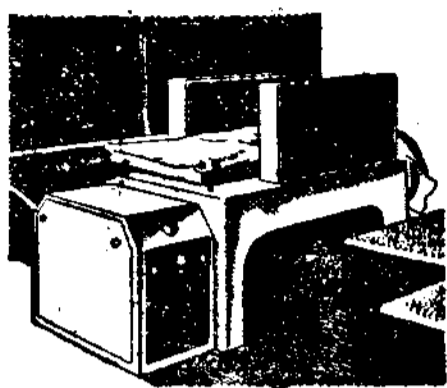
堂幅立軸： 每尺二百元。 屏條七折， 橫幅加半。

右為花卉巢蔬例，蟲魚加半，翎毛加倍。

點品不應，墨費加一，先潤後繪，約日取件。

收件處 四馬路世界書局 愛文義路九七〇號正養中學

各大賤扇莊 辣斐德路二二一八弄三八號程寓



京塵影事

張恨水

▲第九章

當日梁寒山高興了一陣，那信就收在自己寫字檯一個抽斗裏，未肯和平常的信一樣，看畢就扔到字紙簍裏去。而且自己想着，人家既來了信，若是不回復人家一聲，人家一定又要覺到自己搭架子，不愛理人，那如何使得，應當再回復一封信才是。於是又寫了一封信道：

梅仙女士文鑒：承惠復音，足見謙懷。高明二字，絕非如下走其人所能當。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文字間之磋商，有足貢一得者，固不敢辭也，如有佳章，能以快先覩否？日望之矣！即頌文祺。

梁寒山頓首。

信寫好了，記得今天晚上，大街上有夜市，可以逛逛夜市，買點零碎東西，順便就把這封信送到郵務局信箱子裏去，那末，明日上午就可到了，算計得不錯，披上大衣，便去逛夜市。到了街上，且先將信送到郵務局去，然後再逛夜市。送信之後，一看夜市上，只有幾處零件攤，襪子攤，點了一盞淡黃色的玻璃罩燈，放在馬路邊的高坡便道上，守攤子的人，都穿了臃而且腫的老羊皮袍子，戴着那一頂口袋式的兜頭帽，籠了袖子，

縮着脖子，便轉着身軀，只管跳腳，那意思，以為這也是一種運動，可以借此取取暖，大街上，雖然還有些來往的人，無如這時已交四九寒天，沒有多少人在路上停留的，因此有幾個夜攤子，已經有人在那裏收拾了。梁寒山是為逛夜市來的，倒也不能不看看，於是繞上便道，沿着攤子看去。只看了一個攤子，一陣西北風，帶了許多沙子，蓋頭蓋臉，撲將過來，眼睛不由自主的，就會閉上。大衣鼓住了風，好像有許多人要把自己來推倒一樣。縮着脖子，打了一個寒噤，這實在不能再逛了，看見街邊有車，跳上車就讓車夫拉了走，到了家裏，一推屋子門進去，覺得便有一陣熱氣的迎面而來。及脫了大衣坐定，趕忙就抽手絹，揩摸清水似的冷鼻涕。立刻兩隻耳朵又燒又癢。這正是剛才冷得過分了，一到熱的屋子裏，有一種熱的反應。這一封信發出去，其實不過普通的酬酢，然而這一趟辛苦，未免犧牲太大了。梁寒山總算有一點經驗，知道縱然有回信，次日也是不能到的，也沒有等候回信。那邊應該是次日下午收到。下午回信，便馬上投到郵局，也是次日下午投到。一來一往，這就是三天了。但是他所猜的，也不完全對，因為次日一早，回信就來了。自從這天起，每隔一天，彼此

就一封信來往。信上先是說些客氣話。後來就由客氣話談到文學的問題上去，實行政錯起來。在每日的正午十二點半鐘的時候，有一個送信的郵差，要走大門口過去。若是第一天張梅仙沒有信來，在第二天正午的時候，門鈴一響，梁寒山就會親自跑到大門口去開門，三次準有兩次是碰到那個郵差送信來，這樣的過去了兩個星期，梁寒山差不多收到張梅仙有七八封信，除了最先兩封信外，其餘的信，都是梁寒山到大門口來，在郵差手上接了過去的。這一天，正下了一場鋪天蓋地的大雪，院子裏的雪層，積到有一尺多厚。梁寒山開了書房門，正對了火爐子看書。忽然聽到一陣門鈴響，抬頭看壁上的掛鐘時，正是十二點半。心裏想着這是郵差到了，丟了書本，馬上開着門就向外跑。因為院子裏久沒有人來往，雪層沒有破壞。梁寒山糊裏糊塗，向院子裏就走，兩隻腳插進雪裏，雪就蓋過腳踝以上。但也顧不得了，一直搶到大門口去開門。門一開了，果然是那穿着綠色衣服

看了。這種舉動，讓郵差知道了，又何況他人，這樣一來，自明日起，以後不必自己去開大門接信了。他決定了，到了次日十二點半鐘，自己就不去開大門。偏是這天聽差又不在家，門鈴響了一陣又響一陣，不由自主的，又跑了出去開門，開門來可不是郵差，郵差之外，還又另站着一個人，乃是賈叔遙。梁寒山和賈叔遙打招呼，就沒有理郵差，郵差笑道：梁先生，明兒見。說畢，他笑着去了。梁寒山對賈叔遙道：天還沒晴，滿地堆着積雪，爲什麼跑了來？賈叔遙道：我是乘雪訪友，不讓古人呢。梁寒山道：惟其是這樣，所以我親自來開門，以表示歡迎。賈叔遙一壁跟隨着進去，一壁笑道：你是歡迎我的嗎？你是歡迎郵差先生吧？梁寒山引他進了客廳，却把手上的信一揚道：一封本城發的平信罷了，我歡迎什麼呢？說着將信向袋裏一揣。賈叔遙原沒有注意他收到一封什麼信。他這樣收藏，賈叔遙倒奇怪起來了，笑道：我並不管你那什麼信，我是來討債的。梁寒山道：我這人做事實在大意，三塊五塊的臨時借了人家的錢，事後總是忘了，真對不住。賈叔遙道：不是那種債，是一位女朋友的債呢，你真善忘啊，由此可見你對朋友容易失信了。這樣一說，梁寒山更不懂了，忙問是什麼女朋友債？賈叔遙道：你是真不記得，還是假不記得呢？若是假不記得，或者你是不得已而推諉，猶有可說，若是真不記得，我就不能恕你了。梁寒山用手摸着額頂，想了一想，笑着搖了搖頭道：你不必恕我罷，我是

真不記得。賈叔遙就拿梁寒山棹上的紙筆，行書帶草的寫了一個茶杯口大的鳳字，提了紙角，向着梁寒山一揚。梁寒山偏着頭，望了那個字，出了一會神，將手又搔了一搔頭髮笑道：「不行，我還是記不起來，朋友中沒有一個叫鳳字的。」賈叔遙笑道：「了不得，你真是把我這件事忘了。於是索興把那鳳字寫成了四個字，爲鳴鳳樓主。梁寒山一拍着棹子，哦了一聲道：「原來說的是這件事，我明白了。鳴鳳樓主不是金飛霞的別號嗎？你爲了她，不是填一闋鳳凰台上憶吹簫，要我給你斟酌斟酌嗎？這一闋詞，我看了一看，很是不錯，就是下半闋起首兩個字，有點不渾成，本來這兩個字是起句，又要叶韻，原不容易的，你只把那兩個字，換一換就大可用了。」賈叔遙道：「你是把我原稿丟了，打算，給我一頂高帽子戴，就過去了呢，恐怕你看都不會看哩？你且說，我原稿是那個字不妥。」梁寒山笑道：「這真對不住，當那天我看過了你的尊稿以後，恰好接連有幾件事發生，把你這稿子忙中一塞，就塞掉了。事後要找，可找不出。不過：」

：賈叔遙笑道：「這完全是推託之詞了。我不管那些。你既然丟了，你得賠償我的損失。」梁寒山笑道：「你又何必說什麼賠償損失的話呢，你就是指定了我做，我也義不容辭啊。不過既然是爲鳴鳳樓主而作，你能不能介紹鳴鳳樓主和我認識認識呢？」賈叔遙道：「難道你還沒有看過她？」梁寒山道：「見是見過，不過在台下和其他看戲的人一樣所看見的，那有什麼爲奇。」賈叔遙昂着頭長歎了一

聲道：「你要是早二個月有這種要求，我是很樂於介紹的。到了現在，我覺得既沒有做督軍省長，又沒有做銀行總裁，銀行經理，歌舞場中，大可以不去。據我的經驗來說，這有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花了錢，費了力，得不着一點好處，然而精神是安慰的，因爲有一線希望在那裏呢。第二個時期，更花錢，更費力，並得不了多大的好處，然而處處要撐場面，時時怕失了異性的歡心，精神上，就增加了不少的痛苦。第三個時期，花錢費力，還是一樣，好處減少，場面有時敷衍不過，異性的歡心，究竟不能維持，精神上的痛苦，更不可以言語形容了。你猜怎麼着，我現在就正墮入這第三個時期中了，你何必光顧到這裏面去。」梁寒山笑道：「你這人的話，真是該打。你既然看破聲色場中的事，不再向這裏面走。何以又巴巴的要爲那人填上一闋詞？不但填詞，還怕填得不好，一定要給你幫忙，這又是什麼意思呢？」賈叔遙被他一駁，駁得倒沒有話說，笑道：「你這話似乎……」

梁寒山道：「似乎什麼呢？」賈叔遙笑道：「你不必問了，你要見她這事有些難辦，別人我倒是可以介紹。這是什麼緣故呢？其一，因爲我從來不到她家裏去的，要會她不過打電話請她出來。你想，現在我還能夠打電話去請她嗎？其二，因爲她是有保護者的人了，我若打電話把她請出來，她也受很大的嫌疑。你真願意和此中人來往，有一個人，真是一個多情多義的女子，你不能不認識。」

梁寒山道：「是誰？你能說她一句多情多義的女子，一定

不錯，我不信坤伶裏面，還有這種好人。賈叔遙搖了一搖頭道：不能那樣說吧？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你就能斷定坤伶裏面，沒有好人嗎？這個女孩子，是個唱鬚生的，和鳴鳳樓主同事，你或者也見過她。梁寒山向椅子背上一靠，人往下一溜，搖着頭笑道：不對勁。誰願和那一大把長鬚子……賈叔遙道：你不要傻了。鬚子是假的，又不是生長的，況且你不過要見她一見而已，又何必問其他。梁寒山道：你不知道男子看女子，是帶點美術眼光嗎？賈叔遙笑道：你儘管帶美術眼光去看，我說這位女士，無論如何，也不至於不美，男女的交際，本來以金錢為轉移，至於歌舞場中的女子，更是非錢不談，惟有我說的這個人，她不但不要捧角家的錢，她反而把錢送給捧角的。她出錢並不是收買人來捧，也並不是爲了這人長得好看，買他的歡心。完全是爲了人家因捧她而墮落。她出錢週濟他，讓他好讀書。梁寒山突然坐將起來，笑道：這是品花寶鑑上的故事呀，難道現在真有這種人，我倒願聞其詳。賈叔遙道：頭回我要你給我稿子，你要我先說一段秘密。這次，我也要援例，你把稿子給我，我就說給你聽。梁寒山道：我真丟了。一張紙條，丟了許久，我那裏去找？你真要那個，除非我現抓一首，賈叔遙道：那更好了。我給你一個鐘頭的限期，請你到裏邊書房裏去做，我在這裏看報等你。梁寒山道：你是怎麼回事，這種不相干的事，你倒這樣上緊，難道這還有等着要的吗？賈叔遙笑道：自然有一點原因

，不然，路上這樣深的雪，我何必跑了來。你來給我做得了。我索興把這裏面一段小原由也告訴你，梁寒山兩手插入西裝褲袋裏，站在屋子中間，只管望了賈叔遙出神，賈叔遙笑道：你不必猜，我這事另外還繞了一個灣子，你是猜不出來的。因爲我並不是這首詞送給鳴鳳樓主去看呢。梁寒山笑道：這真奇了。你不是送給她，却又是爲她而作。賈叔遙笑道：可不是。人家都以爲我有風迷，因此我要把我迷鳳的程度表示一番。梁寒山兩手一拍，笑道：吾知之矣，吾知之矣。於是連忙向裏面書房裏一跑，坐到書桌邊，提起筆來蘸着墨盒裏的墨，左手按着額際，閉了眼睛想了一想，因隔着壁子喊道：叔遙，起首三句，我已想得了，我念給你聽，用得用不得？因高聲念道：十斛量珠，千金買笑，空餘兩字無緣。賈叔遙道：這就行。不過，照你這樣作法，把我所要說的，走來就說個乾淨，以下怎麼樣子說呢？梁寒山道：只要你說行，那我就有辦法。我就怕的是做出來不合你的胃口，把全篇變成了廢話。賈叔遙道：好好，你快做罷，不要搜索枯腸，弄到三四個鐘頭，那就不好辦了。梁寒山抓住了這點意思，就覺得不大難下筆，約莫半點鐘工夫連做帶塗改，就把那詞填起來了。因拿了出來，和賈叔遙同坐一張沙發上，兩手扯着，正要念給他聽，他接了過去，頭搖着啾啾啾，就把杭州老音念將起來，那詞是：

十斛量珠，千金買笑，空餘兩字無緣，算青衫誤我

，我誤華年。爲問城南消息，人去也，誰拾遺鈿。從今後，應無熱淚。更染新絃。堪憐。舊時燕子，趁巷口斜陽，還到樓邊。便紫釵尋遍，玉已成煙。莫把桃花年命，還爲我，寫上紅箋。青燈畔，淒涼舊雨，來話從前。

賈叔遙道：比我作的强的多了。但是杜撰的典故太多，把我罵苦了，最妙的，是我常唱的從今後再不能把你來瞧，你把從今後三個字也用進去了。不錯，她是有齣新戲，叫冰窗熱淚，也硬給她嵌上。梁寒山笑道：這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了。還有沒有呢？賈叔遙道：怎麼沒有？舊時燕子，還到樓邊，那不是舊典新用嗎？你指的是廣德樓呢？廣和樓呢？還是第一樓呢？第一樓吧？因爲下午四五點鐘，我常到第一樓去聽一齣票友戲的。不過城南遊藝園我可沒有和他去過。梁寒山不等他說完，搶着道：你簡直胡扯了。連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信息稀，這種老唐詩，你都會疑我是杜撰的，那還有那一句不能疑是杜撰哩？倒是最後一結，我用的是你們的典。你會說過，那人會把紅紙條兒開了一張八字給你，請你替她算命。你又說幾個老捧角家，晚上不聽戲，就到你家來談天，所以我那樣一收。賈叔遙道：却又來，這不是你自己畫的供嗎？不過你用得真渾成，若是不留心，真猜不到你是胡扯的。梁寒山道：這樣說，我竟是白費力，這稿子不能用了。賈叔遙笑道：這就好。要這樣表示，才合我的意思。梁寒山道：這樣說，我的

條件是履行了，你答應我的事，怎麼樣？履行不履行呢？賈叔遙道：當然履行，我先說那個多情多義的女子吧。梁寒山道：在我未承認你說的女子，是多情多義的人以前，希望你不要加上這個形容詞，行不行？賈叔遙笑道：我就不加形容詞。她叫井蘭芬……梁寒山道：哦，你說的是她。她的戲名字，倒是很熟，令你這樣崇拜，我倒出乎意料以外。賈叔遙道：以前我也不知道她是有什麼可注意的所在，這乃是最近發現的。在我同一排座，有一個聽戲的人，不過二十多歲，戴一副近視眼的眼鏡，只要井蘭芬一出台，他就不分青白叫好。他本是個近視眼，低了頭，也不望着台上，只管亂叫。不過當井蘭芬唱的時候，他多用一隻手在前排椅子後靠拍着板。他那顆青皮的頭，不住幌搖，縮了脖子，真有些酸態可掬。我雖然知道他是捧井蘭芬的，料得和井蘭芬也沒有多大關係，後來有一班丘八，也是捧井蘭芬的，很討厭這人叫好。因爲他總是叫，容易賽過別人去。而且也實在吵人。有一天，丘八就罵起來了，說是那小子不准叫好，再叫好，我就揍你。他只當沒有聽見，還是叫他的好。其中一個丘八，氣他不過，走過來，就給了他一個耳刮子。這在差不多的人，縱不抵抗，也不應該還在那裏受窘了。誰知他真有唾面自乾的本領，人家打了他一個耳刮子，他臉紅都不一紅，還是低了頭聽戲，擺了頭叫好，這樣一來，滿戲院子的人都笑了起來了。梁寒山道：真有這樣一個人嗎？這人未免太沒有志氣了。賈叔

遙道：你不要說他沒有志氣，他用情却比任何人還專一。他原是杭州人，家裏倒有幾個錢。當井蘭芬在杭州唱戲的時候，他却是中學堂裏一個學生，常常聽井蘭芬的戲。二人都是青春年少的人，慢慢就認識了。後來井蘭芬到上海，他在上海進了一個大學。及至井蘭芬回北京，他也轉學到北京來。到了北京離家已遠，無人干涉他的行動，他更是放開胆來聽戲。原先家裏每月寄一百塊錢來，本來也就夠用。他除了學費而外，就全花在戲園子裏，他既天天聽戲，功課當然趕不上，三次年考，倒有兩次留級。在旁人讀書被留級，以爲是不幸的事，他倒正中下懷，落得借此在北京多待兩年。不過他這種行動，家裏也知道了，以爲自甘墮落，就斷絕了他的經濟，讓他好回家去，誰知他要在北京聽戲，窮死也不回家。梁寒山道：他不回家，那來的錢用呢？賈叔遙道：不外是在同鄉親友那裏借貸。好在當學生的人，生活費很有限，不難籌措。梁寒山道：生活費有人幫助罷了，這聽戲的費，又靠誰來出呢？賈叔遙道：這一分錢歸井蘭芬出了。不但戲錢，連小費都是井蘭芬代付了。因爲井蘭芬知道他爲了自己犧牲的很大，又知道他沒錢，所以替他按日出戲價。這件事，實行也有半年來了。梁寒山道：他也很有名了，還在乎這樣一個人來捧她嗎？賈叔遙道：這並不是她要人捧，因爲那人非聽戲不可，既要聽戲，必定是當了東西，賣了東西，來湊付這筆戲價。她很忍再讓人家擔了這一種負擔，所以把錢預先代付

了，却讓人通知那人一聲，叫那人不要付戲價。梁寒山笑道：說了半天，你還沒有告訴我那人姓甚名誰？賈叔遙道：我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只知道他姓何，戲院子人都綽號他光棍。梁寒山昂頭歎了一口氣道：只要有錢，愚蠢如李胖子，有人叫他掌櫃！若是沒錢，像這個姓何的，實實在在的大學生，倒會成了光棍。他又何會沾了人家什麼呢？光則有之，棍却未必吧？賈叔遙道：你和他這樣同情，我倒可以介紹介紹你和他見面，成爲一個朋友。梁寒山道：倒不必做朋友，人家不明其故，還會疑心我們別有用意，不如你再請我聽一回戲，讓我在戲院子看看他就行了。賈叔遙道：他也不過是一個直鼻子橫眼睛的人，那有什麼看得？梁寒山道：一個人捧角捧到這種程度，不能不算是個怪人了，我要看一看，他究竟有什麼異乎常人之處沒有？在我們就可以說是好奇心重了。賈叔遙道：明天的戲不錯，井蘭芬反串小生，你可以看出她的本來面目來。我好久不聽戲了，明天陪你去一趟，你準到嗎？梁寒山道：我按定了你法定的鐘點，準到。賈叔遙笑道：可是你到書局子裏去，不要說出來，一讓大家都知道，又是一場討論。我很不願把我的事，當諸位談天的資料。梁寒山道：那要什麼緊，我們想把事情讓人家當資料談去，還不能夠呢！而且你把這一條路子打通了，談料也正多啊。你不是說還一首詞，另外有用意嗎？這又是可談的了，可不可以讓我知道。賈叔遙道：這個我可以告訴你的。這首詞是我送給黃雲

腳看的。梁寒山走過來，笑着拍了一拍他的肩膀道：「怪不得你離開了鳴鳳樓主，原來又找到了這樣好的一個朋友，這一位的美，倒有些合乎詩經上所說的碩人碩頤的碩人，而且唱和作工，都不錯。」賈叔遙道：「不要胡說了，我們那想做那種癩蝦蟆，和她交朋友。這不過因為我有兩次和我的朋友拜訪她，談到了飛霞的事，我的朋友極力和我一吹，說是他如何鍾情，每日不是作詩，就是填詞，她就笑着要我帶一點稿子給她看，我就答應了。」梁寒山道：「我不過知道她認識幾個字罷了，原來她還有這種本領。」賈叔遙道：「其實她也不見得懂，不過這是女子一種虛榮心的表現，以為她好文墨，比平常坤伶只認得幾個字，又要高一籌，我們拿什麼詞章之類給她看，她總是點頭說好吧，你在表面上看去，也就不能疑心她不懂呢。」梁寒山道：「這總也算是力爭上流，不能說她完全是虛榮心。這個人我倒想和她談一談，你能不能介紹一下？」賈叔遙道：「我不够資格，但是我可以另外找一個朋友，替你介紹。」梁寒山道：「那一天找呢？」賈叔遙道：「你不要忙啊。我們聽戲熬了兩三年的資格，也不過如此。你剛一聽說，就要認識這個，認識那個，那不太快了一點子嗎？」梁寒山一聽說，也就笑了。賈叔遙伸頭向玻璃窗外一看，梁家的聽差正在院子裏掃雪，原來掃乾淨的石板地上，又鋪上了一片白氈，雪又下起來了。因道：「明天要是不晴，就展期一天罷。因為舊式的戲園，十分的冷，怕你坐不住哩。我回去了，晚上再定局罷。說

畢，賈叔遙走了。到了次日，天色雖沒有晴，却也沒有再下雪，街上的積雪，都讓打掃夫掃着堆在街道兩邊。下午的時候，梁寒山走到大門口來看看，只見雪胡同裏地上，正如在棉花堆中，闢了一條人行路。地上的土，先讓積雪潮潤了，掃過之後，風吹着一凍，猶如石板，正好走路。心想且不問賈叔遙到不到，我一個人也去。不然這件事放在心裏不解決，也是不安的。這樣想着，馬上坐車到喜聲戲院去，進得戲園子，經過一條長夾道，瓦檐轉過來的旋風，括着屋檐上的碎雪，向人身上亂飛亂撲，那陣割人肌膚的奇冷，簡直未可以言語來形容。掀開藍布門簾子走進池座，先就覺得裏面陰沉沉的霧氣騰騰，原來這陰沉沉的，是全戲園並不開設窗戶，只是池座一個大落地罩，光線不够。霧沉沉的，是池座裏四圍塞閉，許多人在戲園子裏抽煙，呼吸着那不更換的空氣，醞釀成這種現狀。梁寒山一想，北京人對於藝術的賞鑒，是賽過任何人的，這樣的所在，能安心聽戲，已是不容易。最奇怪的，却是這一班捧角家，朝於斯，夕於斯，可以在這地方聽上三四年，這種人不轉神經衰弱病，不得肺病，不得一切傳染病，不能不說他身體，是特別的健康了。自己往常也到舊式戲園子來過，不像今日陰天這樣所受的感觸深。但是既來之，則安之，便走進池子去找座。偏是今日的戲不壞，池子前排，都坐滿了，找着看座兒的商量總說沒有。梁寒山一想，那就不必聽了，因問一個看座兒的道：「有位賈先生，你認識不

認識？那看座兒的道：您問的賈二少爺嗎？他這兒有座。您又不早說，早說我就引您坐下了。這兒來，這兒來。說時，他在前面走，就用手向梁寒山招着。一直引到前面第三排，正面找了一個位子，讓他坐下，他倒很奇怪，不知道這位子，何以空出來的。約摸坐了半點鐘，本戲就上場了。第二場，就是那個井蘭芬所反串的小生主角，梁寒山正想着，那個用情專一的大學生，不知在那裏，這就應該叫好了。等好一叫出來，我就要開始偵察……想到這裏，右耳邊突然一個啞字響將起來。梁寒山回頭看去，却是一個戴了近視眼鏡的人，原來低了頭，這時突然將頭向上一衝，一個啞字，就在這時破空而出。那人倒也不過二十歲上下，臉上黃黃瘦瘦的，縮着身體，捲了一件大氅，將脖子都縮在裏頭。頭上戴了一頂毛繩帽子，將兩隻耳朵都把來遮住了，看那樣子，倒是極麻糊沒有什麼脾氣的人，賈叔遙說的那個捧角家，大概就是他。正這樣想時，那人低了頭，啞！啞！又叫了兩聲。這樣一來，更證明了他是捧井蘭芬的那個何先生，便又仔細看了他一看。他身上那件大氅，袖口和腰身，都極其緊細，袖子猶如緊身襖一樣。本是毛織物的面子，那毛織物磨光了，就剩了一條一條兒的斜紋粗線，而且還有好幾處，磨得光滑滑的，猶如上了一層油漆一般。這樣的大衣，縛在身上，本來應該是很難受的，不過這位何先生倒是大衣領子上一陣一陣噓出白氣來，正是冷得厲害的光景。看那大衣裏，單薄薄的，不但

沒有穿皮袍，簡直還沒有穿棉袍，微微露出一截小衫袖來，正是一件呢質的夾衣。這樣冷天，穿皮袍子還不能壓風呢，何況這是夾袍子？怪不得他不能脫下大衣了。梁寒山正在奇異別人不怕冷，只覺自己兩隻腳板慢慢的有點麻酥，那一股冷氣，自下而上，越來越加緊，一直冷到膝蓋上來。一看着，偌大一個池座，只靠戲台，有兩隻破舊鐵爐子，而且那烟囪直接就由兩廊穿出，並不見爐口上有一點紅光。不望爐子倒也能，望了爐子，反覺一點暖氣俱無了。池子裏是這樣冷，梁寒山的大衣，又早脫給看座兒的收起來了，這時候要拿衣回來，也特現得怕冷一點，只得安之若素。兩隻腳板，却不住的在地下跳着，以便發生暖氣。他這樣覺得冷？台上的那位井蘭芬老板，却不住的看將過來。梁寒山一想，他爲什麼老看我，難道我這樣怕冷，還現出了什麼寒酸樣子嗎？於是振作精神，且正襟危坐，但是自己雖然正襟危坐，井蘭芬還是看過來，自己心裏，不由得好笑起來，我這個人真是有些不自量，我一個生來的觀客，那裏會引起台上人的注意哩？人家是別有所寓呀！這樣想着，就不覺激動了一番陳腐的詩人敦厚之旨，眼睛只看台上，並不再回顧並坐的何先生，以示無所用心於其間。正在裝麻糊的時候，一個看座兒的，走了過來，低了頭，一手掩了半邊嘴唇，輕聲對他道：梁先生，賈二少爺來了，梁寒山一抬頭，只見賈叔遙坐在並排的另一條凳上。中間只隔了一條一尺寬的人行路。梁寒山道：你幾時來

的，我怎樣一點不知道？這時看座兒的，已走開了，賈叔遙向這邊側了身子，輕輕的笑道：你是心不在焉。他說完了這句，他又坐正了，就不容梁寒山從中辯駁。梁寒山也只好看戲，却不說什麼。可是今天那位鳴鳳樓主金老板出來了，賈叔遙並不叫好。不但不叫好，而且也不鼓掌，和從前聽戲的樣子，簡直不同了，因靠近身子問他道：怎麼不叫好？賈叔遙微笑道：有了程度了，用不着做小孩子胡鬧了。梁寒山道：不然……賈叔遙眼睛望着，微擺了一擺頭。梁寒山原不過一點小懷疑，所以向賈叔遙問一問。賈叔遙這個答覆，更讓他不明理由所在。但是聽戲的人，是不願人紛擾的，只好忍住，等到戲散了再來問他。戲演過去了一半，隔壁那個何先生，忽然一抬手，把梁寒山這邊的一杯茶却碰翻了，把他一件藍湖縐袍子濕了一大塊。何先生一見，連忙掉過身來，拱着兩手道：對不住，對不住！梁寒山雖然可惜這件袍子，倒是和他搭話的一個好機會，抽出手絹來，將皮袍面子擦了一擦，笑着答道：不要緊。何先生聽他如此說，又陪着笑了一笑，梁寒山道：你閣下倒是天天來，何先生笑道：倒是不很間斷，你先生也常來嗎？說到這裏，向台上喊了一個喔字。喊完，又回過臉來對梁寒山道：你先生貴姓？梁寒山告訴了他，並問他貴姓。何先生對台上喊道：好哇！手却在袋裏掏出一張名片來，遞給梁寒山。接過來看時，上印着何樂有，以字行，浙江杭縣。梁寒山道：何先生好地方啊，生長在西子湖邊。

何樂有鼓了幾下掌，似咳嗽似的，輕描淡寫的又叫出一個好字變音的喔字來。回頭答應道：豈敢豈敢？你先生看井蘭芬的戲怎麼樣？梁寒山道：很好，很好！何樂有道：她不但是戲唱得好，而且爲人極正派，不像別人那樣胡來。梁寒山見台上的戲，正演到吃緊的時候，自己不能不看，可是這個何先生又說個滔滔不絕，也不能不理。於是點着頭，口裏哼着答應。何樂有見他正在聽戲，沒有理會到談話，也就不說了。一直到聽完了戲，大家站起身來，梁寒山却想起來先前人家說話，未曾注意到，不能不和人家再說兩句，免得人家疑心，以爲看不起他。因道：何先生貴寓在什麼地方，那一天得暇，我過來拜訪。何樂有聽說，點頭連說不敢當，過兩天我到貴寓去奉訪罷。老實說，敝寓是寒酸得不可言狀，實在不能見客。梁寒山只說了一句，你太客氣。再要說時，賈叔遙早已站起來，在前行走，梁寒山恐怕他是反對自己 and 何樂有接近，就這樣模模糊糊的走開了。何樂有倒是無所用心於其間，兩手插在大衣袋裏，一步一步，慢慢的跟着人向戲園子外走。走到長夾道上，忽有一個人在手胳膊上碰了一碰。回頭看時，是井蘭芬一個跟包的陳老實。同時，大衣袋裏，似乎揣進一樣東西去。何樂有會意，對他望了一望。走出戲園子，就在街道一邊站着，由大衣袋裏抽出手來，手上也就帶出一張紙條來。一看那紙條寫的是：

樂有我兄，我在台上，屢次看你。看到你那寒素的

樣子，實在替你難過。明天不必來了，妹有東西送去。芬上。

何樂有看到，心想他叫我不來，難到後台有人爲了我笑他嗎？若是如此，我就暫且不來，等有了衣服再說罷。因此，第二天他藏在會館裏就不會出來，靜等井蘭芬的好音。這日剛吃午飯的時候，井蘭芬果然派陳老實來了。他脅下來了一個大布包袱，到會館來，向長班問明何樂有所在，笑嘻嘻的一直奔進他的住屋。他屋子裏只有一張舊棹子，一副床鋪板。鋪上鋪了稻草簾子，蓋着一床破舊的藍布褥子，此外什麼東西也沒有。屋子中間，放了一個一尺來高的爐子，裏面倒是燒了一爐子煤火，他靠進爐子，在一張圓杌上坐了，平空伸着兩手，只在火上烘烤，火光映着他的臉，倒是紅紅的。陳老實將門一拉，何樂有看見，連忙站起來，十分不好意思，亂點着頭道：你來了，難得難得。我住在會館裏是暫局，這裏鬧得很不好，說完，只搓着兩手，當他住在公寓裏的時候，陳老實倒是常向他這裏來，他的光景很好，屋子裏相當的華麗。現在一貧如洗，床上是一片青氈，不但他要難爲情，就是陳老實自己，也覺得這一來太冒昧了，簡直是撕破人家面子。當時也不便在這裏坐下，表示什麼拜訪的誠意了。裝出很忙的樣子來，立刻把包袱在棹上打開，裏面却是一件深灰色粗嘜棉袍子，他手一提，懸了起來。笑道：何先生，你試試看。這是井老板叫我在估衣舖裏給你買來的。若是不合適的話，

還可以拿掉換。何樂有急於要掩飾他自己怕寒素的態度，趕快就把袍子穿了起來。真是天從人願，這袍子不大不小，穿在身上，恰合他的身材。何樂有低了頭看看袍子面前，又回頭看看袍子後面。擺着袖子，走了兩步，笑道：是我自己做的，也不能有樣合式，多謝井老板了。陳老實道：別忙多謝，還有哩，說時，伸手在袋裏一掏，掏出一疊鈔票，就雙手送到何樂有面前，拱了一拱手笑道：井老板說，這一點錢，送給您零花。何樂有跳起來道：那還了得，她辛辛苦苦在台上，掙來的幾個錢，自己養一大家子人，都嫌不夠，怎好分給我用？我窮雖窮，她的錢，無論如何，我是不好意思用的。陳老實將鈔票放在棹上，手按了棹子作一個使勁的樣子，臉上放出很誠懇的樣子道：何先生，我們也認識很久了，你別嫌我嘴直，我有幾句話，得和你說。何樂有道：你這人很老實的。你有話，儘管說，我不怪你。於是將一張斷了靠背的椅子挪了一挪，意思是讓陳老實坐下，陳老實只管說話，忘其所以，也就不客氣坐下去。這屋子裏，就只有這一把椅子，床又離白爐子遠一點，他自己只好裝了聽陳老實說話，且站在爐子邊。陳老實道：何先生，您聽這久的戲了，捧戲子是怎樣一個下場？要什麼人來捧戲子，您大概知道。像您這樣年輕輕兒的人，讀了書，畢了業，正好去找一分正當事情幹，不辜負您老太爺花費多錢爲您讀書一場。您現在什麼事也不幹，就爲了聽井老板的戲，流落在北京，您這是怎樣一個算

盤？何樂有聽到這裏，就不免要發他的脾氣。好在他爲人，向來不和人家紅臉失色的，馬上就笑道：笑話了。難道我聽戲聽窮了，還聽連累別人不成？井蘭芬向來是看得起我的，她似乎不會疑心我。陳老實向上一站，一撒手道：這倒奇了。井老板不說這話，難道我這旁邊的人，還怕您連累嗎！何先生，您聽我說。戲不是不能聽，戲子也不是不能捧。可是這種玩笑的事，總別讓您就誤了正事。井老板說因爲您這人實心眼，不像那些捧角的，是胡來一起，所以她把您當自己的老兄一樣看待，望您向好路上走。她若是嫌您窮，怕受您的連累，那她就不理會您，也沒有什麼關係。反正她一不和您沾親，二不和您帶故，您也不能去找她。她現在看到您冷得難受，又送您錢，又送您衣服，怎會有什麼疑心之處？我說的話，都是她告訴我的意思，一來是覺得您這樣浮蕩下去，很是可惜，二來您就誤了光陰，都爲的是她，所以她良心上過不去，不能不勸您一勸。我想她這些話，比送您一百件衣服，一萬塊錢，還要貴重些。您仔細想一想：我這話對不對？何樂有本來就覺得井蘭芬送他東西，很是可感，經陳老實從容容一說，果然很有理，不覺縮了兩隻衣袖，呆呆的站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管低了頭，望着那白爐子的火出神。陳老實看他這情形，知道他已爲忠言所勸，就拉着他的手道：何先生您想我的話對嗎？何樂有道：你的話是對的。但事到如今，我也沒什麼法子挽回，只好順着錯路走。陳老實道

：更不對了，你說順着錯路走，還打算在會館裏窮上一輩子不成？這是怎麼一個錯法？我倒有些不明白。何樂有實在也沒有話說了，却把自己戴的那一副眼鏡取將下來，先用口對鏡子呵了一呵氣，然後又把鏡子上抹擦抹擦。只是站着出神，並不會有一句具體的話答覆出來。陳老實笑道：你想我這話說對了不是。井老板對我說了，讓我先勸勸您。您若是願意聽，我還有話說呢。何樂有將眼鏡戴上，又笑道：我算聽你的話了，你還有什麼可說的呢？陳老實便拉了他的手，一路坐到床上去。並排坐下，將手按了一按他的胳膊，做出很親切的樣子來。却道：何先生，井老板對於你，真是真心實意啊。她說只要你回心轉意，她可以幫你一個大忙，籌百十塊錢，讓你作盤纏回家。這事除了我，她不讓第四個人知道，一點也礙不着你的面子。你若是不回去，她也沒法，可是她的家裏，對您很不樂意，您就是聽戲，也鬧不出來一個好來。何樂有先是不作聲，後來歎一口氣道：我並不是要聽戲，我是一日不見她，就像不舒服似的。我也知道聽白戲，是沒面子的。以後我想法子花錢就是了。陳老實道：咳！您這人真是！那有這樣子執迷不悟的。何樂有道：我怎樣執迷不悟？陳老實道：井老板不要你去聽戲，並不是說你沒有錢花。她的意思，是不讓你去受氣。你聽戲也聽有這多年了，戲園子裏的事，你還有什麼不懂的。無論前台後台，誰的眼睛，不是望着雪白的銀子說話，你在戲園子裏進進出出，誰不認識你。

你就花錢聽戲，不過是破費幾文戲價，那些認識你的，和你要點兒好處，你有沒有呢？你若是沒有，他們依樣的瞧你不起，你更是花錢去買氣受。要說我們井老板，她和你的交情，可不在聽戲不聽戲上面講話。你說你不見她，好像不舒服，你可知道你見了她，她更不舒服。這話說了可別生氣。你若是要給你自己爭面子，和井老板爭面子，這時候你就該想法找一份好事情幹，週年半載後，帶個三千五千，敞開來一花。那些瞧不起你的人，我包他們都要圍着叫你老爺。那個時候，不但出了氣，要了面子回來，你和井老板兩人的事，就要往正路上去辦，都沒有什麼不可以。何樂有聽到這裏，正色說道：你這句話可說錯了，井老板和我的感情，雖然很是不錯，我們真是兄妹一般的，沒有一點別的事，你是知道的。我們一個月也不會一回面，會了面總是正正經經談幾句話，不會說過別的什麼。陳老實笑道：你這人是書呆子，我不和你說許多了。掉上的錢你收下，我說的話，你想想，想通了給我一個信兒罷。陳老實說完了這話，起身就走，何樂有要挽留他時，他已走出了何樂有這重院子了。

哀撲燈蛾

何澄

在數難逃語信然，撲鏡邁進任油煎！但知火是
光明路，那曉焚身正目前？

西房藥大西中路馬四

廠水香星明

皂肥月日

白玫瑰明星生髮香水
白玫瑰明星生髮香油
白玫瑰明星髮粉
白玫瑰明星爽生香粉
電話購貨：九八二〇〇



越越
香陳
明星花露香水

口路東山路馬四

房藥大西中

鑰胃 敵痰



治腸胃病
止肝胃痛



止咳化痰
平喘治癆

如神 治疫 水德功 聖藥 急救

水疫時西中



蔡夫人

錢士譯

第六章

「爲什麼現在的男女並不真正相愛呢？」康妮問杜唐米，他有些像是她的問業師一般。

「哦，他們怎麼不相愛！我覺得人類自從被創造以來，再沒有比現在的男女更相愛的了。真正的相愛！拿我自己做例吧……我的確「喜歡」女子勝於我喜歡男子；她們比較來得勇敢，和她們在一塊比較格外容易坦白一點。」

康妮沉思着這幾句話。

「啊，不錯，可是你從來沒有和她們有過什麼關係！」她說道。

「我嗎？我此刻不是正在和一個女子正正經經談天嗎？」

「不錯，談天……」

「如果你是一個男子的話，我除了跟你談天以外還有別的什麼事可做呢？」

「也許沒有別的什麼事了，可是一個女子……」

「一個女子要你喜歡她，和她談天，同時又要你愛她，渴求她；在我看來，這兩件事情是不能同時並進的。」

「可是它們應該同時並進才是啊！」

「無疑的水就應該比它現在乾燥一些才是；它實在濕得過分了，然而它正是這樣濕的！我喜歡女子，並且和她們談天，因此我就不愛她們，也不渴求她們，這兩件事情在我是並不同時發生的。」

「我覺得它們是應該同時發生的。」

「好吧。事情本來是這個樣子，如果是要它們成別個別個樣子，也不關我的事啊。」

康妮默想着這句話，「這未必是真情，」她說道。「男子可以愛女子，而又同時和她們談天。我簡直不能想像他們怎麼能夠愛她們而「不」談天，「不」和她們友愛，親密。他們怎麼能夠呢？」

「呃，」他說道，「這個我就不明白了。我爲什麼要拿別人一概而論呢？我只知道我自己的事情，我喜歡女人，可是我並不渴求她們，我喜歡和她們談天；談天固然在某方面使我和她們親密，可是同時也就使我和她們隔開，連接吻也談不到。你看我就是這個樣子！可是你不要把我當作一個一般的例子，也許我的情形是特別的：我是屬於這樣的一種男子，他們喜歡女子，可是並不愛女人，而且如果她們逼我假裝戀愛，或者一種糾纏不清的樣子，我還要恨她們呢！」

「然而這不使你覺得悲哀麼？」

「爲什麼要覺得悲哀？一點也不！我望着梅查理，望着其餘那些有戀愛事情的男子……不，我一點都不羨慕他們！如果命運賜一個我所需要的女子給我，當然再好也沒有，既然我沒有認識過一個我所需要的女子，而且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嚇，我想我大概是一個冷淡的人，而我又的確非常「喜歡」幾個女人呢。」

「你喜歡我嗎？」

「非常喜歡你！你看我們兩人之間不是根本談不上接吻嗎？」

「真的談不上！」康妮說道。「可是不應該談得上麼？」

「爲什麼，」請教？我喜歡列福，可是我如果跑過去吻他一下，你將作何感想呢？」

「可是這中間不是有着一個不同嗎？」

「拿我們兩個人來說，不同在什麼地方？我們都是有智慧的人類，男女之間的關係已經湮沒了，正是湮沒了。」

如果這時候我突然像大陸上的男性一樣，表演起性欲來，你覺得怎麼樣呢？」

「我要痛恨的。」

「是啦！我告訴你，如果我真是一個男性的東西，我也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我所需要的女人，而且我也並不覺得缺少這樣一個人，我只是「喜歡」女人罷了，有誰來強迫我愛她，或者假裝愛她，玩弄起性欲的把戲呢？」

「沒有，我不強迫你。然而你的態度不有一點錯誤嗎？」

「也許你覺得有一點錯誤，我却並不。」

「是的，我覺得男女之間有一點不對的地方，女子對男子已經沒有魔力了。」

「男子對於女子呢？」

她將這問題的另一面想了一下。

「也不多，」她老實說道。

「那末我們就不必再去理會它，我們只要互相有禮而坦直，像正常的人類好了。何必要那種不自然的勉強的愛情！我就拒絕它！」

康妮知道他說得真是對的。可是這一番話都使她的情感如此無所依傍，無所依傍而迷惘無主。她覺得自己好像荒涼的池沼上一片斷木而已，這究竟是什麼道理，是她呢，或者任何東西？

這是她的青春在反叛了。這些男子看上去都是如此年邁，如此地冷漠。每一件東西都是如此年邁而冷漠。密開里令人如此掃興；他一點都不濟。男子並不要你；他們並不真正需要一個女子，連密開里也並不。

至於那些冒失鬼，他們假裝需要，便動手玩起性的遊戲，那就格外糟糕。

這真是悲慘的事，而人們却不得不忍受。這是真的，男人對於一個女子已經沒有真正的魔力了：如果你能夠愚弄自己，使你以為他們還有魔力，正如她愚弄她自己幻想密開里有魔力一樣，那就是最好。同時你就這樣生活下去，那是完全空虛無物的。她非常明白為什麼人們要舉行鷄尾酒舞，聽爵士音樂，並且跳却爾斯登舞，直到你精疲力竭的時候。你必須用一種方法來消耗你的青春，否則它就會把你吞下去，可是這青春真是一件多麼可憎的東西啊！你覺得你已經和米秀塞拉（Methuselah 耶教聖經中一個活九百六十九歲的人）一樣高年了，可是青春却總是沸騰着，不讓你舒服。多麼卑賤的生活！而且沒有前途！她幾乎希望她已經跟密克走了，使她的生活成爲一個長期的鷄尾酒宴會，和爵士音樂的黃昏，無論如何這總比神思恍惚地過到老死好一點吧。

有一日也是如此不快的時候，她一個人走出去到樹林裏去散步，沉思着，什麼都不注意，連走到什麼地方也沒有留心。不遠的地方一響鎗聲使她吃了一驚，並且使她動了怒。

於是她在她前行的時候，她聽見了人聲，她退縮了。有人！她不要見人。可是她敏銳的耳朵却聽見了另外一個聲音，她提起了精神；這是一個孩子的哭聲。她立刻注意地聽着；——有人在虐待着一個孩子吧。她搖擺着身子大踏步沿着濕路走下去，她的惱怒的情緒勃發起來了。她覺得她簡直可以跟誰大鬧一場。

轉一個彎，她看見兩個人在她前面的路上：那守獵園的人，和一個穿着紫色衣服戴着鼯鼠皮帽的女孩，女孩正在哭着。

「啊，快住嘴，小狐媚子！」傳來那男子憤怒的語聲，於是女孩哭得更響了。

康貞大踏步走上前去，兩眼冒着火。那男子轉過身來望她，冷淡地行了一個禮，可是他的臉色却怒得的發白。

商標

註冊



福康

襪花底夾

最新式
花色最多

經耐
穿久



底夾厚加

最新
出品

發售商公各
售列店司大

★★品出廠造織福康海五★★

宣傳部登記證滬總誌字第一一八號 郵政登記證三六六虎弄一頁新刊氏



鈣素母

壯骨

固齒

防癆補肺

售均房藥司公大各



上海——開美科